

所謂「東歐洛加諾協約」

國防設計與心理技術建設

建設中國問題中的公用事業

悼劉半農先生

從北平飛到太原

編輯後記

胡適

周先庚

勵民

白滌洲

衡哲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北平 |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 平西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 南京 | 鎮江書局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
| 鎮江 | 鎮江廣告社 |
| 徐州 | 徐州書店(代定) |
| 南通 | 三友書店 |
| 常熟 | 振華書局 |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武昌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 廣州 | 大東書局 新民國書局 新民書店 興寧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汕頭 | 新時代書局 |
| 興寧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瓊州 | 海南書局 |
| 桂林 | 永昌公司 |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
| 青島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 濰縣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 臨沂 | 文衛書局 |
| 安慶 | 世界書局 |
| 蕪湖 | 匯海書局 |
| 蘇州 |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
| 宣化 | 小書報社 |
| 保定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 開封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 西安 | 西安派報社 |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 萬縣 | 文資書局 |
| 重慶 | 新川書店 文化書局 |
| 合川 | 新川書店 |
| 雲南 | 朋友書店 |
| 貴陽 | 朋友書店 |
| 杭州 | 新友書店 |
| 福州 | 現代書店 |
| 廈門 | 萬有圖書公司 |
| 長沙 | 開明書店 |
| 衡州 | 金城圖書公司 衡州派報社 |

第一一〇號
國民三十三年七月廿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所謂「東歐洛加諾協約」

胡適

我在「看了裁軍會議的爭論以後」（獨立第一〇四）

，曾指出五月底法國和蘇俄在裁軍會議總委員會席上所主張的「安全保障」是「一種變相的，多方的「洛加諾條約」，要在多方的相互保障之下減除國際的猜忌與危機」。

英國在那時頗堅決的表示不贊成這種保障安全的理想，這並不是因為英國不希望歐洲的和平與安全，只是英國受了上次大戰的教訓，不敢輕易担保歐洲的安全了。所以英國政府領袖一再聲明，英國除了「洛加諾條約」外，不曾擔負何種安全保障，也不願再有這種擔負。

但歐洲的和平，沒有英國的擔保或默許，終是不成的。所以這一個月來的法國外交就全向英國下功夫，要想出一個相當的方案來使英國可以接受。英國所顧慮的是法俄兩國聯結東歐中歐一些國家，在德國的四圍造成一個包圍的圈子，那種辦法雖然可以暫時箝制希忒拉，終未必能長久保障歐洲和平。所以英國屢次表示：凡國際聯結，其目的是對付某一國的，英國不能贊同。這就是說：無論何種安全保障，若把德國除開，是不能得英國贊助的。

這四十多天的外交現勢使我們知道俄法兩國的主張和英國逐漸接近了。七月八日，法國外長巴都（Barthou）到倫敦訪問英國外部，談判的結果，雙方的官報都說很滿意。但詳細內容雙方都不會公布。直到七月十三日，英國外相西門在下議院發表長篇的演說，世人始信英法的談判果然是大可滿人意的外交成功。據西門外相說：法國外長來討論的乃是一種東歐各國的互助協約（Pact of Mutual Assistance），準備包括蘇俄，巴羅的海諸國，波羅，捷克斯拉夫，及德國。這個協約大致是仿照「洛加諾條約」的，故可以稱為「東歐的洛加諾條約」。

要明白這個「東歐洛加諾」的意義，我們應該先明瞭原來的「洛加諾條約」的意義。

一九二五年（大戰後第七年）德國外相司脫累斯曼（Stresemann）宣言：德國情願放棄阿爾薩司，羅倫兩省的恢復，並且提議一個安全保障的協約，以為全歐和平的基礎。結果就是在瑞士的洛加諾（Locarno）締結的幾個安全協約，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歐安全保障協約」，由英法德

意比五國公同保證德法兩國間的邊界及德比兩國間的邊界；並且由法德比三國互約不用戰爭來解決爭執。這個協約在當時確使一般人相信西歐和平得着保障了。

但洛加諾協約所保障的只是德國西邊的國境，當時德國仍不會表示承認巴黎和會所規定的德國東邊的國境。後來司脫累斯曼死後，國社黨逐漸露頭角，高唱極端的民族主義，要求軍備平等，要求修正非色野和約的恥辱條件。希忒拉在這種口號之下，數年之中，一躍而為德國政權首領。在希忒拉初當政之日，歐洲的和平迷夢似乎完全驚破了。於是歐洲的政治家又都顧慮到安全保障的大問題，全歐的外交都集中在這一點。

希忒拉得政權以來，也明白德國外交的孤立，所以口號儘管激烈，手腕不能不緩進。至今德國不但不曾否認那個「西歐洛加諾」，其實德國和波蘭新近締約互不侵犯的條約，德國承認了東邊的「波蘭走廊」，這已是繼續「洛加諾」的精神，立下今日「東歐洛加諾」的基礎了。

據英國西門外相的演說，東歐的安全協約的主旨是：由蘇俄一面保證德國，一面保證法國，使原來的洛加諾條約不至於動搖。如此則兩個「洛加諾」打成一片了。其具體方法是由蘇俄與德國法國成立同樣的安全保障協約，由

法國擔保尊重蘇俄的疆界，並且擔保德國東邊的疆界。西門外相說：

蘇俄準備把同樣的保證給與德國和法國嗎？如果法國能準備把她給與蘇俄的保證也給與德國，那麼，一切認這種安全保障不是真正的相互保障的疑心都可以打消了。

這可見英國政府已贊成這個東歐安全協約了。

在這個東歐安全保障的辦法裏，英國負什麼責任呢？西門外相很明白的說：

法國方面很願意承認：無論英國對這個新協約能給與何種鼓勵，英國不須增添何種新的負擔。

這好像是說：英國的責任仍舊是限于維持西歐的洛加諾協約；但因為俄德與東歐諸國的相互保障，而法國對於兩個「洛加諾」都負擔保的責任，間接的也把蘇俄拉來和舊的洛加諾協約發生關係了。這樣，英國與德法意比相互担保德國西境的安全，蘇俄與德法又相互担保德國東境的安全，英國也間接的和新的洛加諾發生關係了。形式上是局部的，地方的，多方的互相保障；意義上是東歐西歐的連鎖的保障，就是全歐相互保障了。

據西門的報告，意大利的莫索里尼也有熱心贊成的回

答了。德國對於這個東歐安全保障的協約取什麼態度呢？

英國報紙大都預料德國不會不贊成這樣一個相互的平等協約。其實德國早已非正式表示贊成了。當法國巴黎

外長到倫敦之日（七月八日），德國國社黨的代理首領海司（Rudolf Hess），即是代表希忒拉管理黨務的，在克尼

虛堡（Koenigsberg）作長篇演說，其中有一段說：

希忒拉常常宣言，德國祇要在一切方面的平等權，包括軍備上的平等。德國政府裏的退伍軍人很誠實的願望和平與了解。我們知道法國的國民也有同樣的願望。……我們深信法國政府也不願有戰爭。就是巴都自己，他常自負他是一個崇拜瓦葛納（德國大音樂家）的人，當然也希望對德國和解。……在德國東邊境上，相互的協約正保障着兩大隣國（指

波蘭與德國）的人民的和平。我們的希望是我國其他方面國境上的各國政府與人民不久也會明白和平的協定是比積聚軍器還更可靠的安全。

這種要求和平協定的呼聲，出于國社黨領袖之口，是最可樂觀的現象。

所以我們可以預料東歐安全保障的協約是可以得着德國（希忒拉清黨後的德國）的贊成與接受的。也許法國可以放棄對於德國恢復武裝的要求；也許在九月十日國聯大會之前，德國可以陪蘇俄同到日內瓦去出席哩。這真是英國外交次長艾登（Eden）說的「一個可焦慮的局面裏的『點新希望』了。」

二十三，七，十六夜

國防設計與心理技術建設

周先庚

最近南京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處發出全國專門人才調查表二張，并附有信一封，印就回封一個，希望全國專門人才填答寄回。當此一切建設正在開始的時候，國家竟有專門人才調查之舉，不能不說是政治修明的萌芽。我們常

覺得政府謀建設，若舍去國有專門人才不用，而希望聘請洋大人，當然很難得到好的效果。全國專門人才之調查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事，也即是我所謂的『心理技術建設』的一種。所以我特先表明我個人對於專門人才調查的希望，

然後再約略提出幾個國防設計中進一步更重要的「心理技術建設」。

第一，我希望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處這次必須切實認真調查。我以為凡是政府中實地工作的人員，當事一天，就應該真正盡量利用自己目前現實的機會，認真作點事情。我不相信政府計劃中所有的國家大小事業，都在「推行不動」之列。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處比較的可算是一個實地工作的機關，很可以放手做去，把急待需用的全國專門人才認真的，詳細的，敏捷的調查出來。

第二，我希望全國專門人才，于收到此項調查表格的時候，不問政府有無誠心任用，大家都要詳細細細，切切實實的認真填答。我們既然希望政府認真作事，自己當然應該同心協力幫助政府，促成一切。在個人只是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在國家則是一件大事。我們決不應該置之不理，漠不關心，以為有我亦不足重，無我亦不足輕。這種「獨善其身」，「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的心理是要不得的。

第三，我希望全國專門學術團體與機關，同時也能夠把專門人才調查，當作學術活動中一件重要的工作。專門人才只有專家認得，各種專門人才對於國家的需要與價值

，以及他們所能貢獻的技術與才能，只有專家本人知之最明，賞識最清。所以全國專門學術團體與機關應該響應政府，自動發起，努力進行專門人才調查工作。同行同業應該早早團結起來，作本行本業之技術的合作，系統的聯絡，與有計劃，有步驟的專門人才調查，人才統計，與人才的均勻發展與分配，以為二次大戰時我們擔任後方工作的準備。

第四，我更希望一方面全國專門學術團體與機關，能盡量介紹專門人才，具體呈獻專門技術方案；另一方面政府機關如國防設計委員會，經濟委員會，建設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等能盡量利用調查所得的各種專門人才，盡量採納他們所呈獻的專門技術方案。專門人才調查是一切國防與建設事業的基本工作。但是調查非為調查而調查，填答非為填答而填答；專門人才應該勇於填答報告個人專長，政府領袖也應該真正能虛心容納專家的意見與建議，然後庶乎大家不致於白費精力。

第五，我希望全國專門人才調查，這件工作本身，能夠比較的科學化，合理化，心理化，效率化。利用郵政分發問答表格收集材料的方法，他的可靠程度不單隨調查問題之性質而異，問答表格編製得科學不科學，合理不合理

，效率大不大，合乎心理不合，都大有關係。編製問答表格一事，已有各種專家會經費了許多心血，研究出一些通行原理與原則：如某種事實需要何種調查表格，應採用何種方式，應包括若干節目，若干條例；各項節目與條例應該如何排列，空白多少，始便于填寫，統計，保存，與查考，無一不按科學方法，為受調查者之填答心理與行為所支配，妥為製定。表格製定之後，先須經過少數人的初步試驗填答，然後屢次修繕改良，務求增加應用效率，減少填答者心理上之厭惡與行為上之不便。此次國防設計委員會調查處所發出的調查表格，老實說，不能算為盡善盡美。

譬如各專門人才之特別經驗或專長與國防設計之關係，應當明白指示叫人詳細填答。我希望此次的表格能加以改善。

其實專門人才調查不過是「心理技術」中「人事管理」的一部分。小而言之，國防委會調查處此次舉行專門人才調查，事實上已涉及較廣的「人事管理」問題，侵入專家的領域。在美國政學界與工商界，都有獨立人事管理機關專負人事調查，人事測驗，與「人事研究」之責。全國有「人事管理與人事研究」之學術團體與組織，有關於人事管理或「人事研究」之定期刊物。實驗應用心理學者有專習此

道，入社會即專作大工廠，大商店，大銀行，以及政府公共事業機關，如郵政局，電話局，鐵路局等「人事研究」之心理技術專家。可見區區人事調查工作，已有「專而能」與「不專而能」者之分。專而能者不過比不專而能者作得比較的成功好些，效率高些，事半功倍些罷了。

大而言之，國防委會調查處此次舉行專門人才調查，最低限度可以引起一般人注意其他許多方面進一步更重的「心理技術建設」。所謂「心理技術建設」(Psychotechnology)，即是現代(特別是歐戰之後)實驗應用心理學，在國計民生日常生活各方面，關於人事之科學的研究與貢獻。當此建設時期，我們只知道模仿歐美的物質技術建設，殊不知人家早已前進一步，走上心理技術建設的路了。二十世紀一切物質技術建設，必須先有心理技術建設，才不致于徒勞而無效率。

自從孫總理首創知難行易的「心理建設」以後，黨國要人都有各人所謂的心理建設。去年四中全會竟有「心理建設」的提案，在目前轟動一時的「新生活運動」，其實即是一種心理建設，最近本刊中所討論的「無為主義」與「信心與反省」，自然更是一種心理建設。這些空洞的，抽象的，個人的思想態度或行為習慣方面的革新改造，在

目前誠然都是很重要的，值得提倡的。不過我以為歐美實驗應用心理學家在歐戰以後，關於人事方面許多適用的，具體的研究與貢獻，許多非由專家來辦不可的心理技術，我們不能不介紹，更不能不建設。在這一方面，國內近來已有一些萌芽，時機已經成熟，但是還沒有人積極的，有意的鼓吹與提倡。前一二年王雲五在商務印書館應用科學管理法，最近汪院長注意辦公科學化與效率化，國防設計委員會舉行全國專門人才調查，馮玉祥請人講演心理學（雖然不知是什麼心理學），新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注意「工業心理學」，都是與「心理技術建設」很有好的響應的。現在我先就國防設計一問題，略選幾個實例，討論心理技術建設的意義與目標。

（一）心理技術建設的第一個意義是人事之預測與控制。自大戰後，歐美各國學者在實驗應用心理學方面的努力，確實證明十九世紀的物質技術建設太忽略人事，太不注意人與工作事業的關係；把人完全當作機器一樣看待，好像無知覺無感情，一律相等的東西，所以西洋物質文明所造出來的罪惡日深一日。自從在現代實驗心理學方面，有英國的 Galton；美的 Cattell，和德國的 Munsterberg 注意研究「個別差異」（Individual Differences）；在「人

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方面，有美國的 Taylor 提倡科學管理法以來，于是一切摩登心理技術才慢慢的建設起來。這些適用的，科學的心理技術研究之唯一目標是在人事——人的心理與行為之預測與控制。工作與事業是要人來作的，機器商品是要人來造，要人來管的。但是什麼人宜作什麼工？什麼人能辦什麼事？機器商品要那種人去造去管，效率方才高？歐美明達之士，早已不把這些問題委諸常人，僅憑常識決定，而請心理技術專家專負其責了。

例如美國在一九一七年加入歐戰的時候，全國心理學家在美國心理學會會長 Yerkes 領導之下，全體動員，幫助政府，作後方工作。當時唯一迫切待決的問題，即是如何以極敏捷而比較科學可靠的方法，把軍隊中各級人員的才能，性格與情感精確的考察出來，使得工作分配人稱于事，事得其人。這個問題當時美國軍事領袖不自作聰明，而肯虛心讓心理技術專家去研究試驗。所以在普通智慧方面，有大規模的軍隊團體智力測驗法之推行；在性格方面，有系統的，標準一致的主觀尺度評判法（Rating Scale）之應用；在情感方面，有簡易通行的生活煩惱心理問答表之創製；在特殊技能方面，有各種職業技能測驗法與試驗

法之創用；在機械人才方面，有各種器械試驗法之發明：

如飛機駕駛員之動覺試驗，礮艦上精敏礮手之選擇試驗與訓練試驗；汽車駕駛員之選擇試驗等，均為心理技術專家之貢獻。美國軍隊團體智力測驗于數月之內，把將近二萬士兵與下級長官的普通智力，一一客觀的調查出來。根據這個調查的結果，改編的改編，升級的升級，退伍的退伍，其判斷之速，應用之便，成效之大，關係戰時之大局，實在不易想像。視覺心理技術專家 Dodge 當時為礮艦上選擇礮手所發明之機器，試驗成效極著，至今美國軍艦上仍然應用，海軍部對於他的構造仍然嚴守秘密。試驗飛機駕駛員之轉旋機，效用至今更外普遍。汽車駕駛員之科學的選擇法，近來心理技術專家也極注意，特別研究發明一套器械試驗法，使得穩捷的人和容易闖禍的人立刻辨別出來，以免僱用誤事。現在全國造路造飛機場的空氣正濃，但是因此而買來的汽車與飛機要給妥當的人駕駛呀！翁文灝給汽車撞得幾乎喪命，最近報載甘省一位秘書長居然翻車捐軀，人人憐恤；月前杭州航空學校飛行教官胡家枚在空中演習作戰，失慎墜地粉身，人人惋惜。殊不知我們只買人家的汽車與飛機，而不知他們還有附帶的人事問題與心理技術呢！

二十世紀的戰爭與國防，物質的發明固然重要，但是

心理技術在人事預測與控制方面之科學的研究，與軍政領袖能虛心容納并利用最新的種種心理技術建設，實在也是很重要的。專門人才調查不過是上級領袖人事管理之一部分工作，至於中下級實地傭僱或募徵的職兵或士卒之人事預測與控制，在國防設計觀點看來，尤其重要。我希望南京國防設計委員會與軍事委員會亦能注意及此。

(二)心理技術建設的第二個意義是「人力」之保存與節省。遠在歐戰以前，首創「科學管理法」的 Taylor 就注意到，工業發達的結果，每每只知「物力」的保存與節省，而不知「人力」亦應當保存，也應當節省。所以他用科學方法做各種勞工之「動作研究」，使得每種勞工只要用最低限度的動作，費最低限度的時間。歐戰的時候，英國特設一個「兵工廠工人衛生委員會」（現名工業疲勞研究處），專門研究在勞工方面，各種人力之保存與節省問題，換言之，即一切人力之經濟問題。例如他門證明每日工作時間若太長，縮短時間反可增加出品：有一組兵工廠工人，每週工作四五·六小時，反比作六六·二小時多增加出品百分之九。工作時間過長，結果是把人力白白耗費，并且傷害工人的身心健康；常有定期休息時間，可以減

少疲勞與單調而增進出品。工業心理技術專家對於人力消耗與勞工疲勞之發生，均有精細詳盡的研究結果，可以供國防設計者之應用；他對於勞工之效率，常可因適當的工作重行分配而增加；他對於各種工業所用的工具，常常研究改良，免生疲勞，把無用的動作竭力盡量的除去；他對於工作環境，如工廠光線，溫度，濕度，雜聲等，無一事一物不用科學方法客觀的態度，一一探討實驗，然後立定標準。其他如普通設計之人力經濟，廠內與長途運輸之間經濟，製造材料之使用經濟等，都要靠工業心理技術專家去研究改善。二十世紀之國防，不是全靠物力財力而可以辦到的，如若沒有專家作科學的人力保存與節省之研究工作，是萬萬敵不過人家的。我們中國人一切都不講求效率，更談不上人力之經濟。所以國防設計中心心理技術建設之第二目標，即在戰前與戰時之人力保存與節省。

我們的政府，在最近一二年中，不能不算有點進步，一切設施，不能不算有點相當成績；黨國領袖在心理方面，不能不算有點覺悟，有點改革；對於人民不能不算有修明政治的誠意。最近國防設計委員會舉行全國專門人才調

查，至少是走向開明政治康莊大道的一種具體表示。但是欣慰之餘，我對於這次調查的本身，認為是積極的心理技術建設的一種——科學的人事管理與人事研究的基本工作；所以特別提出五點，以供實地工作的人們參考，目的完全是在積極的，善意的刺激當局，能妥為利用現實的，心有成餘而力已到的實地工作機關，把這一件似甚簡單而實繁雜專門的事業擴大，辦得比較的像個樣子，比較的有成效，有用處，有聲色。我所提出的五點是：（1）調查者要認真調查；（2）填答者要認真填答；（3）專門學術團體與機關要響應政府，自動的各自認真調查報告本行本業的專門人才；（4）專門學術團體與機關根據調查所得，要盡量介紹專門人才，呈獻專門技術；政府要盡量利用專門人才，採納專門技術建議；（5）專門人才調查之本身要科學化，合理化，效率化，心理化，要參考此項事業專家之意見或建議去改善。我所謂的心理技術建設在國防設計中的意義與目標有二：（一）戰時人事之預測與控制；（二）戰時人力之保存與節省。

二十三年七月九日于北平

建設中國問題中的公用事業

勵 民

不久以前，在本刊曾發生無為政治與建設問題的辯論。我認爲雙方都有相當理由的。假若中國的建設事業，和政治永遠成爲表裏的問題，建設的事業，只有政府去辦理，同時所謂建設又不是根據社會經濟上的需要，這種建設決不會有效果。有些省分，把一縣的街道，曾經改成了多少條馬路，舖面有多少間拆修洋式，都看作縣長年終考成的標準，這種建設，真不如無爲政治反可使百姓安居樂業。但從反面看來，如果因噎廢食，因此停止一切建設的運動，更不是我們所期望的。所以整個問題不是在應該或不應該有建設，而是怎樣去建設。

說到怎樣去建設一層，就各有各的說法。有說的中國人的體魄太壞了，做事的能力不夠，所以非講究體育及公共衛生不可。又有說中國工業落後，非提倡工業不可。自然中國的生產落後，樣樣都是需要，現在只有先從當務之急入手。既要斟酌自己財力，又要觀察環境的可能性，纔能夠圖久遠。有許多事業的本身，不能謀得收入，以繼續經營。談到工業，往往要受外國出品競爭的威脅，極其量

只能藉着保護關稅來掩護着，維持國內的市場。或限於專門技能人才之缺乏，又只限於方法比較簡單的製造。這些事業，或短少自己維持的能力，或限於環境，都不是一時所能辦得到的。現時大家的目標，都移到農村復興的問題了。可以說我們對事實的認識，比從前進步。我們大部分同胞都是農民，必須先培植他們的生產能力，使他們生計有着，纔能解除人民的痛苦。除此以外，我們的建設工作，便再沒有比公用事業更要緊了！

我這個主張的理由，是很簡單的。第一：從公用事業的用途看來，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最有密切的關係。如果這種事業發達到很完備的程度，幾乎我們的衣食住行都離不開他們的幫助。因此我們實質上的生活程度，往往隨着這種事業的發展而提高了。（我所說的實質上生活程度，不是指金錢消費額。）第二：這種事業是一種商業的經營，可以謀得收入，來繼續經營的。第三：這種事業，全係地方性質，決不會受的外來競爭所支配。第四：這種事業的經營，在技能上差不多已經有一種標準。不像其他工業技

能有許多秘密，入手比較容易。因為（二）（三）（四）各種理由，這種建設事業，應該不似其他事業的困難。再加上第一項原因的重要，我們再不用全力促進，還待何時？

公用事業的範圍很廣。關於交通的鐵路電車電報電話郵政公共汽車，和供給飲料的自來水，以及煤氣電力等事業，都是屬於公用事業。甚至有些地方，儲穀的貨倉也要算公用事業。近來在美國竟有人主張將供給牛乳食品的營業也歸入公用事業，但是現在尚未成定案。所以公用事業嚴格的定義，很難用一兩句話來說明。從廣義上說來，凡經營一種事業，其影響能達於整個社會，都可算公用事業。就中國的現狀看來，鐵路，郵政，電報，電話，都是國營事業，不消說是有公用的性質。其餘發電，電車，自來水，雖然多是商營，也是公用事業。

公用事業，應該歸商辦或國營，這是一個議論紛紜，很難得適當結論的一個問題。從原則上看來，這種事業的經營，既然有關整個社會的福利，自然歸公家辦理，是最合理的。但是事實上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因為公家經營事業，常常受政潮的影響，辦事人不能久於其位，同時這種事業的資本，不是公家舉債，就是本地納稅人的直接負擔

，辦事人對於事業的賠賺，是漠不關心，所以效率很低，營業不佳，而人民也得不到利益。如果歸商辦，而股東能設有相當力量，商人是要顧全血本的，只要是兢兢業業的經營着，事業既然可以進步，人民也得着益處了。

自然仍舊有例外的。北平的電燈電車，不是商辦的麼？但是股東的血本那裏去了？環着北平都是產煤的區域，煤的來源，是很容易而且比較便宜，但是我們用戶所付的電費，依然這樣高。回頭看看上海電力公司的營業，也是商辦，但那是一般人高喊着要打倒的帝國主義的外資所經營的。我們試翻看他們的報告，股東的資本，仍然在那裏，而同時用戶對於電力供給的閑話，却比北平少得多了。我想這個緣故仍然是辦理得法不得法，如果辦理不當，商辦官辦是一樣失敗。真正生意經的營業，自然寧可多花錢僱用專門技術人才。但是一到了土豪劣紳手上，看法就不同了，為應付和用戶打官司起見，不如多花錢供應着當過大官的董事。

這種困難，實在是因為政府與群眾，都不曾感覺着公用事業，是應該受相當限制的，實在縱容得過分了。如果有相當制裁，斷不會到這步田地。我認為原則上，像鐵路電報郵政這類事業，應該全國有整個的系統，歸國營是對

的。但是像電話電車電燈自來水，都有各處的本地風光，要中央政府來統籌兼顧，決辦不到的。而中國的地方政府，又尚沒有嚴密的組織。政府的信用，近來舉債以應付軍政費，尚且來不及，何況舉債來辦地方公用事業呢？所以最切實易行的方策，仍是商辦。同時設立相當的監督機關，對下列各問題，時時加以細密的稽核：

- (一) 公用事業「特許營業權」(Franchise)所規定條件之執行。
- (二) 所收納費率是否公允？
- (三) 業務標準已否辦到？
- (四) 各公司按期會計報告之稽核。
- (五) 各公司資本之增減。

上列各問題，都應該稍加說明。第一項特許營業權的規定，有政府從這項事業所徵繳或分得之收入。因為這種公用事業，為使其營業穩定起見，應使其享有獨家經營的權利，而政府對於這種特許的權利，應該交換得回相當的利益。又公司對於其投資的報酬，也有可以達到百分之幾的規定。一來是公司資本的報酬可以有一種保證。二來是如果公司營業大佳，不致使資本家得着過分的利潤。所有超過規定的報酬，或歸入政府，或減低收費，利益仍然歸諸

人民。此外尚有本地特殊情形之需要，亦可有其他規定。

第二項與第一項是有密切關係的，究竟收費率應該是多少，纔能設使公司得着資本的額定報酬，這是監督機關所應該注意的。因此連帶着發生了公司資產的評價問題。因為評價愈高，收費率也要加高，纔能達到這種額定的報酬額。其次便是收費率的編製，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

公司對於第三項應有辦到某種業務標準的義務。類如電車公司，對於(一)速度(二)開車次數(三)便利(四)安全，電力公司對於(一)電流的不間斷(二)電力的高低，都有一定標準，公司有負責辦到的義務。

公用事業對於第四項應按期將會計報告造送監督機關並公佈之。其理由係因公用事業，因為營業應該比較穩定，所以很多人認為優良的投資。有些地方，又提倡用戶入股的辦法，股東人數很廣遍。為保護投資人利益起見，監督機關應將會計方法劃一規定，并稽查其帳目。

第五項也是緊要的。因為很多公用事業，往往因為辦理人太勇進了，將機廠極力擴充，結果超過本地的需要。同時財政上因擴充過速資本太重，以致週轉不靈。或者所增資本用途不正當，并不是擴充機廠。這樣一來公司或致虧閉，不獨投資人吃虧，而且業務或致停頓，人民也受其

弊了

這不過問題中的一部分，在這短文內，也不能盡詳述。但我很希望政府和人民，都明白這種建設的重要和前途的可能性。尤其希望像建設委員會經濟委員會這類機關，

能將整個問題加以研究。就着各地方的實在情形，協助着私人的營業，分別進行。但是萬萬不可標榜一種預有成見的主義或計畫，應該完全按着「生意經」去做，成效一定可以有。

悼劉半農先生

白滌洲

半農先生死了！

我們由塞北歸來，我往西山講演。回城時，消息傳來，幾乎使我不能相信；是的，我簡直不能相信。事實出現得實在太突兀！

三天以前，我在他病榻前談話，他雖然身體有點發熱，然而還談笑自若，臨別時還要下床送我出門。五天以前，我們還同遊塞北；往返三個星期的工夫，同行同住，同工作，同游憩，他的一言一動，都還很清楚的印在我的腦海裏。他不會死的。然而他竟死了！

劉先生是專攻實驗語音學的。他在實驗語音用的儀器上，有重大的供獻。他在法國留學時，實測漢字的四聲，計算作圖，每測成一個聲調的曲線要用六個鐘頭的工夫。他身受其苦痛，立志改良，回國這十年間，一共創製了三

個測斷浪紋的儀器，一個比一個方法簡單，一個比一個攜帶方便，最近還沒發表的乙二聲調推斷尺（將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三分發表），形式只像一分普通畫幾何畫的儀器，而測成一個聲調的曲線也只要用三分鐘的工夫就行了。他更感覺到中國內地去調查方言，儀器攜帶不便，就想把種種儀器，都縮小，都化簡，希望能裝在一個不大的旅行箱中。最近因為我們調查聲調用的浪紋計（Kymograph）裝起來要用兩個木箱子，他便設法把他縮小，只希望能要像一個手提箱的樣子。這件儀器還在中法大學鐵工廠製作中。可惜他看不見了。

劉先生利用實驗語音學的方法，在中國聲韻學上，實有重大的供獻；漢字中聲調的本質是他給確定的。歷來研究中國聲韻學的，對於所謂四聲的見解，都是模糊影響。

從前的什麼「哀而安」「厲而舉」的詮釋法且不必提，就是國語運動興起以後，大家爲聲調問題作文章打得焦頭爛額時，聲調的本質到底怎麼樣也還不會解釋得清楚。一直到劉先生的四聲實驗錄出來，用實驗方法測定了十二處的聲調，纔說明了聲調的真像，纔把中國聲韻學上一千五百年來一向捉摸不清的四聲問題解決了。

此外，在文學上，劉先生的詩文有相當的地位；在音樂上，劉先生對於樂律有相當的研究；他如俗曲的搜集，俗字的整理，以至於談日晷，談權量，談照像，……劉先生真是多才多藝！他的每一種研究都值得專家作一篇論文來紀念他，絕不是這一篇倉卒間寫成的小文所能包括的。在最近三週的塞北同遊，使我對於劉先生有更深切的認識。

劉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工作的謹慎。我們每到一處記載方音，都由我幫助劉先生記錄。凡是我記下的，劉先生必定校對一遍，提出幾點疑問來商量，指出幾個誤點來糾正。劉先生自己記錄的，也叫我們覆校一遍。每次發見一個新音，必定反覆試驗，幾番斟酌，纔決定一個符號。那種小心求真的態度，真值得我們後生的景仰。

劉先生給我的第二個印象是服務的勤勉。我們預定每到一處至多停留四五天，少者兩三天，所以工作的時間必

須加緊。我們下車的當日就去訪人，第二天就開始工作；工作完畢，如有餘暇，再游覽當地風景名勝，倘無餘暇，也就算了。有時爲趕緊結束，工作自清早到下午六七點鐘。工作最勤的，要數劉先生。他總是笑嘻嘻的，對我們說：「你們累不累？累了就休息。我倒還能記錄一個人。」其實我們都不過各司其事，他却於自己工作之外，不時還要看看收聲調浪紋和民歌唱筒的情形，工作只有他最累。最後到張家口，他的體溫已增至三十八度五，可是他還勉強工作，我們怎樣勸也不肯回旅館休息去。一直到精神支持不住，方纔罷手。那種勤勉服務的精神，也是值得我們後生仿效的。

劉先生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吃苦的精神。我們出發之前，劉先生總覺得自己究竟是江南人，身體不免差一點，不能與我這北方人相比。及至實際相較，我一點也不比他強，甚至於還要不如他一點。惹得他時常奚落我：「白公，你這「北方之強」這次又被我考倒了。」他騎馬可以和幾個護兵一齊跑，吃筱麵可以大口嚼。尤其奇怪的，他平常頂能喝水，可是走起路來可以一天不喝，一點不感覺苦痛。因此他自詡爲頗像一隻老駱駝，引起他以後要暢游西北的興趣。可惜他竟費志以斃了。

劉先生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應度的和藹。劉先生名滿天下，到處都有人慕名拜訪。黨政長官，當地士紳，青年學子，以至於困羈異鄉的旅客，樣樣俱全，拜訪的目的有些是酬應，有些談學問，有些求指教，甚至於有人告幫，他都一視同仁誠懇接待。有一次我們工作是下午七點完的，到了夜裏十一點，大家都睡下了，忽然有人來訪他，我勸他擋駕，他却仍穿上衣服去見。諸如此類，耗費他的精神不少。此外到處講演，也是影響他的身體的原因之一。他儘管和我說：「再有人找我可也不講了。」可是人家一堅請，他又上台了。在張家口時，他已發燒一夜，體溫已增至三十七度五，仍勉強掙扎到師範學校去工作；到了學校，學校先請他講演，雖然他也曾推辭有病，可是抵不過人家的懇請。半點鐘後，講畢下台，體溫立刻增到三十八度五了。然而我們，從未見他埋怨過任何人，總是笑嘻嘻的。

劉先生給我的第五個印象是趣味的豐富，沿途工作之餘，劉先生要照像，要游覽，要訪古，要調查民俗。他的趣味的方面實在多。綏遠南二百里有一個地名叫黑城，他

想到那裏被掘去；看見民家窗戶上貼有不刻的匾畫，他立刻打聽實處，有的還向人婉商揭下來。他聽見幾個老百姓圍坐低唱，他立刻請沈君仲章想法記下譜子；看見罌粟遍地，他憤慨政治不良；看見黃河沿岸的繙夫逆水拉繯，裸體在烈日下掙扎，他歎為人間地獄，不但照了許多像片，還特請沈君留在那裏三天，希望能得一些他們吆喝的調子，將來作成悲壯的歌曲。但尤其豐富的，要算他的文學興趣。我們在包頭黃河渡口看牛皮筏子時，在一羣囚首鵠面來往擾攘中，發現一位時髦女郎站着，他立刻說這是很好的一句詩，叫作：「黃河古渡一摩登。」後來在百靈廟，我們一同到山坡上去出恭，他又說得了兩句頗有盛唐氣味的詩句，叫做：「高山拉屎去，天地一茅房。」

劉先生這次北游，目的之一，是將平綏沿線的聲調實測出來，寫一篇文章，賀瑞典斯文赫定博士的七十正壽。不料文未寫成，人已作古。斯文赫定老博士聽到這個不幸的消息時，也要掬一把同情之淚吧！

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倚裝寫

從北平飛到太原

六月二十八日，孔庸之部長在北平的一個宴會席上，曾面約了本市的幾位教育家，乘他的康陀飛艇到太谷去，參觀他主辦的一個銘賢學校。因為任叔永先生也在被邀之列，故我也就得到了一個間接的邀請。

這個飛艇原來是一個拋擲炸彈的戰鬥機，牠的載量是二十個二百磅重的炸彈，合計四千磅。機身及汽油的最大重量也是四千磅。我們此去一行十九人——三位是艇上的服務人員。十六位是乘客——故每一個人差不多恰恰抵了一個炸彈的地位與重量。所幸我們中間輕的不過稱到一百磅，頂重的也不會超過二百磅，故合計起來尚不到三千磅。

我們在七月三日的早上七時一刻，在北京飯店聚集。七時半大家乘汽車到南苑飛機場。艇內的座位，是相對的兩條皮面長凳。全艇用鋼筋分爲三節，像船上的頭艙，尾艙和中艙一樣，故長凳也就分爲三節。在每一個位置後有兩條皮帶，大約是預備在飛艇『出把戲』的時候把身子捆起來的。艇的兩面各有圓窗八九個，可以由此下望。艇後有瞭望台，據說也就是擲炸彈的地方。艇前是機器，有兩人並坐着駕駛。座前嵌著七八種表，有的是指高度的，有的是指速度的，只可惜我對於機器的智識太低了，連這些表的名字也說不出來。

我們大家安坐之後，便用棉花把耳朵塞起來，自此以後，有人想要說話時，便不得不做啞戲或用筆談了。但機器的聲響仍是聽得見，雖然不十分的震耳。說一句老實話，在那飛艇欲升未升的當兒，我心裏真有一點不安。那怕略爲輕微，比好奇又略爲嚴重的一種混合心理狀態，把我差不多占據了二十分鐘。後來看見飛艇在幾度掙扎之後，終於離開了地面，艇面漸漸平安起來，這心內的不安方漸漸的消滅。

我們是向西南飛的。初離開北平時，但見田野碧綠，阡陌整齊。到了保定以後，田野中的綠色便漸漸減少，黃色也漸漸加多了。我從前去定縣時，知道牠的附近都是半沙漠地，今天所見的黃色大概便是那半沙漠。飛了約有一小時，漸見山巒，據說這便是娘子關，但我不曾看見什麼關。山巒之後，漸見有半頂的山頭，上面盡是黃色的田疇。這些平頂的山頭漸西漸密，後來差不多聯成了一片平地，方知道這便是關中的高原，牠比北平要高二千五百尺。我們的領航是不曾飛過這條路的，故後來他告訴我，他飛近太原時，看見高度表指到四千餘尺，心中不覺着急起來，想飛得這樣高，將怎樣的落地呢？誰知道到了太原，飛艇離地才一千五百餘尺。

北平離開太原是二百七十英里。我們整整飛了二小時半，到太原時是上午十時五十分。即見有綏靖公署的人員來接。下艇之後，領航問我覺得怎樣，我說，「大大的失望！我初以為飛高時總能得到一種超絕塵寰的感覺，而實際上，則我始終不會覺得是離開了地面。」他說，「一點不錯，凡是想靠乘飛機而得這種感覺的，都不免得到一個失望。回來時飛得高一點，好嗎？」我說，「請不要麻煩，并且恐怕危險，我個人沒有權利叫大家冒險。」他說，「你錯了，越是飛得高越是平安，麻煩也是沒有的。」

我們由綏靖公署的人員，招待到了山西大飯店，算是太原的一個現代式的旅館，有浴室，有電燈電話，想不到在此地還能得到這種的便利。我們每兩人還有一個房間，大家洗刷之後，由孔部長請一位姓南的先生代表作東，吃了午飯。從太原到了太谷是一百二十中里，我們本來打算乘火車去的，但因為火車要走六七小時，并且據南先生說，常常還要發生危險，故我們便改乘汽車了。

汽車路是黃色的泥沙舖成的，若不下雨，還算平整，假若一下雨，便十分難走了。那天陰雲漠漠，大家都怕，幸虧始終不會下雨。我們三時在太原出發，到得太谷時已經五時半，整整走了兩小時半，恰和從北平飛到太

原的時間一樣。車子直達到太谷的銘賢學校，新任校長梅貽寶先生來接，把我們分派到了三個宿舍去。休息了一會，大家又乘着汽車到了孔宅去赴宴。我們到了南門，便下車來走。正走着，遇見了孔先生，他正坐車到銘賢去接我們呢。于是他使下了車，在前面引導我們參觀了城內的幾個他的「小買賣」，一個是錢莊，一個是洋貨店，一個是汽油莊——據說山西的全省的汽油買賣，一半是在這一家手裏——店內都十分整潔，店員的外表也都乾淨整齊，不知道是向來如此呢，還是因為店東來參觀而特別打扮起來的。

太谷是一個四方的城——太原的城也是四方的，所謂方城是也——城牆高峻整新，城內的富戶，也都有三四丈高的厚牆圍繞，每家儼然自成一個小城。只可惜街道太污穢了。在一二百年前，山西是北中國的銀窟，太谷便是山西的銀窟。據說有好幾個村子，每村都有幾個百萬家財以上的富戶。孔氏便是這種富戶之一。但自洪楊亂後，經過中日之戰，庚子之役，以及九一八之後，太谷的經濟勢力便一次消滅于一次了。

我們由孔先生的引導，又參觀了孔氏老宅，真是峻宇高牆，重門疊戶，想見大家族制度的勢力。最後方到孔先生的新宅中，顯然是已經脫去許多舊宅的窠臼了。尤其是

在見著孔大小姐的時候，使我發生孔夫子的『吾道其南』的感想，因為孔小姐願意說上海話，吃上海菜。她告訴我是，她方在金陵女大的高中卒業，正想去考滬江，讀文學或是歷史呢。這樣一位向前的年青女子，在我的想像中，是無論怎樣也不能把她安置到那個高牆插天的孔氏舊宅中去的。晚飯也是在孔宅中吃的，夾在薄餅裏吃的餛飩子太好了，杏子也甜得像蜜桃。飲料則有汾酒和新鮮葡萄汁，都是本省的產品。我們吃的飽飽的，方辭謝了主人，回到銘賢學校去安息。

四日的上午，我們又參觀銘賢學校。在宿舍與學校之間，有一個墓地，中間埋葬了數十位庚子年殉難的教士與教徒，其中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他們是在兩個日期被殺的，其一是在庚子的七月三十一日，其二是在同年的八月十五日。那時山西的巡撫是毓賢，故慘殺至于如此。這些殉教者的棺木原來是散處各方的，後來也由孔先生出資把牠們運來葬在一處。據說庚子年議和之後，教會的潮體把賠償殉難外籍教士的款子，拿來辦了這個學校，又經過孔先生私財的資助，和他自己的努力經營，銘賢遂成爲關中的一個有成績有名的良好學校了。

我所參觀的，是銘賢的中堅農場與工廠的兩處。我對

于這兩處的印象，第一是牠們的實是求是，第二是農場與工廠的密切合作。農廠的主任是美人毛亞氏 (Mayer)。他來此已有十三年，是一個堅苦耐勞，努力實行的人。在動物方面，如鷄羊之類，他是用交種法來改良本地的產品的；但在植物方面，則因氣候土壤的差異，西洋的種子到此都很失敗。因此他便注重到本地產品的選種，和改良耕法與耕具的兩個方法上，結果是農產品在數量及質量上，都有很顯著的進步。工廠的主任是一位李先生，他是一位廣東人，短小精幹，有機械的天才。農場所用的耕具，便是他的成績的一種。(我看見有一件美國的耕具，原價需八十元。而經過他的改變之後，在他的工廠所製的，不但只需十八元，並且更爲合用。據李君說，此類的耕具，在山西已經漸漸推行了。)這豈不是工廠與農場合作的一個最好例子？此外如農場的羊毛，由工廠織爲呢布，也是一個合作的好成績。(呢布粗一點，每尺賣五毛錢。用毛線織成的衣服，也不過每件一元數毛。但牠們的式樣與顏色，都還很有改良的餘地。)

我看了工廠的一部份，因爲熱不過，便回宿舍去休息了半小時。下午一時吃中飯，孔先生特別由城內出來招待。飯後大家辭謝了主人，匆匆的檢拾了行李，仍坐原來的

的汽車回到太原去。

在途中，我們中間有一羣人順便到一個北沈村中，去看了一個姓曹的大家族。這族的圍牆似乎比孔氏老宅的還要高，並且在宅內的各院間，還有同樣的高牆，故在這大院走到那一院時，使我不由得不想到「永巷」的一個名辭。內房也任人參觀，年輕的婦女們都是天足，也還大方。各室有極精緻的傢具，一切都富麗堂皇。還有電燈電話，却是本宅自設自用的。據說此族的家產，從前有六七百萬，現在却少得多了。宅中的人口，在二三十年前，有五十多位，如今只有二三十位，連下人只有五六十人了。全家的最上層是一位老太太。她的兒子大約便是招待我們的那位主人叫做「章甫」的。這人很像精明老練，但下一輩的，却有三分之二是曲背聳肩，蒼顏削頰的。不過他們的禮貌都很好，欸烟奉茶，親自招待，和昨天下午孔氏族人的殷勤欸待一樣。

我們看了一小時，方辭謝了主人，仍乘著那些汽車向太原前進。在路中，我對同車的朋友說，「這種大家族真有點可怕，都會中的大家族那能和牠相比？有天才的人在都會的家族中，尚有出頭的希望，猶之一枝根蒂堅固的花草，尚能在石隙之中透芽發苞一樣。但這樣的家庭却是水

門汀，任何堅固的花草，也休想找得出一隙一縫來，作為牠發芽的門洞。」有一位朋友說，「假如你生在這水門汀之下，將怎樣呢？」我說，「我若打不出一條活路，便只有三件事可做，其一是自殺，其二是發狂，其三是吸鴉片烟！」

回到太原時已經下午七時了。大家還要去太原城，我却不曾加入。趁着大隊人馬走開的時候，我從容的洗了一個澡，又休息了一會。今晚是閻錫山先生請客，他不在太原，由趙戴文先生代作東。請帖上寫的是「下午八時」，我們等到了下午十時，趙先生還不曾來到。我不願再等了，並且也正可以借此躲懶，故吃了一點點心便睡了。趙先生是什麼時候來的，飯是什麼時候吃完的，我一概不知道。

飛艇是五日早上九時在飛機場起身的，一行仍是十九人，雖然換了一兩位乘客，先是飛在高原上，後來飛到山峯上，再飛再高，漸見艇底的白雲，一片片，一團團，像楊花的絮球一樣，在廣漠的天空中盪漾着。而映在下面山頂上的雲影，却又都占着一塊塊很大的面積。再看前面，則見一大片雲海，像是在百十個北海的水面上，遮了一大層厚雪一樣。後來飛艇漸漸迎着牠上去，一霎時，我們便

完全飛到那雲海上面去了。那時高度表已指到七千二百尺，「海」是那樣的茫茫無涯，雲是那樣的白得耀眼。把日光都變爲青蓮色了。我再向後看看，則見這一大層雲海正飄浮在一大羣山峯上，鬆鬆的把他們覆蓋着。天風冷冷，吹入衣襟，到此真有點感到羽化而登仙的意味了。不意大家正在這樣享樂着升仙滋味的時候，機身忽然一落數千尺

，低降到了關外的平原上。空氣驟變重濁，熱度忽然加濕，艇身的顛播也突然加甚起來。這雖不是從天堂降到地獄，至少也是從天上降到人間世，大家有點受不住了。而一個在太平洋上航行六次而不會暈吐過的我，到此可就把這一個好記錄打得粉粉碎！待飛艇在十一時一刻降落南苑時，我和其他兩三位朋友，臉上都蒼白憔悴得像病後一樣了。

編輯後記

適之

△周先庚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實驗應用心理學教授。參看獨立第一〇七號鄭沛嚶先生的「我們需要怎樣的心理學」。鄭先生是周先庚先生的學生。

△「勵民」先生在獨立第一〇五號有過一篇「英國國庫之一九三三年度決算盈餘」。

△衡哲女士的「從北平飛到太原」是她第一次飛行的印象。此次同行的蔣夢麟先生也應許我們一篇記載太谷教育的文章，下次可以登出。

△七月十四日北大教授劉復先生死在北平協和醫院。

他的病是「迴歸熱」，加上黃疸病，又因心臟不強，就至於無救。迴歸熱的病菌，在內蒙古一帶，往往由蚤虱傳染

，土人稱此病爲「蒙古傷寒」。劉先生此次冒大暑熱，到綏遠調查方言，搜集歌謠，直到百靈廟，途中得病，他還扶病工作，可說是爲學術盡瘁而死。我們感謝他的旅伴白滌洲先生（北大研究院語音實驗室的助教）在百忙中給獨立評論寫這篇哀悼的文字。劉復先生，號半農，江陰人，生於一八九一年，巴黎大學文學博士，死時僅年四十四歲。他的著述甚多，最近編「半農雜文」第一集已印成，日內在北平出版，他已不及見了。

☆

☆

☆

美國的工潮

張茲闇

旅行後的悲哀

顧頡剛

社會學觀點的應用

吳景超

太谷之行

孟鄰

我對於劉半農先生的回憶

魏建功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雲南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
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社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上海 | 定處—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社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鎮江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徐州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南通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常熟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漢口 | 鎮江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局(代定)
三友書局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國民三十三年七月廿九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美國的工潮

張茲閣

近來在中國的報紙，都登載美國舊金山的罷工風潮，記載得很詳細。情形這樣嚴重，自然是一件重要的國際新聞。但是報紙上沒頭沒尾的忽然登出這樣新聞，究竟這種事件的前因後果，和所包含的意義是什麼，不免成爲一個悶葫蘆。所以我把自已注意所得的經過寫了出來。如果有與事實不符的地方，請讀者指正。

在世界商業凋敝時期內（一九二九以後），美國的工潮，本來很少。等到一九三三年三月羅斯福總統就職後，他就發起了所謂復興運動，在六月內宣佈了『工業復興案』，同時成立了『復興管理處』（N. R. A.）。依復興案的辦法，定了許多業規（Codes）。其內包含有關於勞工的規定，要減少工作時間，和決定最低工資的標準，而且勞工應有組織來和雇主講價（復興案第七條（A）項的規定）。從是年八月以後，工潮就漸漸增多了。於是政府在復興處內設立『全國勞工委員會』（National Labor Board），任上議員華格納（R. F. Wagner）爲主席，以爲調解勞資爭議的機關。到了十月，又由勞工委員會分在各處設立『

分區勞工委員會』（Regional Labor Board），擔任調解本地的勞資爭議，這是美國一年來勞工立法很重要的幾件事。

要想明瞭美國的工潮，自然也要知道美國的勞工組織。美國勞工組織是很散漫的。簡單說起來，有『美國勞工聯合會』（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其下有加入聯合會爲會員的各處工會。此外又有不加入勞工聯合會的各种工會，例如『聯合礦工會』（United Mine Workers）和『製衣工人聯合會』（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Union），他們的會員都徧於各處。又有不是普遍的組織，而僅在某公司範圍內的工人組織，所謂各『公司工團』（Company unions）是也。所有的勞工組織，都是爲保護工人利益的合法團體，很少政治的動機。並不像在中國一說到工會的活動，便帶幾分的政治秘密性的。他們的最大目的，便是和雇主辦理『共同的議價』（Collective bargaining）。美國的勞工在政治上，連和英國的工黨相同的政黨都沒有。

自從復興運動開始以來，勞工聯合會（A. F. L.）便想伸張他們的勢力。原來他們的勢力，在建築業和印刷業最為深固。近來又想插足於其他重要工業，例如汽車和製鋼業，在去年十月勞工聯合會的主席顧林（William Green）便向復興處呈控各公司操縱各公司工團（Company unions），使工人蒙種種不利。因為這些工團的組織，往往有公司的代表參加，而且在公司工廠的地方於工作時間內開會。結果工團完全受資方支配，成為資方的御用機關，這是近來勞資爭議中問題之一。

復次，有些公司的工人，新成立了工會，向公司要求以後承認新工會為磋商勞工條件的代表，而且進一步要求採取不開放的（Close-shop）雇傭關係。原來美國的公司有與工會立約，凡雇傭工人，必須為該工會的會員，這便是不開放的雇傭關係。如果公司所雇傭工人，不必一定是工會會員。換言之，即雖有工會為工人『共同議價』的團體，但公司仍可另外雇傭工人，這便是『開放的』（Open-shop）雇傭關係。這是近來美國勞工爭議中問題之二。

此外關於減少工作時間和增加工資，也是隨時成為勞資爭議的問題。其實自從復興運動以後，多數的公司都曾增加工資，但是工人以為在前幾年曾因商業不振，核減工

資。現時所加，尚遠不逮從前所減，所以仍然不滿意。同時政府的貨幣政策，也會引起工人這種的不滿。因為去年政府採取減低美金成分及其他膨脹政策，目標注重減輕農民抵押債務的負擔，及提高農產品的市價。但是結果農產品市價未曾高漲到所希望的地步，而生活費却高漲了許多，因為貨幣的購買力減少了，工人勞力所得金錢報酬，得不着與從前相同的享受。所以在美國農民和工人各有不同的觀點，去年十月裏勞工聯合會曾有反對貨幣膨脹的宣言。因此工人也必須要求增薪。

美國工潮的背境，大略是如此。至於工潮的發生，在去年還不十分激烈，例如去年八月裏本薛宛尼亞省煤礦工人的罷工，經羅斯福總統勸告，靜候宣佈煤礦業規，隨着就復工了。其餘各處有罷工情形，也經勞工委員會調處了事。一直到了今年三月內，工潮的醞釀，便漸漸的劇烈。最足注意的，便是汽車業和製鋼業的工潮。在這兩種工業裏面，勞工組織向來是採取『公司工團』的辦法。自從年初『勞工聯合會』漸漸在汽車業勞工內伸張勢力，於是汽車業（工廠中心點在狄特萊 Detroit）的工人分為勞工聯合會的會員和公司工團會員兩種，各不相下。而勞工聯合會遂要求有代表汽車業工人的全權。換言之，即公司應根據

不開放的雇傭辦法，雇用聯合會工人。各汽車公司欲取得工人同情，遂自動減少工作時間，但不減工資。宣稱，寧願停業，決不接受不開放的雇用聯合會工人之要求。勞工聯合會遂於三月底下令罷工。從汽車業的大規模製造和工人的人數看來，萬一罷工，自必引起大紛擾。幸而最後經

羅斯福總統調解，雇傭的關係，仍然維持開放的辦法。但另組織汽車業勞工問題委員會，委員三人，其中資方一人勞方一人及第三者一人組織之。而勞方代表則由勞工聯合會委派。這次汽車業的工潮解決辦法，對於美國勞工立法，有很重要的影響，因為後來國會通過的華格納勞工法案，曾經過一次修正，是根據這次工潮解決辦法的精神。

事實上汽車業的工潮，仍未完全停止，不過只是小爭端，尚未波及全局而已。至於製鋼業的工潮，也時在醞釀，情形和汽車業工潮一樣，但是工會不肯接受同樣調解辦法。現時工潮，正在洶湧的地方，又有明尼雅波利斯（Minneapolis）杜利多（Toledo）等處。都是由於工人提出公司承認工會，和取得不開放雇傭關係的要求所引起。此外還有紡織業工人曾定於六月四日罷工，但於六月二日條件商妥便停止了。事緣棉織出產過剩，復興處遂根據棉織業的要求，允許減少百分之二十五的製造量。自然工資亦要

減少，工人遂以罷工為要挾。其解決辦法為允許選派棉織業工人代表各一人，列席復興處的勞工顧問委員會和棉織業業規執行處，並且重新調查及決定棉織品的製造量。罷工的危險，才算過去。但是最近在舊金山又發生了軒然大波的總罷工的事件。

舊金山的工潮，也不是旦夕間所發生的。在該處因工潮而發生流血的意外，這也不是第一次。原來舊金山的碼頭小工，係採取『公司工團』的組織，在和雇主議價的時候，不很有力量。自從復興運動以來，從前的『國際碼頭工聯合會』（International Longshoremen's Association）又重新成立了。碼頭小工紛紛加入，並且要求雇主承認該聯合會為彼等磋商一切關於雇工問題的代表。各雇主都拒絕。遷延了幾個月，碼頭工遂在本年三月五日提出將工資由每小時八角五分增為一元，並要求額定時間外工作每小時工資一元五角，承認聯合會及採取不開放的雇傭。嗣經羅斯福電商，罷工展緩。經過了六星期的調解，不得要領，於是三萬多碼頭小工於五月九日宣布罷工，沿太平洋的航業，完全停頓。

這次工潮，最初發生時，便很嚴重。不止在地理上沿岸各埠的碼頭小工聯合起來，而且在職業上還有拉貨車

夫和水手都和碼頭小工同盟罷工。各輪船及轉運公司，也未嘗不想設法另招工人，來破壞罷工的團體，但成效甚微。到七月初旬，地方當局想用武力協助各公司，恢復所有碼頭的運輸，七月五日罷工工人和警察在渡船碼頭衝突起來，結果死二人傷五十餘人。接着加利福尼亞省長徵發國軍來維持秩序。勞工方面也走了極端。舊金山的一百十七個工會，都曾加入該市的『中央勞工委員會』(Central Labor Council)。於是『中央勞工委員會』便在七月十六日實行總罷工。全市的交通，連政府自辦的電車，都停頓了。商店也停業了，只有特許的幾家飯館，繼續營業。幾乎市民食料，都無法取得。但在第二天罷工委員會便有幾項讓步，最重要的是特許市營電車復業，恢復牛乳麵包菜蔬和肉類的運送，增加特許營業的飯館。情勢一轉，幾天功夫，頓見緩和。雖然種種紛擾，依然不斷，但到了二十日已經逐漸復工。只有碼頭小工認為總罷工雖然結束，但他們的罷工還不會失敗。據雇主方面的主張，承認工會，是可以的。但不開放的雇傭關係，斷不能承認。現時復興處主任詹森將軍還在舊金山，和政府所任命的仲裁委員會合力調解。最後的結果，還難以預料。

我們觀察這種問題，自然是要以美國方面的輿論為標

準。就事論事，碼頭小工的待遇和工作的環境，是否有改善的地方，很可以調查事實來決定，並不是無法解決的條件。在這一層，有許多人對於雇主的強硬態度，是不表同情。現時報紙登載着許多搜捕共產黨的新聞，但按美國的輿論看來，都不認為這次工潮有政黨的背境，恐怕仍是官廳借此以轉移群眾視線的一種策略。關於工潮發生頻繁的情形，也有人說從商業循環的歷史上統計觀察，這是商業復興的時期必有的象徵，因而仍然表現樂觀。但這樣理解，是太武斷了，并不可靠。因為在商業復興的時期，利潤增加，或可引起勞方的不滿，以致發生工潮。但發生工潮，決不能證明商業的復興。所以又有一般人，認為近來的工潮增加，乃是一年來政府政策必然的結果。因為政府當局，屢次宣言要助工人得業，縮短工作時間及增加工資。政府許下了這種宏願，而不能使工人完全如願以償，工潮自然應時而興了。

自然有人還要進一步去追問，從人類的幸福着想，為什麼社會上要發生許多勞逸不均貧富不等的情形，因而引起許多利害衝突？是不是應該謀一個根本的解決？而且沒有解決的途徑？這更是根本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太大了，要從這次美國的工潮去探討這樣大問題，是大可不必的

。因爲美國的工潮，從前也會屢見不鮮，從前能設解決，現在也能有法解決。況且這些工潮，並不是一種政治的運

動，所提要求是有範圍的。

旅行後的悲哀

顧頡剛

適之先生：

獨立評論發刊兩週年了，我還不會寫過一篇文字。所以然之故有二。其一，我做慣了考據工作，竟不會作議論文了。其二，職業已夠我忙了，何況職業以外再有許多不得不做的事，弄得我一天找不到一刻的空閒，如何再能寫批評的文字。

但我確有一段話要向大家說的，這一段話藏在我的心中已三年了。現在借着旅行的餘暇，趕緊把它寫出。因爲不敢把它看作正式文字，所以寫給先生一封信，請斟酌發表。

我是一個「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的人，雖是家中並不富貴，但紳士習氣是十足的。我受了這種家庭教育，就不會用手做什麼工作，甚至不會到商店裏去買東西。幼年雖然讀了些聖賢書，頗有范仲淹「以天下爲己任」的大志，但到年紀稍長之後，深知世界情形的複雜和一

己智識的短淺，覺得我這一生只配研究中國古書，此外任何事情都沒有我的分。因此，就是對於政治社會諸方面感到不滿意，但總以爲我的本分管不了這些，只當不看見。所以十餘年來，我們的國家「如沸如羹」，而我始終沒有說出一句話。在這種情形之下，固然沒有人捧我，但也沒有人罵我，我可以從容做自己的研究工作，倒也落得逍遙自在。

我從小就愛自然之美，好游覽山水，羨慕隱居。年紀稍長，好治歷史，又急欲尋訪古蹟。因此，我常在鄉村間跑。但以前限于環境，跑不很遠。我自幼至長，雖然遷居了幾處，而都住在人口百餘萬的都市中，在大都市的四郊，民生狀況總還是過得去的，所以我得不到什麼國計民生的感想。

想不到三年之前，靠了一個學術機關的幫助，我竟作了一次長途旅行，經過河北，河南，陝西，山東四省。當

時我們目的是尋訪古蹟，但給予我的最深的印象却是國家民族的危機。

那一次旅行，費時兩月，經過了二十幾處地方。我們怕土匪，所以離鐵路稍遠的地方就不會去，我們所到的地方算不得荒僻。每一個地方只逗留兩三天，匆匆地一看，也算不得調查。但給予我心頭的痛苦至今還不會解除，可見其刺激的強烈。或者有人看了，要嗤笑我眼界不廣，那麼，我已在上邊聲明，我對於現實的民間本來是孤陋寡聞的。

當我們上了平漢車之後，滿目荒蕪。幾個名城，城垣雖偉大，但土地乾枯，人家稀少，一進城彷彿進了沙漠。到石家莊，便聽得某地某地有製造白麵的工廠，和運輸白麵的辦法。到彰德，就聞得很濃厚的鴉片煙味。到開封，就看見許多販賣『特貨』的店舖，又聽得中央與地方徵收三重的特貨稅的制度。到鞏縣，知道這一縣只有一條市街，這條街上共有二百家舖戶，而鴉片煙館就占了四十家。還到了幾處小縣城，縣黨部所貼標語儘多『嚴禁鴉片毒物』的話，但黨部的間壁就可以開煙館。白麵這個名詞，我固然聽得了幾年，卻從未見過，這次在隴海路中，親眼看見一個穿中山裝的人，不斷地抽捲煙，每抽一枝，就

用薄紙包了些白色的藥粉，用吐沫黏在捲煙的頭上，燃之而吸，大約每過十五分鐘總要捲一回藥粉，猜看起來必是那個東西了。隴海路上，很少見到時髦人。穿中山裝的，非學校教員即黨國公務人員，再有什麼話說！到了西安，看看更不像樣了，而上有血色的沒有幾個人。每個人力車上有一個篷帳，連車夫一齊遮蔭，較別處的車夫舒服了些，似乎更可有勁；然而他們一步一頓，一面走，一面就眼淚鼻涕滴個不休。我是性急人，真覺得坐車不如自己走的爽快了。在歸途的汽車上，聽得乘客談話，說鳳翔一帶沒有人不抽，小孩子在母胎中已有了先天的癮，一出母胎，非噴煙不得活。到三歲，能自己把了筷子吃飯時，也就能托了煙鎗自己呼煙了！我們到西安去的汽車，本來只有十四個人的位置，公司中爲了賈利，常常擠至二十人，加上行李，就把乘客塞得同死尸在棺材內一般的緊，喘不出氣來；然而每過一個城鎮，一道關隘，必令客人下車查驗，鋪蓋箱子打開不算，還要一件一件地嗅。本來行李理得好好的，捆得緊緊的，經不起關吏的忠心服務，查一次亂一次，再也捆不緊。然而查完上車的時候，人還是這些，車上的地位還是這一點，行李的容量却加大了，這叫人怎麼辦？因此，汽車路雖不很長，但乘客好像受了一次毒刑，喪

了半條性命。我起初不懂得關吏爲什麼如此認真，後來才知道，關內的煙價太便宜了，一運出關就可發大財，這種嚴厲的搜索乃是禁止老百姓與官廳爭利的一種必要的手段。

梅毒的發達也是極顯著的一件事。我雖沒有到醫院調查，但看醫院門口的牌子和藥房門口的廣告，我敢斷說必占全體疾病的三分之二。『德國六〇六』，我早已在上海報紙的廣告裏認識了；至於『法國九一四』，還是這次內地旅行所給與我的智識。娼妓之多，自不用說。我們住的客店，常常就是她們的香巢。所以有些人進了客店，就不再開客房。（近日偶在一所駐兵的廟裏，看見一段用粉筆寫的很沈痛的自懺文，說那人自己犯了暗疾的苦痛。又聽說某一城裏駐了四師兵，就有一千餘的官娼，二千餘的私娼。）

兵和匪的情形也值得一說。洛陽的龍門，離城不過二十餘里，然而我們要去，許多人都說『不保險』，不得已向官署請兵而後往。一路所見的行人，差不多都帶着鎗枝。那邊的一個鄉村，就是一座城，這是先前所已有的。但每一座城外開一道壕溝，甚而至於壕溝之外還繞着鐵絲網，又甚而至於郊外的一所廟宇就是一座城，這是十年前我

旅行河南時所沒有見過的。從此可知這十年中土匪問題是怎樣的嚴重了。在大名的一個村子裏，我們住了一夜，因此探得那邊紅槍會的組織，知道他們自己辦了一個兵工廠，有五十人作工，兩天能出鎗五枝；因爲防備周密，所以土匪不敢來侵襲。我們沒有出門的時候，從報紙上得到些智識，彷彿紅槍會就是土匪似的，至此才知道它確是民衆的自衛的武力。兵呢，我們沿途看見得很多。有幾處的客棧全給軍隊佔據；或因店主人的請求，只留出一間供客宿。我們住在裏邊，出入都受盤問，然而店內沒有廁所，又不得不常常出入，因此時時受到站崗兵的斥詰。有一天，我們爲了趕車，起身較早，既起身則必有聲音，於是軍官就傳令禁止吵鬧，而我們也只得自認爲犯人了。我們會進邯鄲的城，碰見的人，兵士佔十分之七八，不但廟宇住了兵，人家和商店也全住了兵了。城樓上有一古跡，名喚叢臺，我們前往參觀，軍官來取名片，我們一把有銜頭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臉來，向我們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說道『赫！你是社會學系！站住！』我們知道他誤解了，連忙辨道，『社會學系不即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是沒有關係的』。他才放過了他。因此想起此數年中，旅客有帶『馬氏文通』和『馬寅初演講集』而被

軍警認爲馬克斯的信徒，就投在牢獄裏的，我們的受些虛驚又算得了什麼！然而回轉來一想，就可怕了。我們有所屬的學校，有隨身帶着的護照，穿着的衣服又是紳士味兒，他們多少帶些尊敬，所以雖有虛驚而無實禍；至于一班老百姓呢，他們更有什麼保障？

現在要說一下老百姓了。他們許多人還住着穴居的生活。自虎牢以西，土質甚粘，山又無石，所以容易開洞。洞有貴賤之別。貴者用磚砌壁，好像城門一樣；有深至二三丈的。賤者則鑿了就算，只求容身而已。洞中左面一炕，右面一灶，一家所需，盡在於是。有一次，我們走到一個村子裏，適值某家結婚，就進們參觀，新娘子是小脚，布衣，面上不塗一點脂粉。我想，一個女子在結婚時，自然應常用盡其打扮的能力，這是她自己和她的親人所公有的要求。這家人家也有幾個窖洞，不算一個貧戶，然而脂粉還上不了新娘子的臉，其平常的生活又將怎樣的儉嗇？我們爲了休息，進過多少鄉村人家，我用了歷史眼光來觀察，知道炕是遼金傳來的風俗，棉布衣服的原料是五代時傳進中國的棉花，可稱爲最新的東西。其他如切菜刀，油鍋之用鐵，門聯之用紙，都是西歷紀元前後的東西，可以說是次新的。至於十一世紀以後的用具，就找不出來了。

然而他們所受的壓迫和病痛却是二十世紀的，官吏和軍隊要怎麼就怎麼，鴉片，白麵，梅毒又這等流行，他們除了死路之外再有什麼路走！

再有一件事情也是我所不能忘記的。我們在江南用當十銅元，在江北用當二十銅元，這已是十餘年來的事了。這次一到河南境界，就用當五十及當百銅元，一到陝西就用當百及當二百銅元，洋價仍只五元左右。因爲沒有小銅元，所以物價就隨着提高。我在敷水鎮停車的時候，喝了一盤豆腐花（北平稱爲豆腐腦），問其價目乃是四百文。我聽了一驚，想道，『若在我的家鄉吃四百文的豆腐花，真要痕死了』。但在那邊，只有當百銅元四枚，或當二百銅元二枚而已。因爲軍閥想賺錢，所以各地別的工廠不開，造幣廠却很多，他們收了小銅元，改鑄大銅元。結果，弄得物價的單位陡然提高，買的人不敢買，賣的人賣不出去，於是同歸於盡。我常想，以內地人民的生活程度，他們決不會買洋貨，引導帝國主義者進門；但他們由軍閥的媒介，依然作了帝國主義的犧牲品。大家不看見嗎，外國銀行中，軍閥的存款因數目的鉅大，還要倒貼利錢呢。

到了山東，看見地土的肥美，商業的繁盛，恍若出鬼國而登天國。在壁報上，知道韓復榘捉了販白麪的，吸白

麪的，販鴉片的都鎗斃，捉了吸鴉片的量其身家罰款，充作慈善事業，真覺得大快人心。同當地人士談話，知道白麪全是某國運進來的，青島是其中中心，凡山東境內某國人

開的鋪子，全都私售這貨。中國警吏沒奈何他們，只得捉拿買貨的人，但也很多報仇誣告，或栽贓以陷人的。白麪的毒害，某先生曾告我一件慘事。他說，某一小康之家，一個寡婦撫孤成立，不幸這孩子也上了毒物的癮，把家產賣得精光。然而毒物的癮是一天天的增加的，癮發作時是如癡如狂，沒法忍耐的，他知道他的母親還有一件棉襖，硬要搶出去賣。他母親道，「我只有這件衣服，我不能給你。你若賣衣，不如賣了我這人罷！」他喜道，「謹遵母命！」他把母親賣了幾天，錢又吸完了，就被癮逼死了。山東如此，別地可知，賣母的事不讓他獨擅其長哩！

旅行還平，住在中央飯店，就眠已近十二時，樓上跳舞得正熱鬧，音樂聲與脚步聲一陣陣地傳來，使得我心中酸痛極了，向來不會滴淚的人也滴淚了，這一夜竟翻來覆去地睡不着。明天走到東安市場，又覺得我們不配享受這錦簇花團的奢侈生活。回到學校裏，看着大家無愁無慮的容顏，不禁暗暗地罵道，「國將亡了，種將滅了，你們這班無心肝的人還快樂些什麼！」從此以後，鴉片，白麪，

梅毒，大銅元，農村破產……永遠占據了我的心。本來我們的精神是集中在學問上的，但從此以後，我總覺得在研究學問之外應當做些事了。

就在這一年，「九一八」的事變爆發，別人都悲憤填膺，我反心中暗喜。我以為如果沒有這件事，二三十年之後，我們的國家是亡定了，我們的民族是滅定了，再也翻不起來了。現在固然已到肺病第三期，但留得一口氣，究竟還有起死回生的一點希望。日本人性急了，沒有等我們絕氣就來搶我們的產業，激起我們的自覺心和奮鬥力，使得我們這一點希望能殼化成事實，這是一個極好的機會。所怕的，是我們捉不住這個機會而已。這三年中，我隨處體察，覺得有覺悟的人漸漸地增多，只是沒有人把他們組織起來。如果天佑中國，能改掉五四運動以來輕薄浮華的積習，在適當的領袖之下做復興中華民族國家的工作，不求個人的名利，不求成功的急速，有計劃的一步步地走下去，中國還是有光明的前途的。

要說的話尚有許多，如果這次旅行中能有些時間，我當將這三年以來所聽到的內地痛苦狀況再寫一封信。

顧頡剛。二十三，七，十六，綏遠豐鎮車站。

☆

☆

☆

社會學觀點的應用

吳景超

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綜合的觀點。在研究社會時用得着，在改良社會時也得着。

先說社會學的觀點，對於研究社會的貢獻。我們在研究某種社會問題之先，總要有幾種假設，有了假設，才可以着手搜集材料。這些假設，都是從我們的觀點中脫胎而來的。譬如抱有地理觀點的人，對於一個社會問題的發生，總要看他是否與地理的原素，如土地，地形，氣候等等有什麼關係。抱有經濟史觀的人，對於同樣的問題，總要看他是否受生產力或生產關係的影響。受過別種訓練的人對於這個問題，又有別種不同的看法。本來在社會科學中，是主張分工合作的。所以各人從他的觀點出發，去研究一個問題，把他的發現貢獻於社會，同時虛心的去接受別人由別種觀點出發研究出來的貢獻，彼此互相切磋琢磨，對於社會真理的發現，一定格外要有把握。可是從過去的經驗看來，這種目標，每每不能達到。一個人在研究社會時，如只有一種觀點，每易迷信他的觀點。觀點原來是研究的工具，但只有一種觀點的人，每每變成觀點的奴隸。

他只知道從他的觀點去看社會，他不知道社會還有第二種的看法。他以為社會的組織及變遷，只受他所認為重要的原素所影響，絲毫不為他那觀點以外的原素所左右。這是反科學的態度。社會科學到了這種人的手裏，都變成玄學了。現在國內有許多只念了一二本小冊子的人，熟讀了幾句公式，便在那兒高談社會問題，都是受了這種社會玄學的流毒。

社會學為矯正這種錯誤的，一元的觀點起見，所以提出一種綜合的觀點來。這種觀點，承認地理的，生物的，心理的，文化的，（包括政治，經濟，法律，家庭，等等）原素，對於人類的社會生活，都是有影響的。但是某一個社會問題，到底是那些原素所造成的，非研究以後，決不先下斷語。但在研究之先，我們無妨假定他與許多原素有關係的。譬如我們研究犯罪問題，無妨假定犯罪這種行為，與氣候有關係的。有了這種假設，我們方可着手去搜集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材料。但是假設並非結論。假設是從腦中想出來的，而結論則要從事實中「搜括」出來。這

是一種很費時間與氣力的工作，所以那些喜歡偷懶背公式的人，最不喜歡走這一條路。因為我們花了許多工夫去搜集材料，有時固然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是對的，有時也可以證明我們的假設完全錯誤。但這是作學問的人所常遇到的事。一個假設不對，我們可以換第二個假設。一個觀點不夠用；我們可以加上第二個觀點。譬如我們在研究犯罪與氣候的關係之後，覺得所得的智識無幾，便可換一個觀點，採取別一種假設，搜集另一類的事實，再看結果如何。總之，我們應當從事實中求結論，不可把結論嵌在事實上面。這是社會學告訴我們在研究社會時應取的态度。

這種綜合的觀點，也許要引起一種誤會。我記得有一次對人談這種「綜合」的觀點，而聽者誤會為「中和」的觀點。于是他推衍下去，以為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調和的觀點，是一種折中的觀點。這實在是一個大錯誤。我們要知道科學的目的在求真理，那一種結論是正確，那一種結論是錯誤，我們都可以根據事實而下判斷的。假如事實不夠，我們便不下斷語。所以在社會科學的園地裏，用不着調和，更談不到折中。我覺得社會學者研究一個問題，其採取的觀點，與西醫判斷病症時所採取的觀點是一樣的。一個細心的西醫，遇到一個發熱的病人請他判斷，他所

採取的觀點，便是綜合的觀點。他心中先有許多假設。他以為這個病人的發熱，也許由于傷寒，也許由于瘧疾，也許由于肺癆。他搜集若干材料去分析，然後根據事實下判斷。假如事實告訴他，病人的發熱，由于傷寒，他便這樣的說。他決不調和，也不折中。假如病人的發熱，是由于肺癆兼傷寒，有事實可以證明，他也便這樣的說。這是根據事實說話，也不算是調和與折中。社會學者在研究社會時所取的态度。亦復如此。

我們再說社會學的觀點，對於改良社會的貢獻。我們根據許多理論的分析，知道社會上一個問題的發生，其原因是很複雜的，所以要解決一個問題，須有許多訓練不同，技術不同，地位不同的人，從各方面去努力。社會上的問題，決不是某一種人所能解決了的，也不是實行某一種方案便能解決的。在這種觀點之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哲學，才可以實行；合作才有基礎；共同努力，才有意義。可是現在一般從事改良社會工作的人，每每不能了解這種觀點，他們根據自己的經驗或訓練，每每認定一種工作，是唯一的改良社會工作，只有從事這種工作的人，才有價值，才不枉生于天地之間，才是真正的有「最後的覺悟」者。他們每每把別人的工作看得不重要，甚至于加

以鄙視，加以攻擊。在這種觀點之下，合作的精神，決定不能產生。有時抱共同目標的人，因為採取方式的不同，

甚至互相敵視。這是改良社會的工作中，一個最大的阻礙。所以我們要在這些人的當中，提倡一種綜合的觀點，要他們知道改良社會的重擔，不是一種人所能挑得起的，要大家從各方面去努力，才可以達到我們共同的目標。我們決不要學時髦，決不要以為有些要人在那兒提倡工程救國，我們大家都去學工程；有些學者在那兒提倡教育救國，我們大家都去辦教育；有些志士在那兒提倡復興農村，我們大家都跑到鄉間去。這並不是反對學工程，辦教育，跑到鄉間去。我們承認這都是應當做的；但應做的，決不只此。我們應當顧到自己的興趣，自己的訓練，選擇一種我們能夠做得最好的工作。要知道我們如把自己所能做而且做得最好的工作做到了，對於改良社會的事業中，我們便有貢獻。我們要殷勤的耕耘自己的園地，不要聽到別處的呼聲，便拋下我們的鋤頭，跑到別人的田園中去滾熱鬧。同時我們對於別人的工作，只要他是有價值的，我們

應當從旁給以可能的贊助。我們至少要成人之美，決不要破壞人家的事業。

或者有人要問，在這種觀點之下，是否一切救國或改良社會的工作，都有他們的地位呢？我們的答案是：社會學的觀點，是一種科學的觀點，所以一切改良社會的工作，只要有科學的理論作基礎（雖然只有科學的基礎是足够的，但這不在本題範圍之內，故不贅。），證明他的工作，對於改良社會確有貢獻，我們便承認他有相當的地位。反是，假如在科學的眼光中，是站不住腳的，如誦經救國，反對開掘古墓以維持世道人心等邪說，我們都要反對，認為不但不能改良社會，反使社會的腐化及惡化加深。所以綜合的觀點，并不是要把三教九流的人，都收在一個旗幟之下；乃是要喚起一般受過科學洗禮的人，鼓起他們的熱心，利用他們的智力，合作的，殊塗的，朝着改良社會或救國的大目標前進。

七月二十一日。

太谷之行

孟 鄰

七月三日，我們承孔庸之先生之邀，乘康特號飛機，赴山西太谷參觀銘賢學校。晨九時二十分在南苑飛機場升行，十一時三十五分在太原飛機場降落，計兩小時十五分。午後二時半自太原乘汽車赴太谷，計程一百二十華里，兩小時半到達。

(一)我們所乘的飛機

康特號原來是一架轟炸機，機身上號有Curtis-Wright Bomber字樣。機身後段裝有圓形可旋轉的「小砲臺」，可以瞭望，並射放機關槍。臺中有一可旋轉的圓座，我們可以坐在那裏瞭望四週風景。

我是素來不暈船的。所以也不暈機。自北平到太原沿途一刻不停的看景緻。經過定縣，保定，娘子關，好像看模型地圖。我們過娘子關山中的時候，遠峯爲層雲所籠罩。駕駛員（都是美國人）十分小心，慢慢地飛行。因爲這是他們第一次飛到太原。若是越過雲層飛行又恐怕太高了，看不見太原。飛機在太原機場降落的時候，他們在表上看見高度尚有一千幾百呎，但是機輪已經碰到了地面，覺得驚異。後來才想到太原是高地，比北平高一千幾百呎。

當我們回來的時候，他們路熟了。過娘子關的時候，我們在七千五百呎高度飛行，天氣異常涼快。似綿的白雲

鋪在空中，如雲海一般。空隙間窺見山峯，在我們數千呎以下，人人覺得快樂。過了娘子關，數分鐘以內，我們忽然降落至三千呎，耳鼓忽生有異樣感覺。好像要壓破似的，又痛又癢。天氣又忽然轉熱了，於是有幾位暈了，有幾位吐了。太太們喫虧多一些，這是天公的不公道。

康特號的速度，最速一百八十英里。我們約行每小時一百二十哩至一百四十哩。高度，最高一萬五千呎，我們的通常高度約在一千五百呎與三千呎之間。回來過娘子關時的高度是例外。

本機價值銀元二十萬元，可載乘客二十餘人。載重量八千磅。我們回平前，機師向每個乘客調查體重及其所帶行李磅數，乘客十六人，機師三人，行李，汽油，機油等共重七千三百磅。

(二)太谷——中國過去的華爾街(Wall Street)

太谷的居民有十二萬五千人，其中約十一萬人是農人。太谷，祁縣，平遙鄰近的三個縣，爲昔日全國金融的樞。太谷又爲三縣中之首要。

山西的票號，是人人知道的。南至廣東，北至東三省，東自沿海各省，西至青海西藏內外蒙古，票號分布，成了一個金融網。乾，嘉，道，咸間爲他們的極盛時代。他

們所受的第一個打擊，爲太平天國之亂，把他們在揚子江流域的營業都破壞了。第二次是甲午中日之戰，在遼東一帶，受了損失不少。第三次是日俄戰爭，把東三省的營業破壞。第四次是辛亥革命。單在漢口一埠，票號的損失有六百萬元之鉅。此後繼續不斷的有外蒙獨立，西北戰事等等，都於他們損失不少。馮煥章先生退入西北的時候，拉用駱駝三萬頭，後來因糧餉不濟，都餓死了。這許多牲口都是山西人的。自太平天國到現在七八十年之間，他們屢次受軍事上的影響，這金融網弄得破裂不堪，四維不張了。同時新金融勢力繼起，他們故步自封，不肯適應新環境。子弟又不受新教育，但守舊基業，抽鴉片烟，坐喫山空。現在只見太谷地方，叢樓聳翠，垣宇蔽天。使人有黃鶴已逝，空餘樓臺之感。銀窖的『沒奈何』一變而爲人事的沒奈何了！當大清銀行發起的時候，清廷要山西人加入，他們不肯，只推幾個最壞的人參加，敷衍面子。此後全國的金融，入了揚州，甯波，廣東，紹興諸幫的手中。九一八之變，失了東北四省，四省之內的商業，都成僵局。山西人的商業，從此一蹶不振了。

(三) 銘賢學校 (Oberlin in China)

銘賢學校於光緒三十三年 (丁未) 成立。其前身爲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太谷之行

一教會所辦之學校，倡辦人爲丁家立。因太谷多財主，當然是守舊的，辦了多年，學生人數稀少。丁先生沒辦法，離開了太谷，到天津去籌辦北洋大學。庚子拳禍，學校被毀。丁未始在舊址創立銘賢，己酉 (宣統元年) 始遷今地。當時學生只二十七人。孔庸之先生任校長，同事只六七人。孔校長兼司書記，搖鈴，等職。

現在有各級教員六十五人，學生合中小幼稚三級共計七百人。自高中一年級起，實施工讀教育。該班學生共計六十五人，計分三組。每組學生於每星期內，須有三個下午到工廠寔習。因在暑假內，實習情形，我們沒有看見。

我們所見到的，爲農工兩科試驗的成績。

農科工作分四部進行。(一) 調查 (二) 試驗 (三) 推廣 (四) 教學。調查工作因得相當結果，業已結束。試驗方面計有作物改良，畜牧改良，土壤試驗，菓樹試驗四種。推廣工作，去年始開辦，與農民合作改良農事者，計有三十一家。用藥劑噴殺菓樹害虫，計噴六百餘株，農民僅擔任一半費用。舶來雞種卵傳與農民者，計六百數十個。教學工作始於二十一年秋實行。成績如何，尙待將來。但該校先從事試驗，有相當成績後，方開始收受學生，這

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作物改良計有小麥，高粱，玉米，三種。小麥選種，第一次自一千五百餘穗淘汰至十二品系，其中八品系產量較本地農家產量高百分之十二至二十五。第二次自一萬三千五百餘穗淘汰至二千餘品系。再經數年之試驗可望有較優成績。高粱自四千穗淘汰至一千品系。玉米經三年之試驗，其產量較本地種高百分之二十以上。

羊種改良，已有相當成績。法國軟布來羊與本地羊配合，一代雜種羊羔所產之毛，較山西羊羔所產者為細而絨，產量亦增至二倍至三倍。

犁之試驗，頗有成績。據四年之記錄，犁七吋深之地，與四吋深之地相比較（其地一切條件相等），小麥則多產百分之十八，穀子則多產百分之二十。

我對於劉半農先生的回憶

魏建功

工科工作以農民及地方需要為前提。棉織與毛織品式樣材料都好，價格則甚便宜。翻砂工作，以農具為中心。其最惹人注意者其一為肥皂製造器，其蒸汽鍋爐係機油鐵筒所改作，所費約三十元。製成胰子，每斤成本只一毛五分。其一為鎔鐵爐。成本只七八元，而每小時可化生鐵一百五十磅。

農科主任為莫先生 (Raymond T. Moyer)，在銘賢服務先後已十三年。工科主任李海文先生，來校已三年。均富於試驗和創作精神。

銘賢有基金計美金七十五萬，為美國人所捐助。金價高時，每年可有十餘萬華幣的收入，現在因美幣抑價，只有五六萬了。

今年夏天我恰巧應友人之約到西山講演。七月十一那天與劉半農先生同回北平的白滌洲先生也是被預約的一位。他同半農先生往包頭去，我們通訊說定他先回來，半農先生還要繼續工作。十二早晨滌洲到山中來，才知道半農

先生也回來了，並且有點發熱。我因為別的事得了滌洲的口信回城，到適之先生家商量工課，從九時直至一點半鐘才告別，晚間又見玄同先生談話，都提及半農先生的病，却都以為旅行的疲乏，小病而已；第二天我又回了山，想

講演畢事再去看他。十五日早晨我正預備開講，忽然接得馬隅卿先生的電話說是半農先生死了！我要待不信，可是已經知道他確是病了；要待相信，我又自己不肯相信！我們夫婦兩個從西山趕到半農先生家，走進大阮府胡同東口裏看見他宅門外貼了『劉宅喪事』一個條子，不能再猶疑不相信半農先生是死了！

我感覺這回『奔弔』的情景，不禁聯想到十八年前我祖父死的時候奔喪的往事！我祖父於我個人一生關係最切，童年的時代全在他指導教訓之下；從他一死，我快樂幸福的心境立刻成了雲烟，人生痛苦漸漸的襲來，經過十多年的憂懼而有今日。在今日的生活中，足以影響我的學問事業而關係較深的要算半農先生了。這是自然接觸起來的一種情懷。

我知道半農先生最早的時候是在大學預科一年級，那時讀了他的中國文法通論，異常新鮮；因為他預備出國，沒有講書，只在某一次大會場上聽過他一次演說，其丰采與半農雜文插印像片第一幀相似。由那一次見了他的容貌，才知道民八我在上海投考北大，主試負責改訂算學題目的人就是他；後來我們談起這件事，戲用科舉時代的『受知師』名稱叫他，以為笑樂。等我畢業的時候，他才從歐

洲回國，回國以後我們相處很久，除了我離開北京的時期，沒有間斷。十年中間，在學術的工作上介於師友之間的情感日趨深摯，詳見七月二十一日國語週刊一四七期我的『十年來半農先生的學術生活』文中。

我在大學讀書的興趣比較愛文字音韻的研究，一方面思想正是受『新青年』影響的時期，常懷有用新方法整理舊材料解決老問題的野心；既聽馬幼漁沈兼士錢玄同諸先生講，很得了新舊溝通的益，當時知道半農先生在歐洲學語音學，就渴望他回來時我能再從他得到些中外方法溝通的知識。他十四年十月十八日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演說，給了我一個很深刻的啓發。他說他在國外求學的經過道：

『……我出國的時候，是想研究文學與言語學的。不料一到國外，就立時覺得『二者不可得兼』；於是連忙把文學捨去，專重言語學。但要說到混通的言語學，不久可又發見了預備的困難，因為若要在幾個重要的活語死語上都用上相當的功夫，至少也得十年八年，於是更退一步，從言語學中側重語音學。這樣總以為無須更退了，但不久發見了我的天才不夠，換句話說，就是我的嘴與耳朵，都不十分靈

敏，於是只得更退一步，從普通語音學退到實驗語

道：

音學，要借着科學上的死方法，來研究不易憑空斷定事，正如諺語中所說的「捉住死老虎牽獼猴。」。

『自調印泥作此色，頗似佛殿長幡受過三十年香火；時下鮮紅印泥，則跳舞場中電燈也。』（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一日）

我心下便種上了一個拿準定盤星專一向活材料裏研究的標竿。我們兩人由兼士先生的介紹，便常在一起工作。

從開儀器箱子起到布置實驗室，半農先生給了我一個

廠市時候，他一定很高興的去收羅，今年買了一幅朝鮮裝的美人便教我題字，來信說：

印象，直至他死。這個印象是個『動』字。他的精神是向前的，所以他自己的表現是動的。他說過他所喜歡的是研究的工作，不是教書的工作，便有這樣的話：——

『昨於廠甸得朝鮮美人圖一幀，畫筆殊不佳，疑是時下畫匠據前人粉本鈎成者；以其尚別致，故出一金買之。欲乞我兄題數行字，當不吝也。』（二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教書的工作，就對人說，自然是件「嘉惠士林」的事，就對己說，說得不好聽些簡直是吃瀉藥；研究的工作，却處處可以有興趣，處處是自己替自己作工，處處是自己受用。』

我們有一天同往拈花寺弔人家的喪，在廟裏隨便看了一轉，看見一個佛門『清信士』在念經剃度，他給我一封信道：

這就是他根本態度的特點。所以他這十幾年中間生活充滿趣味，雖是專門研究語音樂律的乾燥東西，而能夠調節得元氣淋漓。我們仔細看他的業餘工作，如照像，寫字，收藏書畫和小古董，都離不了『處處可以有興趣，……處處是自己受用』的意味；對於他研究生活也無不處處有幫助。他用多方的興趣息養嚴整工作的腦筋。例如他常將收集的小銅印鈐寄給我認辨，有一次兼談到印泥，寫一小簡

『頃歸與細君言，倘得與建功滌洲談易三人同至拈花寺剃度，念佛之餘，可以講音韻，談幽默，當是人生一樂。丙子因問何日出家，當設宴送行。弟未便獨自決定，敬商。即請凡安。』二十三年三月三日）

就是前年一時流行的『救國連索』，他竟有興趣鈐印了分寄友人，我也得著一份。我現在回想起來，深信這都是他

業餘的調節，並且很感覺他向前動著的生命的活躍。

據滌洲說，這次平綏旅行的路途上，半農先生親自敘述過從前往上海就事的經過。大概是他中學畢了業，（我很希望他中學同學錢賓四先生寫出一篇紀念中學時代的半農先生的文章！）從江陰去上海，向人告貸借得五塊洋錢做的盤費。到了上海找著一個十五元月薪的職業，担任自編自校的一種小報，每天自早忙到半夜；還要做些稿子投登雜誌，好加多一些酬金的收入。經過了一些時期，才在中華書局謀得一個編輯的位置。然後才結婚，然後才到北京大學教書。單是這一段自述，儘够證明我所謂『動』的意義。

他的動的精神，方面很廣而目的甚專，一切主要工作沒有脫出語音樂律。因此我又覺得他的動是有規律的，不是一種燥進盲動。這種態度，他演說裏有相似的話：

『……我得到了兩個教訓：第一是野心不能太大，太大了仍不免逐漸縮小；不如當初就把自己看的小些，即在小事上用水磨功夫。第二便是用死方法去駕馭活事，所謂「紮硬寨，打死仗」。以我這樣預備不充，天才缺乏的人，後來能於有得些一知半解的結果，就完全是受了這一個教訓的驅使。』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我對於劉半農先生的回憶

只是一個『聲調推斷尺』，四五年接連改良到將攜帶笨重又大又長的式樣變成一個比九件頭儀器畫具還要小還要輕便的東西，乃是在一種行若無所事然的複雜趣味的生活中間點點滴滴的想點點滴滴的做成了。我看見他十年了，儀器正式裝置不到六個年頭，還有沒有能裝齊的，可是他一面在研究工作上又新造出些模型來，計劃了些新樣式的儀器，不幸他就死了，我再看見實驗室陳列著的曾經經過他心血設計的東西，腦子裏便一幕一幕舊日工作生活像電影一樣湧現起來！我感覺他的死像一個引擎的突然停止！

半農先生對人情感濃厚，所以我又有一個印象，『熱』！他不幸的死固是動的精神的表現，也應該說是熱的情感的結果。他使得我非常哀痛便是他學術生活的『動力』和情感生活的『熱力』給我的反應。這分『動』和『熱』的精神與情感自然會發生毀譽恩怨的差異，但我相信半農先生自己是表裏一貫的。

我們回想他在新青年上對舊派文學和靈學等荒謬思想攻擊不遺餘力，完全是股熱忱。近年來有時發表對社會事物的意見，也還是股熱忱。我們十年來常在一起工作，他事必躬親，與衆共甘苦，對人也還是股熱忱。他的死，我們從事實的意義說，竟受累於熱忱了！我知道他如果不為

了收集材料具有科學態度的熱忱，何至於犯暑冒險北入漠地呢？既是客中已經帶病，如果不爲了奮勇工作勉強支持，何至於體溫陡高呢？染的病並非無救之症，如果不是含悲手足痛絕西醫，何至於不及診治了呢？在痛念生死悲慘之際，我禁不得要揮幾行熱淚！

半農先生真死了，但我相信他給朋友的印象不會就澌滅的！我情感還沒有沈靜下來，不能就寫他學術上的傳記

編輯後記

△最近美國的工潮，因爲舊金山的總罷工，頗引起了中國報紙的注意。但因爲記載太簡略了，我們至今還不會看見有系統的說明與評論。我們現在請張茲園先生爲獨立評論寫這篇「美國的工潮」，使國內讀者可以明瞭美國最近一年來各地發生的工潮的爭點所在。本來羅斯福總統的復興政策是一種和平的革命，含有節制資本，扶助勞工的用意，所以政府製定業規的總則裏一面減少工作時間，維持最低工資標準，一面承認勞工組織對資方的「團體的磋商」（張先生譯爲「共同議價」）的權利。在這種明白示意之下，勞工組織的活躍是自然的現象；而僱主方面的恐慌，

姑且用這不成系統零碎的回憶紀念他。

這真是生之途即死之路：

他要把學問看作墳墓，

他竟爲學問入了墳墓！

嗚呼！嗚呼！

半農先生死後十日，二三，七，二四。

適之

猜疑，頑固，舞文巧避，都自然增加勞資之間的衝突。依現時的情形看來，美國工潮的結果當然是勞工運動的突飛的進步，組織加大，勢力加強，地位加高。張先生雖說這些工潮不是一種政治的運動，然而這個運動當然富有極大的政治意義。在美國的經濟組織之下，節制資本不是容易的事。培養勞工運動的力量正是政府制裁資本統治工業的一種最有力的工具。這是復興政策之下的工潮的政治意義。

△顧頡剛先生是不用介紹的。他是一位埋頭做歷史研究的學者，但我們和他相熟的人都知道他那學者的長袍底下遮着一腔最熱烈的社會同情心和社會改革的志願。這一

篇「旅行後的悲哀」一定可以引起讀者無限的同情。

△蔣夢麟先生的「太谷之行」和上期登出的衡哲女士

的「從北平飛到太原」互有詳略，可以參看。

△魏建功先生是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的副教授，他這

篇回憶劉半農先生的文字，可以和上期白滌洲先生的一悼

劉半農先生」參看。

△吳景超先生的好朋友梁實秋先生常說：「景超是個

頂聰明的人，學什麼都好，只是不應該去學社會學！」實

秋對於社會學是有成見的；可是我們每讀景超先生的文章

，總覺得社會學應該是「學什麼都好」的頂聰明人才配學

的。不知實秋先生以為如何。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一卷

學文月刊

第三期

要目

月夜在雞鳴寺(詩)	方令儒
元宵(詩)	臧克家
鐘聲(詩)	陳江帆
春(詩)	包乾元
往日(詩)	陳夢家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小說)	胡適
鬼哭(獨幕劇)	君適
論不隔(論文)	曹家驊
波德萊爾——幾種顏色不同的愛(論文)	曹家驊
詩的法典(論文)	曹家驊
匡齋尺牘(詩經研究)	曹家驊

零售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國外郵費照加。

發行部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上海

總代銷處四馬路現代書局。

教育雜誌

復刊啓事

本雜誌特約撰述

(以姓氏筆畫爲序)

王書林	王雲五	朱有光	朱君毅	朱經農
艾偉	江恆源	李蒸	李石岑	吳研因
吳俊升	吳家鎮	杜佐周	何清儒	沈履
沈有乾	邵爽秋	邱椿	金曾澄	周子同
林礪儒	孟憲承	姜琦	范壽康	俞子夷
俞慶棠	馬宗榮	陶知行	章懋	高陽
高君珊	高覺敷	郭一岑	郭任遠	孫貴定
陳劍脩	陳選善	陳禮江	陳鶴琴	許崇清
崔載陽	張耀翔	常道直	章益	程其保
湯茂如	曾作忠	莊澤宣	黃翼	黃炎培
黃建中	雷沛鴻	雷通羣	楊衛玉	董任堅
趙廷爲	趙迺傳	廖世承	鄭宗海	鄭通和
魯繼曾	劉廷芳	劉洪恩	歐元懷	蔣夢麟
鍾道贊	謝循初	蕭孝嶸	羅廷光	顧樹森

半價預定

本雜誌每月出版一册，定價一角五分；預定全年十二册，定價一元八角，郵費在內。凡自即日起至本年十月三十一日止，預定本雜誌全年者，只收半價九角，以爲復刊之紀念。

商務印書館謹啟

謹啓者：敝館前爲促進教育介紹學術起見，於清季宣統元年創刊教育雜誌，繼續出版，先後凡二十三年，未嘗中輟。不意民國二十一年之一月，上海忽遭「一二八」之變，敝館總廠及編譯所等因地處閩北，適當其衝，全部被燬，教育雜誌遂不得不暫時停刊。

唯敝館始終認學術與教育實爲救國要圖，故自二十一年八月間復業以來，雖艱苦萬狀，仍首先復刊東方雜誌，並即在該雜誌中特闢「教育」一欄，以爲他日教育雜誌捲土重來之備。

今敝館出版工作，幸復舊觀，而教育救國又有刻不容緩之勢。爰提前復刊教育雜誌，以冀爲推進民族復興運動之一助。

茲定以本年九月爲教育雜誌復刊之期，請定左列諸君擔任本雜誌特約撰述，並委託何炳松君主持編輯事務。尙祈國內教育專家，專門學者，寵錫宏文，時加指導，我國民族教育前途，實利賴之。謹布區區，伏維 公鑒！

奧國的大政變

胡適

讀憲法修正稿

陳之邁

救濟中新紗廠

旁觀

今日的白話文言之爭

了一

一個中小學教員的意見

何魯成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社 記書社 宣內 佩文齋 廠甸 局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	天津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上海	鎮江 廣告社 徐州 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熟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廣州	費社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汕頭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瓊州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吉昇昌書局 荷澤書報代辦部 文濟書局 世界書局 匯海書局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代定) 覺民書報社(代定) 甘肅書報社 西安派報社 現代文化社 文寶書局 新川書局 新友書社 東方書社 友友書社 現代書局 萬有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衡州派報社	濟南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清 文濟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蕪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宣化 小書報社(代定) 太原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甘肅書報社 西安 西安派報社 蘭州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寶書局 重慶 新川書局 雲南 新友書社 貴州 友友書社 杭州 現代書局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衡州 派報社
----	---	----	--	----	--	----	---	----	--	----	----------------	----	---	----	--

獨立評論

第一一二號

日五月八年三十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奧國的大政變

胡適

七月二十五日，奧國國社黨一百多人攻入總理公署，開槍打死總理道爾夫斯（Dollfus），並且拘禁公安部長費少佐（Fey），造成了大政變。但因為陸軍與內衛軍合作，圍攻政府及無線電台的國社黨人全被拘捕；各地雖有國社黨人暴動，都沒有大成功。內衛軍領袖史太韓堡親王（Eugene Starobinski）現時代行總理職權；道爾夫斯的遺體已於前日用極悲壯的儀式殯葬；國內秩序已逐漸恢復了。

當這個大政變猝然爆發時，全歐洲都大震動。意大利政府立時調重兵駐紮奧國境上，匈牙利也調兵壓境。世界人士談起此事，都自然回到二十年前奧國皇太子在沙拉葉勿被暗殺而引起四年的世界大戰的往事，人人都憂慮維也納的大政變也許可以引起一個牽動全歐的大戰爭。倘使德國國社黨公然援助在奧的國社黨，公然干預奧國的內亂，以謀促成德奧兩國的合併，那麼，意大利必要用維持奧國獨立的名義，出兵干涉；其他擁護凡爾賽和約並聲明維持奧國的獨立與土地完整的各國，也許都可以被牽入这个大漩渦，那就可以造成全歐的大戰了。幸而德國的希忒拉

政府不敢輕動，立即下令封鎖德奧邊境。奧國國社黨沒有德國的援助，都紛紛逃奔猶哥斯拉夫國境。希忒拉的慎重政策，倘能維持下去，也許可以避免世人最憂慮的第二次大戰的爆發。

要了解奧國這次政變的重要，我們應該追述一段歷史。七百年來，奧國是中歐的大霸國。十八世紀以後，普魯士漸漸露頭角，造成兩個日耳曼民族爭霸中歐的局勢。普魯士成爲強國後，國中即有兩大黨派起來：一爲大德意志派，主張德奧合併；一爲小德意志派，主張統一日耳曼諸邦，但把奧國撇開。後來普法戰後，德意志帝國成立，把奧國除開，只是實行了那小德意志主義。到一九一八年大戰終了時，奧國就分裂了；一個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忽然變成了六百萬人口的小國；匈牙利獨立了，波蘭割了一大块土地去，意大利又割了一塊土地去，羅馬尼亞也割了一塊去，剩下的還建起了捷克斯拉夫，猶哥斯拉夫兩個新國，——奧國的土地比英格蘭本部還小了！

奧國疆土既縮小，維也納舊京只成爲遊人憑弔赫普斯

堡皇朝往蹟的古城，重要的工業區域都不存在，奧國在經濟方面已無獨立自給的可能，所以德奧兩國人士時時有合併的議論。自從希忒拉獲得德國政權之後，國社黨積極鼓吹德奧兩國合併成一個大德意志，並且在奧國造成國社黨運動。這種手段一方面引起了鄰國的疑忌，使人疑慮一個大德國的可畏；一方面又挑起了奧國人士愛護本國獨立的心理。尤其是希忒拉得政權的初期所行的橫暴政策（如對猶太種人的摧殘），使一般人士感覺一種厭惡德國政權的心理。所以國社黨的合併政策推行越猛烈，奧國人民的反抗也越堅強。道爾夫斯就是應時代的需要起來擁護奧國的獨立的偉大領袖。

道爾夫斯生於農家，在維也納學過法律，在柏林學過經濟；歐戰時他在前線服過三十七個月的兵役。戰事終了之後，他很注意農民的組織，做過農民聯合會的職員。他對農民生活的了解與同情使他漸漸得着人民的信仰，成爲一個代表農民利益的領袖。一九三〇年，他被舉爲奧國國家鐵道委員會的委員，不久就做了委員長。一九三一年，他做農林部長；一九三二年五月他就做了國務總理，兼外交部長及農林部長。奧國推翻帝制之後，新憲法採用議會民主政治，行政方面常受議會的束縛，道爾夫斯很感困難

。當國社黨與社會黨鬥爭最烈的時期，議會政治更難應付。政府黨在議會裏的票數比反對黨祇多幾票，有時只多一票，政府深感覺政權的不穩定。去年他決心解散議會，重組政府，內閣不復依據政黨，不復對議會負責。從此以後，他成了奧國的「狄克推多」，一身兼領外交，國防，公安，農林諸部，使陸軍與警察都隸屬於統一的管轄之下，使軍事完全脫離政黨的勢力。去年九月，舉行維也納從土耳其人手裏克復二百五十年紀念時，道爾夫斯演說中曾宣言他要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合作的國家。

道爾夫斯是國社黨運動的最大敵人。國社黨在這兩年內在奧國活動最厲害，時時有暴動，暗殺，炸毀鐵道的行爲。道爾夫斯制裁他們的手段是很嚴厲的：去年有一個時期，被拘捕的國社黨員至二千人之多。國社黨要的是德奧兩國合併爲一個大德國；道爾夫斯要的是保持奧國的獨立。去年年底他在一篇很重要的演說裏會說：

外國人也許不懂得我們和德國何以發生了這許多爭執。我們願意和德國做朋友，但我們同時也願意在我們自己家裏過和平日子，不受別人的侵擾。我們的自尊心和決心所以更堅強，正因為我們是一個地小民貧的國家。

這樣的呼聲，我們外人至今讀了還感覺無限的同情，在同國的人民心裏當然更能引起廣大的共鳴。二十八日道爾夫斯的遺體陳列在市政廳，幾萬的市民排列成行，挨次進去敬禮憑弔；二十九日出殯時，送喪的人排至一英里之長；路上觀禮的有一百萬人；全國與世界都哀悼這個少壯（他死時不滿四十二歲）弘毅的愛國政治家。奧國大總統米克拉斯，在他的殯儀演說裏，說：「我們的道爾夫斯是一個偉大的奧國人，是一個偉大的歐洲人，我們必須要實行他的遺志。他要建立一個自由獨立的國家，站在堅固的基礎之上。道爾夫斯是以身殉奧國的。」

依這五天的消息看來，奧國的內亂似乎還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內衛軍（Heimwehr）的首領史太韓堡親王已是公認的繼續道爾夫斯的領袖了。自從去年十月以後，道爾夫斯與史太韓堡成立了一種結合，消除向來的意見，組成一個「愛國前線」，合力抵禦國社黨的進攻。此時史太韓堡繼承道爾夫斯的大權，內衛軍的力量應該可以平定各地的內亂。倘使國際局勢沒有急驟的變幻，奧國內部還可以漸漸安定下去。政府派會說：國社黨此次在各地的作亂，正好給政府一個「肅清」內亂的機會。國社黨人雖然殺死了他們最恨最怕的敵人，他們的暴行使他們失去不

少的同情心，使希忒拉當政的德國也不能不有所顧慮而不敢援助奧國的國社黨。在這個外無援助，內失同情的狀況之下，奧國國社黨的失敗也許是可能的。

在此次事變之中，最可注意的是德國駐奧公使李特（Reich）的聲明。國社黨人攻入總理公署，殺害道爾夫斯之後，他們要求被拘的閣員保證他們安全退入德國邊境，並且打電話請德國公使李特來做擔保。他先不肯來；後來接到公安部長費大佐（被亂黨拘禁的閣員之一）的電話催促，他才來了。閣員已接受了亂黨的條件，李特也允許擔保了；後來亂黨一百四十四人全數被捕，那個威脅之下的保證當然無效。但歐洲各國的報紙因此大攻擊李特公使，疑心他有參預此次慘劇的嫌疑。在這種攻擊之下，李特（已召回柏林）在二十七日發表聲明，聲明他不過是協定已成時的一個見證，況且是奧國政府閣員邀去的，不是亂黨邀去的。這種聲明的是非，我們可以不論。但因此我們可以明白德國政府不願擔負參預此次奧國政變與暗殺的責任。我們回想到去年八月間，德國敏尼克市（Munich）的無線電天天放送演說，鼓動奧國國社黨起來推倒道爾夫斯的政權。我們試比較那時的公然鼓吹，和此時的力辯，也可以明白這一年中形勢變遷的痕跡了。

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看來，我們不能不切望此次奧國政變不致擴大成爲全歐戰爭的導火線。世界今日只有兩個大火藥庫：一個在中歐，一個在東亞。中歐的火藥庫萬一爆發了，全歐的精力集中到那個大火場上時，東亞的火藥庫必然也要作第二次大爆炸，那時我們當然是首蒙其害的

讀憲法修正稿

這次立法院的制憲工作，極爲審慎小心。本年三月一日立法院所公佈的憲法草案初稿，頗受國人的批評。立法院盡量採納了各方的意見，將初稿大加修正，而成修正稿，再公佈來給國人討論。這種公開的態度，是我們極端贊成的。

初稿是一部極不滿意的憲法，我曾說它「極天下抄襲的大觀，盡融會貫通的能事」。修正稿對於原稿增益之處甚多，大部份都是一種進步，茲爲分述如下：

(一) 關於國民大會者：

(甲) 初稿規定國民大會由每縣市及其同等區域各選一人組織之（蒙藏及旅居國外僑民亦有代表，選法未定）
● 這個規定，雖然根據孫中山先生的建國大綱，但由目前

犧牲品了。所以我們此時最渴望的是德國能有絕大的覺悟，繼續保持他最近表示的不參預奧國內亂的決心，使這回最慘事件不至於變成全歐洲和全世界的最慘事件。

世界大戰開始（七月二十八）二十周年紀念的後三日

☆ ☆ ☆

陳之邁

的情形看來，極不平等。農民趨尙保守，市民趨尙前進，照初稿的規定，保守份子將見充斥於國民大會之中，於國家的發展，實有不良的影響。修正稿以人口爲比例選舉國民代表，是修正稿的一個極大的進步。

(乙) 初稿規定國民大會每三年召集一次，每屆會期又限於一個月，不得延長。修正稿將國民代表任期改爲四年，每二年開會一次。會期雖仍定爲一個月，但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至國民大會的職權，除初稿所規定者外，尙加了複決權一項，致使該大會的職權更加繁重。國民大會每兩年才開會一次，會期極爲短促，將近二千人的大會又不是行使繁重職權的合宜機關，所以我以爲不如令國民大會每四年開會一次，會期不妨較長，每次開會後即行改選

。這個建議的原因是（一）由國民大會所選舉的政府官員的任期，修正稿均定為四年；（二）國民大會不開會時，它的職權可以由國民大會委員會代理；（三）遇到特別事件，可以召開臨時國民大會；（四）四年改選一次的人民代表機關時期不能算為太長；（五）我國幅員廣闊，代表的旅行費用甚為浩大。有以上幾個原因，我以為這個建議比較適合實際情形，並且可以省去許多浪費。

（內）憲法應該將人民的請願權作更明白的規定。我國國民雖然不會受足政治訓練，不夠行使直接民權的程度，但是國內的公私團體，如果對他們相關的問題，有所建議，政府應該盡量採納。我以為憲法上不妨指定一個機關接受這種請願，一來可以避免派代表謁見及通電全國父老同胞等等的笑話，二來可以使政府隨時得到有用的建議，三來創制權也不致完全落到國民代表手裏。

☆ ☆ ☆

（二）關於國民大會委員會者：

（甲）初稿所規定的國民委員會，只有二十一個人，

他們并非在四十五歲以上不可。這個規定，最不合理，一因人數太少，不能代表各種意見，二因不限於國民大會的代表，不一定是人民的代表，三因年齡限制過高，將為

腐儒老叟所包辦。修正稿改由國民代表按各省人口的多寡比例互選國民大會委員會委員，並且取消了年齡的限制，一方面將人數增至百餘，一方面使委員們成為人民間接的代表。這個改正將以前的弊端完全抹去，可謂一個極大的進步。

（乙）初稿對於委員會的職權限制甚嚴，它並不是代行國民大會職權的機關。修正稿則將它的職權擴大，除一二例外，確能代表國民大會。國民大會既不常開，開時又不能充分行使它的職權，這種改正，自是合理。修正稿并且規定委員會可以對總統隨時提出質詢，總統對於質詢的答復委員會認為不滿意時，尚可以召集臨時國民大會提出總統的罷免案。監督權的行使，在民治國家中最高為重要。美國無行使此權的機關，因此弊竇叢生。法國議會行之過於嚴厲，以致內閣頻被推倒。兩者各走極端，均不妥當。修正稿既規定了監督機關，又禁止這個機關濫用它的監督權，確是一種值得贊許的制度。

☆ ☆ ☆

（三）關於行政體制者：我國自從制憲工作開始至今，曾抄襲了許多行政體制。英法的內閣制，美國的總統制，蘇俄的委員制或會議制，都一一出現過我們的約法，憲法

，或組織法之中。初稿所採的是一種變相的內閣制，立法院經國民委員會的同意可以便行政院長去職，但行政院長却不能解散立法院或國民委員會。修正稿把內閣制取消，而改了總統制，但又與美國的總統制根本不同。茲爲分述如下：

(甲) 修正稿設總統一人，由國民大會選舉，任期四年。他是享有實權的行政首領，向國民大會負全部行政的責任。總統之下設行政院，雖稱之爲「中央政府行使行政權最高機關」（此條與事實不符，應該取消），但行政院及其所屬均由總統任免，只對他負責。

(乙) 美國的總統，除用笨重的彈劾方法，不能使他離職。德國的總統，除彈劾外，國會尙可以請人民公決罷免他。修正稿中的總統，可以由國民大會委員會召集臨時國民大會罷免他。這種規定，頗近德制，和美國的總統有根本不同的地方。

(丙) 美國總統，不受任何機關的監督。英法等國的內閣則無日不受議會的抨擊，并可被議會推倒。修正稿中的總統，既可隨時被國民大會委員會質詢，又可被罷免，實同英法的內閣，而不像美國的總統。

(丁) 美國的總統及內閣，不能和國會發生直接的關係。

他們不能被國會當面質詢，他們也不能向國會直接提出議案。在英法等國的內閣制下，內閣實爲領導立法的機關。修正稿中許可總統由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法律案，使兩者可以發生直接的關係。

由以上數點看來，修正稿中的行政體制，實並美國的總統制及英法的內閣制而有之。我們叫它做總統制固無不可，叫它做內閣制亦無不可。但它是兩者的變相，是制憲者所獨具匠心制成的。我國目前政局不穩，內政外交問題又極爲複雜，需要一個負有全責的行政機關。把全部行政責任交由一個人去負起，是能適應這個需要的制度。但一個人的責任太重，權力太大，又怕他亂來，獨斷，所以又必需要使他處處受人民的指摘；亂來得太利害的時候，並可把他推翻，因爲怕被人推翻，他就不敢亂來。質詢及罷免總統的規定，也能適應這個需要。修正稿所規定的行政體制因此極爲合理，理論上很站得住腳。

☆ ☆ ☆

(四) 關於立法院者：

(甲) 初稿中的立法委員，由國民大會選舉，只有「不得過二百人」及「名額之分配應以區域，職業，及品學爲標準」兩個限制。修正稿中的立法委員大部份仍由國民大

會選舉，但以省爲選舉的單位，每省不分大小，各選三個立法委員。國民大會及國民大會委員會，既然都以人口爲分配名額的標準，立法院何以要以省爲標準？在一般聯邦國家裏，立法機關往往分爲上下兩院，上院代表各邦，不論邦之大小，一律選舉相當的人數；下院代表人民，依人口多寡來分配議員的名額。我國既不是聯邦國家，立法院的地位更不能與聯邦國家的上院相比擬，修正稿這種規定，實有修改的必要。

(乙)除了由國民大會選舉的立法委員以外，修正稿尙規定具有專門學識經驗的人材若干名（不得過總數三分之一），由院長提請國民大會或國民大會委員會決選。現代國家的管轄範圍日趨擴大，它所要解決的問題日益複雜及專門，羅致專門人材來幫助立法事業，是適合時代潮流的辦法。

☆ ☆ ☆

(五)關於監察院者：日來監察院的問題，甚囂塵上。批評月前的監察院的議論，可說有下列三種：(一)監察院對於政府的要人，不敢過事深究；(二)監察院少數委員濫用他們的權力；(三)監察院提出了彈劾案之後，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或政務官懲戒委員會不去懲戒被彈劾的

官吏，或既懲戒之後，懲戒執行的機關不去執行。初稿關於監察院的規定，甚爲簡略，並沒有把這些缺點改正。修正稿的規定，雖然比較詳細，但仍然不能使人滿意。茲就愚見所及，作下列幾個建議：

(甲)監察委員，負有糾察全國政治，和檢舉違法失職情事的責任，他們的地位，應該和法官相同，應該享有法律充分的保障，使得他們在行使職權的時候無所畏忌。所謂充分的保障，就是他們的地位應該穩固，升降遷調，解職減俸，都有法律上的規定。修正稿中規定監察委員任期四年，實嫌太短。我以為他們的任期，不妨改爲終身，除犯罪外，不能使他們去職。監察委員的人選，理論上當然是富有政治經驗的人，他們的年紀不會太輕，所以即使他們的任期終身，監察院也不致於被同樣的委員長期把持。再者，他們既然每四年便要去競選，他們對於選舉他們的機關，自然要處處顧慮，對於他們職權的行使，便有良好的影響。把任期改爲終身，這種弊病，便可消除。

(乙)修正稿中規定，監察委員由國民大會選舉，并且以省爲選舉的單位。監察委員理論上應該是舉國中清廉正直，具有豐富經驗的人。這種人當然沒有地理上的分配。以省爲選舉的單位，實缺乏充足的理由。

(丙)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純屬司法機關的性質。委員的人選，雖然可以和其它司法機關一樣，由行政機關指派，但他們也應該享有法律充分的保障。爲使這個機關真能獨立審理違法失職的案件，他們本身決不應受被他們審理者的支配。修正稿中似乎可以加入保障他們地位的條文。

(丁)照修正稿的規定，政府重要官員的彈劾案要經過運署的手續方可提出，并須經過國民大會委員會受理，和國民大會的議決，才能交付懲戒。其它公務員的彈劾案，運署的人數不但減少，并且不必交與國民大會委員會和國民大會，便可交付懲戒。愚見以爲這是監察院地位降低的主要原因。要改正月前的缺點，這種辦法須要根本修改。國民大會開會的期間遠隔，假使監察院在國民大會閉會期間，對於政府重要官員提出彈劾，被彈劾者的地位便弄得狼狽。如果他在大會未及議決時便辭了職，則釀成無謂的變動；如果他不辭職，他的地位又極困難。在這種情形之下，監察院也處於左右爲難的地位。彈劾案不提自然不好，提出又不好。爲打破這種僵局，愚見以爲，彈劾案的

提出，不論被彈劾的是重要官員或是公務員，一律要經過全監察院的通過（如果我們一定要重視大官，彈劾他們的案子不妨比較難些通過，如要全院三分之二，或五分之四的同意），而不必交給國民大會去議決。彈劾案大都是涉及司法性質的案子，內容往往很複雜和專門，將近兩千人的國民大會，不是適宜的審理機關。在這種制度之下，監察院既可隨時提出彈劾案，而彈劾案之提出又比較慎重，手續比較繁雜，目前監察制度的缺憾，便可補救不少。

☆ ☆ ☆

修正稿對於初稿改正的地方很多，每種改正也能矯正初稿的不當，增補初稿的未備。行政體制的改革，國民大會和國民大會的選舉方法，均較初稿大有進步，這是我們所不能不爲制憲者賀功的。真正的憲法，還要經過多次的審議才能完成，如果能本著前項的精神，繼續做下去，我們將來的根本法，一定是很完美的。

二十三，七，二十六。

☆ ☆ ☆

救濟申新紗廠

旁觀

申新紗廠，迫而入於清算之一途，以工商之幼稚，金融組織之淺薄，社會之肌隕不安，有如吾國，對此一廠，不可謂小小利害也。債權債務兩方，皆國內操奇計贏之專家鉅子，救濟之道，豈有不各出心得，而待心計鹵鈍之旁觀爲之借箸？願當局易爲主觀所蔽。旁觀者，無主觀之謂也，純乎爲工商，爲金融，爲社會，而謀救濟，債權債務者之利害若不與焉。然債權債務者之利害，終必以掃除主觀，爲全局之工商金融社會計利害，然後能解決自身之利害。此所以有旁觀獻議之餘地爾。

申新之債務人爲榮宗敬氏，而債權人則分有抵押與無抵押兩種。惟債權分爲兩種，遂不能不持法律論以相對待。夫小利小害，恆以法律爭勝負。利害既大，則勝未必利，負未必害。或且勝而反害，負而反利。不觀近年美國之戰債乎？以歐洲列國之政府，不能責以債票之信用，則以責之峻而害反甚也。又不觀德國之賠款乎？以戰勝列強與戰敗國所訂之屈服條約，不能迫以履行之效力，亦以迫之反與彼同害，不迫猶冀彼此較有利也。申新一廠之清算，其消息震動全國者，豈不類此？

被清算之債務人，以彼債權人已分爲兩派，豈不有可以操縱之道？而主張清算之債權人，亦以自相對待之故，

皆不願以債額鉅數，坦白公開。據旁觀所聞，則榮氏以麵粉紗廠兩業雄全國。其麵粉部係獨立。麵廠資本項下，有六七百萬元可抵，花紗存貨，則有八九百萬。申新負債總額爲七千萬元，去其可抵者千數百萬，實虧五千數百萬。有紗錠五十四萬，布機及其他產業在外。依此計之，亦祇合每錠八九十元。以新置紗廠并建築機器合計，每錠亦須近百元。但今之申新，則應減除折舊耳。紗錠之值，視銷市爲高下。設紡紗而有十元一箱餘利，則每錠估八九十元，有人承受。若每箱須耗一二十元。則每錠即估二三十元，人亦望望然去之。蓋人方以有廠爲累耳。故今日能救申新者爲天時，此非商力可及，人力可爲。商力所及，人力所爲，則爲留此廠使不破裂，徐以俟天時之來相我。此救濟之根本觀念也。

申新債權人，以有抵押者爲甲種，無抵押者爲乙種。又聞甲種債權居十之六，乙種債權居十之四。若儘廠產歸甲債權獨佔，每錠可折至五六十元，爲經手放款者計，自可略有交代。但乙債權即無着落。乙債權性質，略分三種：(一)儲蓄款。(二)洋行款。(買洋花及機件物料之款)(三)信用放款。此三種債權，既無抵押，又居少數，自不能與甲債權比。然甲債權能倥然以法律壓之而已乎？試分

析言之：

(一)儲蓄款。儲蓄皆職工之辛苦汗血。維持廠之工作，不能不藉職工，亦不能解除見在職工，而別雇職工以避其儲蓄無着之懷憤，則謀廠產之安全，職工感情，不可傷也。債權之保障，恃法律之空勝利乎？抑恃廠產之實物乎？

(二)洋行款。洋行與國內之工商金融及社會，利害關係，較爲有別。國內人之於申新，以不使破產爲公共企圖，雖有不平，猶將容忍。洋行則最有依法律迫使破產之可能。蓋法律認有抵押之債權爲優先，亦認債過於產爲破產之根據。若破產條件已備，而務不令實行破產，即非純持法律論矣。彼主張破產之法律者，在通力合作之中，爲利益計，亦必不執定法律，逼而出於兩種法律之爭，亦豈挾有優先債權者之福乎？

(三)信用放款。此爲當然不能與有抵押放款相抗。然放此信用款之金融界，以力薄而受牽累，則其震動市面，輾轉歸根，豈不亦爲金融全業之累？甲債權人，爭意氣之勝於此，而受連帶之累於彼，亦非有得無失之道也。

至求救濟於政府，政府誠有保護工商維持金融安全社會之職責，然除假便利於稅則，施調解於工會外，亦無他策。必令發鉅億公債，收爲國有，官營商業，除郵電等獨

斷之業外，有把握乎？小數之資本，可以希望歸之國有以脫累。若其最終得失，仍由全工商全金融全社會當之，則不必存此僥倖也。

是故今日之救濟，惟有將申新各廠，歸債權人公營，亦與債務人合作。其與債權人公營，當先團結爲一，不存對待之敵意。將債務性質，別其種類，定分成拔還之辦法。未嘗不保留優先之利益，而決不可以優先而絕非優先者之存在。其與債務人合作，則商令榮氏將股本犧牲，以後即不分畛域，營運款按債權攤墊，而仍聯榮氏合組團體，共度此紗而逆轉之難關。簿計公開，或交會計師辦理。但令不落於外人之手，又增外商在內地設廠，以趨全業自殺之途，而開國人團結自救之佳例。此救濟之歸宿也。

見在紗業之見象，花貴紗賤，尙在意中。抵有廠產在手者，不能操自由停工之權，至逐日逐月坐耗之時，十分之六之優先債權，欲人分其十分之四之擔負而不可得，亦恐非長算穩着。又况召乙債權之不平，可生種種障礙乎？不從全局着想，惟斤斤於局部之利害，相持數月，必無結果。既經破裂，欲求今日能團結之機會，恐不可得。不佞非商業中人，又况遠道傳聞，或有失實，但自信所言必非惡意。非令榮氏受虧，而特勸其不必以操縱自詭手腕，以

貽大禍於全國。亦非令優先債權人受虧，而為普通債權人作說客。人莫不趨利避害。利害有不在目前之近者，則非

持法律論者所可沾沾自喜也。

☆ ☆ ☆

今日的白話文言之爭

了 一

我在報上看見了「中小學文言運動」，付之一笑，同時我希望從前提倡白話文的人們也付之一笑，因為今日的文言白話之爭乃是最無聊的事情。現在連適之先生也做了一篇爭辯的文章（獨立評論一〇九號），這簡直是變相的增加了對方的聲勢。——好罷，我也趁勢來說幾句話罷。

先說，現在的文言白話之爭乃是名不副實的。主張文言之人寫下來的文章，並不是中國古代所有的文言，假使給桐城派的人看見了，決不肯承認他們為文章正宗的。主張白話的人寫下來的文章，更不是中國現代平民口裏的白話，假使給一個僅僅識字的學徒看見了，也是莫名其妙的事。嚴格說起來，所謂文言之爭只是舊體文與新體文之爭。

舊體文並非主張文言之人們心目中的文言文。他們以為他們在保守着中國固有的文體，其實中國古文的文法不知被他們破壞了多少！現在中國報紙上的新聞紀載，普通

仍沿用着文言；然而他們的文言文何嘗合乎中國原有的文法？例如「其」字用於目的格，（七月九日世界日報本市新聞：「張某復又向其追詢李張氏下落」，又教育界：「得一可靠之團體為其負責監督管束」）又如「所」字用得不很妥當。（同日同報，體育界：該處有青鬱之樹林，係用現代常識所造成者）假使我是一個主張文言的人，我一定要先排斥這一種「野狐禪」，這是文言隊裏應做的一種「清黨工作」。我曾經是一個中了文言毒的人，（我會做了一篇文章登載於甲寅周刊三十五號，題目雖叫做「文話平議」，其實那時我很偏袒文言，）所謂古文義法我也頗知一二。我覺得現在的文言作者，一百個當中有九十九個值得給韓愈或姚鼐打手心。舉一個最淺的例子罷：古文裏的「復」字與「再」字的意義是兩樣的，現在做文言的人們知道此理者有幾人？又如「再行決定的」「行」字，「殊屬困難」的「屬」字，「將詳情報告」的「將」字也都

不是古文所有，若要文言寫得好，先該避免這種濫調，現在做文言的人們知道此理者又有幾人？上好的文言文，在我們曾經中過文言毒的人讀起來，實在津津有味，（當然，這種味道，只等於玩古董，）然而現在大多數的文言文只能令人作嘔。從前嚴幾道一班人反對白話文，我覺得他們至少可以代表古文派，有與新派對抗的資格。現在只剩有一班四不像的文言作家硬要維持文言，他們已經不復知道文言的體裁與文法，僅僅欲保存古文裏的幾個助字與介詞，所以我以為新派不應再與他們爭論。如果舊事重提，造成民國初年的局面，那麼，青年們就要誤以為舊派還有與新派對抗的力量，會有一部份青年不知不覺地傾向於舊派，與我們的期望恰恰相反了。

現行的新體文也並非白話文。純粹的白話文，應該言文一致，最好是能與平民的言語相符。然而現行的白話文，除了富於地方色彩的報紙裏的小說（例如北平之羣強報，實事白話報）之外，幾乎可以說沒有用純粹的白話寫的。本來，言文一致是很難的，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用口去表現語言觀念（image verbale），與用手去表現語言觀念，方法既不同，其所表現出來的形式自然也該不同。西洋的言文何嘗一致；除了沒有學問的平民寫信還用純粹白

話甚至於不合文法的白話之外，其餘報紙，雜誌，書籍裏的文字何嘗與白話完全相符？所以「文言文」與「白話文」兩個名詞都有毛病。文學革命初期，拿白話文做旗幟，我並不反對；正像左拉對佛羅貝爾說的話：「我也像您一般地瞧不起自然主義這一個名詞，但我需要一面旗幟，使人們知道是新的東西。」（大意如此。）但是，現在我們却用不着白話文這名詞了，我們應該提倡新體文，排斥舊體文。本篇着重在提倡新體文，上面排斥四不像的文言，只算是一個引子，

新體文與舊體文的分別，並不在乎「呢嗎的了」與「哉耶耳焉」之間。現在我姑且給牠們定下一個標準。合乎這標準的，縱使沒有「呢嗎的了」，我們也該認為新體；反過來說，不合乎這標準的，縱使是純粹白話，我們也該認為舊體。

新體文該是合邏輯的。例如適之先生所引汪懋祖先生的話，拿草寫「如之何」三個字與草寫「怎麼樣」三個字所需的時間相比較，而斷定了文言之省便，這種類推的謬誤，是稍懂論理學的人所不肯犯的。隨便地舉出文言裏的三個字與白話裏的三個字比較，而斷定文言比白話省便，這好像隨便找一個南方的大漢與一個北方的矮子比較，而

斷定北方人比南方人長得矮小，誰也知道是毫無道理的，這是推理上的不合邏輯；此外還有修辭上的不合邏輯，例如今日（七月廿八日）世界日報所載記者恨水哀劉半農先生一文有云：

「人生之生命，其飄忽不能自持，有如是者，與劉君老友成舍我談及之下，誠不勝其嗟歎也。」

「之」字是表示隸屬的，「人生」是一個名詞，「生命」是另一名詞，依字面看來，該是「生命」爲「人生」所領有，然而記者的意思只是「人之生命」，或「人生於世，其生命飄忽不能自持」，這種句法，在古人謂之語病，在我們就認爲修辭上的不合邏輯。又在同篇裏有云：

「方今學者，不爲不多，然非高車駟馬，相率入於仕途。其次亦不免；投機取巧！」

若就「非」字看來，只是「非甲卽乙」的說法，甲事與乙事，不分輕重；若就「其次」二字看來，則甲事與乙事顯然有輕重之分。這樣的句子，令人得到一種模糊的概念。如果要在修辭上合乎邏輯，可以有兩種寫法。第一，甲事重於乙事：

「其尤者則高車駟馬，相率入於仕途；其次亦不免投機取巧！」

第二，甲事與乙事不分輕重：

「非高車駟馬相率入於仕途，卽投機取巧！」近日報章雜誌上往往有「非常萬惡的社會」或「難保不無弊端」等語，驟然看來，似乎通順，其實在修辭上是不合邏輯的。不合邏輯的語句，有時候竟發現於著名報紙的社論裏。這是新青年首宜矯正的一點。

新體文又該是有條理的。適之先生說汪先生的第一篇文字的條理很不清楚，其實這是中國人的通病。尤其是中了文言毒的人，爲舊的形式所拘束，寫出來的文字往往沒有條理。關於這一點，我想不必細加討論，因爲條理是很容易懂得的；我只希望以後大家加倍注意就是了。

新體文又該有始終一致的主張。西洋人著書一定有一個根本主張，你若駁他，須從根本駁起。中國人的文章往往用不着別人批駁，只把前後矛盾的地方一比對，就知道他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例如適之先生所引汪先生的話，先說文言白話之難易未可一語武斷，後來自己却又武斷白話爲粗笨之工具，文言爲輕便之利器，可見汪先生寫到後面的時候已經忘了前面的主張。

新體文該是不用濫調的。這與「呢嗎的了」更無關係。縱使你用了「呢嗎的了」，如果你不避免濫調，我們仍

舊排斥。文言時代的中小學生們作文時所用以起頭的「人生於世」，與現在他們所用以起頭的「時代的巨輪……」一樣地令人生厭。

提倡白話文的時期是過去了，現在我們該進一步而提倡新體文。白話文學的先鋒胡適之，他的可欽佩處並不在乎大胆地採用了「呢嗎的了」，而在乎說話合邏輯，有條

理，不用濫調，而有始終一致的主張。我承認中國的新體文一天比一天進步，然而我希望大家更從中小學提倡起，使全國的青年都趨向於新體。若僅僅以「呢嗎的了」去替代了「哉耶耳焉」，我以為是沒有很大的益處的。

二十三年七月二十八日

☆ ☆ ☆

一個中小學教員的意見

何魯成

我做過中小學教員，教的都是國文，對於下列三個問題

（一）白話應用問題，（二）文言學習問題，（三）教材問題，當然應該容許我來說幾句久想一說的話。同時我做過小學生中學生大學生，也進過私塾，讀過五經四書，

對於新文藝作品讀的也不少。關於這三個問題，自身就有許多感觸，許多苦痛在裏頭。如今以學生教員的雙重資格，坦白地自供自身教學文言白話的經過和痛苦，我想這是值得供痛心國文程度低落和熱心改進國文教學的人的參考的。

目前許多替學生出路打算的先生們，看見中學會放出

了經書的題目，（本年湘省會攷師範科作文題，是「孔子

云：溫故知新可以為師。孟子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試申其義。」初中作文題是「學問之道，在求放心。」）看見高等考試出了非讀畢十三經不能着手的題目，看見社會上通用的還是文言文，於是心慌意亂地，提倡中小學文言運動了。我們不忍使中小學畢業出來的學生到處碰壁，自然也同情這個運動。

不過一個人學習國文，不是專為應付考試，專為混飯吃；真確地，或者大部份地，是為要用文字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一個中學會攷及格，而不能用文字自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的學生，我們認為他沒有畢業。十多年的教育，不能訓練他有這種做人的工具，這是教育的失敗。不合理的

考試應該可以改良的，社會上的歧視白話，是可以改變的。如果要逼我們來遷就不合理的制度，我們不可以反抗嗎？教育家應該在社會前面走，不該跟着社會走。一個開明的教育家不應該做了官，便屈服在長官的淫威下，拋棄了，推行白話文的決心。如要能忍受因擁護白話而棄官的犧牲，白話應用問題只是暫時間有的。

大家以為要用文言，來發表意見，只有熟讀古文。有人主張背熟百篇古文，（數目或許可以大大地減少）便可以做成篇的文章了。我小時候，試過這個方法，沒有成功；我眼見有許多學生試行這個方法，而失敗的。等我教到學生時，我便常常想到這個問題。也會試驗過幾種方法，都沒有滿意的成績。後來我便把學生的作文，分成上中下三種。上是有相當見解，文字沒有大毛病。中是有相當見解，而文字有毛病，或辭不達意。下是沒有見解，文字亦莫明其妙。上種學生是最好教的，不用提了。中種學生，我便叫他多讀通易平達的文章。我選的是飲冰室文集，和報紙上的社論。出的作文題，也近於這一類的。實在，梁任公先生的文章，辭意暢達，層次清楚，最宜作學習文言文的初級讀本。如果一個高中畢業生，能夠寫辭意暢達，層次清楚的文字，我們的國文教學便大成功了。那些詞藻

華麗，駢四儷六的文字，我們並不希望中學生會寫。至於下種學生，那最難辦了。批改他的文字，有無從著手之苦。對於這種學生的作文，我後來便下了決心不看。因為勉強的刪改，對於他一點沒有好處，我不必白費力。我介紹他看許多有價值的白話文，教他儲蓄材料，整理材料，分析問題，歸納問題的各種方法。我相信這些是國文的基本訓練。凡有過這種訓練的人，作出的文字，一定有意思有層次。至於文字的技巧，那就全靠自己的體會。教員只要使學生能照着自己說的話，一一寫下來，減掉許多可以省去的字眼，便成一篇楚楚可誦的文字了。白話固然和說話差不多。但文言和說話也相去不甚遠。文言不過多幾個虛字。凡受過這種基本訓練的人，只要教員隨時指點虛字的用法，便可以做出超過現在提倡文言文做的不清楚的文言文。

談到材料，便使我們不能不注意到課本的原料問題。小學教材，叔永先生已指出它的錯誤。我想談的，只是中學教材。目前中學教材，最大的缺點是（一）無連絡，（二）無次序，（三）程度不合（四）不合實用。今天教一篇桃花源記明天教一篇胡適談新詩。兩者毫不相關。一個學期，教了這麼三十多篇（多說點）文章，便算盡了責任

。學生是莫明其妙，好像走進一間百貨店，東瞧瞧，西瞧瞧，又走了出來，恐怕是一無所得吧？在這上面，要希望學生國文有長進，是太奢望了。這是沒有連絡。初中一年級可以教桃花源記，二三年級，也可以教桃花源記。有時學生讀了好幾遍桃花源記，但等於一遍也沒有讀過。在國文教學中好似深淺是可以不計較的。賦詞可以在初中一年級讀，也可在高中三年級讀。學生的程度是不管的。因為不管學生的程度，隨便亂教，結果當然又是無次序。我的弟弟在初中一年級，讀北山移文。他當然不懂，化了許多時間去查生字，查典故。結果弄得他頭暈腦漲，毫無興趣了。這是程度不合。我在一個中學，教高三的國文課本是教務處指定的『文選』。我在課外準備的時間，真不少，在課堂內，不論化了多少氣力去講，終不能引起學生的興趣。非但學生學習困難，後來我想到於學生絲毫不合實用，我就決心不教了。

上面四種缺點，當然是可以改良的。但是用古文來做國文教材，我是反對的。現在所謂古文，大概是指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昭明文選等書上選下來的。我不敢否認韓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但是如果目前有人做了像『原道』那樣的文章，我覺得是無可取的。不但文學的技巧是進

步的，就是意識也是進步的。如今要把已失時效的作品，來模倣，來奉為天經地義，太背時了。

做一個現代人，必須要能運用現代的文字。現代的文字當然是白話，至多是通易平達的文言，而去現代太遠的文言，是不在內的。學習通易平達的文言，不必讀韓愈那一般人的文章；讀得爛熟，仍舊做不出通易平達的文言。以前學習文言，只有一條路，便是死讀古文。在這條路上，不知冤死了許多在文章上有雄心的青年。我敢大胆地說，從今以後，中學國文教材裏，可以沒有一篇古文，反面的證明，便是現今充滿古文的國文教本很難使一個中學畢業生，寫成一篇通易平達的文章。這就不夠使我們仔細反省嗎？

我還大胆地主張，此後國文教材，應該多包括報紙上的文字。我也承認報紙上常有不通的文字，但經過嚴格的選擇之後，可以作學生範本的，一定也不少。這不但使學生容易模倣，也可有練習儲藏材料和批評能力的二層好處。如果訓練到中學畢業，一定能寫出『言之有物』的通易平達的文字。能夠達到這個程度，恐怕比現在這般提不起筆的畢業生要好得多了。我們最高的理想，也不過如此。

我現在再附帶地討論一下讀經問題。主張讀經的許多

「豪傑之士」的意見，不值得重視，我們且把教育家汪懋祖先生的意見，來討論一下。汪先生希望初中能讀畢孟子。我倒要請教汪先生，孟子是什麼書？初中學生讀了，有什麼用處？說是學習他的文字，那麼現在是否還適用那種古文？用孟子上的語句，是否可以代表現代複雜的意思？人類愈進步，意思愈複雜，而表示複雜的意思，必須要用複雜的文字。在這一點上，孟子的文字，是不值得學習的。要是說作修身課本吧！我覺得一個完美人格的成長，不是一本書可以當訓育主任的。況且孟子的迂腐的修身格條，在現時還可以適用嗎？而那種把異派看作禽獸的態度，更是不可取的學術態度。如果爲明瞭一個哲人的思想，而讀孟子，那初中該讀的書，要在百部以上了。孟子該讀，莊子也該讀了，莊子該讀，柏拉圖的理想國，不也該讀了嗎？我是反對初中讀孟子的。

汪先生還希望，高中能讀論語學庸以及左傳史記莊子等書。這些書不好讀；如果活圖圈地讀，還不如不讀，倒

可以節省許多時間。活圖圈地讀，學生決得不到好處的。況且根本高中不讀這些，也不妨事。我們不希望個個中學生成爲考據家，歷史家，在這個國度裏，需要大批工程師和科學家。我們應該節省學生寶貴的時間，使他們多多學習數學和理化，多多培養一點科學基礎智識。國文方面，我們的要求極簡單，不過希望將來的工程師和科學家，能寫平易通達的文字。至於沒有讀孟子論語，我們不必責備他們。一個國家沒有像樣的工程師和科學家，是危險的，而多一班泥古不化的書呆子，並不見得光榮。我們對於中學生的國文，不可太奢望。奢望只是落空，結果自欺欺人而已。

上面只是我個人教學國文的苦痛和經驗。並非理想，亦非憤激之談，只是坦白的自供。我希望關心中小學國文教學的人，能夠平心一讀。

七，二十，京滬道上。

編輯後記

適之

△陳之邁先生是哥倫比亞大學的哲學博士，現在清華

大學政治學系教憲法等科。他這篇批評憲法修正稿，雖然

也有我們不能完全同意的地方，我們覺得是很能指出修正稿的得失的一篇文字，值得關心憲法的人的注意。

△申新紗廠的失敗，是今日實業界的絕大事件。「旁觀」先生的討論，勸債權人眼光注射到大利害上，以保存申新為救濟原則，這種看法是我們最贊同的。

△「了一」先生與何魯成先生的文章都是討論「中小學文言運動」的。（參看獨立第一〇九號）這個問題，我

們本不願繼續討論；但因為他們兩位先生的文章（尤其是

「了一」先生論今日擁護古文的人實在不通古文的一大段

）都有一些未經別人說過的意見，所以我們把這兩篇都在

這裏發表了。「了一」先生是一個國立大學的語音學教授

；何先生是南京一個中學的教員。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的續稿還不會寄來。

第四卷

外 交 報

第六期

目 要

中美修約意見書	崔書琴
九一八事變與中日貿易	董希白
蘇聯加入國聯問題	陳 暉
圍繞奧地利爭鬥	王 明
金輸出禁止後之日本財界狀況	田 文
現階段的對日貿易概觀	馮 彬
奧地利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經過	王 東
日美關係之將來	王寶樞
日印協定之成立及其影響	孫 麟
「滿洲國」承認問題之研討	律 鴻
小協約組織之經過及其外交	起 生

價目：零售每册大洋三角國外五角預定半年六期國內一元

二期國內三元國外五元

社址：北平西城府右街運料門裏

外交月報社電話西局二四一九號

第五卷

山東民衆

教育月刊

第五期

目 要

山東推進鄉村教育的實際設施	何思源
求生教育與純理論的科學	何思源
評合作社法	梁容若
語文教育在定縣的實驗	袁 甫
從十次教學批評會所認識的民校教學問題	屈凌漢
民衆教育館業務設施之最低標準	朱智賢
學校教育與社會教育溝通問題之探討	林定禮
民衆圖書館分類法之研討	蕭 迪
民衆圖書館陳列方法之研究	徐 旭
山東省立滋陽鄉師的推廣事業	趙 勵
威斯尼登岸之前後	董 川

定價：每册壹角五分，全年十册

連郵壹元伍角，

發行：濟南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發行處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廣播無線電在農民教育

中的實驗.....鄭裴裳

鄉鎮自治教養衛合一問題.....瞿兌之

送教育上門.....羅靖華

九如之三(漫畫).....王建鐸

香妮(小說).....徐啓周

簡評

考試，分數與教育

救災與防災

新中國農學會

建設的緩急與條件

農民流為匪盜問題

彈劾與法律

農村的公共衛生

四月份中日貿易

農運情報

記者

特價展至八月底止全年按定價對折連郵收四角。定價每期四分。預定半年五角全年八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郵費另加八角本外埠各書店均有代售。北平石駱馬大街二號

民間社

民間

第六期 半月刊

第一卷

學文

第三期

要目

月夜在雞鳴寺(詩)	方令儒
元宵(詩)	臧克家
檀鐘(詩)	陳江帆
春(詩)	包乾元
往日(詩)	胡適
西遊記的第八十一難(小說)	陳夢家
鬼哭(獨幕劇)	君適
論不隔(論文)	中書
波德萊爾——幾種顏色不同的愛(論文)	曹家驊
詩的法典(論文)	曹華
匡齋尺牘(詩經研究)	曹華

零售每冊大洋三角·預定全年三元

·半年一元六角·國外郵費照加·

發行部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上海

總代銷處四馬路現代書局·

興登堡

胡適

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教訓

周先庚

地獄裏的牢騷話（四川通信）

古舞

替形態學說句話（通信）

張景鉞

「五族共和」之內的苗族

江紹原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
| 天津 | 大清書社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 上海 |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鐘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 鎮江 | 鎮江書店 |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 南通 | 三友書店（代定） |
| 常熟 | 振華書局 |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 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
| 廣州 | 費社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汕頭 | 報社 |
| 瓊州 | 海南書局 |
| 桂林 | 永昌公司 |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
| 青島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 荷澤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 臨清 | 文衛書局 |
| 安慶 | 世界書局 |
| 蕪湖 | 匯海書局 |
| 綏遠 | 中華書局 |
| 太原 | 小一學報社 |
| 開封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 西安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 蘭州 | 西安派報社 |
| 成都 | 甘肅文化社 |
| 萬縣 | 現代文化社 |
| 合川 | 文寶書局 |
| 重慶 | 新川書店 |
| 貴陽 | 東方書店 |
| 雲南 | 新友書店 |
| 杭州 | 現代書店 |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 廈門 | 開明書店 |
| 長沙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一三號

日二十月八年三十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興登堡

胡適

德國大總統興登堡在八月二日死了。全世界對於這位八十七歲的大老，無論是他的同國人或異國人，無論是當年的同盟國或協約國，都表示最深厚的敬禮與哀悼。他的死，使德國失掉了一個重鎮，使世界失掉了一個最偉大的人。

興登堡的一生（一八四七—一九三四）親眼看見普魯士的強大，德意志帝國的統一，德國的強盛，歐戰的始末，霍亨倫堡皇朝的顛覆，德意志共和國的建立，希忒拉政權的突起。人類歷史上沒有一個人的一身經過這樣熱鬧而又重大的長期歷史，而在每一個重要階段上都出過大力，做過主角，並且能保持榮名，像他這樣的。

他的一生可分作三個大段：從少年時代到他六十七歲為第一段；從他六十七歲再出來任第八路軍總司令（一九一四）到歐戰終了後他二次退隱，為第二段；從他七十八歲被選為德國第二任大總統（一九二五）到他死時，為第三段。他的第一第二兩段的歷史，有他的『自傳』（Aus

Meinem Leben, 一九二〇年出版；中文譯本『興登堡自傳

』，魏以新譯，一九三四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價一元六角）最可供愛敬他的人的玩讀。

他生於普魯士東部的波森，他的家族有了幾百年的騎士遺風，父親是個步兵少尉，母親是個軍醫總監的女兒，所以他十一歲就進了軍官學校。他在自傳裏說：

一八五九年一個春天的晚上，我那時是個十一歲的男孩，在瓦爾斯達軍官學校柵欄門口，向我父親告別。淚珠從我眼睛裏滾下來。我看見淚落在我的軍衣上，忽然想道：『穿着這種衣服不准人孱弱，不准人哭。』我從小孩的痛苦中振作起來，雖然有點害怕，也就混到我那時的同學當中去了。（頁一）他不諱他自己『在最初絕不是一個模範學生，又很少特別研究學問的傾向』。但後來

我的好名心喚醒我去致力學術，結果一年好一年，最後竟給了我一個有特別天才學生的名譽，實在是不應得的。（頁十二）

一八六六年他離開軍官學校，以少尉資格入禁衛步兵

第三團；幾個月之後，他就參加普魯士定霸的對奧戰爭了。四年之後（二十三歲），他又參加了德意志定霸的對法戰爭。戰事終了之後，他考進陸軍大學。大學的特別勤務完了，一八七七年他被調到參謀本部。在以後的三十四中，他擔任過陸軍的各種職務，後來做了八年多的第四軍團長，在一九一一年辭職退休，那時他已是六十四歲了。近日中國報紙上常提到他因為大操與德皇意見不合，所以退休；但他在「自傳」裏對於這一點有特別聲明：

我在我軍事履歷上，達到的地位遠超過我自來所敢希望的。目前沒有戰爭，所以我承認給少年人讓出路來，使他們上去，是一種義務，遂于一九一一年請求辭職。因為外面對於這事件有錯悞的傳說，所以我明白宣言，我採取這個步驟並不是因為在軍事或個人方面有任何間隙。（頁六五）

他在這第一大段的陸軍生活裏，有許多觀察是值得我們的記憶的。對於參謀本部的工作，他說：

參謀本部要算德國全部軍隊範圍內一個最可注意的機關。……由參謀將校平時的訓練，可以擔保在作戰時所有高級官長都有一致的心情，一切官長的思想都為同一的液質所灌注。參謀本部的人對於官長

的影響不是由章程規定的，多半要看各人的軍事學的造詣及人格的特質，其程度至為不同。參謀將校的第一要件是在大眾面前不要顯出個人自身和個人的行為。他應該在人看不見的地方做事，有其實而無其名。（頁五）

對於做步兵團長的職務，他有這樣的觀察：
我很努力在軍官團中使他們具有中古騎士的思想；在各營中使他們習慣實際作戰及嚴格紀律；但是除養成嚴格勤務觀念外，也隨處使他們喜歡勤務和獨立自主。（頁六十）

他這樣一面注重嚴格訓練，一面又鼓勵獨立自主，所以在陸軍大學五年訓練出來的人才有許多都成為歷史上有名的軍事領袖，其中還有兩個土耳其的參謀將校，後來一個做到元帥，一個做到上將。（頁五八）

他做到軍事最高長官（軍團長）時，他說：
我總是十分重視部下愛我，因為我把這一點看作服務成績善良的根基之一。（頁六二）

這句名言是可以做一切做領袖的人的座右銘的。

☆ ☆ ☆

他在退休的閒逸生活中，全歐的大戰忽然爆發了。在

西線大勝利時，俄國用最大的兵力來壓迫東普魯士。東方的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已主張放棄外悉塞爾河以東的地方了。最高統帥部不主張放棄，所以決定撤換第八路的統帥。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點鐘，德皇的一封電報來問興登堡願不願馬上去任職，他的回答是『願意』，夜裏三點鐘他已到了火車站等候他的新參謀長魯登多夫 (Ludendorff)，二十三日下午他們已到了第八路軍的總指揮部了。

他的蓋世英名起于松山(即是丹能堡，Tannenberg，松山是譯意)的大戰。那時俄國已運了八十多萬兵，一千七百尊火炮到東普魯士；而德國方面只能有二十一萬兵，六百尊火炮。興登堡到軍中的那一天，即決定在三日後舉行總包圍攻擊。八月二十六日開始大戰，三天的血戰消滅了三索諾夫 (Samsonoff) 將軍的俄國大軍。是爲『松山之戰』。

九月七日開始『馬蘇爾湖 (Mazurian Lakes) 之戰』，打到九月十日，勒嫩坎夫將軍 (Rennenkampf) 的二十多師大兵都敗退了，興登堡的軍隊不但完全解了東普魯士的大危機，還一直追擊到俄國的境內。

這兩場大戰都是歷史上的大事，不用我們的詳述。我們只引他的自傳裏的最可以表示他的風度的一段話：

恰恰一年之後，我打了一天的獵，星期日回來，經過普斯忒爾堡。我的汽車在市場上被攔阻了，據說因爲那地方正在舉行紀念本城解脫俄患一週年的感謝節。我只得迂道；人沒有認識我。(頁九七)

這兩次大戰以後，他又在波蘭和俄國軍隊作戰，把俄軍打的大敗，是爲『洛治 (Lodz) 的大戰』。

一九一六年八月，興登堡被召爲『野戰參謀總長』，這是德國的最高統帥。(名義上德皇爲大元帥。) 魯登多夫又做了他的次長。從此以後，直到戰事終了，興登堡主持了兩年多的最高統帥部。這兩年的歷史的生活，我們也不用詳記。我們從他的自傳裏，鈔出他在大本營的日常生活如下：

我普通的日常事務，大約上午九點，即早晨報告之後，到魯登多夫將軍那裏去，同他討論情勢的變化以及應付的方略。大半關於這方面的談話都不很久，我們兩人在戰局中的生活未嘗間斷，互相認識我們的思想，所以往往幾句話便決定了，甚至往往只需幾個字，就可以確定我們的同意，他就拿去做繼續籌畫的底子。

在這項討論之後，我到野外作一小時的運動。

我回到辦公處後，繼續同魯登多夫將軍討論，然後各課長在我工作房直接報告。

除開這種勤務工作之外，還須料理給我個人的信件。（信件的數目實在不少，其中有詩歌，有散文，也有想像不到的請求，例如住在智利的一個德國婦人失去了洗禮證書的事！）

中午時我照例到皇帝陛下那裏報告。有必要時，請求皇帝批准我們的計畫。中午時間有時也作與政府代表討論之用。

向皇帝陳述完了，參謀部的軍官都聯合在我周圍午餐。吃飯時間只限於絕對需要的限度。

下午的經過與上午相似。八點鐘開始的晚餐，給我一個最長的休息。餐後大家坐在側屋裏，到九點半鐘，魯登多夫將軍按時做個休息終了記號。我們團體中的談話大半都很活潑，無拘無束，愉快的時候也有。我以為輔助愉快是我對於同事的義務。

聚會之後，我們一齊到辦公處去，那時每日的最後報告到了，於是繪定各戰線的情況。參謀部的軍官們現在從新開始工作。多半到了這時候才有起草和發出決定命令的最後根據。

日常工作從沒有在半夜以前完結的。（頁一六〇—

一六三）

一九一八年七月以後，局面完全變壞了，不幸的事件接連的到來。十一月初，德國革命開始了。在德皇還沒有決定退位以前，「祖國」的人就宣布他退位了。興登堡只有這樣簡短而光明的記載：

也有人想到用我們正面隊伍回到國內去創造秩序。但是許多司令都是值得十分信任和有極深刻見識的人物——宣言，我們隊伍不要把正面移向本國。

我在那幾小時內在我大元帥旁邊。他把班師回國的任務付託與我。他走了，為的是節省祖國的新犧牲，為的是讓它造成比較順利的議和條件。（頁二六〇）

他把全軍班回國，交付給革命政府。到一九一九年六月，他才辭去德國陸軍統帥的職務，回到退休的生活，那時他已七十二歲了。

☆

☆

☆

一九二五年二月，德國第一次總統愛伯特死了，國內黨爭很激烈，右派各黨沒有適當的候選人，海軍大將狄爾披茲主張只有請「老頭子」出來。當時誰也不料興登堡肯

出來，所以他宣布肯出來候選時，全國都吃了一驚。他得了二千四百多萬的票，當選為第二任總統。起初人們都疑心他的當選是暫時過渡的，他對皇室的忠心必定可以使他利用他的權力來做到帝制的復辟。但他就職時，他毫不遲疑的宣誓擁護祖國的憲法。無論是誰，凡知道他的人格和他對於宣誓的重視的，到此都相信他的誓言是不會改變的；都相信這位七十八歲的老軍人在總統任內必定要維護民主憲法的。

果然。他在九年總統任內，從沒有利用他的聲望和地位來做危害憲法的行爲。他屢次宣言，他是始終忠於舊皇室的，但國民的多數既然把維持憲法的大任付託給他，他不能不盡他的職任。他的光明磊落的態度，使許多當日擁戴他的王黨朋友離開他，可也使無數的德國人更誠懇的愛敬他。

他的最大雄心是要用他的聲望維持德國的統一，奠安國家的地位。所以他就職以後，每年到各地去遊行演說，他的演說總是勸他的國人：「忘了你們的黨爭，同心協力的來造成一個統一的祖國！」

他在他的自傳裏常說他自己不懂得政治，甚至於說他厭惡政治。但這九年的歷史使世人都承認他是一個有遠識

的政治家。最可注意的是他曾用全力贊助司脫累斯曼（Stresemann）的協和外交，終於做到「洛加諾」的條約，做到德國加入國際聯盟。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日，他的八十歲生日，全德國的人民瘋狂也似的到處舉行盛大的慶祝，人民自動的捐集了一千萬金馬克，作為「興登堡基金」，用來救濟大戰時的傷兵家屬。

近年極端的國社黨在短時期之中取得德國政權，他們的極端主張是興登堡所不能贊同的。但他是一個守法的總統，他不肯濫用他的地位和聲望來做違背一個時代的民意的行動。他很鎮靜的把政權交付了希忒拉。近日中國報紙頗說希忒拉的極端政策所以不會全見于實行，是由於興登堡的影響。這種看法也許只是一種猜測。但這樣一個「中流砥柱」的大老，他的道德上的鎮定在那個不幸的國家之中必然有絕大的精神上的影響，是毫無可疑的。

他在他的自傳的末尾，很堅強的表示他對他的國家民族前途的大信心。他的最後一句話是：

我在這種信心之中，從手裏把筆放下，堅定的信賴

你——德國少年！（頁三六四）

一九三四，八，六，興登堡國葬之前夜。

英國十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教訓

周先庚

英國的工業心理技術建設已有十餘年的歷史了；許多人不知道英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的存在，恐怕連「工業心理學」這個名詞也未聽過。一提起「心理學」三字，一般人就聯想到看相算命的談心論性，推吉測凶，不然就以爲必是「心理分析」或「心靈研究」。很少人知道人類心理與行爲之純粹科學的研究，不單在教育與心理醫療方面的應用，已有很大的價值，在工商業方面，現在也漸漸的可以解決許多重要問題了。

工業心理技術不是僅限于心理學的。他還注意生理學方面有關的事實，因爲在實際生活中，心理與生理活動是分不開的。所以工業心理學是在應用并推廣心理學與生理學方面有關的技術與智識，來解決工商業的問題。換句話廣義的說，他要用科學方法改善職業中「人的關係」。物理的，化學的，與工程的技術與智識，在「物力」與效率方面的應用，已得到一般人的認識；心理的與生理的技術與智識，現在也正在証實他們的價值，來增加「人力」與效率——改善勞工的條件與動機；消滅人力，時間，與物

質方面一切無用的浪費之根本原因；確定各種職業成功之心身必要的條件；估計人們在選擇終身事業，或要求某種位置的時候，是否具有相當的資格；決定訓練與升職之最好的方法；并且要預測顧慮「人的問題」之千變萬化，不能像一般只知作形式的，機械的，換湯不換藥的工業改組的人們，一味忽略這個最關緊要的「人的問題」。

英國當代心理學界泰斗邁優士博士 (Dr. Charles S. Myers)，一九一八年當他還是劍橋大學心理實驗室主任的時候，曾經向當時英國士大夫智識份子公開演講二次，演講錄後來印出專書，名爲「現代心理學之應用」。這次演講的大意是說，雖然有人已把心理學的原理與方法，應用到醫藥與教育——青年與變態心理方面，但是還沒有人熱心的把心理學與生理學的技術與智識，在工業與商業生活方面實地的應用。所以他建議在英國發起幾個應用心理學研究所。

不久以後，倫敦就有一位大富商——一位茶業與橡皮業權威，名魏爾施 (H. J. Welch) 的，來和邁優士博士接

洽。這位大富商早已感覺到人類的努力與能力之驚奇的浪費，早已覺得青年們失業，或不能得到相當的職業之痛苦與煩惱。他曾經計劃要組織一個全國的機關，專門鼓勵并提倡具體的，科學的指導青年選擇他們的終身事業。這一次會談的結果，魏爾施先生與邁優士博士決定組織一個研究所，基金由會員自由募捐，目標有三：（1）積極宣傳關於職業選擇與職業實地狀況的改善之科學的智識；（2）作關於這個問題的系統的研究；（3）設若有個人或工廠，商店，行政機關願擔任一點實施費用，所有研究的結果就可以盡量介紹給他們應用。

這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的名稱，竭力避免「人力效率」或「科學管理」等字的意義在內。他們與勞工界領袖會商之後，覺得一個學術團體，如若使勞動者感覺在外表他是與他們不利的，這個團體的發展根本就困難；所以再三討論，結果採用了這個毫無嫌疑的名稱。以後勞工界對於這個學術團體，總是同心協力的合作；例如，在一個最早的工廠裏的實驗，裝箱動作的速率增加了百分之三十五，工人自動感謝研究所的指導員，因為他們下班回家之後，反而覺得疲乏減少得多了。

研究所的原則是不在勞工後頭驅使他們，而在前頭把

所有身心方面之阻力與障礙的因子除去。自然有時傳統的慢工怠工習慣，是由於管理方面的疏忽，一定要改善。但是研究指導員的注意點，大半是在剷除心理方面的不適，如激刺，煩悶，懼怕，不必需的活受罪與單調等；并且增加較大的同情，興趣，滿足，合作，與適意等。

魏爾施先生自動捐助辦公處，僱用臨時書記，與邁優士博士同心協力的籌備一切，先成立一個「組織委員會」。一九一九年四月二十四日，他們開第一次會議，下年五月又開會三次，于是把組織大綱擬定，起草一個向各方募捐的宣言。在下一次的組織委員會中，就選擇了八位當時心理學界與商界工界的名流作基本會員。

發起人主張，這個研究所不能為謀利而設，所有的基金都應當拿來用系統的科學的方法，促進各種職業生活方面「人力」之有效的使用，提高工人利益與安適之標準。這個研究所不單要獨立進行研究工作，并且應當為私人實業團體，幫忙解決實際問題。發起人有一個信仰，即是科學智識與科學的研究，在勞工與管理兩方面，都可以減少無謂的浪費，低效率，煩悶，與疲勞，并且可以剷除一切足以釀成勞動者與資產者不和諧，不諒解，不合作的現象。

研究所的工作大概與一個醫院的醫學校相彷彿，一面作實際工作，一面研究，并且一面宣傳，三方面是同等重要的。實際工作是考察工廠內「人的問題」的改善，介紹科學的僱工選擇法，并且指導青年選擇最適宜的職業。研究工作包括探討最多出品之人的條件，追索心理與身體疲乏與單調之所以發生的原因，并且創製科學的，心理的職業選擇與職業指導方法。宣傳工作包括設立圖書館，向資產者與勞動者作系統的宣傳，開訓練班，在大學作公開演講。

以上是第一次募捐宣言的大綱，他的效力是很大的。立刻就有許多富商名流與工商界大商店，大公司等承捐。Carnegie United Kingdom Trust 立刻慷慨應捐一千鎊，并且允許從一九二〇到一九二三年，每年繼續捐助一千鎊。到一九二〇年各方任捐的數目已達三千五百鎊。組織委員會雖然覺得這個數目還未達所望，但是大家認為若想更多的捐款，必需先把工業心理技術的應用具體的表證出來，然後才可以達到目的。所以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十四日，委員會遂議決研究所正式成立，租定所址，立刻開始工作。研究所自始即與政府機關「工業疲勞研究處」密切的合作。「研究所」的成立，一部分是因為「工業疲勞研

究處」當時不能研究職業指導問題。「研究所」成立，「研究處」立刻挪借三位研究員與研究所，舉行最初的工業研究。在一九二〇年八月，研究所的辦公處只有兩間小房。一九二〇年十月十四日組織委員會開會，遂正式通過組織大綱，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一日研究所在政府正式立案。魏爾施先生即被舉為第一任主席及名譽會計，一直到現在還是繼續擔任着。在一九二二年六月邁優士博士于是辭去劍橋大學心理學教授，專任研究所的專任幹事了。在這以前，他是兼任幹事的。

八年以內，研究所的所址增加到三倍——到一九二八年所址實在不敷應用，于是搬到現在有二十四間房的新所址。Laura Spelman Rockefeller Memorial 對於研究所的工作之價值非常重視，所以特別捐助四千一百鎊，作為這個新所址的租金，分作七年分發。

在一九二〇年職員只有一個所長，一個幹事。到一九三〇年所有職員增加到五十位，其中研究員，研究生，組主任，助理員等一總不下三十五人——差不多全體都是大學畢業生——許多人那時候已經把工商業的實際狀況，與比較圓滿的職業生活各種必需的條件，都調查得很熟悉了。

研究所成立之後，創辦人于是商請各大學心理學系與生理學系主任，組織「科學委員會」，討論如何使研究所工作科學化。在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十一日「科學委員會」于是開一個會議，共到心理學界與生理學界名流十九人。這些學者對於研究所的工作，以後總是繼續不斷的幫忙。他們主張，如果研究所一聲募得確款，應該立刻即在國內主要大學設立工業心理學教授或講座。

研究所成立時的工作計劃約有六項：(一)研究工廠，商店，公事房中最好最經濟的「人力」使用法。特別注意(甲)劃除不必需的動作，(乙)分配最適宜的休息時間，(丙)減少單調活受罪的感覺，增加興趣等。後來又加(丁)有計劃的佈置工廠中之一切設備，(戊)連鎖製造與行銷兩方面的合作。(二)研究各種工商職業的必需條件與資格，編製并應用各種測驗法，以便(甲)與工商界合作，用比較效率高而科學化的選擇法去選擇勞工，(乙)與學校合作，使青年可以得到比較可靠的指導，去選擇他們終身事業。(三)決定并確定其他各種條件，務使(甲)工人可以得到最大的健康，滿足與安樂，(乙)維持資產者與勞動者親善合作的關係。(四)研究響應出品推銷之許多因子，例如廣告，圖案，展覽等。(五)向資

產者與勞動者公開演講；替經理，工頭，公益服務人員，研究員等開設訓練班。(六)進行工業之心理的與生理的研究工作，鼓勵并統一全英帝國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并且發表這方面研究的具體事實，使他立即有實用的價值。(以上節譯 Henry J. Welch & Charles S. Myers: "TEN YEARS OF INDUSTRIAL PSYCHOLOGY", Chapter I, London, 1932, pp. ix+146, 6/-).

英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這段創辦的經過與努力，處處可以為吾人效法。目前中國工業心理技術之建設，可以借鏡于英國先例的地方，約有下列幾點。

(1)送工業心理技術上門——我們要覺悟，政府社會不能來找專家，專家一定要去找政府社會。我們應當向政府社會呈獻計劃，建議方案；工業心理技術如果真能滿足并解決一些明顯的需求，政府社會不乏明達之士，終有一日會注意并且重視他的。邁優士博士自信的工業心理技術可以為政府社會效勞，魏爾施先生的問題，正是邁優士博士所能帮忙的，急迫的需求立刻得到久待的供應，這是很自然的。我們不應當一味怪政府社會，或學校當局，不知道工業心理技術建設的重要——一切心理技術建設的價值；我們應當先作邁優士博士，去找個把魏爾施先生一

類的事業家才對。

(2) 先要克服社會心理——我們要認清，政府的阻力，社會的偏見，我們正要當作社會心理問題去研究去解決。政府爲何有阻力，社會爲何有偏見？人類的一切心理與行爲，都是可以預測可以控制的。心理技術專家不能甘心認敗，以爲政府有阻力，社會有偏見，就得過且過，不去積極奮鬥。專家要找出路，阻力與偏見是可以避免的，可以防止的。邁優士博士與魏爾施先生肯虛心下問勞動界領袖，注意勞工們可能的反感，預爲防範；他們立定主意不驅使勞工，而輔助勞工去建設工業心理技術，這是我們應當效法的。

(3) 多遊說少號召——我們要明白，凡是舉辦一個新事業，或發起一個新會社，我們的方法步驟根本要合乎人情，要心理化。邁優士博士是一個聰明的領袖。他先遊說政府社會，得到實力贊助以後，然後才來組織同志（非盡同行），號召同志；他知道實力要憑人格聲望去努力，他知道若先空洞的組織，野心的號召，那是不成的。有社會的同情，實力的後盾，然後始有同志的團結；有同志的團結，然後始有建設。

(4) 由小而大由個人而團體——我們要承認，工業

心理技術的需要與價值，一經政府社會認識之後，大家一定會來贊助建設他的。不單我們現在稍有積極建設誠意的政府，即是國內大實業家，大財主，如若知道工業心理技術建設，是與他們直接有利的，我們不愁無能力設一個學會，或創辦一個刊物。但是我們知道凡事都當大處着眼，小處下手。我們應當分頭一點一滴的各盡所長，先建設幾種簡易的工業心理技術，同時宣傳鼓吹他與建國振興，復興民族有莫大密切關係；先由少數人分頭的努力到相當程度，然後才漸漸的合作有組織有聲色的團體的努力。

英國十餘年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教訓是很多的，方法步驟是很值得我們效法的。我希望黨國要人，大學當局，以及社會一般人士，能夠及早考慮我國工業心理技術建設之可能。

第一，我希望政府當局能虛心容納專家的建議，完全認識心理技術——特別是工業心理技術的重要與價值。工業心理技術（即實驗應用心理學的一部分）是與國計民生，復興民族大有關係的。我們中國事事落伍，歐美各國在物質經濟技術建設之外，早注意到各種心理技術之建設，而我們還不知「心理技術」爲何物，真是痛心！

第二，我希望大學當局，特別是工商學院當局，能考

慮鼓勵學生選習工業心理學的可能，務使他們將來出來當工程師或實業家的時候，能應用現代實驗應用心理學，在人事方面所作之科學的研究與貢獻。

第三，我希望學術機關，如中央研究院，文化基金等，能于最短期內考慮在適宜的大學，設立工業心理學研究獎學金的可能；清華留美和庚款留英，能于下屆招考時，添設工業心理學名額數人。我想在目前的中國，工業心理學之迫切急需，遠在其他各門心理學之上。一個工程師如果對於工業心理技術有興趣，只要有一點心理學與生理學常識，即可致力于工業心理學，成為美國所謂的「效率工程師」。一個心理學家如若對於這門實驗應用心理學有興趣，而性情又特別相近，肯與工人機械為伍，那麼應當對於各種工程學的基本智識稍立基礎，對於工廠管理與勞工問題要特別研究，然後方可作工業心理技術建設專家，而不僅是販賣歐美工業心理學的教書匠。

地獄裏的牢騷話

(四川通信)

古 舞

英國「國立工業心理研究所」是一九二〇年成立的。一九三二年創辦人魏爾施先生與邁優士博士著「十年工業心理學」，敘述該研究所前十年之研究工作甚詳。我以為該研究所創辦的經過，很可以為我國學者所借鏡，所以暫先把第一章節譯出來，以便引起政府社會一般人士之注意。總之，(1)我們要積極的提倡工業心理學；(2)我們要先克服政府的阻力與社會的偏見去提倡他；(3)我們要先作宣傳表証實驗調查的工作，然後再談組織同志，喚醒社會不遲；(4)我們要一點一滴的去作，由小而大，由個人而團體。另一方面，我希望(一)一般人能認識心理技術建設的價值；(二)大學當局能考慮鼓勵工商學院學生選習工業心理學的可能；(三)政府學術機關能考慮設立工業心理學研究獎學金，清華留美與庚款留英能添設工業心理學名額的可能。

二十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于北平。

適之先生：二月底那封信，是我在地獄裏，情不自禁，一點呻吟。你竟把他發表了！你不知道地獄內的情形是

照例不准向外宣佈的，——宣布地獄真象是罪在不赦的。許多四川通信記者都因通信外省報不慎(！)，挨過軍棍

，打爛屁股，你問政之先生，便知道。我這回親眼看見共匪那樣殘殺，（四川匪區人民被共匪殘殺的在一百萬以上，白骨遍地無人收，）當然說共匪的罪不容誅。然而回過頭來，看我官軍，其罪又豈容赦！匪退之後，匪區的老百姓常常欲哭無淚向我們說：『先生，我們怎麼活得起來！匪在的時候，天天開會，天天徵發，稍不服從，即便殺死。現在匪走了，一家人只剩下老弱，窖藏了一點紅苕兩升米，官兵又拿刀來強奪去，我們怎麼活下去咧！』這種官兵下鄉自由打糧，持刀亂入民家，本來是四川軍隊作戰時習見的現象，一般人并不以為怪。一旦遇着我這個少見多怪，而且在地獄中修養不够的人，便大動其氣！逢着三個五個兵持刀插入人家，我便隨着進去，問他們一個豈有此理。——這樣去干涉軍爺們，本是一般人認為最危險不過的。我一個人又沒有帶護兵馬弁，只有兩個轎夫，那敢與軍爺們論理呢！但是我仗恃我這副眼鏡大大的放在鼻梁上，并且有博士呢帽和大綢綿襖，于是高聲叫道：『你們在這裏要想做甚麼？』軍爺們回頭一看，有點畏懼的樣子，也是欲哭無淚的回答：『官長，我們是奉命來徵發糧食的，不信，你到場上去問我們營長。』別人奉令行事，我只得立刻抽身出來。那知那一家僅留下未曾被殺一個中年

婦人和一個女孩，拼命的隨着我來，說：『官長老爺與我倆作主！我的丈夫被匪殺了，兒子被匪拉去了，只剩下我們母女和那點子雜糧，他們拿去了，怎麼辦？』這一來，把我也弄得欲哭無淚了。我只好叫他們母女隨我到場上來。到了場上，會見了這位下令打糧的營長，我仍舊仗恃我這身打扮，辭嚴義正的去質問他。那知這位營長還是欲哭無淚的答道：『先生，我這營三個月未發火餉，就是三個月前，全營每月都只發一百二十元，我們駐紮地又距匪最近，我們不下鄉徵發，我又怎麼維持這些兵的火食呢？』我說：『你們軍長籌集的幾百萬剿赤費，一個都沒有發下來嗎？』他嘆道：『誰曉得！唉！萬惡的軍長！』營長這一太息痛恨，倒把我弄得無話可說，但是回頭看見這兩位母女，眼巴巴的把我望着，怎樣辦呢？『好！請了！』我對營長作別後，叫這難民母女隨我走出這破壞不堪的場鎮路口，偷偷的，怕人看見，（其實場上剩下的難民并無幾個，有的只是三三兩兩的兵）給與了他母女大洋一元。

這樣的地獄經驗，我在三個月中間（從三月到五月），往來三千里的已收復的匪區和官軍戰綫，使我心愈痛，氣愈大！這樣叫剿匪軍嗎？這樣要想根本消滅匪患嗎？我來在這種環境裏安撫民衆，豈不是自己欺騙自己。于是我

便在成都重慶的報紙上，把我所眼見的喪盡天良，黑盡心肝，比匪不如的擁兵殃民的行徑，發表了千分之一，其意無非使軍長師長們反省一下，改良一點，以免救民徒託空譚，剿匪反轉造匪。

這一來，可糟糕了！某路的前敵十餘將領全銜通電言，「本軍所過，歡聲雷動，某人所見，完全造謠，」于是便要查辦。又某路的總指揮大怒說，「這有黨派作用，非捉拿不可。」于是又要捉拿。正在這一片查辦捉拿聲中，載那篇迪信的獨立評論寄到了四川，朋友一看那封通信的口氣，就曉得是我，來勸道：「此中人語，素來不足為外人道，你未免太犯忌諱了！你要慎于言而謹于行啊！」我深深佩服這位在地獄中有十足修養的朋友，自愧不如遠甚！但近亦閉門思過矣。門既閉，日長無事，又無新書可讀，取四書五經讀之，是練習修養之書也。乃天熱，汗下，頭悶，不能卒讀。取中國歷史讀之，至唐五代，南宋，及明末，反覆印証，于是大澈大悟，惡氣全消！中國自來便是這樣，不獨而今如此，我的腦經何其不中國也！修養之書非五經，乃廿四史也。

修養尚未到家，還喜讀大公報。七月初間的大公報到了，看見你先生同徐女士討論大學畢業生的出路問題。在

你先生的意思，據我愚揣，或者這種「贈與」是在安慰失業的青年朋友，并且勉勵他們繼續努力。但在徐女士，好像是說，你那種慰安的話簡直不對勁，事實簡直不是那樣：沒有本事的多半吃得狠闊，有點本事的反轉沒得吃，這種普遍的現象焉得不令人氣惱呢！徐女士在這普遍的現象中隨舉一兩件，好像把我們的適之先生難着了，（這是個人覺得如此）因為你的答復是，「我有自知之明，向來不譚整個的問題，所以徐女士的責備是近于苛責了。」我讀到這裏，不覺一個人要笑起來，——適之先生有點辭窮了！照我想法，你先生何不簡直明白的說：「青年朋友，我知道你們畢業之後，四顧茫茫，非常痛苦，不是墮落，便是灰心，我也無奈這個環境，無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只有用幾句誠懇勸勉的話來安慰你們！你們在無聊之中，總得要人安慰罷！」這樣一說，青年朋友便了解你的苦心，不至于怪你不顧整個的問題，「完全責諸學生身上」了。然而，就照我這樣說法，這般大學生能夠得着慰安不能？當然不能。因為徐女士所說，「許多高材生終身埋沒，只有伸直頸子，望着那胸無點墨的人們榮膺重任，」乃是普遍的現實，不能不使他們睜起眼睛不看見，餓起肚皮不發氣。我認為要他們得着慰安，還是教他們多讀廿四史！

我覺得中國的歷史上，無一代不是「許多高材生終身埋沒，只有伸着頸子，望着那胸無點墨的人們榮膺重任，」這種現象，特別在昏君當道，宦官握權，小人得勢，或女主聽政的時候，表現得充分。但是，何以當時並沒有甚麼「職業運動大同盟」的組織發現呢？因為我們廿四史上的高材生，有一種「命運論」來安慰自己。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上那位李愿先生，他便形容得這種「命運論」：李愿所謂，人稱大丈夫者，又豈止「榮膺重任」，今之自稱大丈夫也者，又誰不想那樣「治意」，然而在李愿則「是有命焉，不可倖而致也，」一句話便得着安慰了。——你看，這多麼想得開咧！不然，李愿那後一段話所說的辦法，也是廿四史上的高材生的自尋出路好法子：所謂採山釣水，無心世途，不屑求人，退隱于甚麼洞，甚麼谷，這種所謂高士的風尚，也可以少却當時政府許多麻煩，並且有時要皇帝再三徵聘，還不肯出山。這樣一來，那還有搶飯碗的風潮會發生咧！

我這種廿四史修養法，雖然未免太中國的，好像太不

時髦，然而大可作今日栖栖皇皇的中國大學生一服清涼散。我在歐洲，特別是英法兩國，知道他們政府雖能為大學生覓出路，然而也未見得每個胸有點墨的大學畢業生都能有相當的職業——飯碗。在那萬人如海的巴黎城邊，我曾遇着當酒保 (sacouin) 的大學畢業生，他正在研究財政問題，并且在準備候選人的競爭。我在法國東南 Grenoble 的山中，解木工廠工匠中曾遇着巴黎大學的理科高材生，他注意白山頂上的草木，要加以植物生理學的研究，而并無文化基金的補助，所以他來此做工人，每逢星期日，便是他山頂研究的好機會。朋友們，在中國今天的社會裏，隨緣度日，終無出路，搶得飯碗，也拿不牢，與其終身攘奪，不得一飽，不如一面將自家日常生活減低到鄉間老農那樣活法，一面去自己創造自己的出路。——中國這個老不長進的國家，正等待大學畢業生，刻苦自勵，向各方面去創造啊！

雨後暑消，晚涼可愛，我要讀廿四史了，就此停住！

古舞 七月三十日成都

替形態學說句話

(通信)

張景鉞

適之先生：

在他的「讀科學雜誌隨筆」中（獨立評論一〇四號）

，胡先驌先生對於國內生理學者的批評，觸着了我的朋友張錫鈞大夫的痛處，引出他一篇反駁式的答復（獨立評論一〇七號）。不過張大夫在他的抗議動作中，又踹着了我的腳上的鷄眼。所以我也不由自主的叫號一聲，為我的興趣（形態學）申辯幾句。

張大夫只輕描淡寫的說：「形態學的過時，是不容人不承認的」，表示他對於這點已無絲毫疑惑，同時也可見這個意見在生理學者中間是很流行的。他們說形態學是一種寫實的學問；牠是將一個生物的形體裏裏外外據實描寫出來，至其極也不過是將生物各部的發生，細胞精微的構造，全盤托出。這種描寫是寫了一個就少一個的。從亞里士多德起幾千年來這樣的工作實在不少了。現在繼續做這樣工作，好像在一個舊的大磚堆上加一塊新磚無大重要的。并且此類研究在先進的國家裏已感覺材料缺乏的困難。祇有在科學不開化的地域去覓牠的「新市場」。如此看來形態學者的確是應與「日暮途窮」之感了！

現在我們要看形態學是不是祇是在舊堆上加新磚呢？科學的一個大貢獻是探討藏在自然現象背後的定律。我

很惋惜的說，形態學者對於這方的努力不能算多。但不是沒有的。例如 Van Itersen 所著的 *Mathematische und mikroskopisch-anatomische Studien über Blattstellung*，最近出版的 Heidenhain: *Die Spaltungsgesetze der Blätter* 及 Otto Schnepp 歷年來發表的論文，都是用形態學的方法來求植物生長定律的。D'Arcy Thompson 的名著，*Growth and Form* 更是有意的指引形態學者向這方努力。雖然在這條路上追求的人不多，然這條難行的狹路正是領形態學者至光明之域的。

以上所說還止限於在自然環境下寫實的形態學。此外還有一大部分形態學是在人為的環境下去研究的；我就指實驗形態學，這種形態的研究近來是很有光彩的。我們只要想想下列幾個人名喚起的事實 Roux, Harrison, Driesch, Spemann, 他們這一類的形態研究難道我們也可以說是「過時」嗎？不過我的朋友也許說「這班人的研究是用實驗方法去做的，不能算是形態學却要算生理學的一部，因為一經用到實驗的方法就是生理學了」。寫到這裏不由得記起一句「格言」，牠說：「你若用魔鬼的武器去打仗，你自己就會變成魔鬼」，若是生理學者都認為實驗方法是他們的專利品，我只好撅着嘴沒得說了。

張景鈺

「五族共和」之內的苗族

江紹原

日本軍用飛機，久不來遊平市。譯此爲國民警。原

文見天主教宣教師 F. M. Savina 所著苗族史 (His-

toire des Miao, 香港，一九二四) 面一七三至五。

自修法文未久；如有誤譯，願受批評。

二十三，八，北平。

高山是苗人通常的，自然的居住地。他們唯有置身於崇山峻嶺纔覺得疏暢，若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便窘得手足無所措。他們常說：水是魚的，空中是鳥的，山是苗人的。

(譯者注) 苗諺：Me ngie lao de, me nong giang pe

ndo, ine Hmong nhao sau trong. 譯云：『魚長在水

中，鳥飛在空中，苗住在山中』(面一七一)。上

引文裏面的 Hmong 字，是現在苗人們的自稱。至

於「苗」之名稱，據說他們很厭惡。他們說：『我

們古名 HMLIAO, 漢人不會讀這個音，所以習慣把

我們叫成「苗」了』(面十一)。

我們回溯他們的過去歷史哪怕上至史前時代，無時無

地不發見他們是住在高地的。亞細亞所有的高山，幾乎都

被這個善於旅行的民族在每次走動中逐一訪問過了。即在

今日，駐足於平原的苗人，仍不可得見。海南島上的苗人

也罷，廣西的苗人也罷，貴州，四川，雲南的也罷，東京

(Tonkin) 南掌 (Laos) 的也罷，他們全是山民。還有一

椿值得記明白的事：他們對於平原即所謂低濕之地，都抱

着一模一樣的恐懼心，稱之爲水牛和水蛭之鄉。他們生長

在山上，自云每日在山頂最先看見日出和最後看見日落；

高插雲際，崎嶇不平的山路既然被他們走慣，所以他們並

不感到什麼困難。他們有時爲需要所迫，不得不下去走那

平原上的道路。然這時他們竟忘記了是走着平坦之地，所

以每步必把腳擡得很高，彷彿登梯或生怕跌交一般。他們

在平原上，有如魚在乾地上一樣的不得勁兒。

你如果問他們爲什麼居山，又爲什麼厭惡平原，他們

將給你種種不同然而一樣荒誕的回答，至於真正的原因，

他們却不肯對你道破。以下是我們會得到的一批答案：

(1) 我們愛山而不愛平原，因爲山上比較不熱，不

潮濕，和比較少生病。

(2) 我們不願意降到平原，因為我們怕水，怕水牛，怕水蛭。

(3) 我們住不慣低地，因為我們是高山上的生人。移植過的樹木，決茂盛不了。

(4) 山上有祖墳，我們怎能棄而他去呢？

(5) 我們不願意居住平原，原因是我們不願意葬在水裏。

(6) 平原的居民慣於在平原做工種地；我們是苗人，慣於在山上做工種地。

(7) 平原人不會說我們的話，我們怎能得到了解呢？

(8) 如果我們下到平原，子女們便不免和異族人通婚了。

(9) 平原上戰事太多，徭役太多，兵和官太多。

(10) 如果我們去同平原人一塊兒住，他們必要叫我們全當兵。

(11) 我們不願意下山住平原，因為我們不會種那裏的鴉片，玉蜀黍，和菓子樹(?)

(12) 山地屬苗，平原地不屬苗。

(13) 我們在山上同朋友們一塊兒過，勝於到平原去同敵人們一塊兒過。

(14) 人，獸，樹木，在世界上各有各的住處；天帝既把我們放在山上，我們就永不離山。

(15) 我們的祖先生於寒地，所以我們後代子孫總覺得平原太熱。

一望而知，我們所問過的苗人，誰也不知道或不情願這樣作答：『我們在山上過活，是因為其他的種族都不願意我們到平原去同和他們一塊兒過活。』

然而這纔是苗人居山的真正原因。

☆ ☆ ☆

(附記) 次日始見嶺表紀蠻(劉錫蕃著，民廿三，四月，上海)有這樣的話：(1) 『本年(民廿二

?) 春夏間廣西灌陽：湖南道州：瑤人因歷受漢人壓迫，復受共黨和妖道煽動，忽以反叛聞。』桂省當局聞變，立派廖軍長，周師長，督軍進擊。同時，湘軍長劉建緒，區指揮官歐冠，亦進軍江華助剿。蠻人兵器，惟鳥銃，柴刀，木棍，等物，每隊有一紅衣道士領導，蠻人咸聽其指揮，前仆後繼，勢如潮湧。官軍以機槍掃射，所至如狂風振葉，死

亡相枕。尤其是蠻人仰見空際盤旋之飛機，駭爲天神，懼伏不敢少動。不一月而亂平。事後，據周師長發表談話，官軍死傷十餘人，而獠人陣亡者，被困山間，因而餓斃者；約三千餘人。焚燒房屋，不計其數。」面三〇二。

(2)「又今年三月間，雲南邱北縣苗民，受安南共黨王相之煽惑，亦突起暴動，廣富震動，共勢亦甚猖獗。」面三〇二。

(3)粵老黃之裔對著者說：「君所經地點，在苗山皆爲大道，苗民生活，比較猶良。若予所歷之地

編輯後記

△周先庚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他在獨立第一一〇號有過關於心理建設的文章。

△「古舞」先生通信內提及的「二月底通信」，登在獨立第九十六號，題爲「救救四川」。

△張景鉞先生是北京大學的生物學系主任。他信內提及的張錫鈞先生的文字，登在獨立第一〇七號。

△江紹原先生是國內研究宗教史與民俗學的專家。他

，百里無人烟……。予曾見大宗蠻人之餓死，父食其子而妻食其父；予曾見連村累寨之蠻民，以大批之男女出售……。諸如此類，不忍言，亦不勝言！今之軍閥，以個人……；而多數青年學子，又復……。國計民生，全部崩潰。吾人今日哀苗人，焉知若干年後，人之哀我，有不甚於我之哀苗者乎！物競天擇，優勝劣敗……。吾每見苗人生活，卽聯想及漢人，不禁懷然而懼。竊願崩角泣血，叩求此輩，駕臨苗山一觀也！」面三〇七。

☆ ☆ ☆

適之

近年住在北平，專心做著書譯書的工作。

△丁文江先生的蘇俄旅行記稿子至今還沒有寄來。他現在威海衛陪伴翁文灝先生。

△我在第一〇六號的「後記」裏，曾用「忙的發昏」四個字介紹傅孟真先生。昨天（八月五日）他和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結婚。在座的客人大概可以明白我在一個半月前用那四個字並非過當吧！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二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當代文學

文學批評建立之諸問題(論文) 陳再論戲劇批評(論文) 熊佛西
春天的故事(小說) 征農關於詩歌前途的幾個問題(論文) 羅慕華
啞歌(小說) 盧焚春在街上流(詩) 羅慕華
農村小景(小說) 東平硬咽的笑(詩) 羅慕華
浮屍(小說) 吳迪文學上的浪漫主義(論文) 孟式鈞譯
貨(小說) 陳君涵柴拉門加車站(小說) 淨子譯

每冊二角五分
半年連郵一元
全年連郵二元
八角國外郵費
另加
發行：天津法租界天津書局

國際

合刊

歐洲政局之真髓 吳卓生
齋藤內閣之崩潰與岡田內閣之成立 楊祖詒
聖多明谷之獨裁政治 周琛
新興日本產業之發展 陳次溥
美國工運之今昔 李文顯

定價：大洋五分半年連郵一元一角全年二元國外加倍「郵票代銀九五折。」
社址：南京湖南路十八號

週報

第十二期

要目

希脫拉之背景 日本之青年訓練 蘇俄少年先鋒隊之組織 最近蘇俄遊記 熱與天才 戰術之進化 戰後返顧今日的世界

價目 全年訂費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歡迎直接訂閱特免郵費 總發行北四川路 上海國際書局 永安里一〇四號

國際譯報

要目

歐洲安能常享和平 歐陸現勢之命運 未來遠東之陰謀 日本之真正目的 日俄戰爭的預測 蘇俄對日備戰的內部工作 世界空軍之競爭 蘇俄生活漸趨良好 艾迪論蘇俄

希脫拉之背景 日本之青年訓練 蘇俄少年先鋒隊之組織 最近蘇俄遊記 熱與天才 戰術之進化 戰後返顧今日的世界

價目 全年訂費二元四角 半年一元二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歡迎直接訂閱特免郵費 總發行北四川路 上海國際書局 永安里一〇四號

第十卷 第六期 第十一期 合刊

睡覺與外交

孟真

反宗教的自由

小招

蘇俄旅行記 (六)

丁文江

一件反抗讀經的舊事

容肇祖

今日領袖之急務

曹翼遠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上海 | 雲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鎮江 |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 徐州 | 徐州書店(代定) | 南通 | 三友書店 | 常熟 | 振華書局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廣州 |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 汕頭 |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 瓊州 |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代定) 東方書社 春記報社 | 濟南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青島 | 吉昇昌書局 | 威海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臨沂 | 文衡書局 | 濰縣 | 世界書局 | 安慶 | 匯海書局 | 蕪湖 |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 宣化 | 小書報社(代定)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代定) | 開封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西安 | 甘肅書報社 | 蘭州 | 現代文化社 | 成都 | 文資書局 | 萬縣 | 新川書店 | 重慶 | 朋友書店 | 雲南 | 東方書店 | 貴陽 | 新友書店 | 杭州 | 現代書店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廈門 | 開明書店 | 長沙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一四號

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睡覺與外交

孟 真

一個人料理自身的事，最怕是做夢的狀態。若常年在做夢的狀態中，雖一件壞事不做，也夠傾家蕩產的，至於一事無成，更不消說了。一人的事如此，一國的事又何嘗不然。在環境安穩的情態中，昏睡的態度已經不了，若在四圍波濤動蕩的局勢之下，昏睡的態度更要急速送命，這是毫無可疑的。中國人對事的最大毛病是糊塗的看着，昏昏的想着，漫汗的混着，敷衍的賴着。這樣姿勢，一方由於認識不清，一方由於工作不勤，一方更由於意向不健，於是治大國者若睡午覺一般「厝火于積薪之下，而處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試看今日我們的執政者，對付此時世界將在大變化的局面，是不是有些像睡覺的樣子？中國在外交上花錢不算多，然以所花的錢比所出的工作，真覺慚愧。駐歐大使公使中有兩人逍遙國內，更有一人在途中，又有出缺未補，補而不在任者。於是今年的國聯大會中，中國代表團以羅忠誥金問泗等充數。表面上尚如此零落，內容之效能可知。在如此最嚴重的國際時局之下，以如此「蕩蕩之德」應付之，負國家外交之責任者，

是不是有虧職守？請看日本，常川之大使公使機能，皆能精益求精，更加上些專使臨蒞，名士訪問，有組織的察探團體，半公半私的個人接洽，應有皆有，每作必十成努力。如此相形，不必決鬥于疆場，外交上日本固已「戰勝于朝廷」矣。自「塘沽協定」之大辱以來，軍事上盡撤藩籬而東向乞憐之姿態，在巧言如簧的政客口中，固尚有幾分強辯可以敷衍；獨此外交上之極度鬆懈，一若「為長者折枝」而不為，真不知是何居心也。

猶記得王正廷掌外交部的時代，在昏瞶糊塗，鹵莽滅裂中鑄成中東路上中俄衝突之大錯誤。如此一大教訓還不能醒來，還在昏瞶糊塗中，以當時中日關係之迫切，而不能有半分之認識，以當年濱口若槻內閣幣原外交之情勢，而未會作半分之利用。駐外使節多付闕如，外交工作只有口號。瀋陽事變，一發而不可收拾。以當年的政權組織論，他是負不起全部外交責任的，他不過是個外交大書辦而已。然他既尸外交部長之位，他是不能自解其罪的。今日局面更比當時為複雜，未來事變之大更比當時為可慮，負

外交責任者更不該鬼混目前，除對付着日本要求以外無所動作的。

今日之對歐美外交應作積極的活動；而作積極活動之大前提是將外交機能充實而健全之。第一件，不能在所在國動作之使節皆當更換。無論實力者及有政權者，皆不當以私人關係用人，將公使館員看做美缺，作為調劑，以致誤了國家的事。第二件，留在國內之大使公使，皆當誠懇促其即回本任。代辦的地位本難活動，在中國人的習慣之下，公使有人，代辦尤不易辦事。第三件，俄美英三國——至少——必須與之有深切的接洽，準備在將來事變中彼此應取之態度。這誠然是不容易辦的事，然若彼此使節得人，在南京或在彼國都城總可辦到相當的接洽。第四件，歐洲各國關係之演進，外交部要切實考察，這須憑藉在歐洲的各使館之消息功用，不能但憑報上消息，尤不可聽憑日本人的傳說與判斷。第五件，對國聯不可取忽略或減少熱誠的態度，果如此，乃真是自誤。

國聯遭日本之一擊，德國之再擊，而威權大失，誠是事實，然這局面也不是一往不變的。以目前國社黨德國之惡貫滿盈，對內自相屠殺，對外鼓動奧亂，已把西歐各國的態度逼得大致上到一條路上了，他們鑒于國社黨的德國

之為危險分子，不得不于安定歐洲關係之局面上相互讓步，作相當之提攜。或者此是國聯機運之再興，亦未可料。

國聯本身無尺土之守，一人之柄，本是一件空東西，然而他的組成分子並不是些空東西，而是些強大的國家，環以多數的小國。若是這些強大的國家能合作，國聯自然有力量，不能合作，自然無力量，這是不用說的老實話。近數月中，國聯之沒落，雖由日本德國之一擊再擊，然其最後之暴露弱點，乃由義相莫索里尼親德之態度而起。今以奧國事變之故，德義關係，儼若對壘之敵人，德國並其最後一個可送秋波的國家也喪失友誼了，不能不說是歐洲局勢之大進展。若俄國入盟之事再能實現，更可視為國聯之大轉機。這不是說抽象的國聯有威靈，而是說國聯之組成分子，若能通力合作，可借國聯之機能顯其威權。國聯不是別的，只是世間受了歐戰之教訓以後，想出來的一種以會議代秘密外交，以多元代替一個重心之新的國際政治合作機用。年來幾次大變，使得一切關涉國際政治的會議幾皆開不成，故國聯工作毫無精采。今幸元凶貫盈，轉機在望，乃我國反于此時忽略他，輕視他，誠為不智。國聯以中國之故，遭最大之打擊，設若中國以為彼已遭打擊，不妨加以輕視，則世上最鮮廉寡恥者，當為中國。此等國家能

否存在于世上。實不能無疑也。今以本年所派出席國聯之代表論及其他對國聯之情形論，政府似對國聯事不復多所

措意，此誠夢夢之態度，而為日本人所大樂者也。

☆ ☆ ☆

反宗教的自由

小 招

在未入本題以前我們先談論我們所必須的精神，我以

為我們要有自由的空氣。這不是很普通的說法嗎？但我為什麼要特別聲明呢？我的意思是要求大家要有大量的自由和涵忍，不但能够包含不同派別的宗教（所謂信仰自由）并且還要包含反對的意見，宗教與反宗教都有他們的自由。這樣的自由，我名牠做大自由。我覺得中國目前最需

永在「過渡」的時代過活，特別目前的中國真是一個「大過渡」的時代。在這時代我們需要大自由——包含一切而有最大涵忍的自由。

要這樣的精神；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確是大變動的時代

在這大自由下的宗教問題，我提議反宗教的運動。

。幾千年本國歷史從未見過，世界萬國恐亦無此相似的例

是只有反宗教自由，不容宗教存在，於是有對教徒迫害，搗毀教堂等等暴動，這的確不及我們高明。我們要包容一切，容許各反對意見的自由辯論，自由研究，沒有受迫害的人而能引出最高深的能較合真理的理論來。這些理論擺

一個道貌儼然的道學先生可以有一個摩登的閨女，她要講自由戀愛，戀愛神聖的。再如一個資本家的少爺，他却要

在下一輩純淨的聰明的國民前面，任他們自由選擇，於是低劣的自然淘汰，高明的永久存在。目前對於各種宗教信仰

思想左傾，同情無產階級。這是目前很容易看到的事實。

徒的信仰生活和宗教行動在不妨害公安或公益的範圍之內，我們許給他們以絕對的自由。這是所願為特別提出的。

如果任由他們父女或父子以及一切人們按照理性去鬥爭，很容易有「氣死」或「迫死」的慘事發生，那決不是好現象。「真理」是不容易找到的，并且是永無止境的。我們

近來國中宗教的氣焰高張極了，烏烟瘴氣，這不是好現象。因政治手段和邊疆問題而不得已採取宗教辦法的我

們也看出他們的苦心而加以甚深的原諒。但無論如何因宗教空氣影響國民——尤其是青年的思想將來不利於國家民族的地方在我們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們不得不舉起鮮明的旗幟來——反宗教運動。

對於宗教指導下的迷信行爲近來輿論界雖已有諷譏的批評，不過大都是枝節的攻擊，沒有整個鮮明的態度，有系統的理论來嚴厲對抗，反對一切的宗教。但是宗教歷史頗久，根蒂極深，反抗的理论不有遼深精密的根據，審博周詳的辯論，就很難來消滅宗教的氣焰。本文著者深愧自己學術的淺陋，不過倒有不少「反宗教」的熱誠，希望「拋磚引玉」引起大學問者出來研究，指導青年走入正路，那就萬幸極了。

宗教最可反對的一點就是他們大都有一个超現實的境界存在。姑無論這種假設的毫無理由。但有這樣超現實的境界存在，必然的對於這個現實的世界減少熱心，減少興味。固然高明的宗教家沒有這種毛病，但是無論如何既存心有歸宿的終極，能獨善其身固易，使其極具熱誠勇於改革奮進，打破惡劣環境，衝鋒陷陣，求得最光明的真理，確實很難了。

這一點最不利於中國的現狀。宗教除去稍給高明的信

徒一點熱誠以外，更多顯示着消極的，懶惰的，依賴的，想得恩典的，不負責的諸種可憐的惡習。這幾種精神給中國現狀比視一下，我們能不驚心動魄嗎？中國處於「次殖民地」的地位，到處縛束，到處受剝削受壓迫；一面國土慘裂，遭罹極其嚴重并將繼續襲來更嚴重的國難，幾乎許多國民已想着除做「亡國奴」以外絲毫沒有希望了。求着最後的安宿和現實的超脫倒很容易，任何宗教都能辦到。但是超現實的境界謀好了，我們地球上的中國交給誰呢？

其次一點的壞處，各種宗教大多解釋世上事物的所以然以及變化的由來在人力以上有一個超絕的偉大「神力」，他們要仰承這種神力，祈禱一切，祝福一切。這真是極度懶惰荒唐的思想。在這次全國大旱災中幾乎顯露出了全部形態。他們又將現在人類所尚未知曉的事理（這是任何時代都要有的）整部推諉於神力之下，在他們固然省事了，其奈事實上不能如此，科學家不甘願其如此，并且將來隨時可以證明其不如此的。關於「神學」，「有神」「無神」之爭聽說早鬧得很凶。不過我問過基督教徒怎麼知道有神，他說聖經上說的，你要看聖經。我問他聖經怎麼來的，他說聖經是神寫的；好人不冒主的名，不寫聖經；壞人不會寫聖經，聖經必是神寫的。「但那裏來了這麼一個

神呢？如何證明他存在呢？」——聖經上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你去研究聖經。」他弄個圈兒，我急得要哭！

究竟我們是人，做個勇敢的人吧！

還有各宗教大都有麻煩的儀式以及許多費時耗神的功課。禱告，念經，禮拜，靜坐……真能使虔誠的信徒耗盡日常的時間，無暇於世間的事務，所以有許多教徒有出世的必要。然而他們是在地上，雖然生活程度抑制極低，然而總是吃地上的，住地上的，得到地上安甯的幸福，而他們不做地上的事，硬要修鍊精神的安樂，他們是無業遊民，剝削他人以自奉，不論富翁的大量捐輸以至寡婦自願捐入一文的奉獻，在我們看得清清楚楚，都是別人家的錢，不該我們來無謂耗去的。

佛教的節日非常的多，儀式也最煩。基督教徒每飯祈禱，感謝他們的上帝。按照我們的理性，這事的確莫明其妙。我們縱然肯退一萬步來說，上帝做成了人，但是歷史上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人成了之後，上帝並沒有預備好像現在我們飯桌上的食物給我們，這些食物都是我們祖先千辛萬苦中發明來的。并且就是目前放在飯桌上的食物也是吾們各方面很不容易得來的。如果說這些各種得食的機緣值得感謝，人們心裏明白就是，更何必於打倒偶像的

教義中，又創立一個大偶像，稱爲上帝的來呢？在我們的意思，打倒偶像好，要打倒一切的偶像！打倒一切的宗教！

宗教的最普遍最惡劣的一點就是流於迷信，這真是無可辦法的事。宗教不能離開迷信，牠叫人虔誠至於迷醉的程度，信仰至於迷信，怎能使宗教脫離迷信呢？

基督教常自稱爲最進步的宗教，并且說是不迷信的，但是我看他迷信的程度真不得了。他們一口咬定人是上帝做的，上帝照着自己的形像做人，又做了萬物給人。沒有進化論和古生物學來證明人的由來麼？基督教徒說不然，新進化論已經證明人確是上帝做的。新進化論大概只在他們教內的宣傳刊物上見到，我們真無法了解。不過我也能知道他們「一口咬定」的苦心。假如不這樣咬定，聖經有人懷疑，教義破壞，還能成爲什麼宗教呢？其他迷信事實真是難以盡說。他們說有一回牧師的家着火了，是因爲上帝要他移居，到別處宣傳。又一回牧師的自行車丟了，說是因爲上帝要他到鄉下去！

宗教既然成了不能脫離迷信的狀態，我想索性從根本來，拋出他的根底，打倒一切的宗教！

宗教真是一點沒有好處嗎？大半公平的有智識的人可

又承認他也有好處，在上古民智未開的時候更是如此。不過我們知道時代進化到現在，已經不必用宗教，而所有宗教的好處是完全可以別代的代替，譬如他的勸善部分可以用倫理道德來代替，使人知道自動的爲善，不爲神的意旨去爲善，是更純淨更可愛的行爲。其他各種精神可以代替的多極了。教育實在已可全部代替了宗教。他的精神修養方面可以用藝術代替早已就有人提議了。

還有宗教最可寶貴的一種是熱烈的精神，所謂宗教的熱誠（帶有犧牲的精神），我看可以立刻採用於各種事業。我就想利用宗教熱誠來做「反宗教」的運動的。

我們來舉動這個反宗教的運動，自己是有絕大的信心。我們相信自己必定成功，必定得到最後的絕對勝利。我們相信這樣，除去根據自己努力以外，我們是考察過自己的環境有極其有益於我們的幾個條件。

（一）世界的潮流已經捨棄宗教。科學發達已經够打倒宗教的，新興社會科學能使人將宗教視爲毒素惡物。社會主義的俄國已經打倒宗教了。即是歐美各國也已把宗教冷淡下去，中國前年也有過反宗教的運動，教會勢力斂迹得多，破除迷信提倡科學思想也是目前政府所極願從事的。所以我們必定成功。

（二）中國從古以來未曾發生過宗教。所有宗教都是從外國來的，他們來到的時候總發生猛烈的反抗，最終只蔓延於下流階級，所謂士大夫的多數知識份子，清清楚楚的看出來而不受傳染。我們祖先的聖賢又爲我們立下了反宗教的基礎，像「未知生，焉知死」等等的格言，不計其數。所以中國極其容易打倒宗教，我們必定成功。

目前立刻就要反對宗教的最要緊的一個辦法就是限制他們宣傳。

限制宗教宣傳的方法大意可以限定地點，除了教堂或佛寺等等以外不準隨處公開宣傳，還要限定聽講的人在若干年齡若干教育程度以下沒有相當知識的人是不能加入的。他們的宣傳品也要加以合理的檢查。宗教儀式不得無限制的隨便舉行。

我們提議這個反宗教的運動，要有緊嚴的議論，合法的步驟，誠懇的態度，熱烈的精神來擔當一切，來奮力苦鬥！

廿三，七，三十日畢，福州

附記：請讀者參看本期的「編輯後記」。（編者）

☆ ☆ ☆

蘇俄旅行記 (六)

丁文江

新舊的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打得

從柏林到莫斯科

八月二十九下午五點五十八分我離開柏林。尼采來送我，說已經有電報給蘇俄旅行社在邊境招呼，並且派人到莫斯科車站來接。于是我很坦然的上車。夜間經過德國波蘭邊界絲毫沒有甚麼困難。第二天的下午三點鐘到了波蘭邊境的司托爾甫采 (Stolpce)。火車停了半點鐘就原車開向蘇俄境內。再半點鐘以後開到了蘇俄的奈高來羅依 (Nogor-eloe)。旅客到這裏下車驗護照，查行李，然後換蘇俄的車入境。

車一停了，我各處找蘇俄旅行社的接客的，不見他的踪跡。一個行李夫却自動的上車來把我的行李搬向稅關去。「外交官？免驗放行？」他用法國話問我。「不是。旅行社的客人 [intourist]」。于是他把我的行李放在普通驗行李的木台上。稅關的房子並不大：右面一個屋子是驗護照的地方，左面兩個小窗是旅行社賣票換錢的地方，中間是一排凹式的木台。照我的估計，最多不過能容幾十個人。

那一天旅客很少；外國人除我之外，只有兩個德國人，三個法國人，一個荷蘭人。以後這四個都是經西比利亞到上海去的。最足以使人注意的是用德法語寫的兩大塊紅的標語橫掛在稅關的牆上：「各國的勞動者，團結起來！」

一到了稅關，我的護照就被一個兵拿去。我一個人在本台邊等着驗行李。忽然一個女人來說是蘇俄旅行社的職員。「你驗完了行李，到那邊小窗口去取到莫斯科的車票」。說着時一位女職員來驗我的行李。她是一位不到三十歲的婦人。白棉布褂子，藍布裙子，白棉紗的襪子，面色很枯槁，腳上却著了一雙極高的高底鞋子！她很客氣，查驗的時候把行李翻亂了，還給我放好，又把我的現款以及通濟隆的旅行支票一一登記，給我一張收據，然後手續纔算了結。我要向旅行社去取票，恐怕行李沒人照料，想找一個行李夫看着，他們却不懂得。我向驗行李的女職員說明我的意思，請她翻譯，她也搖頭不懂得。只好把行李放在原處，一個人去到旅行社窗口去。窗子口的一位女職員告訴我道：「行李放在那邊不要緊的。到時候我派人去搬

上車。護照驗完了自然會得還你。這是你到莫斯科的火車票。今天晚上的晚飯，明天早上的早飯都得上車吃的。

你最好在此地買好了飯票省得在車上麻煩。兩頓一共七個馬克。要換錢那邊窗口去。」「我在柏林給你們的旅行社說好了。一到蘇俄境內，一切都是包辦的。何以吃飯又要另外付錢？」「那我不知道。你現在吃飯一定要付錢的。包辦的話到莫斯科再說罷。」「請你打電報到莫斯科，明天早上派人到車站來接。」「請你放心。一定有人來接的。」「我只好完全照了她的話辦。不過我知道盧布是不可多換的，所以只用了十個馬克去換了五個盧布。以後我才知道在莫斯科的秘密市場上，六個馬克可以換一百個盧布。就是在沿路旅館裏用，一個馬克也可以抵八個盧布！

在奈高來羅依一共停了一點五十分鐘。護照在稅關就拿回來了。可是上車的時候，車門口的兵又得驗過一遍。上了車以後又被車上的軍警拿去，到第二天早起方始送還。我坐的是蘇俄國際臥車的二等，一間房兩個人。同我同房的是一位青年的德國人。我問他道：「你從柏林來的嗎？」「柏林？我如何敢從柏林來！我是共產黨，是從捷克首都 Prague 來的。」「這列車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潔淨。簡直與別國的國際臥車一樣。」「哈哈！你聽慣了資本國

家的宣傳，以為蘇俄的火車不知怎樣壞法罷？你自己看看，這樣宣傳是靠不住的。」「不但火車很乾淨，而且行李夫異常的規矩。上車的時候我給行李夫酒錢，他不肯要，說是旅行社全給過了。他安頓我的行李，都用梯子上下，不肯把腳踏在坐墊上。使我覺得蘇俄勞動者知道愛惜人格，愛惜公共的東西。」「哼哼！這又是偶然的。沒有如你所想像的好。」「他又說道，「共產主義完全成功只是時間問題。我常常到蘇俄來的。來一回覺得進步一回。旅館？我不知道，我來都是住在機關裏的。中國的共產黨真正有信仰嗎？真正了解主義嗎？阿！死的很多，不錯，政權還是在反動派手裏的！」他一面說，一面從皮包裹取出一大塊麵包，一大包臘腸，大吃起來。「蘇俄車上的飯食又貴又壞，沒法子吃。」我初起以為他是自己省錢，借這話解嘲的。等到我看見我化了四個馬克一頓的晚飯，只有一大塊咬不動的牛肉，我纔知道他是說的老實話。吃飯如此，睡覺也是不舒服，因為只有一條極薄的氈子，夜間很涼，害得我一夜沒有睡穩。

☆ ☆ ☆

地質探礦聯合局

八月三十一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火車到了莫斯科的「

白俄」站。吳炳文先生同一位黃先生來接。下車以後我們各處找旅行社的接客，絲毫沒有影子！幸虧吳先生帶了使館裏的僕人宜萬 Ivan 幫我照料行李。他在使館裏好幾十年了，不但會說英法德三國的語言，而且說得很好的中國話，雖然他沒有到過中國。於是我們同坐了使館的汽車，先到首都旅館 (Hotel Metropol) 住定了房間，再把吳黃二位送回使館，然後我帶了宜萬去到所謂「地質探鑛聯合局」去 (United Geological and Prospecting service 俄文縮寫爲 Soinsogeolorazwed)。

聯合局在莫斯科河的邊上。門前路沒有修好，汽車極其難走。房子極其高大，但是多年沒有修理，外面看起來不免破舊。聯合局是大房子裏面幾個機關的一個。我同宜萬費了許多事，東問西找，纔找着代理局長奴維哥夫 (Z. P. vekoff) 先生的公事房。房是裏外兩間；裏面一大間是他本人辦公的地方；外面一小間，有一男一女坐着，大概是下級的職員。男的看見我的片子，立刻拿了進去，又出去找了兩位會說英國話的翻譯來，然後請我。奴維哥夫先生不過四十多歲，完全不懂得外國話，所以不能不先找翻譯。他極端的歡迎我在蘇俄旅行。「古布金局長早有信來叫我招待。我現在派這位許羅哥夫 (Shrokoff) 做你的翻譯。」

請你把你的路線定好，我可預備一切，因為古布金局長說，你是我們請的客人，所有旅費都應該由我們供給的。」我一面謝謝他，一面告訴他我已經與蘇俄旅行社訂了合同；凡旅行社有機關的地方都由他們担任食宿交通，但是他們沒有機關的地方不能不仰賴地質探鑛聯合局幫忙。我又告訴他我的旅行的目的共有七種：一，到烏拉爾山參觀鐵鑛與鋼廠；二，到中央亞細亞作地質旅行；三，過裏海 (Caspian) 到巴庫 (Baku) 參觀煤油鑛；四，從南至北穿過高加索山脈；五，到東奈治 (Donetz) 煤田研究地質并參觀煤鑛鐵廠；六，參觀德涅勃 (Dniپر) 河邊的大水電廠；七，由氣夫 (Kiev) 到波蘭。一共預備走四十天，所以時間很匆促。希望他派人幫我做一個詳細的日程。他屈指一算道，「你的計畫太大了，不是四十天以內所能做到的。我勸你至少犧牲中央亞細亞的旅行。並且你無論如何應該到列甯格拉得去一趟。這還是我們科學的中心。地質探鑛聯合局的總辦事處雖然在莫斯科，科學工作仍然在列甯格拉得。你到那邊和專門家談過以後，再回來決定日程。」

于是我先去向旅行社接洽預備第二天晚車到列甯格拉得去。下午五點鐘許羅哥夫坐了汽車到首都旅館來接我再到聯合局去見奴維哥夫先生。那時辦公時間已過，所有職

員都散去了。奴維哥夫一個人等我。他告訴我地質探鑛聯合局的組織如左：

地質探鑛聯合局最早的前身是地質委員會 (Committee Geologique)。革命以前有職員二百人，預算每年爲二十五萬盧布。到一九二九年擴充爲地質局 (Geological department) 屬于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 (Supreme Council of National Economy)。一九三一年再擴充爲一個「托辣斯」(Trust)，命名爲地質探鑛聯合局，直屬于重工業部。Trust 是蘇俄行政組織的特點。凡是組織複雜而有獨立預算 (尤其是有經濟性質) 的機關都可以成「托辣斯」：如煤油，如煤皆各有「托辣斯」。地質探鑛聯合局的行政總機關在莫斯科，研究總機關——中央地質研究所——在列寧格拉得，這是所謂中央「托辣斯」。此外還有十六個地方「托辣斯」，分佈在各省或是各聯邦。

總機關共爲六部：一設計，二會計，三地質，四探鑛，五勞工，六教育與職業。聯合局全部共有職員六千，其中有三千是地質家。在野外工作的有二千隊，其中有五百隊是做地質圖的。有六百架機器鑽在野外工作，每鑽平均的深度爲三百五十公尺。此外還有一千五百架手鑽。地質探鑛兩部共用工人四萬五千。革命以前做好的二十萬分之

一的地質圖纔不過佔全國面積千分之一。六。目前已經增加到百分之十一。全體的預算爲一萬二千萬盧布！其中九千萬是直接由財政部撥的，三千萬是由各種實業的「托辣斯」補助的。經費支出的比例；百分之六十是薪水工資，百分之二十是機器儀器，百分之二十是運輸及其他雜費。革命前的地質家還有三百人在局服務。技術人員最高的薪水是一千盧布一個月。聯合局自己辦的有七個專門學校，訓練地質人材。

要知道上面各數目的意義，我們可以拿中國的地質調查所來比一比。單就地質家和工作隊的數目講起來，蘇俄比我們多一百倍！經費的比例因爲很難決定盧布的值，不能如此單簡。但是我們可以拿最低的匯兌價錢——六塊錢等于一百盧布——計算，一萬二千萬盧布也等于七百萬元華幣。這個數目恰巧比我們實業部發給地質調查所的經費大一百倍！以前世界最大的地質調查所是美國。經費最多的時候，到過二百萬元美金，但是這是連土地測量的經費在內。所以就是拿英國做標準，蘇俄的地質探鑛聯合局也是世界上第一個地質機關。

不過事實上在五年之內把人數與經費都擴充到數十倍以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最缺乏的要素是人材。我以後

在蘇俄旅行的經驗，往往看見一九二六年畢業的學生已經負很重要的責任。他們是否能完全稱職實在是疑問——至少工作的程度(quality)是不很高的。許多人又說經費太大了，免不了有浪費，所以一九三二年冬天曾經裁人減薪一次。我離開蘇俄的時候——一九三三年十月——地質探礦聯合局聽說又經根本的改組；中央的行政機關改為委員會，地方機關的權限擴大，預算維持相當的獨立性。足見全部的制度還在演化中呢。

第二天(九月一日)早上我又到地質探礦聯合局去參觀陳列館。在那裏遇見普利高羅烏司荃(Prigorovsky)教授。他是專門研究煤田地質的。在他的指導之下我在陳列館研究了一上午。陳列館不過一間屋子，大部分表示重工業的發展。蘇俄可以煉焦炭的煤田原只有兩個；一是著名的東奈治(Doretz)在烏克蘭(Ukraine)；二是西比利亞西部的古治奈司克(Kuznetsk)。最近纔研究中央亞細亞的喀拉剛大(Karasanda)。最初俄國的鋼鐵廠是在莫斯科南部的都拉(Tula)附近；就是所謂莫斯科煤田裏面。然而莫斯科煤田的煤是褐炭。鋼鐵廠所用的焦炭都是從東奈治來的。鐵礦產于都拉不遠的李白治克(Lipetsk)，是褐鐵礦，成分很低。因此以後鋼鐵業的發展不在都拉，而在東

奈治。那裏所用的鐵礦是從克利我羅克(Krivoe Rog)來的。鑛是我們的「鞍山式」，但是成分很高。革命以前差不多俄國的重工業全部以這一個煤田，一個鐵礦為基本，集中在烏克蘭。鐵礦成分既好，又離煤田比較的近，是很經濟的。但是烏克蘭離國境邊界太近了——革命的時代曾為波蘭佔領。所以蘇俄的五年計畫極力的發展所謂烏拉爾—古治奈司克聯合組(Ural-Kuznetsk combine)；用烏拉爾山裏馬格尼托高司克(Magnitogorsk)的鐵礦，和古治奈司克的煤礦，把鋼鐵廠分設在兩頭。鐵礦是我們的「大冶式」，成分很好，但是煤與鐵礦相距二千幾百公里，無論如何成本不能很輕。現在第二個五年計畫要開發喀拉剛大的煤田——如此煤可以近一千公里。同時又發達黑海邊的克爾區(Katch)鐵礦——也用東奈治的煤。並且在克利我羅克和德涅勃河邊兩處添設新廠，使得烏克蘭的重工業不集中在東奈治一處。這都是從國防上着想的政策。

☆ ☆ ☆

一件反抗讀經的舊事

容肇祖

文言白話之爭，讀經不讀經的問題，表面上似乎不用討論，也用不着提起，好比纏足，娶小老婆，都成過去的問題了。在獨立評論最近的幾期內依然繼續有涉及這問題的文章。正好比有些軍政的要人，要討姨太太，以纏足爲條件，自然也有鄉村的人趕快的要和他的小娃娃纏腳，預備作軍政要人的小老婆了。這樣，不是纏足和娶小老婆也是現在的問題麼？纏足的解放的歷史，比讀經和作古文的解放的歷史爲早，也許纏足是不需討論，而讀經和作古文尙未到完全不需討論的一個時期？

我以爲讀經的問題是不需討論，我此刻也不須表現我所要貢獻的意見，我只要敘述我所參加過的一件舊事。

我所報告的就是廣州的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的課程。我記得的是民國二十一年的八月，我已經被聘爲這校語言文學系的副教授了，自然看初入學試驗的試卷也是我有份的。我看的是國文的卷子，看國文卷子的主席是位古直先生，身穿洋服，他站起說了幾句話，說道：「國文試題是一篇作文，一段文言翻作白話，那一篇翻白話的

不用看了。作文作白話文的，至高的分數是五十分。」我聽了這話和各人一樣，默不出聲。我心裏盤算過，「這是不能反對的，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標準去定分數，我覺得從前科舉時代的考試，有些人以爲命定的，就是文中試官。這次如果作白話文的學生，卷子落在我的手裏，算是他們的運氣罷了！」我的默不出聲來了一個大大的誤會，就是古先生認我爲同調，八月廿五日，他手寫了一份國文系課程，並給我一封信，說道：

昨與先生同閱試卷，只有白話而已。文學墜落，當同深慨歎也！本年課目，期挽狂流，授以基本經史，今謹奉鑒。

他的課程，奇怪極了。收到他的信後，使我非常的不安，覺着國家設立大學，竟是如此辦法，這是爲的是甚麼？他所列的課目前頭有一些說明，大略如下：

孝經爲六藝之總會，六經爲文章之奧府，故劉氏文心，特標宗經。今依此旨，以經爲基本國文，而子史輔之焉。

基本國文以玩味經文，涵泳義理為主……今定諸生每日選誦一百言，月可誦三千言，按月考試，能暗背一千言者及格，過千五百言者高第，過二千言者上第（及格六十分，高第七十分，上第八十分，超等一百分）。超三千言者超等，凡超等者呈請校長獎給膏火，以爲勤學者勸。

第一年級必修課目

基本國文一——孝經論語（全講全誦）

四學分

基本國文二——孟子（全講全誦）

四學分

基本國文三——毛詩（全講全誦）

四學分

爾雅郭氏注

四學分

小學大綱

四學分

第一外國語

四學分

第二年級必修課目

基本國文四——禮記（禮運中庸大學全講全誦，餘

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基本國文五——左傳（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大徐本說文解字

四學分

文選一——賦（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第一外國語

四學分

第三年級必修課目

基本國文六——周禮（全講選誦）

四學分

基本國文七——尚書（全講全誦）

四學分

文選二——詩（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文選三——騷至表（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第四年級必修課目

基本國文八——周易（全講選誦）

四學分

文選四——上書至符命（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文選五——史論至祭文（選講選誦全閱）

四學分

（以上是四年中的必修課目，其他不備錄。）

這樣的課程，不關切的人看了自然是發笑，關切的人總想使他改變一點，結果，我是找着古直先生談了一會，仍是絕無效果。原課程，他是不署名的，由我的請求，他是署名「系主任古直編次」了。原文選修課目沒有「元曲」二字，由我的提議，加上了「元曲」二字了。我說「胡適之一輩人會批評你的課程是不對的」，他不動；我說「于專經外，另設其他的一組」，他以為不行。我說「孝經只可中小學讀，那有大學讀的？」他說「將來自有辦法。」（過了一年，西南政委會通過中小學讀經案，我甚悔我從前的話說錯了。如果讀經的提議，是由古直到鄒魯，鄒魯到陳

濟棠，那不幾乎我是個罪人麼？）不久，有一次國文系會議，古直在席上罵着顧頡剛先生，又有吠影吠聲的罵着蔡元培，胡適之兩先生。我不與辨，只聲明這課程我是反對的，並舉了幾點的理由。

國文系的課程，是須經文學院教授會議通過的，文學院長是法國新畢業回國的吳康先生。文學院第一次教授會議，古直說了幾句很使人知道他的地位的話，是：「吳院長是我打電報請他回來的。……」第二次教授會議便是議及各系的課程了，這是九月十一日。在十日我寫了一封信給吳康先生，是討論這課程的，大略如下：

……系統之知識，非諸經所能包；專門之技能，非誦經便能得。而所定課程以羣經爲必修，以文字學，文學史，音韻學爲選修；至於所列諸經，定爲必修者，據古先生之言，以誦讀爲主，而研究爲後。薄系統之知識而尊盲從之誦讀，此弟之所期期以爲不可者一也。

……或注重學生讀古書之能力，擇詩經，尚書一二種而使之必修，其他皆選修可也。徧讀羣經胡爲乎？……然而或欲造就通經之才，則特設專經一組可也。今諸生苟欲專精語言學，苟欲專精詩詞，苟

欲專精戲曲，苟欲專精小說，苟欲專精唐宋以降之文學考訂等，亦便盡專力于羣經乎？一曲之才，何所取資以爲專家之造就也？此弟之所期期以爲不可者二也。

文學之意義，世界自有共通之界說，中國文學不能背道而馳也。……今更拾鄭玄，劉勰之唾餘，以孝經爲六藝之總會，以六經爲文章之奧府，追踪往古，專己守殘，恐未足以樹立于世界文學之林也。他如學科之分配，在古書之選讀有甚重甚輕而失之者：如文選之析爲五部，每部皆四學分，共爲二十學分，皆必修；而樂府詩集則四學分選修，史記則四學分自習，似爲未得其本者。又毛詩一課爲四學分必修，而選修者又有詩毛傳鄭箋孔疏四學分；周禮爲四學分必修，而選修者又有周禮鄭注賈疏四學分；大徐本說文解字四學分必修，而選修者又有說文解字注四學分；孝經論語孟子共八學分必修，而選修者又有四書集註四學分；爾雅郭氏注四學分必修，而又有訓詁學中之爾雅義疏選修；他如文法學之外有馬氏文通；目錄學之外有校讎通義；樂府詩集之外有漢魏樂府詩，床上安床，屋下架屋，曩有

令人莫測高深者矣！

鄙意編定大學各系課程，雖間有可以自由出入之處，必須名副其實，次序井然，未可以意想妄爲之者。……

這封信面遞了，吳康先生也有更改這課程的意思，但是到了開會的一天，沒有提出我的一封信，古直先生也不見出席。由英文系教授黃學勤先生的質問，吳先生始把我的一封信拿出來，信太長了，不便宣讀，遂由我將大意宣布，我加上了反對孝經一種功課列在國文系課程內的意見，一齊提出。結果，通過將課程發回國文系修改，並定十三日爲國文系會議修改的日期。

十三日，我到了國文系會議室，吳康先生手拿着署名「前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古直」的一封信，內邊都是反駁我的那封信的話，如下：

劉彥和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銘檄，則春秋爲根；並窮高以樹表，極遠以啓疆，所以百家騰躍，終入環內者也。」

「然則一切文學，經包之矣。鄭玄治熟經傳，乃爲純儒；杜甫精熟選理，始稱詩聖；韓愈起八代之衰

，其在能暗記論語，尙書，毛詩，左氏，文選也。欲得專門技能，舍誦經其奚由哉？……容君休矣，發憤下帷，三年再說可耳。……

又過了幾天，吳康先生請我到他處談話，他問我要教史學系的那種功課，我明白了，我知道古先生已由學校挽留，國文系的課程是不能改變的了，我因此都開了史學系的功課。又過了一二天，史學系主任朱謙之先生到我家裏，說：「我們史學系是門羅主義，請你不要出席今天的教授會議了。」我說：「不祇今天，我從此不出席教授會議便了。」這件反抗讀經問題的事便停止了。讀經的課程進行的很順利。

二十二年的夏天，西南政委會通過了中小學讀經案。奇妙的提議繼續出現了，就是一位廣州市教育局督學胡某提議用朱熹的小學爲中學教本。我這年在嶺南大學，到了冬天遇見了中山大學國文系教授李笠先生，他說：「國文系的課程，我本來要在教授會議上提出意見的，坐在我旁邊的一位，寫了幾句話，「天不變，地不變，國文系課程亦不變」，因此我也不說了。」

現在是二十三年的夏天，在革命策源地，安穩的推行讀經的課程已有兩學年了。中山大學國文系有一位老教授

告訴我說，「下年的新課程，古直先生改定的，古文辭類纂也像文選一樣的分爲幾個功課了。」我可惜我現已離開

了廣州，看不到新課程的新花樣了！
二十三年，八月八日。

今日領袖之急務

曹翼遠

政治社會必須有一個重心。這重心的形成方法因時代

之治亂而不同。在治世，政治重心的形成是正常的，君主

制度藉君權神授的世襲制使重心常把握於某一特殊族類；

民主制度藉選舉方法使重心移遞於公正才能者之手。前者

諉諸天意，後者據於法律，是以上無爭奪，下無間言。在

不太平的時世則不然了，一個政治重心的產生，全憑某一

個人的聰明智力，單騎獨出，漸漸地蜂結蟻聚，蔚成一大

勢力，進而征服全政治社會而爲之主，於是動定指顧之間

，舉國風靡，浸假而國家民族的安危，繫於一身。這樣成

功的政治重心，最爲不易，最爲煊赫，最爲震鑠一世。

然而，如此而成功的重心，雖可以祇定一時，但其所

憑藉者爲各人才力，其根基並沒有像民主制度君主制度下

所產生的那樣堅固，所以保持這個局面也最艱難，往往生

則助業彪炳，沒則土崩瓦解，生時國家民族固蒙其福，沒

則國家民族仍須遭殃，蓋後一重心，仍須從擾攘劫殺中造

成也。英雄亦猶人耳，長生是不可能的。

所以，一個不世而出的大領袖，應該做一種非常重要

的工作。

縱觀歷史，橫察宇內，有幾個大領袖是曾經做了這種

工作或完成了這種工作？秦始皇？亞歷山大？愷撒？克林

威爾？袁世凱？列寧？孫中山？降而至於墨索里尼？史泰

林？……誰會做了呢？

當一個大領袖成爲政治重心的時候，振其長策，以御

宇內，他便成爲一個萬人仰望的中心。一切權柄力量榮譽

金錢，都在他的手裏；一切英雄豪傑才能之士，亞肩接背

，都出於他的門下，且惟肯出於他的門下，惟有出於他的

門下。於是，領袖以其智能，從容指揮，使久亂的局面漸

歸於治，使積弱的民族得強，使垂危的國家得救，濟水深

火熱的百姓於衽席之上。也許這種功業，已經完成，或正

在走向半途，離完成不遠。忽然，走完了生命的程途，大

處彌滿，壞極壞極，勢必至於重歸擾亂。局面既重歸擾亂，勢必至於前功盡棄。在國家民族方面着想，豈不痛哉！

歷史上所表現着的這種政治的悲劇，可謂俯拾即是。

身後世界之進行如何，因此輩思想範圍所不能及之觀念也。秦始皇生於七國紛爭時代，他的才能足以併吞齊楚燕趙韓魏，他的才能足以控制六國的燼餘，使他們不敢死灰圖燃。六國之先，各有幾百年的歷史，一旦力偶不足而歸於滅亡，必不甘就此貼服的，然而秦始皇的力量可以控制他們。可是一等到秦政一死，局面便土崩瓦解，「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這下面的答案，恐怕不是賈誼先生的「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的罷！

馬其頓王亞歷山大鐵騎縱橫，滅波斯，取希臘，入埃及，逐大流士無容身之地，遂建設世界上第一次大帝國，然而身死之後，「其所攫握於手中之世界大帝國，如童子之執寶瓶然，落地而碎矣。」（梁譯韋爾斯世界史綱語）羅馬狄克推多朱理亞愷撒，執無上之威權，頗有整治羅馬的偉劃，然而他自己是給人刺死的，身死之後，羅馬大亂。十七世紀中葉，英國曾經有過一次平民革命，當時首領克林威爾率份子複雜之鐵甲軍，戰勝攻取，所向無敵，誅英王查理第一，組成了一個短期的自由人共和國，假如這局面

能夠維持下來，則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這一個不大好聽的名詞，也許可以免去，然而克林威爾一死之後，革命即如曇花一現，倏即毀滅了。

以上所舉的幾個例子，其事業大概因人而生榮死滅！如出一轍，這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這豈不是因爲後繼無人的緣故嗎？

所以明哲的領袖，於治國濟民之外，叱咤風雲之餘，應該用心着意去訓練出後一個政治的重心，以守自己已成之局，以完自己未畢之業，以繼自己未竟之志，使不復有擾攘劫殺之慘。然而，於躊躇滿志或事務蠅集的時候，又誰能深謀遠慮去顧及這非目前的問題呢？

假如袁世凱不肆心於帝制，早訓練成了一個足以繼承自己的領袖，民國十餘年的擾亂不致踵起，國家民族的元氣，非特不致於斷送，且可恢復前清季葉的斷喪。假如列寧當日已將史泰林置於唯一繼承者的地位，則托洛斯基不致流亡國外，可以共同努力於蘇維埃社會主義了。即以中國國民黨，最痛心的寧漢分裂，寧粵對峙，太原擴大，廣州非常，以及閻馮唐桂諸役，使一個黨東牽西掣，不能貫徹主義之推行。假如中山先生在世之日，獲有餘暇以從事於後繼領袖的預備，則弭爭於幾先，造福於來日，不必

經過許多年的糾紛才能隱然有一個重心的形成了。

這代價太大了。命脈垂絕的國家，豈不是不堪常常出此代價嗎？

亂世環境下所產生的領袖政治，常成功於領袖在生之日，而失敗於領袖死後之年，如其不失敗則時代可由亂入治，失敗則混亂依然，我不知當世之雄的墨索里尼，史泰林，希特勒於縱橫捭闔之餘，曾否一及自己身後的意大利蘇維埃德意志將成什麼局面，而乘早在那裏從事於訓練後繼的這一種重要工作。

這一種訓練後繼的工作，當如堯之於舜，舜之於禹。這一種訓練工作的方法，當以造成被訓練者的威望為先。

這種工作，在今日的中國，尤為切要。歷史上的教訓是這樣的明白，中國二十幾年來因尋找領袖所生的禍亂是

編輯後記

△孟真先生在蜜月中給獨立趕成了這樣重要的一篇文章，這是我們最感謝的。

△小招先生是福州的一位投稿者，他在獨立第八四，八五，九〇號有過三篇文章，

這樣的多，所受這種禍亂的害是這樣的深重，產生一個領袖是這樣的不容易，無論在國家在民族在領袖個人言，都不可輕視這種工作的重要性，這種工作，委實超乎安內攘外經國利民之上。

明白的說來，今日中國的政治領袖，應該於指揮策勵之外，把眼光遠放到自己身後的政局去看一看了，應該加意的訓練出一個足以繼承自己的人了，這人，要使與自己同樣的有控制全局應付危難的威望與能力。

前轍猶新，來日大難，事業之締構不易，軌物之傾圮可念，成功自在，維持在人，希望今日的領袖不何漢斯文

廿三年八月三日

☆ ☆ ☆

適之

△小招先生的文章，我們讀了，頗有一種複雜的矛盾的思想。他信仰自由，「要有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同時他又主張打倒一切宗教，限制他們的宣傳。這豈不是矛盾嗎？他在開篇主張「目前對各種宗教信徒的信仰生活和

宗教行動，在不妨害公安或公益的範圍之內，我們許給他們以絕對的自由」。但他在篇末又主張「限制宗教宣傳，加以合理的檢查，宗教儀式不得無限制的隨便舉行」。這又豈不是矛盾嗎？我想小招先生並不是不明白這種矛盾；他是誠心信仰「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的，但在那個傳教氣味最濃的福州城，忍受不住那淺陋的宣教師的麻煩，又看不起今日全國迷信氣燄的高張，所以他有這樣一篇反宗教的提議，顧不得他的主張的矛盾了。其實這種矛盾是很基本的，是無法避免的。要「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就不能打倒一切宗教；要打倒一切迷信，就不能有那「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小招先生不贊成蘇俄反宗教的方式；可是蘇俄的方式是反宗教的唯一有效的方式。天下決沒有在「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之下可以打倒一切宗教的。

△小招先生的矛盾，我想，都是因為他不曾分別他私人的立場和他所希望的政府立場。一個私人儘可以一面絕對不信宗教，一面又可以主張「最大量的自由和涵忍」。

可是一個政府在這個科學昌明的新時代，是不能迷信那十

八世紀的絕對自由論的。在絕對自由論之下，吸鴉片也是個人的自由，打嗎啡也是個人的自由。然而現代的政府大都明白這種自由是不應該受保障的了。在同樣的邏輯之下，如果一個政府承認某種宗教迷信是有害於國民的理智的健康的，——正如鴉片有害於國民的身體的健康的——那麼，那個政府對於這種迷信應該有「合理的檢查」，應該有相當的取締。這不是「打倒一切宗教」，也不是「包容一切」。這不過是二十世紀的政府對人民應該的一種責任。——這樣的把私人的立場和政府的立場分開來說，也許可以避免一部分的矛盾吧？（小招先生此文原題為「反宗教運動引論」，我因為上述的一些矛盾，所以大胆把他的題目改了。）

△關於這個宗教問題，我們將來另有專文討論。

△容肇祖先生現在是北平輔仁大學的教授。

△曹翼遠先生是在南京市政府服務的。

☆ ☆ ☆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闢「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 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 每月二元
 (香港) 每月二元九角
 (澳門) 每月二元九角
 (新加坡) 每月二元九角
 (南洋) 每月四元一角

再論所謂國醫

傅孟真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

吳景超

鄉音

王伏雄

中學歷史教育

吳晗

所謂國醫

傅孟真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樂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風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 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王府井 民智書
局 宜內 佩文齋 廠甸
灘 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 朝野書店 朝 | 天津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上海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鎮江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南通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常熟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漢口 | 鎮江書店
徐州廣告社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 南昌 |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費社 | 廣州 |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報社 | 汕頭 | 永昌公司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濟南 | 吉昇昌書局
荷澤書報代辦部 | 威海 | 文德書局 | 臨清 | 世界書局 | 安慶 | 匯海書局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小書報社(代定)
覺民書報社 統一派報所
華新報社
西安派報社
甘肅書報社
現代文化社 | 蘭州 | 文寶書局
新川書店
朋友書店
東方書店
新友書店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 重慶 | 文化書店 | 雲南 | 新友書店
東方書店
新友書店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 貴陽 |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福州 |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廈門 |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長沙 |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衡州 |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

第一一五號
國民三十三年八月廿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再論所謂國醫 (上)

傅孟真

八月五日我在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欄中發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所謂國醫」，引起了一羣「所謂國醫」的攻擊，並有幾個南京的記者，在那裏胡言亂道一陣，肆力作個人攻擊。和國醫談科學，和如此一流的記者談論理，皆所謂對駟彈琴，白費精神，我所不敢。然大公報上的兩篇宣揚國醫的文字由我引起，理宜再申說我的意思一下，且前一文中，我猶未盡之意，亦應再補充說幾句。

前文中最使所謂「國醫」們反感者，在乎我說「國醫」中無病理，缺診斷，而與近代科學根本不相容。其實這是明擺着的事實，人人共見的，不待辨論，也不容辨論。其要強作辯論者，只得將病理診斷作一曲的界說，或根本不了解這些名詞的含義。所謂診斷者，除脈搏，呼吸，溫度，血壓，大小便，血液，內臟聲音，各種普通考察外，每一症各有其詳細診斷方法，而微菌之檢察，尤為全部傳染性病之最緊要的診斷。診斷的器具本為國醫大系中所無，而這些診斷的經程，除脈搏外，又皆國醫所不知，或不確知。即脈搏一事，固是中醫診斷之第一要義了，然其用

此現象之意義，乃全然荒謬。試問手腕上的一條動脈，在不滿二寸的距離中分做「寸，關，尺」，靠區區三個指頭，看定心肝脾肺腎，這真是違背小學常識的說話。若有一位自居改良派的國醫先生，如投函大公報的趙寒松先生，硬說這不是國醫診斷的重要方法，則試問國醫舍此診斷柱石以外，還有什麼更普通用的，更不含糊用的診斷方法？更試統計一下子，現在開業的國醫是不是還是人人用此為第一法？事實具在，不容諱飾。且人羣中最多的病是有傳染性的病，不能驗微菌，且不知何所謂微菌的人，如何診斷去？嗚呼，國醫的診斷！近代醫藥之四大柱石，一解剖，二生理，三微菌學，四實驗藥物學（依發達之次序），而手術之能，用具之精，尤為旁面的要件。病理學非他，即此等基礎學問之總匯，尤以生理知識最為基本。近代清理學之中央思想，乃謂人體既由細胞組成，而各部細胞相維，成就生命的作用，若其中一部分細胞起變化，無論由于生理的或病菌的，以致與其他部分不能相維時，則成疾病。此即所謂細胞論的病理學，此本是生理學進步之結果

。若其中各部的病理，凡成一說總是由試驗經驗而成，歷多年的求証反証，而得最後之結果。到了現代，病理學已是一個有系統的訓練，並不是些零碎不相關的知識，已是一個實驗的科學，並不是些遺傳的說話，已是全世界有訓練的醫生所共同供獻者，（憑各種醫學雜誌以傳達，以改進，）並不是一類一方的賣藥之人所憑以混生活之利器。

至于階們貴國的傳統醫學還不會進化到哈微氏（William Harvey 1578—1658）發見血液循環的地步，遑論近代的生理學，微菌學，藥物化學等所開的境界。若說所謂國醫有病理學，則試問他們的病理學在那裏？如巢氏病源等書之支節破碎，算得上科學知識嗎？若說那些五行六氣便算病理學，則凡有近代科學常識者，必當信政府不該容許社會上把人命託在這一輩人手中。故我之謂漢醫之無病理，無診斷，非一疑難之問題，而為明顯的黑白事實。此中辯論，白費精神！國醫先生若要護法，請他拿出來給人看看。

所謂國醫與近代科學不相容，也是件明顯的事實。近代科學分門別類，範圍極大，但根本上是一件東西，其不同處只在所治之材料有類別之不同，故科學因材料而分工。其所以根本上是一件東西者，因為各種科學都站在一個

立場，保持同樣的紀律。幾件顯明的情形說，第一，所用名詞不容有含混，一個名詞只許代表一個實體，具有一種界說，而不許在用牠時隨時抑揚，憑心改動，尤不許牠代表者本是一種不能捉摸的物件，如趙寒松君之論五行六氣。第二，每立一語，必成一種「命題的含義」，即一種邏輯上可通，實質上有所託，其是非可得而試驗或統計的語句，不容幻想，比喻在其中。因為幻想比喻的是非是不能辯証的。第三，每一理論，在能實驗的科學必須可以將其個否訴之於實驗，聽憑懷疑者用同樣的科學訓練證明之或反証之，在不能實驗的科學，必須聚集邏輯的証據，顧到表面上相反的事實。故科學的事實皆為集衆工作之結果，訴諸嚴整的實驗之結論，而每一科學事實，又必與其他一切科學事實相因緣，世上無任何一種的獨立的科學事實。第四，因為近代科學不是容納幻論與空語（Verbalism）的，而是遵邏輯的程序，依實質作步程的，故在非純粹敘述的科學中，能預定（Prediction），能管理（Control），是其明顯的本領。近代的醫學是個集合多門的嚴整訓練，為醫學之基礎者，是物理化學動植物人體生理人體解剖等等基礎科學。習醫者即以此等學問為醫預科，到醫本科時，所受訓練，即是此等基礎科學使用在醫學各門之上者。本

科完後，繼以病床實習，又是醫學各門之實地經驗。故近代醫學爲匯集衆科學之科學，近代醫學訓練爲匯集衆科學訓練之訓練。若將近代醫學與所謂國醫平等比衡，無異將近代物理學與太極兩儀的物理學平等比衡，亦無異將近代化學與方士之點金術平等比衡。持國醫論者，自覺所否認者爲「西醫」，殊不知所否認者，並物理化學生物解剖生理皆在其內。若知近代科學本是一體，其門類之差只是分工，則當知所謂國醫實無所容身于科學的天日之下。近代醫學的系統是明擺着的，其中所含科目皆是些自然科學。若「國醫」則試問牠的系統是些什麼？牠的解剖是什麼？猶不知神經系。牠的生理是什麼？猶不知血液循環。牠的病理是什麼？猶不知微菌。牠的物理是什麼？陰陽五行六氣！如此的一個系統——放寬來說，假如此地可用系統兩個字——連玄學的系統也談不到，因爲玄學的系統，也有嚴整的訓練的。只是一束不相干，一束矛盾。若承認如此的一個系統之有存在于科學的世間之價值，無異對物理，化學，動植物等等發生懷疑，而此等科學之立場之不容懷疑，乃是文明人類數千年慢慢進化，三百餘年急劇進化之結果，不容今天昏聩自大的中國人抹殺之也。

所謂國醫與近代教育之不相容，同樣是一件明顯的事

實。學校中的物理，是近代的物理，並不是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校中的生物是進化論立點上之動物學，植物學，並不是本草，學校中的知識訓練，是應依邏輯的要求，在科學的系統中者，不應是些似解非解，支節缺陷的雜亂知識。果然在學校中把物理化學教得好，這類知識能入在受教者之心中，使其能依此知識了解環境，自然不會再承認所謂六氣有物理學的邏輯含義，即不會再信憑藉此類玄談的漢醫。果然在學校中把生理衛生的大意澈底了解，自然要覺得中國傳統的醫學論本體上是些無知妄作，閉眼胡說。鬆懈敷衍不着實際生活之教育，製造出些思想不清澈，不能用所受知識于日常生活中的學生！故今日「國醫」猶有如許大之勢力！「國醫」之有勢力，實在是三十年新教育失敗之象徵也。

大公報所載的兩篇文章，一篇是八月十三日趙寒松君的「評傅孟真所謂國醫」，這是一篇主張國醫改良論者。又有八月十八日陳澤東君代表中醫公會之投書，這真是「儒醫」的正統觀了。現在把陳君之文全抄在下邊，請讀者開開眼界。

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

中醫公會之投書

凡吾人有不知之事，不可謬指爲非是，居不公之理，不可硬迫以強權，此天下古今之定理也，異哉，傅孟真之痛罵國醫也，當傅君投稿大公報，於八月五日披露之時，敝會全體動憤，即公擬一稿，亦以痛罵之辭駁之，除在敝會刊行國醫正言醫報，第四期登載外，仍投函大公報，請予秉公登載，而大公報因敝稿以痛罵駁痛罵，辭涉激憤，未予登載，而敝會之公憤，又不能箝口使平，敝會不得不另投一稿，以學理辯論，以作緩衝之意，庶可達兩全之誼焉，溯吾國醫藥之學，創使於神農，大成於歧黃，又有秦張諸聖繼起，調攝護衛民生，以至於今，已將及六千年之久，吾國人數之蕃庶，甲於環球者，皆吾國醫藥維護之力也，神農以天地氣化所生之藥物，以補救人身感受天地氣化之偏弊，乃嘗藥辨性，竟嘗至鳩毒而歿，其救世之熱誠，亦良苦矣，神農歿其子孫繼位，傳八世至榆罔，其臣蚩尤，精魔術，叛榆罔，榆罔不能制，國人大受蚩尤之屠戮，黃帝爲西域諸侯，起兵救民，滅蚩尤，臣民推戴爲帝，榆罔遂遜位焉，歧伯乃黃帝之師而臣者也，精於變理陰陽之術，是哲學之極頂也，五運六氣之法

，即其所創著，係分配天地陰陽氣化之法也，五運主天氣而下降，六氣主地氣而上升，陰陽氣化相合，得其平，則生萬物而無病，陰陽氣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則害萬物而有病，天氣屬陽，故藉木火土金水五行氣之奇數分配，地氣屬陰，故藉風熱暑濕燥寒六氣之偶數分配，然有主客之別，主運主氣，只管本年分配定位，而客運客氣，隨歲建干支爲轉移，所以預測氣候，與時令疾病者也，敝會同人，向本此法爲治療之秘訣，凡遇疫病流行之年，所治多愈，不知此秘訣者，所治多死，西醫不知，故治瘟疫，傷寒，喉痧，母子血病，小兒驚風，大人半身不遂等病，舉手便錯，此皆不知氣化之故也，况醫家治病以治療痊愈爲真能，乃不知其原理，竟強誣爲非是，不得實效之信仰，而運動偉人，反壓迫以強權，西醫之能力，亦不過如是，氣化之秘訣，概不知也，如無氣化，則萬物皆不生，何況人乎，以上所言五運六氣之說，姑舉其大略之綱領而言耳，其詳細之法，尚非簡文所能罄，至六氣之作用，經趙寒松先生，於八月十三日登載大公報，茲不多贅，至本文所言吾國醫藥歷史之說，皆典籍所

載，鑿鑿有據，較之傅君所云，在唐時受印度中亞

(中亞究是何處)的影響，在宋時又受阿拉伯的影

響，等等神經錯亂無據之言，不可同年語矣，且醫

聖之道，是濟世之真法，凡吾國人，無論為醫與否

，皆當努力保護之，以期吾族人共享壽康之樂，乃

為仁者之行也，彼忍心摧殘剷除者，是廢毀聖道，

與吾族人為敵也，吁，其亦自知也哉，天津市東門

內中醫公會陳澤東稿，八月十七日。

讀妙文至此，真歎觀止矣。我覺此文之立場遠比趙君文為

妥當，因為趙君作中醫西醫之截搭八股，強合不可合者，

實不能自完其說。此文亦裸裸的表演「國粹」，毫不剽竊

他所不懂得的近代醫學名詞，還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

術為魔術之護法，以神秘論為神秘論之護法，以巫術巫，

可成一種「周始圈」，自己快樂於其中，若以邏輯衛護神

秘則授人以柄多矣，此我之佩服陳公也。我于此僅有兩句

話，其一，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

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

醫的強固證明？其二，陳先生問中亞究是何處，敢敬告之

曰，中亞者，東亞之西，西亞之東，南亞之北，北亞之南

也。若問其地當國粹地理上東勝神州西平賀洲之何地，只

好講善于溝通西學國粹之趙寒松先生作一截搭文字，鄙人愧不能也。

趙君的改良派文章分做二段，第三段是對我作個人攻擊的；此等語調，值不得討論，第一點是支持五行六氣論，第二點是說「國醫」也有病理學。請先談第一點，趙君說，「金木水火土只不過是代表心肝脾肺腎五臟的一種符號而已」。這真是掩耳盜鈴之欺人語！試看中國流傳下來的醫書，每談到五行，還不是在那裏高論水性就下，火性炎上，相生相尅，等等。何曾不是就金木水火土五字做文章？雖以五行配五臟，何曾但拿五行作代名詞用來？至于趙君論六氣，更是移花接木的把戲，先把六氣的名稱寫在上邊，再混合些似了解似不了解的近代醫學名詞注在下邊，更把桂枝湯伏苓湯等等湯頭歌訣加在底下。這個三段組織，全是不相銜接的。敢告趙君，近代解剖學是一個系統的學問，近代生理學也是一個系統的學問，其中的單個名詞，若趙君所用之「神經」「汗腺」「動脈」「貧血」等，若一旦為國醫剽竊，離開他們的科學系統實無何等意義，敢問趙君，改良的中醫是否預備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學，生理學，微菌學？若然，中醫之為中醫還有幾何？若不預備全部接受，而只在那裏剽竊幾個名詞，這些系

統科學中的名詞如何在國醫系統中與其他名詞與「哲理」合作？或者中醫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經典一般。若果然，中醫之爲物更不必談了。趙君又爲六氣作一洋八股的解釋，雜匯新舊名詞。然試以物理學的極淺常識論此六字，則知其並不成六個獨立的物理質體。寒暑是溫度，溫燥是濕度 (Humidity)，火在此地只能是比喻，風是因氣壓差異所生之空氣流動。人的身體當然受溫度濕度變化的影響，然此等及于身體之影響不是可以囫圇吞棗，東拉西扯講的。中醫用此六字，並不是專來考察溫度濕度對人身體之變化，而是將此六字偶定爲六體，與身體上機關相配，布成河圖洛書一般的陣勢。至于內因的六氣，尤爲不通生理荒謬絕倫之談，結果說上些「內因的風，爲神經發病的變態」，「寒爲貧血的現症」，……等等怪話，不知習過生理學的人看過這樣的用生理名詞，如何發噤。現在把他最短的兩段抄在下面

火爲極熱，幾至於燃燒之謂。例如湯火灼傷，（按此是用火之本義）或氣候奇熱，溫度特高，觸動人體內部的熱，致生燥擾狂越的症候。（按此處又用火字作比喻了。）

寒爲貧血的現症，以神經沉滯，動脈血行遲緩，全

體微血管發生貧血，必致惡寒，全部貧血則通體惡寒，局部貧血則一部惡寒，是謂虛寒。

其餘內外十段都是同類的話。這樣的把比喻與本體合爲一談，而胡亂用近代科學上的名詞，恐怕只是腦筋中的一陣大混亂而已。這樣的立場，還不如那位中醫學會的論文，那些雖是神話，却是一派，這裏的趙君是胡扯着說夢話。至于趙君的病理論尤其高妙了！他說

西醫認病菌爲致病之唯一原因，中醫則除花柳，瘟疫，喉痧，白喉，霍亂，痢疾，鼠疫等病確有病菌的存在與傳染而外，其餘的外感時病與內傷雜病，則認定風寒暑濕燥火六氣爲其致病的原因。

此處趙君所謂「西醫認病菌爲致病之惟一原因」一語中，致字下，病字上，應加傳染性三字，否則根本無此「西醫」。

趙君所舉花柳等病之「確有病菌」，不知中醫向誰得此知識？此本小事，可以不論，論其大義。此處所舉各種病症以外之病之有無病菌，不是辯論的題目，也不是想像的語言，而是顯微鏡下，肉眼親切看見的東西。到了今天，眼見的東西還成辯論，不正合我前一篇文爲中華民族羞愧的感慨麼？記得巴斯得的一個傳記上說，好些科學家在那裏論發酵作用，一個說由于甲，一個說由于乙。巴斯得說

，都不是，而是由于微菌。大家不以為然。他引這些人到他的實驗室顯微鏡下一看，辨論就此結束了。不過巴氏持論于微菌學未成立之先，中國人懷疑于微菌學在開化的世界上已成大學問之後！此外趙君之說中醫病理，只是引些書名，乞靈於中世紀的權威，而曰「考國醫歷代研究病理診斷藥物的書，真是汗牛充棟」。其實西洋的醫書若自埃及希臘算起，更是汗牛充棟，不過這些都在近代醫學的光天化日之下，退位讓賢，只保持「歷史的興趣」耳。近代的病理學是以生理學的中央思想為骨幹，組合而成的一切系統知識，並不是支離破碎的一束，趙君既以為中醫有病理學，復不能舉其要義，只乞靈于書名，則亦不須辨解了。最後趙君出一下策，引了一個日本人湯本求真的兩篇叙以自重，而曰「以上兩段議論，是出于曾經畢業于西醫專門學校，並且曾經供職於醫院自設診所的西醫。」須知天下妄人，何國蔑有。若此言出于一個在醫學界有大威權的人，

猶可重視，今乃出于一個失職的普通醫生。其自叙曰，「長女以疫痢殤，恨醫之無術，中懷沮喪，涉月經時，精神幾至潰亂，（按，頗有自知之明。）偶讀先師和田啓十郎所著之醫界鐵椎（按，可見此君之漢醫迷仍得之於漢醫，非得之於近代醫學。）始發憤學漢醫。經十有八年，其間雖流轉四方，窮困備至，未嘗稍易其志。」國醫學者乞靈于此，適見其學問上窮途之感耳。譬如那位照空法師，固是說 a b c d 白臉淺髮的人，難道我們可以因為他薙髮為禿便說佛教之高妙已盛行于世界？自己說不出道理來，而壯膽乞靈於古書之名，洋人之序。四百年前已有近代科學之前驅，斥此為「劇場偶像」！

其實與「國醫」辯論「國醫」，既動了他們的「職業心座」（Professional Complex），又無法折衷於邏輯，訴之于近代科學，本是極無聊的事，我也就此為止，且待申說較重要的幾個意思。

（未完）

提高生活程度的途徑

吳景超

生活程度這個名詞，在普通人的口中，每每是用錯的。譬如在談話的時候，我們常聽見人說，今年的日子真難

過，生活程度一天比一天高了。其實他所指的，乃是生活費用，并非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指我們所享受的東西

，而生活費用，乃是這些享受的代價。譬如去年我們每月吃一次肉，今年每月要吃四次。這是生活程度提高了，乃是一件可以慶賀的事情。假如今年每月還只吃一次肉，而去年一斤肉只值二角五分，今年的一斤肉却賣到三角，這便是生活費用提高了，生活程度却依然如舊，明白了這兩個名詞的意義，就可知道提高生活程度，乃是大家心中願意的事。我們整天整月的忙，目的雖然不只一端，但有一點是大多數人的心中所共有的，便是提高生活程度，便是想法使我們現在所享受的，比以前要豐富一點。

我現在要討論的，不是任何個人的生活，如何可以提高。我的對象，乃是社會上的大眾，我們要問這許多人的生活，有何法子可以提高。中國大眾人民的生活，如與歐美各國人民比較起來，其程度的低下，乃是有目共睹的。近來社會上已經有好些人看清楚這一點，都在那兒設法，來改良這種現象。不過他們的眼光，似乎還嫌狹窄一點，沒有從多方面去努力。我們只要把近人努力的途徑，分析一下，便可看出這點。

影響一國人民生活程度最要的原素，自然是一國的富源。中國人對於本國的富源，沒有充分利用，我們只要聽一下經濟地理家的報告，就可瞭然。譬如中國的可耕地，

已經利用的，據中外專家的估計，還不到一半。中國的煤藏，不管你採取那一家的估計，他在世界上的位置，列在前五名，乃是毫無疑義的。中國人有如此豐富的煤藏，可是平均每年每人用煤，不過一百四十磅。美國人在一九二六年，平均每人要用煤一萬二千磅。在這兩個數目的背後，我們可以看到中國人冬天挨凍，而美國人享受汽爐；中國人坐人力車坐轎，而美國人坐輪船火車的情形來。別的富源，我們也不必細數。歸根一句話，中國人並沒有充分利用本國的富源。這一點是大家都見到的，也是大家都在那兒設法矯正的，所以我們不必多說。

影響生活程度的第二種原素，便是生產的技術。中國人在這一方面的落後，也是很顯然的。就拿農業來說，我們雖然已有四千餘年的經驗，但生產的成績，如與歐洲各國比較起來，還是相差很多。就拿小麥來說，中國各地的平均產量，每一英畝只有一〇·八蒲式耳（每一蒲式耳，等于六十磅左右），英國的平均產量，每英畝有三二·九蒲式耳。所以中國每英畝的產量，還不到英國的三分之一。雖然中國也有些地方，其出產可與英國相頡頏，但平均的情形，比英國落後許多，是已經專家證明的。更拿稻米來說，中國也比不上日本。日本平均每英畝產量，可達

二、三五〇磅。中國只能產一、七五〇磅。農業中的情形，已然如此，別種實業中的情形，更比不止。譬如煤礦，新式舊式的，在中國已有不少。我們拿用最新方法的開採煤礦來說，那兒的工人，每天只能採煤八百餘磅，而美國的鑛工，平均每日可採煤九千餘磅。美國工人的效率，比中國的工人要超過十倍。這還是拿新式的煤礦來與美國相比，如拿舊式煤礦來較量一下，美國工人的效率，要比中國工人超過二十倍。技術的差異如此，難怪美國的鑛工，要拿八角一點鐘，而中國的鑛工，只能拿四角一天了。中國人對於技術落後的覺悟，現在似乎已經普遍。所以在農業方面，近來有許多改良的運動，在中國各地發起。而政府裏面的人，現在也有不少在那兒注意工業，想法使中國工業化的。我個人對於發展中國的實業，改良生產的技術，是主張各方面同時并進的。農業固然重要，工業也不可忽視。鄉村固然要復興，都市也應當發展。但近來輿論界中似乎有一種空氣，喜歡注重農業而忽視工業，讚美鄉村，咒詛都市。假如這種觀察是對的，我認爲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我們要知道都市與工業的畸形發展，固然是不足取，但是這種情形，只在英美等國中，才過得到。至于中國，情形則與英美相反。我們的都市與工業太幼稚了，以

致大家都擠在鄉下，使鄉村與農業，呈一畸形發展的現象。爲救濟這種現象，我們應當歡迎有志人士來創造新工業，創造新都市，爲鄉下的過剩農民，另闢一條生路。所以關於改良技術一點，我們主張不但農業的技術要改良，別種實業的技術也要改良。不但農業的生產，要趕上歐美；就是工業，鑛業，商業，交通運輸等等實業，都要設法去趕上歐美。要各方面的生產技術都有進步，然後中國各界人民的生活，才可平均的提高。

影響生活程度的第三種原素，便是分配的方式。現在各國分配的方式，大多數是不公平的，中國也不是例外。中國對於這方面的統計還沒有，我們可以拿英美兩國來做例子。英國全國的進款，有百分之十四，爲百分之十的人所佔有。在另一方面，百分之六十二的民衆，只能分享全國進款百分之二十二。美國的情形，與此相仿。在富的方面，有百分之一的人，享受全國入款百分之十五。在窮的方面，有百分之六十一的人，分享全國入款百分之三十四。假如這種分配的方式，可以改良一下，使有錢的人，少享受一點，而貧窮的人，多享受一點，那麼全國人民的生產程度，一定可以平均的提高。我們并不主張把全國的收入，平均的分配，因爲那是行不通的事。就是現在的蘇俄

，各人的所得，也還是極不公平的。工程司可以拿五六百或一千盧布一個月，而粗工有只拿幾十個盧布一月的。所以我們現在不提倡平均的分配，但要鼓吹公平的分配。公平的分配，承認各人的收入可以有差異，但不能差異得太大。現在的中國，有衣食無着的窮民，也有在銀行中存款幾百萬或幾千萬的富翁，這便是公平的分配沒有實現的表示。我們如想提高大眾的生活程度，決不可逃避這個問題，而應提倡用政府的力量，來實現公平的分配。政府應當實行各種稅則，如所得稅，遺產稅之類，使富翁的一部份財富，可以轉移到政府的手中。這樣，富人的奢侈生活，當然要受一點損失。但是政府把收來的金錢，興辦各種社會事業，如教育衛生娛樂等等，那麼大眾的生活程度，便可以平均的提高，所以這種辦法，對於少數人有損，而對於大多數人是有利的。關於此點，注意的人很少，不過政府如想為大多數人謀福利，這一點是不可忽略的。假如這一點有一天做到了，不但人民的生活程度可以提高，革命的暗潮也可無形的消滅了。

影響生活程度的第四種原素，便是人口的數量。世界各國人口的問題，是不一樣的。像加拿大，阿根廷等國，人口似乎嫌少一點，他們如想發展各種事業，國內的人口

，還不够用。但如中國及印度，則人口的數量，無疑的是太多。這太多的人口，便是人民往上掙扎的一個大阻礙。我們可以拿一個家庭來比一個國家。假如一個家庭的生產，每年只有一千元，同時家庭中的人口，却有十個之多。以十個人來分一千塊錢，每人只得一百塊錢。這一百塊錢，除却衣食住等必需的生活費外，所餘是有限的。在這種情形之下，這十個人的生活，很難提高，因為生產有限，而分利者太多。假如這個家庭裏面，只有兩個人，情形便大不同了。因為兩個人分一千塊錢，每人所得的，不是一百元，而是五百元。五百元的生活，比一百元的生活，是要豐富得多的。以小喻大，中國的情形，便是如此。假如中國的人口不是四萬萬而是三萬萬或者二萬萬，那麼中國人的生活，比現在一定要舒服得多。這二萬萬人，再來利用中國的富源，改良生產的技術，實行公平的分配，那麼使中國人的生活，趕上美國人，亦非難事。可是人口數量與生活程度的關係，雖能如此顯明，而政府及社會上的人士，從這一方面努力，去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的，實不多見。減少人口壓迫的方法，消極的有移民，積極的有節育。但這兩種事業，還沒有得到政府與社會上的充分的同情。有時我們在報紙及雜誌上，還看見一些人發表文章，鼓勵

中國人的生育。這種態度，實際等于看見人家跌下井，還從上面捧塊石頭下去一樣。結果只有使中國人的生活，格外走入悲慘的境界。真心爲大眾謀福利的人，決不可作此種無益而有大的主張。

總括起來，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第一要充分利用國

鄉音

王伏雄

二三，八，十八。

每年暑假回家，總覺得故鄉的慘形一無不如一年了。

去年雖說是豐收，許多貧民仍覺得日子難過，現錢是非常的缺少，借貸更是夢想，結果還有許多人要挨餓。家裏稍有幾畝田的中等人家，因爲糧食太賤，如有子弟在外求學，或者碰到什麼婚喪之事，勢非舉債不可。然而際此農村經濟崩潰的當兒，又向誰去借呢？田地是沒有人要了，因爲沒有錢，即使有一點錢的人，在這個年頭，也不願買田地。這樣，中等人家也不好過日子。富有一點的人家呢，衣食固可不必愁，可是你一有了錢，事情也就多啦！每天上門來的親戚朋友，大概都是來借錢的。還有盜賊綁匪的光顧，生活也就不能像先前那樣安定了。

上星期妹妹來信說：「家鄉長久沒有下雨，田稻都枯

內的富源，第二要改良生產的技術，第三要實行公平的分配，第四要節制人口的數量。前兩點已爲多數人所認識，後兩點也是同樣的重要，但還沒有得到社會人士深刻的注意，所以我們願意大家多來討論一下。

死了，一般無知的農民，只知道求神祈雨，一點沒有辦法。爾父近來很少說話，常自仰天長嘆……」江南天旱，我早已在報紙上看見了，但究竟嚴重得怎樣程度，單看了報上零碎的電報，有些茫然，所以還是等家信的報告。前天又接父親來信說：「吾邑本年旱災已成，本村和見坦受害最烈，收穫只有四成，再過一星期不下雨，那末兩成也不可靠了。吾家昨天收了三擔租，家中尚有陳穀三擔，可供一人的糧食，龍裏十七畝田已都無望……」信是七月三十日發出的，到現在已上十天了，但報上還沒有看見得雨的消息。

故鄉是浙江蘭谿縣——去年已改爲實驗模範縣了——的一個山村——穆塢。全村住戶約有二百七十多戶人家，

因為地處山中，田地不多，糧食自給的不過二十幾家，其餘的雖然大都是佃農，而故鄉田租之高是別處少見的，平均總在七成以上，甚至有至九成五的，前幾年曾一度轟動過浙江的二五減租，並沒有受到影響。所以佃農辛苦忙碌一年，只能得豆麥兩熟，穀除付租不會有餘多少，有時也許還要賠本呢！原來農民還有一條出路，那就是俗語所謂「出門」了。「出門」是到幾百里路遠的深山去括掘榆樹的皮，所到的地方大概是淳安於潛昌化等縣。這種括掘的工作據他們說比什麼開荒山砍柴都要苦，上山不能飽餐，有時連冷水也沒有喝，有時受風雨的浸打，有時受烈日的蒸晒，「出門」得病回家死的時有所聞，曾幫我家五年的長工就是這樣死的。「出門」生活雖那樣苦且危險，然而每年仍有一批批的農民出門去，為的是要一家人生活下去啊！農民「出門」將榆皮掘回來，就售給本村的榆粉商。榆皮切成小片以後，就須揉到婦女們的手下了。本村的婦女除少數幾家外，大都要幹磨榆粉的苦工。這種工作要費大力，體格不強健的婦女不能忍受是不必說，且粉末飛揚，塞滿鼻孔眼睛，此中苦處，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的。俗語說的：「實要苦，歸糧場！」婦女如嫁到咱們糧場，十九是要嘗嘗磨榆粉的滋味。榆皮磨成細粉，裝好仔箕，由榆粉商

運往紹興寧波蕭山等處銷售給大香店。香店以之做成香，這就是家家戶戶供神拜佛的香了。農民有了「出門」這副業——其實比正業更重要，婦女又可磨榆粉賺錢，商人又可轉賣香粉賺錢，故鄉的民生才算有辦法解決。然而近年來困難的問題發生了：農民在下種收穫之餘暇出門幾百里路去掘榆皮，不是也要本錢嗎？向例借本錢「出門」是很容易的，雖然利息非月利二分不行。本錢準可歸還，時期最多兩三個月，有錢誰不願放債呢？然而近來因農村經濟破產，現錢太少，週轉不靈，因此信譽較差的農民，或者最初次想「出門」的，雖願出月利三分，借本錢也沒有把握了。借到本錢「出門」去的農民，一則因為榆樹一年少收一年，而且近來各處都禁砍伐，非出錢買樹不行了。再則因為榆皮跌價，所以沒有先前容易賺錢了。榆粉商也同樣不容易借本錢交易，香粉的銷路一天不如一天了。總之，這一切的現象，都受了經濟衰落的影響。故鄉農民的命運，已漸漸的陷入悲慘的深淵！

「出門」的路不容易走了，無業的遊民日有增加。今年又降臨了七十年來未有的旱災，故鄉的饑劫直不堪設想！關籬自改為實監驛，故鄉並無變動。記得去夏曾釘過一次門牌，每家手續費（？）二角，有許多人因沒有錢，幾

警察捉將官裏去。自然囉，天災來臨政府沒有領導民衆防範於前，事後的補救現在還不知道。農民的悲慘的遭遇，只有訴之於命運之神了。他們能够工作，能耐勞苦，只要

有飯吃就行。但如今，「出門」去呢，本錢在那裏？沒有糧食，向誰去求助？他們唯一的希望只有求神敬天，等待真命天子的早日出世！

一九三四，八，八，

中學歷史教育

吳 晗

在四千本的大學入學試驗中國史試卷中——這些試卷的答者都是中學會考及格的——費了一點事，抄出一部分錯誤的答案，歸納一下，借這緣由來談一談中學歷史教育，雖然我對於這一題目完全是一個門外漢。

少這一答案我們希望能全部答出。結果是答對的還不到半數！

題目一共是二十五個，印好了叫考生填充格。時代是周代到最近，差不多每一朝代都有一個題目。

四千本卷子中大約及格以上的總有四分之一，也許還更多一些，從正面看，成績不算壞。可是我們假如肯把眼界放遠一些，把考試這兩字撇開，從反面看去，不禁爲中學的歷史教育前途悲觀！

題目全部是極簡易的常識測驗，是每一個人都應當知道的事。例如第二十三題「九一八事變發生於民國幾年，西歷幾年」，假如中國人不是一個健忘的民族的時候，至

第二十四題「廿四史試舉八種」，全對的也不到半數。有人說是：「金瓶梅，西遊記，紅樓夢，水滸傳……」。有人說是：「儒林外史，新民史，列國志，清朝演義，西廂，琵琶……」。更有人說是前出師表，後出師表，遊俠列傳……。多數答的是：「春秋，禮記，樂史，中庸，自治通鑑，論語，大學，孟子。」和：「前漢史，後漢史，晉史，隋史，趙史，唐史，汗書……」。

時代的觀念最鬧不清楚，司馬光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答案說他是漢朝人，洪承疇反之，只有幾十本卷子肯定他是明清間人。第十三題成績最壞，考生大部沒有弄清楚朝代的順序，錯得最利害最多。有一部分人以爲西漢爲東漢

所滅，北宋爲唐所滅，或南宋所滅。另一部人以爲西漢爲唐所滅，金爲明所滅。第三題答者分三派，一派以爲周厲王宣王間之時期稱春秋，一派則以爲是戰國時期，一派是投機派，有人以爲是極盛時期，也有人以爲是極衰時期。

唐代流行中國之外族宗教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舉喇嘛教出來。明代外患有匈奴，外戚，黨錮，八王之亂，東林黨，南洋入寇，五胡亂華，十字軍東征，洪水，旱，中法之役，犬戎之亂，八國聯軍，王莽，黃興，王安石變法，太平天國，苗，狄，……。明末流寇有五胡，安樂山，趙匡胤，柳宗元，捻匪，倭寇，林清，陳友諒……。唐流寇有女媧，柳宗元……。最滑稽的是竟有人把湯爾和先生算作明末最初來中國之天主教傳教士！

有一部分答案錯誤的原因是慌張中沒有看清題目。例如第四題一看有三國兩字，便給填上魏蜀吳，結果鬧了這樣的笑話：

春秋戰國間晉國分裂爲魏蜀吳三國。

一看見五刑兩字便給填上「鞭，笞，徒，流，斬」。却忘記了問的是成周五刑。這一類卷子約佔全數十分之六七。

也有根本莫名其妙，信筆亂填的，例如把戰國七雄分配給南北朝，東周建都東京，西周西京，北宋北京，南宋

南京。唐代天子在外藩稱節度使，藩鎮，幸（朕）門生，鎮守使，外夷，侍，諸侯，唐明皇，駐蹕，蠻夷。五代時（玄奘，石達開，王安石，宋，遼，戚繼光，湯若望……）以燕雲十六州割與（俄，英，法，匈奴，宋，晉，齊……）。唐代六部爲（1工木金土草石，2尚書，戶，內務，外務，考試，御史。3天子，公侯，伯，子，男……）元代四階級是士，倡伎，乞丐，貴族或有眉人，有色人，有目人，無目人。王安石變法項目是耕田，保牛，肥耕，工讀。晉代五胡是梁唐晉漢周和宮商角徵羽。

有一部分的答者可信其爲各科常識答問一類書所誤，例如明末流寇張獻宗，北京上海漢口廣州的卷子一樣地是張獻宗。

最可注意的是別字問題，劓，瘡，辟，朕，羯，氐，羗，祆，隋，寶，倭，大多數，不能寫。以致滿紙的矮寇，妖教在作怪。有人用注音字母代替，有人用羅馬拼音，有人以幸代朕，下加小註聲明是同音字，有人作義務翻譯，不能寫宮刑，就寫「割小便」！

四千本卷子中沒有一本是全對的，反之零分的也只有。一本。從這次考試的結果來看，很可悲觀的是能具有本國通俗歷史常識的高中畢業生寥寥可數，談不上百分數。這

些人而且是四萬萬人中的優秀分子！

歷史假如是僅僅叫人熟記姓名，年代，那誠然是太無聊，不幸我們現在還找不到一部不專記姓名年代的好書。不幸不但找不到，而且三十年前的中學歷史教本，現在還把牠升級爲大學叢書。退一步說，現有的一些中學課本雖然都不好，假如肯細心看，到底也還可以得到一點事物，不幸都嫌太多，不如看百科常識問答來得快。雖然是二十世紀，雖然已經在名義上廢了八股文，但是一般新式舉人和新式投機者仍然是迷戀著「策府統宗」「大題文府」一類東西的殘骸！

這是誰的過錯？

政府在提倡理工教育，社會名流在提倡理工教育，不錯，我們深信現在提倡理工教育是必要的。但是，同時我們也要請問，沒有本國歷史常識，甚至忘記了十六世紀的倭寇和最近的九一八事變的智識份子，是不是我們這老大自然族所需要的。我們要請問一個不但不明世界大勢，連本國過去史實都不清楚的人，他能替國家和社會做什麼事？

我們不希望每一個學生將來都是史學家，我們希望每一個學生將來都是社會上的健全公民。但在中學或大學時

期應當給他們以充分的關於國家和民族的常識。

我沒有在中學教過書，却曾受過中學教育。一直到現在爲止，據我所知道的，中學一切歷史課本大底都從夏曾佑的中學歷史課本系統下來，那是十九世紀的書。教科書的編製和發行都由書買一手包辦，在買賣制度下，書買拿出少數的金錢，雇用了能拿得起毛筆的任何人，用兩三個月的短時間，東抄西湊成功一部書。這一類書經過官樣的註冊手續，便成爲中學生課堂用書。

教師也不一定是對歷史有興趣，教國文鐘點不夠，再來一班本國史湊數，念教科書，抄黑板，教學生背人名地名年代，記分數，這是他們的工作。

學生一方面苦於人名地名年代的難記，枯燥乏味，教師也不能給他們以幫助。課外又沒有補充讀物可以使他們對歷史發生興趣，直接看二十四史和其他史料，能力和時間又都不夠，結果自然不能敷衍塞責，照例上堂應到。到考試時自然不能不借重於各科常識問答一類書了。

從小學到初中，高中，大學，都有本國史一門課。先是薄薄的一本，滿跳着人名地名；再是薄薄的兩冊，又是人名地名；再是厚厚的兩冊，加上了一些故事，相殺相斫的戲文，仍是人名地名。小學念歷史的目的是在進初中，

初中要進高中，高中要進大學，念歷史的目的是在進學校。進學校要考人名地名，所以只要記得人名地名，念一念百科常識問答就夠了。

這四千本卷子中的失敗者，是連各科常識問答都沒有念熟的學生。

我不主張學時髦要提倡什麼什麼，我要求主持教育的人注意下列幾件事：

第一是注意課本的編訂。由政府延請專家担任撰述。坊間教科書一律禁止發行。

第二是養成學生的歷史興趣，認定這是每一公民應有

所謂『國醫』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匪患雖不得了，然如政治有辦法，不怕不能解決，日本的侵略雖不得了，如我們有決心，有準備，加以極大之努力，而且善於利用局勢，日本總有受教訓之一日。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裏聽中

的常識。

第三是教員須任專門人材，勿以治不相干學問者充數。即使是專治歷史，也不能讓一個治西洋史或美國史秦漢史的人來教通史。

第四是應當多預備課外讀物，例如歷史小說（要請專門家寫，坊間已有的荒陋不能用）和單題小冊子，這種小冊子不妨題目小而包括多，用簡鍊有趣的文筆，敘述精確的史事。

一九三四，八，一五

傅孟真

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裏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彷彿根本有問題？對於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瞭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於關係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裏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於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渾沌的狀態中，何況較繁複的事。到今天還在那裏爭着中醫西醫，豈不使全世界人

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中國人到了現在還信所謂中醫者，大致有幾個原因。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錯了。人們每每重視本地或本國對於一種學問或藝技之貢獻，這本是一件普通的事，而且在略有節制的範圍內，也是一件好事，因為這樣纔可以激勵出其土其國更多的貢獻來。不過所謂中醫並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既無病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這些經驗良方不是一處來的。這類考據，此地無法談，我只提醒一句。其實醫學在現在並無所謂國界，雖德國法國英國美國的風氣各有小小不同，在基礎上全無半點分別，這不是論詩宗評畫派一流的事。第二個原因是頭腦不清楚，對於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請醫全是試試看，恰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第三個原因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實的科學常識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後來胡塗如此。

我以爲目下政府及社會上人應該積極注意此事。想法

子不再爲所謂「國醫」丟國家民族的醜了。即如數月前設置所謂中醫研究院之爭，真是一件意氣與無知之充分表演，不圖今日見此十一世紀的惡劇。又如近時幾個監察委員彈劾中央醫院的事，真正是件大笑話，中央醫院究竟殺人，不殺人，須待有資格的醫士檢定，豈是幾個在事外監察委員所能憑空斷定的。以非技術的國家官吏去判斷純粹技術的問題，監察員坐在自己家中做了檢驗吏，這要比洗冤錄所代表的文化還要退幾步了。

以政治的立點論，中國此時醫學衛生的狀態有下列幾件事急須要做。第一，應該多設幾個訓練在內地服務醫生之學校。目下的有名醫學校，國立的如上海醫學院，私立的如北平協和醫學校，所造出的醫生很能適合近代醫學所要求的高標準，但聽說他們每每歡喜在大埠作業，到內地去是很少的。所以內地至今等於沒有真的醫生，只靠幾個教會的醫院對付。這是不應該而且不了的事。至於各省設的醫學校每每不能甚好，專靠他們也不是辦法。現在應該集中力量，或就已有好的醫學校中設農村服務醫生一科，使他們在畢業後到內地，或者簡直到內地鄉村裏辦醫學校去。聽說南京中央醫院有類此之計畫，我希望他早能實現。第二，內地之需要公共衛生比需要醫士還迫切。醫士之

訓練不能速成，一時斷難普及，不如先儘量講求公共衛生，收效較快。況且中國是個世界上病菌最多的國家，各種疾疫並世無雙，故死亡率在一切開化與半開化的人類之上。對付此情形之最有效方法，無過於防範於未病之先。以南京論，原來到了夏季秋季傷寒霍亂瘧疾之多，是大可使人吃驚的。幾年以來，以衛生署及其附屬機關之努力，特別是防疫注射之努力，這些病減少得多了。這樣工作，比在南京多設幾個醫院的效力還重要。在中國的目下經濟情形論，若干公共衛生的事業是難做的，然也不是一無可做的，其中也有若干不費錢只費力的。這裏頭的緩急與程序，要靠研究公共衛生的人的聰明，絕不是在中國鄉村中無可爲者。這件事要辦好了，中國要少死許多人，即是省略了很大的國民經濟之虛費。第三，要更多的訓練些內地服務之看護。中國人太忽略看護對於疾病之重要了，以爲萬般的病都只靠藥治，因此死人不少。內地人之無看護知識，因而更需要能服務的看護，本是不待說的。不特有訓練的看護應該多有，卽一般的看護知識也應該灌輸在國民教育之中。近代的若干女子運動每是虛榮心的運動，其是禍是福尙難一言而定，只有看護事業之進步，最是人道主義的運動，這樣事業及這樣事業之精神應該作爲女子教

育中一個重要成分。第四，最多用的醫藥品應該由政府自己設廠製造，或促成中國工業家之製造。如吸水棉，如紗帶，如酒精，果一切仰給於國外，在國民經濟上看來大不是了局。醫藥品是最不能不用的洋貨，若因醫藥事業之進步，這個貿易的漏洞太大了，決不是辦法，所以政府及社會應該及早準備。第五，政府應該充分的推廣生產節制。中國人口問題中的大毛病，第一是多生，第二是多死，這中間含有無數的浪費。果以醫學衛生事業之進步，死亡率減少了，而生產率不減少，又不得了，所以生產節制大與社會安定有關。不過目下實行生產節制者，多爲充分受教育之新家庭，此一個比較的能生長並能教育子女的社會階級偏偏節制生產，而無力多生偏要濫生者不受限制，豈非漸漸的使我們的人種退化？所以政府應該對於一切患有花柳病遺傳性的精神病之人，及有遺傳性的犯罪者，及絕不能自立者，利用最新發明的方法，使之不生育。近代國家的責任一天比一天大，作這樣事若能做得妥當，不算是妄舉。第六，政府應大量的獎勵在中國的近代醫學，此意待下次詳說。

至於對付中醫，似應取逐步廢止之政策。內地目下尙無醫生，大埠的醫生也不够用，而愚民之信此如信占卜相

面看風水一般，禁止之後使他手足無所措。或者免不了暫且保留此一個催眠術。同時却也不能不管理他。若干真正胡鬧的事，不使他再做了。以後因有訓練醫生人數之增加，逐步禁止這些「國醫」。目下可以先把大埠的「國醫」禁止了，至少加一個重稅于那些大賺錢的國醫以取「寓禁於征」之作用。管理他們的衙門，當然是內政部禮俗司，而不該是衛生署，因為「醫卜星相」照中國的「國粹」

編輯後記

△傅孟真先生前兩星期在大公報上發表了一篇所謂「國醫」，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國醫」和他們的護法者的大罵。大公報的星期論文是十個星期輪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獨立評論裏發表他再論所謂國醫的文字。我們要為使讀者明瞭這場官司的起點，所以把那篇「所謂國醫」轉載在這裏。

△關於這個新舊醫的問題，我也頗有點意見，等孟真先生的話說完了，我也想寫一篇文字。

是在一塊的。論到「國藥」之研究，乃全是有訓練有學問的近代藥學專家的事，一藥之分析，及其病狀效能之實驗，決不是這些不解化學的「國醫」所能知覺的。

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渾沌的人，有是非之心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稜的態度。

（轉載三月五日大公報星期論文）

適之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當然歡迎討論。但我們要聲明一點：像天津中醫公會陳澤東君所發表的五行六氣陰陽奇偶「哲學之極頂」一類的文字，恕不發表。

△「鄉音」的作者王伏雄先生是清華大學的學生。他這篇文字寫的悽慘極了，我們讀了很感動。

△吳晗先生是清華大學史學系本年畢業的，現在清華作助教。關於本年大學入學考試的成績，下一期還有別位閱卷先生的文字發表。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十一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二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國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副刊、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樞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四元一角(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五卷

外交月報

第一期

要目

日本四一七對華政策宣言之作用
 近百年太平洋上之國際關係
 中國與太平洋問題
 太平洋問題與日本外交的新動向
 蘇聯與太平洋霸權之爭奪戰
 蘇聯實行太平洋領城工業化之基礎
 英美日俄在太平洋上之國際現勢之分析
 法意在太平洋上之地位與政策
 東北與太平洋霸權
 技術合作與太平洋霸權
 太平洋上海軍軍備競爭與限制

定價

每月一册 半年六册為一卷
 全年十二册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國外八角，特號另定，郵資在內。
 預定：半年六册國內貳圓國
 外肆圓全年十二册國
 內肆圓國外柒圓

民間

半月刊 第七期

請醫藥衛生技術人員下鄉……陳志潛
 定縣人民出外謀生的調查……李景漢
 教育內容商榷……張含清
 民間生活新動向……荆有麟
 勞動生產教育之意義……馬子實
 奔忙(小說)……熊佛西

簡評

汪院長通電禁止求雨
 關於大衆語
 農村建設的研究與推廣
 郵政籌辦農民借貸
 「財政趨佳境」與救災
 嗚呼婦女國貨年
 農運情報
 記者

特價展至八月底止預定
 全年按定價對折連郵祇
 收四角定價每期四分預
 定半年五角全年八角郵
 費在內，國外全年郵費
 另加八角本外埠各書店
 均有代售
 北平石駱
 馬大街二
 十一號

民間社

第三卷

外交評論

要目

陶爾夫斯被殺與薩拉奇伏事件之比較……吳頌泉
 奧大利慘變與中歐局勢……袁道豐
 日本岡田內閣及其外交政策……湯道中
 軍縮會議失敗原因之觀察……徐公肅
 英侵西藏與法侵雲南之透視……張鳳岐
 英國外交組織……季行健
 德國政府及輿論界現狀一瞥……李行健
 一九三五年海軍會議之展望……錢振琴
 美人視線下之中日關係……子海
 日本之野心與未來遠東大戰……陶榭
 通車實行之華北外交……冷榭
 列強軍備競爭之現階段……梁鑒立
 書報介紹與批評……

價目表

每月一册零售四角
 半年(連郵)
 國內及日本二元二角
 歐美各國三元八角
 全年(連郵)
 國內及日本四元
 歐美各國七元

北京南；址社
 口壽康里

四部叢刊續編 新增善本

敝館輯印四部叢刊續編，本年元月出版，定為全年五百冊，會將本年擬出之書暨預備明年續出之書，刊布目錄，發行預約，半年以來，敝館陸續採輯，並承 諸藏書家發篋通假，又增得數十種，均為罕見善本，當擇要提前出版，謹將書名版本開列於下，藉呈 清鑒，至三禮疑義新元史，迭承 方家指示，謂不可必印行，又柳河東集樂靜集浮溪文粹，原係誤編，均已撤出，惟是古書難得，善本無窮，敝館仍當盡力蒐求，當世學者，倘蒙出其弄藏，責以流通，匡所不逮，尤深感幸。

- | | | | | | |
|---------------|---------------------|----------------|-----------|-------------------|---------------|
| 春秋公羊疏殘本七卷 | 唐徐彥疏 | 宋刊本 |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 | 宋米芾撰 | 抄本 |
| 詩本義十五卷 | 附鄭氏詩譜一卷 宋歐陽修撰 | 宋刊本 | 謝幼槃文集十卷 | 宋謝邁撰 | 宋紹興刊本 |
| 宋季三朝政要五卷 | 無撰人名氏 | 元刊本 | 屏山集二十卷 | 宋劉子翬撰 | 明刊本 |
| 附錄一卷 | 宋陳仲微撰 | 抄本 | 友林乙藁不分卷 | 宋史彌寧撰 | 宋嘉定刊本 |
| 罪惟錄一百二卷 | 明查繼佐撰 | 抄本 | 先天集十卷附錄二卷 | 宋許月卿撰 | 明嘉靖刊本 |
| 國權一百卷 | 明談遷撰 | 抄本 | 先汶稿十卷 | 宋王炎午撰 | 明抄本 |
|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一百卷 | 宋杜大珪編 | 宋刊本 | 秋聲集十卷 | 元黃鎮成撰 | 武抄本 |
| 雍錄十卷 | 宋程大昌撰 | 明嘉靖刊本 | 儒吳集十二卷 | 元鄭元祐撰 | 明弘治刊本 |
| 桂林風土記不分卷 | 唐莫休符撰 | 明抄本 | 師山先生文集十一卷 | 元鄭玉撰 | 明洪武刊本 |
| 隸釋二十七卷 | 宋洪适撰 | 明萬曆刊本 | 玉筍集九卷 | 元鄧雅撰 | 抄本 |
| 諸儒鳴道集七十二卷 | 無撰人名氏 | 宋刊本 | 眉菴集十二卷 | 補一卷 明楊基撰 | 明成化刊本 |
| 梅花喜神譜二卷 | 宋宋伯仁編 | 宋景定刊本 | 文苑英華 | 纂要八十四卷 辨證十卷 宋彭叔夏撰 | 宋刊本 |
| 負暄野錄二卷 | 宋陳標撰 | 明抄本 | 麟溪集十二卷 | 元鄭大和輯 | 元刊本 |
| 南村輟耕錄三十卷 | 元陶宗儀撰 | 元刊本 | 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 | 清黃宗羲輯 | 抄本 原刻最後二卷向無刊本 |
| 乖崖先生文集十二卷 | 宋張詠撰 | 宋刊本 | 吳騷合編四卷 | 明張楚叔輯 | 明刊本 |
| 附錄一卷 | 宋張詠撰 | 宋刊本 | | | |
| 沈氏三先 | 西溪文集十卷 長興集十九卷 雲集編十卷 | 宋沈括撰 宋沈括撰 宋沈括撰 | | | |
| 生文集 | | 明覆宋刊本 | | | |

商 務 印 書 館 謹 啟

日俄衝突之可能

孟真

官吏的任用

何魯成

心理學與心理技術

周先庚

新秀才

壽生

蘇俄旅行記(七)

丁文江

中學地理成績

楊遵儀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華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利書店
雲南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
局 宜內—佩文齋 啟旬
—現代書局 冠靈堂 沙
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 平四 | 清華消費社成府號進分社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翠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局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鐘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 | 鎮江書店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南通 | 三友書店
常熟 | 振華書局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 | | | | | | | | | | | | | | |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 | 南昌書局 拔提書店
廣州 |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費社
汕頭 | 大東書局
興寧書局 新民書店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報社
瓊州 | 海南書局
桂林 | 永昌公司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 荷澤書報代辦部
濰清 | 文衛書局
安慶 | 世界書局
蕪湖 | 匯海書局
宣化 |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大原 | 覺民書報社(代定)
開封 |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西安 | 甘肅書報社
蘭州 | 現代文化社
成都 | 文資書局
合川 | 新川書局
重慶 | 朋友書社
雲南 |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貴陽 | 新友書店
杭州 | 現有圖書公司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 開明書店
長沙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一六號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二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日俄衝突之可能

孟 真

最近若干天中，日俄形勢之緊張，中國報紙雖普遍的輕量此事——無論此情形之由于感覺遲鈍，或不敢不感覺遲鈍——此事之顯然是在各方面的新聞中都能看到的。最近的發展，先之以在日本的中東鐵路談判之決裂，繼之以大批逮捕中東路的蘇聯職員，同時俄日發表經過，更繼之以蘇聯的強烈抗議，從此又是不斷的逮捕蘇聯職員，兩面的各種硬話，邊疆上的緊張，國際間的驚慌。在此急轉直下的空氣之下，雖素抱樂觀者恐也要有不少的吃驚。當然人心中要問，目下日俄衝突的可能有多大？這事本不是繫于一方面，故應將日俄的處境分別去看。

我以為此時日本對俄要實行侵略的鬥爭是很顯然的，理由如下：

一，日本在東北的軍事地位已經鞏固，義勇軍等已不是一個重要值得顧慮的成分，偽國軍隊已經被加進許多日本教練官——實即指揮官——其「叛變」（應曰反正）的可能是不大的。而且對俄各鐵路，規模略成，雖許多尙未能通車，其未鋪軌者正可當做汽車路用。這等準備，雖未到十

分完成，却也遠比俄國在遠東的布置為適用。

二，中國走上「上下洩氣」的一條路已經一年，即令中國有志抗日，他也不重視中國的牽制力。

三，俄國雖外交的形勢日見興騰，不上一月便要入國聯，又因國社黨德國之胡為，取得協法協意兼協多腦河列國的地位，對英關係也上了正軌，趨於好轉，可以英國贊成他入國聯為徵象，然而這些好地位，可惜多是「道德的」。若此時與日本開火這些日優的形勢，都不足恃，都不是對俄有物質幫助的，至少在目前的局面之下。誠然這些形勢都減少或至消除俄國西顧之憂，然而以俄國之對日的軍事地理之不利，徒然減少西顧之憂是不行的。若再過些時，俄國日進佳境的國際關係比現在更進步了，對英的關係更好轉了，對美的接洽更密切了，豈不是轉於日本為不利或不便？日本何必等着看此轉變？日本既看到俄國的內政外交只有日好，俄國在遠東的準備只有日固，則與其晚打，何如早擊呢？

四，美國的外交照例有些幼稚性，常有一種舉動，在

歐洲外交的習慣看來莫名其妙。然而美國更有其自負處，比了不列顛帝國來，絕不是肯輕易下台的，而且有他的太平洋上的想像，有他的自尊的理想。前者羅斯福竟能急劇的承認蘇聯，不能不說是深切認識太平洋形勢嚴重之高妙手段，目前之調偵察艦隊根據地到太平洋上，又是顯然表示其「未嘗無備」的態度。照這樣的趨勢演進，加以日美關係之不能鬆緩（事實上有根本的矛盾不能鬆緩），海軍會議之必無結果，我們實在看不出美日兩國如何有根本協調之可能。美國人因其性情之比較的自恃自大，並其政治之爲民主，在動作上不能不遲緩。爲日本人設想，與其對俄作戰，在海軍會議失敗以後，顯然可爲俄國增加與國之時，何如此時早施打擊于俄國，因爲此時只是美國開始緩準備的日子。

五，英國對日的關係最是自成矛盾的。以經濟論，日本是他最大的敵人，日本若更得勢，英國之必盡失遠東及南洋貿易大權，只成時日的問題，而且目前已經逼得很緊了。然若以國際政治論，日本獨霸亞東固是英國所深怕的，若俄國獨霸亞東，英國豈不覺得更糟呢？即退一步言，美國獨霸亞東又豈是英國人之所好？日本人看透這一層，所以拉攏英國是他最要緊的侵略世界之步驟。英國人自然

決不會上日本的當，不過同時也決無幫俄打日本之理。所以目下日本對俄開火，不必算英國爲俄打幫架在賬裏，也許英國對日轉能表示善意的中立哩。

綜合以上所說的形勢一看，日本不欲打俄國則已，若欲打俄國，此時不能算一個對日不利的時候，大約以後更無更利的時候。這還是就情理推測（單就目下的局面推測，不管將來因橫生枝節而出之變化），若由日本軍人之狂傲凶慾，更不必管到這許多。按以目前之情勢，度以日本之暴慾，日本之對俄作擄狀，不特不能算做只是爲中東路的買賣之促成，並且大可看做是存心掀起大戰來的初步。所有稍有和緩字句的外交辭令（對俄以外的）還不只是貽大惡的責任于人之把戲，那裏值得重視？況且就中東路的爭執論，所差不過四千萬元，而所謂中東路上蘇俄職員之共產行爲恰恰不早不晚的出現于中東路談判決裂之後，更是不值一哂的笑話了。

至於俄國的態度如何，頗難料定。俄國吃虧處只是地理的形勢，不然，日本人又焉敢如此欺侮他。不過這個地理的形勢實在太不利了。俄國只能以運用不靈的一臂（孤懸在一條橫穿兩洲之西伯利亞鐵路以外之遠東領土）當日本的全身，這樣子的對當是太不均稱的。所以爲俄國計，

除非目下拉上一個強大有效的國家帮他，這仗是以不打爲妙，而拉上一個強大有效的國家帮他在目前爲不可能。俄國是最會認識實際政治的國家，又是最會說大話的國家，若他覺得不上算，大可立時退步，而高談上一陣維持世界和平的話。沒有一個國家能有他這樣求實惠，「不要臉」（這在國際新門爭上不是一個壞名詞），所以俄國沒有甚麼不能退步。

不過這話還是照經常的步驟論。若此時兩軍隔界而布防，炮火對演而相聞，果然碰到好事的指揮官之下，隨時可以成一個局部的接觸。準以日本軍人在東北得志後火上加油的凶燄，這樣專以自動惹事爲天職的將校必不少，而

官吏的任用

政府好似推動政治的一架機器，官吏就可比擬於機器上的各個齒輪。一架機器，能否負上它的使命，並不在它外觀悅目，而在它各部份能否盡其機能（Function）。這就是說，政府不必在組織系統上求其整齊，求其應有盡有，或者有一部理論上無可指摘的憲法作點綴。改革政府的人，儘在這些上面做文章，結果是自演滑稽戲而已。賢良政

防衛的紅軍一旦受迫害，平日是有嚴整的軍事及政治訓練之部隊，又不曾學習過「無抵抗主義」，也不會「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勢必出于應戰。到那時節，蘇聯不是「酷好和平」的中國能一朝撤防一千里的，一切也就不由自主了。

所以我以爲最近俄日衝突之可能頗大。

我這段小文中頗謂此時俄日若作戰，俄國的形勢頗差。但是這話並不能作爲我以爲日本要戰勝。恰恰相反，我以為日本雖可小勝于前，還當終敗于後。此意及我主張中國對此應如何自處的意思，留待下週討論。

☆

☆

☆

何魯成

府決不是一般貪污的官吏組成的，也決不會有無學識的一群流氓和市僧，能組織一個賢良政府的。我們在檢閱推動政治的這架機器——政府——的引擎馬力等後，就該巡視一下齒輪有否損壞。有時一個齒輪的損壞，會影響到整個機器，同樣地一部份官吏的愚昧貪污，會影響到整個政治的混亂。所以官吏的任用，其重要性比一部聊以解嘲的憲法來

得大多了。憲法是死的東西，推動憲法的還是人。滿樹結着肥實的果子，還得有人去採，好的憲法，還得好人去推動。我們不希望憲法只是一張好看的字畫，當然我們得討論一下官吏的任用了。

我國幅員遼闊，人口衆多，握統治權的官吏，不是由選舉方法產生出來的；也沒有勞考試院的駕。中山先生給阿斗的四個治權（選舉，創制，複決，罷免），到如今，小民還沒有嘗試的份兒。考試院舉行了二屆高考，結果是二百個人擠進了政治舞台，在官吏總額的百分率上，好像是考試對小民開的一個玩笑。西洋各國，政務官由於選舉產生，事務官則幾乎全部由於考試產生。我們樣樣愛學西洋鬼子，爲什麼這樣玩意兒，獨獨例外。還是考試院諸公忙不過來呢？還是中山先生在天之靈，又同阿斗要還了四個治權呢？

我們檢閱公務員任用法，知道有薦任職委任職公務員應就考試及格人員儘先任用的一條。可是高考普考及格的人太少，似乎這種權利，應該普及於有才幹而願意爲國家服務的人。目前大多數公務員任用的資格，都不是根據考試及格這一條的。有的以致力國民革命或學校畢業，而獲得任用的資格。無論一個人對於國民革命，是有如何的功

績，但他的努力只是義務，沒有報酬的義務。一個革命勇士，不一定是一個合格的公務員。所以革命的歷史，不能作一種公務員任用的資格。同時因爲學校畢業的人太多，在現有的制度下，只能使一班有背境有攀援的青年，得着幸運的機遇。而把大多數學識優越的青年擠出政治圈外，豈得謂平？所以學校畢業，也不應當作一種公務員任用的資格。我覺得公務員的任用資格，只有一種，就是考試。凡沒有經過考試及格的，統統沒有任用的資格。

今日我們要談澄清吏治，只有考試一個方法。考試不但可以擯斥無學識的，並且可以選擇品格優良的人到政治舞台上來。這話也許有人懷疑，以爲有學識的人，不一定品格優良。亂世的好雄，往往是有才幹而品格惡劣的人。但是我覺得一個人的品格，有時是從名人傳記中模倣得來的。有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業，是讀了名人傳記所受的刺激作成的。同時一個讀書人的某項行爲，是偶然給幾句書感動，而成爲終身奉行的道德規律。適之先生的和藹待人，據他自己說是少年時讀了一節文字的結果。大概有學識的人，事理一定明白，對於道德，不像愚笨人作爲有宗教意味的教條似的迷信着，而是從天理人情上衡量下來的爲人基本條件。他去愛護或者救濟一個窮人，不是因要好的

報應，而是出於良知的推動。所以不僅行爲是善的，連意識也是善的。行爲善的，不是真的善人。所以我們不僅希望官吏對得住老天，並却希望對得住小民。要官吏知道，貪贓枉法，老天不會來干涉的。要官吏知道他對小民，是有責任在內。他是好官，因爲他能忠於職務，盡其責任。這樣的官吏，我們決不能求諸不明世界大勢，民族危機的人中。一個有學識的青年，因爲內憂外患的刺激，所以使他自勉爲一個賢明的官吏。此後任用官吏，應揀學識優良的人，那是毫無疑義了。要使官吏盡是學識優越的人，只有考試。

我想一定有人，要用「經驗」來替舊官僚辯護的。以爲他們雖然沒有新學識，但是他們從政多年，一份經驗是值得寶貴的。我不敢忽視這種經驗，但是這種經驗，在今日亟待改革的行政上，是不必過分重視。過分的重視，是要阻礙行政改革的。這種經驗，至多只有參攷的價值，不足爲改革的張本。如果這份經驗是寶貴的，那麼今日中國行政也不爲盡醜惡之能事，要亟亟改革了。這種經驗，有若干成分，是貪污的經驗。一個沒有做過知縣的朋友，走馬上任的時候，要帶一班在縣衙門裏吃過飯的師爺去幫忙。幫什麼忙，是幫同斂錢而已。其他如何應付當地紳士，

壓服民衆等，都是不可不講究的。這種經驗裏，就是很缺少職務上的經驗。所以考試及格的人，就是沒有這種經驗，還是我們求之不得呢！況且經驗，決不是一個人對於某項職務上，混了好些日子，便會有經驗的。經驗是如何產生的呢？要一個有學識的人，運用他的學識，分析和應付他所遇到的職務上的困難，或者失敗了，或者成功了，成功之後，不能自滿，要繼續精研，失敗之後，不能自綏，要反覆思考，這樣才會有經驗。這才是治事的經驗。因爲我要使官吏有行政上的經驗，我們更要在考試方法中選有學識的青年，去嘗試各種行政上的困難，漸漸地培養他們的經驗。而以前的貪污經驗，敷衍經驗，讓它淘汰。

不必再猶疑吧，任用考試及格的官吏。品格和經驗，都只有在用考試方法產生出來的官吏中希望着。考試及格的人，在考試之前，大半時間是花在學識的探求上，沒有游蕩的機會和習性，一旦上台，當然不致捧歌女，做馬夫了。讓這般有抱負有學識的青年，來擔負這民族重興的重任吧！不要憂慮這般青年沒有經驗。有了學識，經驗是會追着他來的。

任用考試及格的人員，現在也不許再緩了，一方面，因爲政治逐漸趨向事務化，專門化。有許多官吏，都是技

術人員。另一方面，民衆對政府，已失去了信仰。要恢復民衆對政府的信仰，只有吏治澄清一法。吏治澄清的先決問題就是任用考試及格的人員。

北平學生南下請願的結果，是引起了汪戴二院長的討論，教育部的學術工作諮詢處，又將在本月內設立了。考試院的銓叙會議，在本年內決舉行。議題也規定了；人才的產生，人才的任用和人才的調劑。我很高興，中國有許多好現象，雖則是否可以兌現，還是疑問。

我不希望再有什麼更多的會議，更多的議案。我的希

望，也是一般人的希望，就是：

「以後沒有考試及格的人，不能獲得任用爲事務官的資格。」

各級政府的行政長官，都應該遵守此條。我希望素得青年信仰的汪先生以身作則，中央政府做點榜樣，給地方政府看。如果違反此條，監察院應該彈劾，懲戒委員應該移付懲戒。

這不但可以澄清吏治，而却進一步，阻止了有抱負的青年，因得不着政權，而造成的政治混亂。

心理學與心理技術

周先庚

在目前的中國，我們最需要的，不是純粹心理學，而是「心理技術」；我們所最需要努力的，不是行爲主義的

提倡，不是「格式道心理學」的鼓吹，也不是生理心理學或動物心理學的發展，而是心理技術的建設。關於後一點，我已在本刊發表過兩篇文章，一論國防心理技術建設（第一一〇期），一論工業心理技術建設（第一一三期）。所謂心理技術建設，即是介紹并試作歐美現代（特別是歐戰之後）實驗應用心理學，在國計民生日常生活各方面，

關於人事之科學的研究與貢獻，以謀國家各種事業之建設。

但是心理技術與心理學究竟有什麼關係？心理學究竟有多少分野？心理技術究竟有多少方面？我最近因與各方面接觸，從各觀點考慮，都覺得還有略加概括的敘述的必要。以下我先將現代心理學的含義稍爲說明，并示什麼是我們所應注意的，然後再略述中國目前所急需建設的，是心理技術的各方面。

(一) 心理學的第一個意義是常識的。一般人最易聯想到的心理現象，如催眠術，變戲法，猜心思，拜菩薩，茶餘酒後的談心論性，相家命家的看相算命，街巷舖店的講價擇貨，晚間深夜的玩神弄鬼，正是最易明了，最易賞識的「心理」。這些常識心理現象，用科學實驗方法去研究出來的結果，無論是消極的破壞，還是積極的建設，都是有價值的。常識心理學，我們不可不承認，至少是自然的，真正的心理學的一部分。例如催眠術，在變態心理學中，已是一個確定的事實，而大學中傳統心理學每每持為異說；又如「心理分析」已成診斷心理學中的良好方法，而傳統心理學每每閉口不談；再如「心靈研究」，雖然研究的對象是超人的鬼神靈魂存在問題，略近離奇，但是以科學的態度去研究，用實驗方法去探討，即是反面的證實，這種努力仍不失其價值。常識心理現象的實驗科學化，是我們目前需要努力去做的。

(二) 心理學的第二個意義是派別的。心理學自翁德(Wundt)在一八七九年採用實驗方法，形成為一門科學之後，名義上雖然離哲學而獨立，事實上仍然舍不了哲學的意味，派別的色彩。所以一般人一提到心理學，即聯想到行為主義，內省派心理學，機能派心理學，目的派心理

學，「格式道心理學」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在十九世紀末葉，所謂「新的」實驗心理學，振動一時，萬目所視。他的內省法，不過是應用在意識的內容方面的一個方法而已，何常自稱為一學派呢。等到他的勢力，一天比一天大了，效果一天比一天多了，美國的「行為派」於是不得不起來鼓吹他的「主義」；「機能主義」老早就宣告獨立，「目的主義」也不得不起來抵抗，保守地盤；所以弄成互相割據的局面，今天你挑我的是非，明天我罵你的不是，其實是因為康奈爾大師狄企納 (Titchener) 的影響太大了。這種現象，現在德國尤其不堪設想，那些五花八門的心理學派別，差不多有心理學家那麼多，而且都是持之有理，談得津津有味，不外乎氣不憤翁德老先生的威風而已。派別的心理學是「安樂椅上的心理學」，在目前中國，除非為綜合觀點起見，我們沒有特別注意的必要。

(三) 心理學的第三個意義是個人的。上面所說心理學派別的無政府主義，活活的把心理學三字弄成人格的代表了。無論心理學如何顧忌，如何反對談學問而涉及個人人格問題，心理學的個人主義這種現象，終歸是無可諱言的。心理學各派別有普通名稱，亦有個人的標識。所以我

們提到內省派心理學，就想到 Wundtian 與 Titchenerian 兩個熟見的人名形容詞；提到行爲主義，就知道有 Watson, Hunter, Tolman 等人的不同；提到「目的派心理學」，就知道是 McDougall 的心理學；提到「格式道心理學」，就聯想到 Wertheimer, Köhler, Koffka 三傑的努力；

此外我們知道還有 Krueger's Entwicklungspsychologie, Spangenberg's Geisteswissenschaftliche Psychologie, Jasper's Verstehende Psychologie, Stern's Personliche Psychologie, Jaensch's Fideitk Typologische Psychologie 等等。講起「心理分析」，普通我們都知道有 Freud, Jung, Adler 三家的大同小異——Freudianism 更是已經極通行的普通名詞了。心理學而帶個人的色彩與人格的標識，終不免有近玄學而遠科學的嫌疑，不是目前的中國所急需注意的。

(四) 心理學的第四個意義是專題的。心理學三字的專門含義，差不多是無窮盡的。所有教科書中的專題，如感覺，知覺，視覺，聽覺，情感，情緒，注意，聯想，思想，動機，動作，睡眠，疲勞，暗示，模倣，發明，誦讀，學習，智慧，性格與人格等，都已早冠在心理學三字之上，成爲種種專門研究，有專門名著，有獨立課程了。在別的科學中，我們知道有各種精益求精，專而又專的

Oligos；在心理學中，我們就有以上所舉的這些專門分野，某種某種心理學。這些都是以日常心理現象爲單位，而成爲獨立研究的。常識心理現象，不能因爲人人具有，人人習見，就忽視他們的專門性。理論系統心理學自然也很重要，不過我覺得與其注意個人的，派別的心理學，不如多致力於這些專題的研究或介紹。

(五) 心理學的第五個意義是類別的。類別心理學有好幾方面。(甲) 照研究方法分，有實驗心理學，因爲過去的哲學心理學與經驗心理學，經過現代科學化之後，特別注重實驗，所以成爲獨立的名詞(雖然不是獨立的一門)；有生理心理學，因爲實驗心理學借重於生理學方法，所以也成爲一個獨立的一門；有「心理物理學」(Psychophysics)，因爲實驗心理學脫胎於物理學方法，所以也成爲一個獨立的一門；有統計心理學，因爲現代「相關度方法」(Correlation Method) 的發明，實驗心理學與「心理物理學」的範圍擴大，統計心理學經過許多專門學者的研究，已有專成一門的趨勢；有心理測驗，因爲智慧測驗方法的成功，性格與人格的全體，如態度，興趣，信實等，都有數量方法去測量，也是一門專門學問；至于「心理分析」嚴格的说，也是在變態方面一種方法的專精。實驗，生理，物理

，及數量方法是正統科學方法，心理學如要科學化，非得用實驗方法去做有生理，物理與數量基礎的研究不可，這是我們應當特別注意的。至於統計，測驗，及分析的方法，雖有時不免過于濫用，發生流弊，但是如能純以科學態度取其長而削其短，那是我們最容易努力，而研究最方便的。(乙)照研究對象分，有人類心理學，動物心理學，與「心靈研究」；人類心理學一方面有兒童，青年，與成人，男子與女子，常態與變態(正常與反常)，天才與

低能或罪犯之分，另一方面有個人，差異，與民族之別；變態心理學又有所謂診斷心理學，醫葯心理學，神經病學，心理衛生等區別；動物心理學包括低等動物，高等動物，胎胚研究，白鼠學習，比較研究等門類；「心靈研究」包括許多超人超動物心理現象的研究——如此種種都是現代心理學專門分野的類別。變態心理學在目前的中國特別需要，應當多鼓勵人專攻此道，但須使有生理學與醫學基本智識的人為之才對。(丙)照應用範圍分，一方面有社會心理學，政治心理學，法律心理學，教育心理學，職業心理學，工業心理學，商業心理學等；另一方面有音樂心理學，美術心理學，文藝心理學，發明心理學，戰爭心理學等。每種差不多都是獨立的一門，有歷史的專著，有專門

定期刊物，在歐美大學中都開設有獨立的課程。這些方面的應用心理學，在德國總名為「心理技術」。在目前的中國，心理學三字所代表的含義是非常狹窄的，殊不知即照類別而分，已有方法的，對象的，與應用的各方面。我們現在所迫切急待建設的，是心理學之科學的，實驗的，生理的，數量的與物理的基礎的樹立；是診斷心理學，醫葯心理學，神經病學，與「心理衛生運動」的特別注意；并且是各種實驗應用心理學中的心理技術的推廣。

綜合現代心理學的全體，我們在上面已經把目前中國所需要的心理學的各方面，通盤介紹，分別指出他們的緩急。總之，(1)常識心理問題需要樹立科學的，實驗的基礎，各種迷信心理一律要推翻(除非迷信心理本身的研究是一個目的)，歐美學者在這方面早已有一番努力了。在目前的中國，常識心理問題之科學的研究，本身雖不是一個主要目的，但是為提倡其他各種現代科學的，實驗的，應用的心理學起見，我們不能不先下一點打開一般迷信心理的工夫。(2)心理學派別之多，觀點之不同，在目前的中國，似乎還未十分得一般人的認識。我們只知道有內省派與行為派之爭(最近「格式道心理學」才有點露角)，殊不知行為主義而起，五花八門的理論派別

多着呢。我們在理論系統心理學方面，還需要多多的介紹。有通盤的介紹，然後才有綜合的觀點，有綜合的觀點，然後才有均勻的發展。心理學的個人主義，我們不必去多注意，但是心理學究竟脫不了哲學玄學的意味，這是我們要認識的。心理學的心理，以及心理學家的心理，我們要特別研究；真正的心理學的觀點是「心理主義」的觀點。

(3) 心理學專題的研究，我們特別缺乏，不可不多致力。(4) 各種類別的心理學，在方法方面，我們務必要提倡科學的，實驗的，有生理，數量與物理基礎的心理學。

心理學若想叫人看得起，與其他各科學有同等的尊嚴，他本身必定先要有够上看得起的資格，配有同等尊嚴的可能。統計心理學與心理測驗，我們要特別避免通行的流弊，研究介紹要審慎從事，不可小題大做，以噎廢食，更不能因他有易生的流弊，而忽視他本身的價值。「心理分析」是變態方面一種實際診斷醫療方法，雖然每每有不科學的嫌疑，但是不能一概而論，一味抹殺。人類心理學各方面，都有加緊努力的必要，我們要特別多開以人類為實驗研究對象的風氣。動物心理學有他研究的便利，我們不能不承認；不過不能人人圖方便罷了。在應用方面，所有社會，政治，法律，教育，職業，工業，商業，音樂，美術，

文藝，發明，軍事等問題，都各有他們特殊的心理技術；在目前危急存亡的中國，我們尤當從先有計劃，有組織，有系統的去建設他們。心理學是介乎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一門科學，他的研究方法，大半是自然科學的方法，但是他的應用範圍，是在人類社會，所以溝通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對立，是心理學家的責任。

由此看來，我們可以把現代心理學的趨勢分析為兩種：(1) 一種是學者所謂的「心理學」或「心理技術」。這種所謂的新科學，日趨于專門，總是在那愈弄愈雜，愈變愈多，所以什麼人都可以在「心理學」裏找到工作做；不問你是系統理論家也好，專門技術家也好，都有你發展的機會。他與常識所了解的心理學內容，竟直是風馬牛不相及。有一部分性近乎抽象的學者，在那不惜為理論而爭執，為學派而辯護，於是弄成近玄學多而似科學少，千變萬化的主義出來；同時另外一部分性近乎實際的學者，儘管理頭去愈專愈精，愈走愈遠，把「心理學」愈弄愈不像常識心理學了。(2) 一種是一般人所了解的「心理」或心理研究。哈佛大學著名實驗心理學史著者鮑麟氏(Bowditch)說，普通人還是「要根據常識或哲學的心理學去直覺心理學的內容」；普通人和一部分心理學家，如 Mobius

與 Janet，對於心理學最後的使命還是有信仰，還是相信他終有一日可以顧及人們的希望與失望，謙讓與羞耻，膽量與志向；可以把精力，腦力，心力，開一個出入開支流水賬，可以造成一個新的「心理紀元」。

總而言之，心理學與心理技術都是多方面的，學者的「個別差異」也是很大的。心理學家應當格外認清各人自己的「個別差異」，以及各人所處的境遇的不同，分頭向多方面去發展，認真的去發展，努力的去發展，合理的去

新 秀 才

長萬大爺今天在場上聽得一個好消息，歡喜昏了。回家時，打了壺酒，稱了一陀肉，進門就叫，「二牯！那裏去了？我的乖么。」二牯正在毛廁裏工作，聽得叫，什麼手續也來不及做，提起褲子就跑來了；一聲「爹」叫出，急把東西接了過來。各屋裏的人聽得大爺回來了，都接到堂屋來。因為他們聽得大爺今天的聲氣特別來得快樂。大女兒，以為爹爹與她買了紅裹腳。二女兒，以為交與爹爹帶去場上賣的私房鷄得了好價錢。大媳婦，二媳婦，以為公公買回了布匹，針線，想來分潤分潤。大娘又怕她們姑嫂

發展；然後這們新科學在中國才有出路，才有希望。

(附註)本文所用心理學分類大綱，在拙著「心理學觀」中的電影觀中第一次提及，見 Siegen K. Chou, "Cinematography of psychologies," Psychological Review, 1931, May, vol. 38, No. 3, pp. 254-275。文中所提「心理主義」，也是在此處第一次提及的。以後都當詳細討論。

☆ ☆ ☆

壽 生

們分東西女兒們佔不了便宜，跑來作主張。三毛，四毛，則滿口亂叫我要雜糖，我要油炸粿。大爺一看，兒女婿婦一大羣，又想到不久文星就要照臨時，更加歡喜。往常人們奉承大爺，是說「人也發，財也發」的，現在這句話，快要變為不圓滿的了。「乖么些，不要鬧，等爹息吓囉！都有東西的。——他們媽，你快叫金花們去把那菜弄好，今天有事，要請幾個客。——牯二！同毛三快去請祥大爺；來保哥，彎三公，福三爺來；說有要緊事和他們商量。快去吧！」大娘問：「那樣事啲？叫人摩頭不打尾的！這樣

歡喜，是不是燕子巖那筆地方買成了？」「不是，不是，那算得什麼！這是天大的喜事呢，一家人，一族人，都有光；就望在我們牯二身上出吓！你同她們快去做吧，等祥老大們來了慢慢說。」

☆ ☆ ☆

「大家請乾這一杯聽我說。……三爺還記得去年和張家坡三先生開架的事嗎？他罵我們梆泥巴臭！他們是書香人戶，五輩人出了兩個秀才。想不到我們米家溝也有時來運到之日。這事情，是在場上區長親口對我說的。說城裏正義小學校，明年要辦班畢業，畢業出來就是從前的秀才。他們老三想要到城裏去進，要想約個同伴，只是城裏花費大，難找這個合適的人，算去算來只有我們牯二合式，問我願不願意，要願意，進學校的一切交涉有他，只要我們捨得用錢。你們想，這還有不願意的？好在我們牯二從前讀過幾年書。我今天請大家來商量吓，城裏花費太大，我一個人恐難擔負，得大家幫一手才行，這是大家的光彩，將來姓米的也有句硬氣話好說。」彎三早笑得眼睛只有一條縫了，急說：「這還用什麼商量，這是功名上的事，大家的名聲。祠堂上的谷麥拿點出來；大家多多少少出點；不用說，還得你搵大錐。誰不想有張報條貼在門上，是不

是？你們說。」「三公說的還有錯！在場上只聽人叫三先生，五先生的，姓都不提，好像先生是他張家一家的樣。二天我們米家也有先生了，看他們怎麼叫。」祥大爺剛說完，來保哥又說：「我就曉得牯二毛是有出息的，那回我同他們好些人去檢菌子，個個都檢的是些雜菌，只有二牯得一背兜的大脚菇，那不是地馬龍神幫助他，是什麼！」這時一屋子的眼睛都在牯二臉上打轉，牯二心裏自是快樂。堂屋的角落裏，都佔滿了聽新聞的人，個個臉上都掛着驚喜的神色。與牯二平輩的人皆都在想「明年我就是大先生了；三先生，二先生，八先生了；八先生娘子，五先生娘子了。他姓外里的人，還敢呼哥道嫂的嗎！」真是一人得道，雞犬飛昇。這消息一傳開去，米家溝，個個歡欣鼓舞。別村，別鄉的人，也就忙來米家溝拜保爺，認親戚。

☆ ☆ ☆

區長的兒子學名周家驥，牯二名米祖榮，今天都穿了從城裏請來的裁縫做的竹布衫子，區長和長萬大爺親自送進城去，十幾個人背了十幾背送人的東西，豬腿呀，雞呀，錢呀，鴉片烟呀，不一而足。在城裏住在區長的一家親戚處。由區長去走了門路，第三天才衣冠整整的去上學，

走到學校門口時，他們心裏是何等的跳動，那門上的對聯，不是分明寫着他們所期望的嗎！

德育智育體育乃本校興學大旨

附生增生廩生是今年畢業前程

☆ ☆ ☆

在牯二們初來時，自然要受些氣，像不叫他們的名字而喊「巴佬」，在大夥人玩耍時打他們的過街老狄，就是站在他背後的在他頭上一掌，他車轉身去看時，又有人在背後一掌，顧得前來後又打，顧得東來西又敲的玩意。

後來他們也學乖了，常請那些勢力大鬧得兇的吃小嘴。家裏送來的雞蛋，果子，粑粑之類也分送點給人。雖然有時還是要挨打，但已帶一點友誼的開玩笑的意味了。甚至於他們也可跟着打人呢，有時間。牯二來進這學校，真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一切新事物，無不使牯二驚奇，增長智識。

一混，已到放寒假的時候了，這幾月的工夫牯二已淘得與從前不同了。從城裏回家，雖不有好遠，但作了先生怎可走路？上個月還作過一篇「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的義呢！這身份是丟不得的，兜子是得坐一個的。一到家，轟動了一溝人，誰不來看這為家族爭光的

英雄。擊的擊雞，擊的擊蛋，一刻工夫，堂屋棹上已攔不下了。長萬大爺又要招呼人，又不肯把快樂忘記，累得他轉不過氣來。牯二只坐在火舖上和幾個族中年高德大有錢有福的人擺龍門陣！其外的人只有老遠站着叫一聲的福，有些懂世知禮的連叫都沒得叫，因為他們覺得現在還叫牯二不大好，要叫先生又不知如何叫法才好，而且一時改口有點口硬。全靠得一個久經世面的老頭來叫一聲「我們的先生」！這才把牯二在族人中的尊稱定下。蜂子朝王似的亂了一陣才漸漸散去了，只留下能和「我們的先生」說話的那幾個人。長萬大爺也上火舖來了，二牯才對他們說：「在要放假的時候，校長已露出風聲來了，畢業時要每人送他百吊錢，如當以前送學老夫子一樣。我看，這錢是得送的，也不要緊。可惡的，是教國文的汪三先生，他對我說，要我借給他五十吊錢，考國文時他自會幫忙。這才不要臉呢，他要想敲我的釘錐，偏不給他，會怎樣？硬不服這口氣，他拿我米祖榮當那些不有進過城的鄉空子打診呢！」大爺慌說：「五十吊錢要那樣緊！就答應他吧。你要幫老子掙這口氣，年青人，不要耍脾氣。」「五十吊錢值啲喂啲吓？有了功名怕抓不轉來嗎？你怕你爹出錢，算我的，連那一百吊一吓。吓舅子！我們米家溝銀子錢米那樣

比不過人，就是功名上敵不過張家吓。二姑，莫說一百吊，兩百也不希奇，你儘管進城去做我的。」彎三公發狠了。「真是呢，這樣的功名還在錢上打算。去年我去彭家屋基大姐家拜年，見他們香火邊掛一張裱得上好的報條，我問她們在那里得來的，她說：那是十年前街上的一個外甥送的，還去了八十吊錢的恭喜錢，爹在的時候是捨不得拏出來掛的，這都是因為過年大哥才從箱子底裏翻出來的，母親還在罵呢？你以前所以沒見過。他們還是別門外姓的人送的都這樣貴重，二天你得功名了，米家溝那家不沾光，那陣要多少錢沒有。只怕別門外的，你還懶得去呢。」

「玉林哥才說到這里一頓，保全哥搶着說道：「功名上的事都硬氣得嘔！古人說的，得個知縣官，地皮都跪穿；要想做秀才，口裏讀出白泡來；那裏都如枯：呵！我們的先生是天上的星宿，功名這樣順火呢。還怕用錢！」如此一來，祖榮先生也沒得說的了。」

☆ ☆ ☆

好熱鬧，在畢業的那天。畢業生排隊進衙門去拜縣長，出來時個個頭上都撒了兩朵金花，身上都掛了紅，縣長送至大堂外才轉去，好不風光，看熱鬧的人山人海。又在大街上遊了一回，才回學校來解散。當下幾十個人跑來

把祖榮先生圍着，你一段紅，我一段紅，把祖榮先生捆成紅布捆子了。噪噪攘攘的拉着就要走。祖榮先生曰：「還沒有收拾行李。」早搬走了，人些都在城外柏香林等先生呢。」於是半推半扶，風塵一滾就出城來了。只見百十人和一乘滿是紅泡花的四人大轎在那里等，一見他們來了，都叫着風擁上來，爲首的就是長萬大爺；嗚呢拉，嗚呢拉的打，乒乒乓乓的火炮，震天般響起來；大爺搶上一步就給祖榮一揖，先生慌還一揖就要下跪，早被彎三公一把拉着說：「不忙！還沒有拜祠堂呢。」這時各人臉上都無笑容，因爲太嚴重很了。有人說：「請先生上轎，家裏人等得你緊呢。」先生知書識禮看見多是些老輩在此，不肯坐上。三公說：「你坐上吧，祠堂裏你的人多着呢，今天是你的大喜日，是不能論尊卑的。」幾個人不由分說，將先生扶上花轎；吹打，火炮，人聲，把這爲家族爭光者，就擁回去了。」

☆ ☆ ☆

蘇俄旅行記 (七)

丁文江

新舊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勒得

莫斯科半日的遊覽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一共不過住了兩天。在地質探鑛聯合局銷耗了一天半。剩下來半天來遊覽莫斯科的名勝。大公報的記者陳先生介紹了他的秘書亞細亞女士給我，說我有甚麼私事可以請她當翻譯。我原來約好請她早上九點鐘來的。第二天不到八點，我還沒有起身，一位二十多歲的一位女人就一直走了進來。通了姓名之後她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問我有何工作。這是我第一次了解蘇俄女子解放的澈底。

我到浴室穿好了衣服，匆匆的吃了早飯，和她同到地質探鑛聯合局去，請她幫我當翻譯，幫我記錄。事畢回來，順便去參觀「紅廣場」(Red Square)，這是一條南北的長方街，用小塊的花崗岩鋪的。西面是克蘭姆林宮，東面原是百貨商店，現在改為政府的機關，門口掛着各種語言的廣告大書着：「第十九屆國際青年運動紀念會」——斗大的中文字尤其令人注意。北頭是歷史博物館，因為放假，

不能進去。南頭是著名的聖巴希兒教堂。這是十六世紀「可怖的宜萬」(Ivan the Terrible)造的。上面是九個圓頂，構造很特別，據說是仿照北俄鄉村的建築造的。現在已經改為博物院，也因為放假，不能進去。教堂以北不遠就是舊日的行刑場。不少的貴族在此地喪失了他們的首領。宮牆前面是列寧的墳。外面全是花崗岩造的。墳頂上的平台是政府要人演說的台子，閱兵的座位。

匆匆遊覽了一週回到旅館裏吃午飯。旅行社的人來邀我去參觀克蘭姆林宮。這是他們照例的遊覽的一種。參加的客人分做兩隊：一隊懂英語的，一隊懂法語的，各有一個鄉導。鄉導的職務與普通(如通濟隆)鄉導差不多，不過說法語的那位鄉導教育的程度遠在一班人之上。

克蘭姆林宮在莫斯科河的北岸。週圍有一道一公里半高牆，所以講偉大，抵不上北京的紫禁城。宮的大門朝東，在紅廣場的西面。我們是從後門進去的。先到博物院去參觀。這是一個兩層樓的建築，裏面陳列的是各時代的武器，盔甲，皇帝的家具，衣冠，御輦等等。很令游人注意

的是御冕上的寶石。宮的西北角是中央執行委員會辦公的地方，不能進去，只看見門前有許多舊砲，說是拿破侖退兵的時候留下來的。

出了博物院向東走，就看見三個教堂，每一個上面有五個圓的金頂。我們只進去參觀了一個——所謂「總天使」(Archangel)教堂。裏面有許多俄皇的棺材——「可怖的宜萬」和他的兒子也在內。這種棺材佔的地方很小，大概費錢也很少，比我們的皇陵，或是列寧的墳儉樸的多了。

出了教堂又到東邊的大院子眺望。宮是砌在一個高台上的所以望得頗遠。鄉導的人一一指點給我們看：這是十九個瞭望台，那是鐘樓；這是不能撞的大鐘，那是不能放的大砲；都是十六和十八世紀皇帝留下來的廢物。

如此就匆匆的出了舊皇宮。回到旅館，又同亞細亞小姐出去買東西。陳先生介紹她給我的時候說是一位小姐。到了街上，她忽然給一個八九歲的女孩子說話，她告訴我這是她丈夫前妻的孩子。我方纔知道她是已經結過婚。她的丈夫是學經濟的，在經濟委員會服務，收入不多，所以她又給人家打字，當翻譯。她夫婦兩個同一個女孩子住得有一間房子。這是以前的新式的大樓，裏面有升降機。有時升降機停了或是壞了，她得扒一百幾格樓梯。但是現在

她的收入不少，麵包也很容易買得，所以她已經是很滿意。

出了旅館不遠就看見許多百貨商店，但是裏面的貨物的質量都極其不堪。亞細亞小姐說，要買東西一定要到「現金交易店」(Tosin)去。在這種店裏買東西，完全要用外國貨幣，或是金盧布，或是可以換現金的東西。這是蘇俄政府吸收現金的機關。表面上說是為外國人開的，所以用外國貨幣，其實買東西的大多數是蘇俄的人民。他們有外國貨幣的當然是少數，但是從前所藏的金盧布，金銀器具，首飾，珍珠，金鋼鑽等等，凡是可以向國際市場換現金的東西都可以拿到現金交易店來用。貨幣是不成問題的了。非貨幣的物品須先由店員估價，然後發給買貨人一種用金盧布買東西的票子。這種票子很像我們的郵票——大小和數目也與郵票相仿。有這種票子的人可以隨意在各現金交易店買東西。現金交易店比普通的百貨商店好的多。不但是貨物的種類多，品質好，而且數量沒有限制，價錢比較的便宜。譬如黃油是當日莫斯科最缺乏的東西，合作社裏幾乎完全買不到。百貨商店的縱然買得到，要四十多個紙盧布一基羅！在現金交易店裏黃油都是大堆的陳列着，價錢不過百貨商店的十分之一，但是要用金盧布，或是

可以換金盧布的物品。黃油如此，其他一切的食物，衣服，器具等等都是如此。於是蘇俄人民凡是藏得有現金或是與現金相等的東西的人，忍不住都要來做現金交易店的主顧。用這種方法，凡是農民所藏在地下的金幣，貴族所縫在鞋底下的寶石，革命兵士所搶不盡，秘密警察所查不到的東西，都和和平平的送到政府手裏來了。

人民所藏的現金當然是有限的，有時要用完的。所以現金交易店的主顧雖多，每人每次所購買的數量却是極少，因為買東西的人自己知道手裏的購物票是一去不能復返的。我這天下午把莫斯科的現金交易店差不多走遍了——

因為我要買雪茄烟，這是莫斯科最希罕的物品。我細細的留心看，外國人除外，買東西的人很少用過二十五可拔克（一個盧布等于一百個可拔克）的。用外國貨幣的人又有一種困難，就是算賬。現金交易店裏一切的價目都是以金盧布計算的。而無論那一種外國貨幣都可以使用。這些貨幣的價值，以金盧布計算，當然是不同的，所以付錢的時候，收款的人旁邊另外有一個專門算賬的人臨時把買物人所付的金鎊，法郎，馬克，美金……照當日的市價算成盧布。所以在現金交易店買東西，雖然質量相等的好，算賬却極其耗費時間。我當日用的六個金馬克買了二十支在列

寧格拉得製造的雪茄烟（味道與四川的葉子烟相仿），費了十五分鐘方把賬付清。

買了雪茄出來，却幾乎回不了旅館。因為當晚政府當局要在紅廣場閱兵演說，各團體遊行也在那裏會齊，所以早一點鐘，向紅廣場的路口，都有徒手的紅軍斷絕交通。我的旅館，在紅廣場附近。走回去的時候，只看見一隊一隊的人馬，拿着旗，奏着樂，喊着口號向紅廣場走去。普通的行人却被紅軍攔住不准過去。亞細亞小姐却不肯輕易退却！她對着攔路的紅軍，一個一個去說情：「這是旅行社的外國客人，要回旅館去有要緊事的，請你通融。」我不管，不能通過，「兵士把手攔住。如此碰着幾回釘子，却遇見一位好說話的把我們放了過去。到了第二條街又是如此。有時這條街走不通，我們轉一個灣子，向另一條街衝去。不到半里路，走了半個鐘頭，方始走到旅館的後門。旅行社還約我到紅廣場去參觀遊行閱兵的大典。我因為肚子餓了，又下起大雨來，就辭謝了沒有去。事後聽見一個美國人說，去的外國人都很後悔，因為擠在那裏非等到典禮完成不能出來，而雨越下越大，兩個鐘頭衣服一齊都濕透了，

中學地理成績

現在教育界對於中學教育似乎逐漸注意了；各地有畢業會考，近教育部又有修正中小學教育制度的議決。在這種重視中學教育的空氣中，特地將清華本年度入學考試的本國地理成績，做個統計，加以分析，發表於此。這大概是關心教育至少是地理教育的人所願意知道的。

試卷的總數是三千一百八十八份，分四部：(1)北平佔二千零三十八份；(2)上海佔六百二十八份；(3)武昌計三百二十二份；(4)廣州共二百份。成績分佈的情形怎樣，請先看下表。

北 平		分數等級
百分數	得分人數	
1.20	25	0—10
3.40	69	11—20
9.40	192	21—30
18.30	372	31—40
25.00	508	41—50
21.60	441	51—60
14.05	287	61—70
5.40	110	71—80
1.60	33	81—90
0.05	1	91—100
100%	2038	
平均數=47.6		
標準差=15.9		

獨立評論 第一一六號 中學地理成績

總 數		廣 州		武 昌		上 海	
百分數	得分人數	百分數	得分人數	百分數	得分人數	百分數	得分人數
1.25	40	2.0	4	1.0	3	1.3	8
4.10	130	9.5	19	6.5	21	3.3	21
9.80	312	15.0	30	8.7	28	9.9	62
18.70	596	21.5	43	19.6	63	18.8	118
24.32	776	26.0	52	21.7	70	23.2	146
21.60	687	16.0	32	21.4	69	23.1	145
13.70	438	8.0	16	14.6	47	14.0	88
5.10	164	1.0	2	5.3	17	5.6	35
1.40	44	1.0	2	1.2	4	0.8	5
0.03	1	0	0	0	0	0	0
100%	3188	100%	200	100%	322	100%	628
平均數=47.00		平均數=40.6		平均數=46.9		平均數=47.2	
標準差=14.01		標準差=20.7		標準差=16.2		標準差=15.7	

楊 遵 儀

若據北平幾個成樣大學的錄取標準而言（普通在五十分左右），總平均四十七分似乎不算過低；但是現行的標準是否合理，不能無疑。現在一般學校裏的及格分數至少是六十，畢業會考的及格分數恐也離這個標準不遠（因未仔細調查，不敢確說。）然則四十七分的總平均是不是太低呢！

今試進而比較各區的成績。本來各區報考的人數不同，比較起來，很難得到絕對可靠的結論；然而其間的大概情形，總可看出。北平和上海兩處的成績，相差無幾。武昌的平均稍低；而以廣州的分數為最壞，成績也最參差不齊（因為標準差最大）。

以上單從平均分數方面說；現在轉個方向，看看答案的內容。平均分數之所以低，是否因為試題太難？我說不難；不信，請看：

(1) 舉五條中國省界沿線的山嶺，並說明每條與何省為界。

(2) 江蘇之面積不及新疆十分之一，但江蘇之居民較新疆者多至十倍以上，其原因何在？試舉五點說明之。

(3) 中國最新成立之省有幾？各省之省會何名？

(4) 中國內陸沿邊之行政區有幾？各區與何國相接？
(5) 舉五條中國國界沿線的河流，並說明每條與何國為界。

這些都是極其普通的問題。(1) (5) 兩條問山川，應用及整個區域的認識。本來想把每條得分的情形記下，後因過費時而中止；不過大概的情形，還能記憶，故無妨說說。

山嶺全答對的不及百分之十。大多數隨便舉出幾個山，不知牠們的地位。有的沿線的山說對了，然而兩旁的省份答亂。例如說太行山在山西與陝西之間或在山東與山西之間；說南嶺在湖南與雲南之間或在浙江與廣東之間，把整個省區移動千百哩；（最可喜者有。阿爾卑斯山界於新疆及青海；大庾嶺與俄國為界；太行山為普奧之界……等。）

國界沿線的河流答全分的不過百分之十五。大多數對河流的分佈情形是莫明其妙的。大如長江黃河和黑龍江念過中學地理的人還不知在什麼地方，真是笑話。舉幾個例：長江與英（與美，與日，與俄等）為界；黃河與俄（與法，與日，與美）為界；黑龍江與英（與日與法）為界。（

還有以海當河的，例如說黃海與日本爲界，太平洋與美國爲界等等。）

新成立的省份及各省的省會答滿點的至多也只在百分之十五左右。非驢非馬答案真也不少；哈爾濱的省會爲庫倫；察哈爾的省會爲哈爾濱；熱河的省會爲包頭；青海的省會爲多倫……等等，不勝枚舉。

內陸沿邊之行政區答全對的更少，在百分之十以下。

這表示大多數中學生對本國整個的幅員根本不注意，對本國與他國接壤的關係毫不留心。東北四省爲奉天吉林黑龍江及西康，是耶非耶？河北省與僞國爲界或說與滿洲國爲界，那裏來的！今有靈廟內蒙古自治會與外蒙相接，說夢話吧！

江蘇與新疆的比較一條，答對的約百分之二十。關於分區的討論，大概中學生所受的訓練很少，所以多數答的不得要領。地位地勢氣候土壤交通這幾點足以判別各區的異同，本題可以應用；可惜多數不明，或舉二漏三。

分析既完，可知不是問題太難而實是程度過差。那麼，補救的方法怎樣？有幾點意見提出，請求批評：

(1) 此後中學教育應注重地理，養成正確的地理觀念。在國難方般的今日，對於本國土地應有充分的認識；否

則，像上舉的答案，不曉得東北是那幾省，不知環伺中國者是那幾國；其影響怎樣，請大家想想。在建設進行的時期，對於自然環境更應有加倍的明瞭，否則設計多乖。舉幾個例。有人會擬將長城遺址改成汽車路，又有人提議引渭水以灌陝北高原，又如東北失去後，大家嚷着開發西北，究竟幾個明白西北的地理環境呢！

(2) 此後中學地理的師資要慎重選聘。一般中學每集史地兩科於一個教師身上，殊不知今日大學的史地多數已經分家，學者一人不能兼兩長（自然有少數例外）；若請史學系畢業的去教地理，恐怕教者感覺困難，學者也必受犧牲。也許有人說，中學的經費困難，怎能都請專科的人？不管，總該想比較合理的辦法。

(3) 教育部應速主編一本標準的地理課本，因爲現有的都不能使人滿意。舊的教本多以省爲敘述的單位，極其人爲之致，很不合理。新的又多以自然區域爲對象，行政區域略提而已。其結果恐學生只知道什麼大江三角洲，白山黑水區等，而不知某省的自然環境如何，真是矯枉過正了！

☆ ☆ ☆

編輯後記

適之

△因為遠東國際形勢的驟然緊張，又因為現在國內的輿論似乎太不注意這一個很嚴重的問題了，所以傅孟真先生把國醫的討論擱起一期，先給獨立寫了一篇討論日俄關係的文章。

教育（轉載在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三十四期）。

△上期發表了一篇「中學歷史成績」，這一期又發表一篇「中學地理成績」。這篇的作者楊遵儀先生是清華大學的教員，最近他得了北平研究院的地學獎金。

△「壽生」先生的小說「新秀才」寫的是貴州的情形，據他說，「這篇文章全是實情，只怕說的不夠，斷不會說過火。」讀者對於這個問題若有興趣，請參看我在大公報（八月十九日）發表的一篇「教育破產的救濟方法還是

假一次了。」俄旅行記」，我們十分感謝。不過他說，下星期他又得告

☆ ☆ ☆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及「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胡適

苦旱的故鄉

吳辰仲

教育與智識

衡哲

如此貴州(上)

艾蓮

甘肅通信半葉

旅人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店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宜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 平西 | 清華消費社成府號進分社 |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
| 上海 |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
| 南京 |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 鎮江 | 鎮江書局 |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 南通 | 三友書店(代定) |
| 常熟 | 振華書局 |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武昌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 廣州 | 大東書局 新民書店 興寧書店 黃勝和堂派報社 |
| 汕頭 | 新時代書局 |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報社 |
| 瓊州 | 海南書局 |
| 桂林 | 永昌公司 |
| 濟南 |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 威海 | 吉昇昌書局 |
| 荷澤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 臨清 | 文衛書局 |
| 安慶 | 世界書局 |
| 蕪湖 | 匯海書局 |
| 宣化 | 甘肅書報社 |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 開封 | 西安派報社 |
| 蘭州 | 甘肅書報社 |
| 西寧 | 現代文化社 |
| 成都 | 文友書局 |
| 萬縣 | 新川書局 |
| 合川 | 朋友書店 |
| 重慶 | 朋友書店 |
| 雲南 |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
| 貴陽 | 新友書店 |
| 杭州 | 現代書局 |
| 福州 | 萬有圖書公司 |
| 廈門 | 開明書店 |
| 長沙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
| 衡州 | 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一七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九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寫在孔子誕辰紀念之後

胡適

我們家鄉有句俗話說：「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編

戲的人遇到了無法轉變的情節，往往請出一個觀音菩薩來解圍救急。這兩年來，中國人受了外患的刺激，頗有點手忙腳亂的情形，也就不免走上了「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的一條路。這本是人之常情。西洋文學批評史也有 dans ex machina 的話，譯出來也可說，「解圍無計，出個上帝。」本年五月裏美國奇旱，報紙上也會登出旱區婦女孩子跪着祈禱求雨的照片。這都是窮愁呼天的常情，其可憐可恕，和今年我們國內許多請張天師求雨或請班禪喇嘛消災的人，是一樣的。

這種心理，在一般愚夫愚婦的行爲上表現出來，是可憐而可恕的；但在一個現代政府的政令上表現出來，是可憐而不可恕的。現代政府的責任在於充分運用現代科學的正確智識，消極的防患除弊，積極的興利惠民。這都是一點一滴的工作，一尺一步的旅程，這裏面絕對沒有一條捷徑可以偷度。然而我們觀察近年我們當政的領袖，好像都不免有一種「做戲無法，出個菩薩」的心理，想尋求一條

救國的捷徑，想用最簡易的方法做到一種復興的靈蹟。最近政府忽然手忙腳亂的恢復了紀念孔子誕辰的典禮，很匆遽的頒布了禮節的規定。八月廿七日，全國都奉命舉行了這個孔誕紀念的大典。在每年許多個先烈紀念日之中加上一個孔子誕辰的紀念日，本來不值得我們的詫異。然而政府中人說這是「倡導國民培養精神上之人格」的方法；輿論界的一位領袖也說，「有此一舉，誠足以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難道世間真有這樣簡便的捷徑嗎？

我們當然贊成「培養精神上之人格」，「奮起國民之精神，恢復民族的自信」。但是古人也曾說過：「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國民的精神，民族的信心，也是這樣的；他的頹廢不是一朝一夕之故，他的復興也不是虛文口號所能做到的。「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跽」（用八月廿七日大公報社論中語）；四城市裏，政客軍人也都率領着官吏士民，濟濟跼跼的行禮，堂堂皇皇的演說，——禮成祭畢，紛紛而散，假期是添了一日，口號是添了二十句，演講詞是多出了幾篇，官吏

學生是多跑了一趟，然在精神的人格與民族的自信上，究竟有絲毫的影響嗎？

那一天大公報的社論會有這樣一段議論：

最近二十年，世變彌烈，人慾橫流，功利思想如水趨壑，不特仁義之說爲俗誹笑，即人禽之判亦幾以不明，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力既已蕩然無存，不待外侮之來，國家固早已瀕於精神幻滅之域。

如果這種診斷是對的，那麼，我們的民族病不過起于「最近二十年」，這樣淺的病根，應該是很容易醫治的了。可惜我們平日敬重的這位天津同業先生未免錯讀歷史了。『官場現形記』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描寫的社會政治情形，不是中國的實情嗎？是不是我們得把病情移前三十年呢？『品花寶鑑』以至『金瓶梅』描寫的也不是中國的社會政治嗎？這樣一來，又得挪上三五百年了。那些時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論語孝經大學是村學兒童人人讀的，還有士大夫講理學的風氣哩！究竟那每年「洙水橋前，大成殿上，多士濟濟，肅穆趨躄」，曾何補于當時的慘酷的社會，貪污的政治？

我們回想到我們三十年前在村學堂讀書的時候，每年開學是要向孔夫子叩頭禮拜的；每天放學，拿了先生批點

過的習字，是要向中堂（不一定有孔子像）拜揖然後回家的。至今回想起來，那個時代的人情風尚也未見得比現在高多少。在許多方面，我們還可以確定的說：『最近二十年』比那個拜孔夫子的時代高明的多多了。這二三十年中，我們廢除了三千年的太監，一千年的小腳，六百年的八股，四五百年的男娼，五千年的酷刑，這都沒有借重孔子的力量。八月廿七那一天汪精衛先生在中央黨部演說，也指出『孔子沒有反對納妾，沒有反對蓄奴婢；如今呢，納妾蓄奴婢，虐待之固是罪惡，善待之亦是罪惡，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汪先生的解說是：『仁是萬古不易的，而仁的內容與條件是與時俱進的。』這樣的解說畢竟不能抹煞歷史的事實。事實是『最近』幾年中，絲毫沒有借重孔夫子，而我們的道德觀念已進化到承認『根本納妾蓄奴婢便是罪惡』了。

平心說來，『最近二十年』是中國進步最速的時代；無論在智識上，道德上，國民精神上，國民人格上，社會風俗上，政治組織上，民族自信力上，這二十年的進步都可以說是超越以前的任何時代。這時期中自然也有不少的怪現狀的暴露，劣根性的表現，然而種種缺陷都不能減損這二十年的總進步的淨贏餘。這裏不是我們專論這個大問

題的地方。但我們可以指出這個總進步的幾個大項目：

第一，帝制的推翻，而幾千年托庇在專制帝王之下的城狐社鼠，——一切妃嬪，太監，貴胄，吏胥，捐納，——都跟着倒了。

第二，教育的革新。淺見的人在今日還攻擊新教育的失敗，但他們若平心想想舊教育是些什麼東西，有些什麼東西，就可以明白這二三十年的新教育，

無論在量上或質上都比三十年前進步至少千百倍了。在消極方面，因舊教育的推倒，八股駢文律詩等等謬制都逐漸跟着倒了；在積極方面，新教育雖然還膚淺，然而常識的增加，技能的增加，文字的改革，體育的進步，國家觀念的比較普遍，這都是舊教育萬不能做到的成績。（汪精衛先生前天會說：

「中國號稱以孝治天下，而一開口便侮辱人的母親，甚至祖宗妹子等。」試問今日受過小學教育的學生還有這種開口罵人媽媽妹子的國粹習慣嗎？）

第三，家庭的變化。城市工商業與教育的發展使人口趨向都會，受影響最大的是舊式家庭的奔潰，家庭變小了，父母公婆與族長的專制威風減削了，兒女宣告獨立了。在這變化的家庭中，婦女的地

位的抬高與婚姻制度的改革是五千年來最重大的變化。

第四，社會風俗的改革。小脚，男娼，酷刑等等，我已屢次說過了。在積極方面，如女子的解放，如婚喪禮俗的新試驗，如青年對於體育運動的熱心；如新醫學及公共衛生的逐漸推行，這都是古代聖賢所不會夢見的大進步。

第五，政治組織的新試驗。這是帝制推翻的積極方面的結果。二十多年的試驗雖然還沒有做到滿意的效果，但在許多方面（如新式的司法，如警察，如軍事，如胥吏政治之變為士人政治，）都已明白的顯出幾千年來所未會有的成績。不過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往往為成見所蔽，不肯承認罷了。單就最近幾年來頒行的新民法一項而論，其中含有無數超越古昔的優點，已可說是一個不流血的絕大社會革命了。

這些都是毫無可疑的歷史事實，都是「最近二十年」中不曾借重孔夫子而居然做到的偉大的進步。革命的成功就是這些，維新的成績也就是這些。可憐無數維新志士，革命人，他們出了大力，冒了大險，替國家民族在二三十年中做到了這樣超越前聖，陵駕百王的大進步，到頭來，被

幾句死書迷了眼睛，見了黑旋風不認得是李逵，反倒唉聲歎氣，發思古之幽情，痛惜今之不如古，夢想從那「荆棘叢生，簷角傾斜」的大成殿裏抬出孔聖人來「衛我宗邦，保我族類」！這豈不是天下古今最可怪笑的愚笨嗎？

文章寫到這裏，有人打岔道：「喂，你別跑野馬了。他們要的是「國民精神上之人格，民族的自信」。在這「最近二十年」裏，這些項目也有進步嗎？不借重孔夫子，行嗎？」

什麼是人格？人格只是已養成的行為習慣的總和。什麼是信心？信心只是敢於肯定一個不可知的將來的勇氣。在這個時代，新舊勢力，中西思潮，四方八面的交攻，都自然會影響到我們這一輩人的行為習慣，所以我們很難指出某種人格是某一種勢力單獨造成的。但我們可以毫不遲疑的說：這二三十年中的領袖人才，正因為生活在一個新世界的新潮流裏，他們的人格往往比舊時代的人物更偉大：思想更透闢，知識更豐富，氣象更開闊，行為更豪放，人格更崇高。試把孫中山來比會國藩，我們就可以明白這兩個世界的代表人物的不同了。在古典文學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鍊上，在小心謹慎的行為上，中山先生當然比不上曾文正。然而在見解的大胆，氣象的雄偉，行為的勇

敢上，那二位理學名臣就遠不如這一位革命領袖了。照我這十幾年來的觀察，凡受這個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們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時代的聖賢，不但沒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老輩中，如高夢旦先生，如張元濟先生，如蔡元培先生，如吳稚暉先生，如張伯苓先生；朋輩中，如周詒春先生，如李四光先生，如翁文灝先生，如姜蔣佐先生；他們的人格的崇高可愛敬，在中國古人中真尋不出相當的倫比。這種人格只有這個新時代才能產生，同時又都是能夠給這個時代增加光耀的。

我們談到古人的的人格，往往想到岳飛文天祥和晚明那些死在廷杖下或天牢裏的東林忠臣。我們何不想想這三十中爲了各種革命慷慨殺身的無數志士！那些年年有特別紀念日追悼的人們，我們姑且不論。我們試想想那些爲排滿革命而死的許多志士，那些爲民十五六年的國民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前兩年中在上海在長城一帶爲抗日衛國而死的無數青年，那些爲民十三以來的共產革命而死的無數青年，——他們慷慨獻身去經營的目標比起東林諸君子的目標來，其偉大真不可比例了。東林諸君子慷慨抗爭的是「紅丸」，「移宮」，「妖書」，等等米米小的問題；而這無數的革命青年慷慨獻身去工作的是全民族的解放，

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或他們所夢想的全人類社會的自由平等。我們想到了這二十年中爲一個主義而從容殺身的無數青年，我們想起了這無數個『殺身成仁』中國青年，我們不能不低下頭來向他們致最深的敬禮；我們不能不頌讚這『最近二十年』是中國史上一個精神人格最崇高，民族自信心最堅強的時代。他們把他們的生命都獻給了他們的國家和他們的主義，天下還有比這更大的信心嗎？

凡是咒詛這個時代爲『人慾橫流，人禽無別』的人，都是不曾認識這個新時代的人；他們不認識這二十年中國的空前大進步，也不認識這二十年中整千整萬的中國少年流血究竟爲的是什麼。

可憐的沒有信心的老革命黨呵！你們要革命，現在革

苦旱的故鄉

去年我們家鄉的稻子只糶二元八毛錢一担，這是平均的價格。地主們是看漲的，所以許多大穀倉甚至到現在尙原封不動。而若干急於要錢使的貧農却以低於二元八毛的價格在秋收後不久就把口糧挑向市場了。借錢更是萬分困難，出每月加二的利息而且用田地房舍做抵押，要想高利

命做到了這二十年的空前大進步，你們反不認得它了。這二十年的一點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了一個新世界的文明的結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有成功的。

你們心眼裏最不滿意的現狀，——你們所咒詛的『人慾橫流，人禽無別，』——只是任何革命時代所不能避免的一點附產物而已。這種現狀的存在，只夠證明革命還沒有成功，進步還不夠。孔聖人是無法帮忙的；開倒車也決不能引你們回到那個本來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黃金世界』的！養個孩子還免不了肚痛，何況改造一個國家，何況改造一個文化？別灰心了，向前走罷！

廿三，九，三夜，

吳辰仲

貸者們動一動眉毛都辦不到，他們寧願把現金埋進豬欄或牀底下去。田地的買賣是絕無僅有的事了，因爲誰願意把可以收得長年二分子錢以上的白花洋錢去買進照價格計算只有長年一分尙不到的利息的田地呢，雖然田地的價格就在最近三年來已暴跌了三分之一。市鎮上生意算最興隆

的是當舖，但聽說去年他們也賠累了不少。因為雖則他們把利率訂高到可驚的程度，但農民們把冬衣棉被之類一當到現錢，就永不打算取贖了，而去年冬季據說是若干年來最冷的一年呢。就這樣子農家認為奢侈品的豬肉每担從二十四元跌到十八元而十五元而十二元了，嗜好品的義烏老酒每罈由一塊五毛而八毛了。這種可悲的情形被在農村的每個角落裏聽到的一句口頭禪表示出來：「銅錢勢緊呀！」

！若照都市裏面的人的說法，那就是豐收成災！就在這幾年關我家一引合股的京貨舖子因週轉不靈而倒了賬了，我所認得的兩個農民也在除夜把頸子用繩索掛在樑上蕩鞦韆玩。這裏面有一個是我的親戚。

去年沒有自殺或逃亡的農人們到今年的播種季，依然很高興地買幾毛錢豬肉宰一隻老母雞邀請學堂裏的先生和鄰居去喝他們的種田酒了。開始是幾十天連綿的陰雨，農民們大多在家裏閒坐着，或玩着印有一丈青和黑旋風李達的紙牌，大部分年青人則每天照例和妻子吵架一次。而在這期間，田畝上却壞了許多秧禾，尤其是「紅穀」，「七十日」等等早稻。

我們村子裏最多的手藝人是篾衣匠和彈棉匠。這不到百戶人家的小村庄每年照例在新年過了後「出門」的這類

手工業者竟達七十人以上，他們散佈在金華，浦江，永康一帶的鄉下地方做工，直到播種季才相率歸來。這是在農閒期我們鄉下農民之最重要的副業。但是今年情形全變了，平常每日的工資是彈綿匠一角八分，篾衣匠二角的，現在減低到前者一角二分，後者一角肆分。而且普遍的都沒有工作做，大半不到一個月就回家了，雖然今年開始就有那末多的雨水，農家如何需要修補和添製篾衣箬帽。於是本來依靠這注進款做這上半年用度的小農佃戶家，開始就面對着飢餓的恐慌。

稻秧總算將就地插下了，回家的路上依然是拖泥帶水的，仰頭看看天，似乎也沒有放晴的預兆。這樣子又繼續下了若干日子的牛毛雨。稻子一點精神也沒有，往常這辰光是會長出許多新稈子來的，代替這，今年的娘稻葉上發現許多灰點子，稻是病了，是「茅草禾」（註一）了！農民們都緊皺眉頭互相告訴。

接着降臨的是霪雨季，人們對於今年的秋收開始惶惑了。但是老天真作怪，整個霪雨季竟沒有雨！我的母親會在這時給我們嚐味霪雨期曬成的新豆醬，她也引為奇事，因為平常是非伏天不能曬醬的。於是農夫們的面容就隨着天氣的晴朗而晴朗。稻子的病全痊愈了，而且加速度地發

榮滋長，各種害蟲也日就減少，滿田畝的禾都隨着微風在溫和的陽光下得意地搖擺着，農人們的心中充塞着喜悅，甚至招呼他們的在家中織草鞋的妻子到田場去賞鑒他們的得意成績，這是一個真實的預感豐收的喜悅喲！

是出糞而進入伏天的時候了，人們指點着土壁上貼着的年圖。於是農民間就把那被看做農民日歷和種田經典的年圖上面所記載的字句作話題。什麼今年是「四龍治水」，地母經上也說：「桑蠶本度全無穫，雨水調和大有收」，「難不成龍都睡着了？去年「一龍治水」都有那等好的收成呢。轉眼就是伏天了，就是那晴酷酷地曬着白熱太陽的伏天了！從清朝一直活到現在尚未餓死的老農都在腦海中重映出甲寅年（民國三年）那次大旱災，而苦苦地思索「那年究竟是幾龍治水」？

接着天氣是晴，晴，晴！天是越藍越高，地是越曬越乾，好像氣爽的秋天。在陰歷五月十六下過一陣雨，但時間很短促，接着又是晴，晴，晴！

五月十八，二十日，跟着是二十二，二十三，天空不見一絲雲影。十六日下過雨，地尚潮濕，那天晚上我們在院子裏坐着尋涼，屋簷上擱着一輪滿月，我的母親說：「明月照濕地」，明天准會下雨，我不相信，她和我打賭

，她失敗了。於是每晚甚至深夜，都從各地傳來枯槁的喧聲。

黃狗躺在走廊上吐出舌頭喘急地呼吸着，農夫站在水車上紅頭赤臉努力地掙扎着，看看天，瞧瞧田，焦燥痛咬渠們的心頭。

是五月的末了，禾稻正懷着胎，是「造肚曬」（註二）呀！

頭上是火熱的大陽，整個村坊全靜悄悄地，連雞鳴狗吠都很少聽到，我頂着大箬帽去視察我家那曬得最兇的棗園四斗田，沿路跟農人打着招呼，傾聽渠們對天氣的預測，我走上棗園山背，水車的隆隆聲中夾着「知了」的尖銳的鳴聲，老是知，知，知，單調而冗長地，渠們在「叫晴」（註三）呀！暗影罩住我的心頭。

四斗田種的是一種叫「細葉青」的遲稻，稀稀疏疏地，土是龜裂着寸寬的口子，稻葉呈黃綠色而緊捲着，使我連想起那用黃標紙捲就的「水烟煤子」，我黯然了，和我家水田聯販的是二伯父家的紅穀田，在田徑上柱着鋤頭用空洞的眼光凝視着我的堂兄，被我的足聲驚醒了。「我的稻都曬折了腰呢，活像一個無望的斷了脊骨的老人，你看穗上有一半的穀秕！」手上拉着一握禾穗，他用淒涼的

音調叙說着，「你家的如果在最近幾天內得了雨還會轉嫩回來，因為這尙只是一根『稻草』（註四）喲」。滿個田野零落地點綴着水車的遮陽，利用藍色或白色的粗布被單做的，很像大湖裏面航船的風帆。但我視若無覩，只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回家了。

在無望中，村子裏的老年人和紳士們決定請出「龍王亭」來祈雨了。這個木雕的龍王香火據說已經有百年以上的歷史，也在一個旱年，是我們的曾祖輩伴着道士到距二百里外的箬陽龍潭去恭請了來的，請的方法是由道士畫符念咒，打鼓吹角，大眾則畏敬地向水跪着，不久潭水就會滾沸起來，浮上一些東西，也許是泥鯁，烏龜或魚，而我們會祖輩得到的却是一塊木頭，於是用龍袱把牠撈起，盛在龍瓶中，由一個壯漢捧着飛奔，要晝夜不停地往村坊裏跑，於是黑雲就隨着龍瓶移動，到了境界，就大雨沾足了。而這塊附着龍神的木頭以後就被村人彫成形像，保留着。做我們村子的千年香火了。那是以前的事，現在不行了，如果到箬陽請來的是龜龍，鯁龍，則只消送回到金華境界的送龍潭去就完了，若請的是木龍，那箬陽人一定要一個去請龍的人作當，就是金錢作當都不行，爲的他們恐怕木龍一被接去，就不送回。而木龍不被送回，則箬陽准要有

絕大的風災。龍王亭抬到野外了，每天由道士用鼓角「讚龍」三次。據說道士口中所念念有詞的是讚美龍王大德的話，而吹角打鼓則是用以驚醒睡着的龍的。這樣繼續了五天，老天依然鐵青着臉，不見有絲毫動靜。於是其他的神佛都倒霉了，無論關帝，二郎神或土地爺爺都一概抬到野外去享受陽光浴！照農人們對於此事的解釋是如此：神佛要是曬得難受起來，才會知道凡人所遭遇的痛苦，那末他們就不會吝惜雨水了。

在祈雨的時候，鄉村或市鎮都一律要茹素禁屠的，如果誰要是違犯了這禁律，就有被其鄰人或族長捆綁着逼跪在龍神前曝太陽的危險。底下就要叙述一個因此引起民變的故事。

在義烏境內最繁榮的佛堂鎮的市民禁屠祈雨了，商會也決議除新鮮魚肉一概不准宰賣外，連蝦皮，鹽魚也在禁止之列。當時該地年青的公安局長某，不知爲了破除迷信或者旁的緣故，竟命令一家由一個標緻的寡婦開設的肉舖繼續營業，於是引起所謂公憤了。先以呈文解釋，繼由仕紳勸告，但這位強硬的局長先生毫不爲動，於是全鎮罷市了，而許多農民則把請出來求雨的關聖神像抬進公安局的大門。若干警察雖事先已有防範，但一看見這一千多來勢

不善的農人就都攜槍逃避，至於那位局長先生自然早已溜之大吉了。結果農民們宣言非要局長親身向關聖叩頭贖罪，誓不回家。在縣城裏坐鎮的那位賢明的縣長聞訊，星夜跑到佛堂，未暇休息，就到公安局的正廳上，威儀整肅地向關聖神像來一套三跪九叩首，於是農夫們滿意了，再則宣佈將該局長撤職查辦，於是商民們開市了，而一場大風波就此煙消雲散。

太陽像火燒一般熱，農民們的心像油煎一般痛，下雨是沒有指望了。池塘裏面的水減少得很快，於是到處都發生搶水的風潮。先是只缺一注水就會成熟的農田的所有主，偷偷地抬了水車去。但池塘殘餘的蓄水是不夠有份的各個農田分配的，於是各個農夫聞訊也都把水車配搭整齊，一聲「嗎拉」，水車的嘈音就整天價響，人們都在水車上飛奔。汗從頭頂流到腳底，但誰有功夫去揩抹一下呢。這真是一個真實的生存競爭，即使你不是詩人，看到也會感動得淚下的。

搶水之勝利與否，不但靠器具的精良，而主要的是由人力之多寡來決定。搶水者通常是不支工資的，全是由農夫們相互間的感情而自動地來幫忙。工作是分班的，爲的讓水車不停止地運用。那時候主人從店裏買來幾罇老酒，

主婦自製了一大籃的甜麵餅。車水的人就在閒着的時候大嚼大喝一頓。往往醉了就和隣近農田的車水人爭鬧打架。據我所知因此釀成命案的不下十次。他們不是搶水，簡直是在搶血和肉呀！

看看秋收已經絕望，農夫——尤其是青年們——的心由焦燥變成激動了，他們面對着飢餓，面對着死亡，而若干地主和高利貸者則原封不動地堆積着成千成萬的糧食想居奇謀利，他們要圖自救！於是禪定寺，長春菴，紫真殿，關帝廟，文昌閣等等公共場所，許多農民都以尋涼爲名在晚上團聚着。而金華的塘下鎮（杭江路的一個小車站所在地）又傳來一個農民「喫大戶」的消息。整個鄉村的平靜的空氣都振動了，謠言到處傳播着，市集上那些每天都來打探米穀的行情漲落的富人們，近來都銷聲匿跡了。

從曾經參加那種集會的農民的口中，表達出他們的主張和希望，他們聚會的目的是如何進行「喫大戶」。他們一，不殺人放火，二，不姦淫劫掠，他們唯一的希望是要工做，要飯喫！照我看，那純粹只是一種農民自發的經濟鬭爭而已。但是鄉紳們却肯定猜說那集團裏面一定有青紅幫（註五）或共產黨從中鼓動。

農夫在這期間自然無工可作了，因爲所有的池塘都已

枯竭。跟着這，許多鄉村的手工業者也都感到失業的嚴重的威脅。各行的手藝匠都仿着農民的样子在鎮裏集會着，協議結果，工資普遍地減低了。有如下表：

職	業	成	衣	匠	木	匠	石	匠	泥	水	匠
原來的工資	一角八分	二角五分	四角	二角五分							
減低後的工資	一角二分	二角	三角四分	二角							
減低的百分數	33%	20%	15%	20%							

工資雖平均減抵了五分之一，但在經濟狀況萬分惡劣的農村中依然無工可做。於是農民的飢餓羣中又添進一大批的手藝工人。這樣，我們鄉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們都要遭遇到這種悲慘的破產了。而我也就在這種家庭經濟破

教育與智識

昨天有一位小朋友來看我，她是一個不滿十七歲的聰明青年。她曾經參加此次的中學卒業會考，但她雖然考取了，名次却是低得很。她的家境是很苦的，故她對我說，「假使此次我不會考上，恐怕我真不免也要自殺了！」

獨立評論 第一一七號 教育與智識

產的危機下和我的妻被逼離開這悽慘然而可愛的故鄉。

一九三四，八，二十六。

註一：稻病的名稱，這種病稻的形狀像茅草一樣。

註二：「造肚曬」是我們鄉下一句土話，意思是禾稻的穗正在稻稈裏面被形成時，如果缺少水分的供給，稻穗就長不出來，結果要顆粒無收。

註三：我的故鄉的農人往往用「知了」的鳴聲來預測天氣的變化。渠的鳴聲是：「知，知，知了知。知，知了知。知，知了知。」那是「呼雨」。反之，鳴聲是單調的：「知，知，知，知，知」，則稱「叫晴」。

註四：稻禾在未「造肚」以前，叫做稻草。

註五：那是義烏在最近產生的一種流氓組織。

衡 哲

我見她那副灰心失志的神氣，知道她是把會考看得太重了。凡是有志的青年，誰不把考試之類的事看得很重呢？但這位青年女子因為家境困窮，求學艱難的緣故，恐怕她之所以重視會考成績，也未必純粹出于虛榮心吧。

她是一位有好奇心，能自己運用思想的青年，雖然她的年紀還很輕。她因為對於這個會考成績的不滿意，故對於教育的意義發生了幾點根本的懷疑，特為來找我談談。我覺得她所提出的幾點疑問都是值得我們的討論與思慮的，故現在把我們兩人對於這幾點的討論寫了出來，希望國內主持中小學教育的專家，和各位教育當局的指教。

☆ ☆ ☆

我 你平常的成績不是都很好的嗎？

她 但數學是向來不好的。此次我的成績不好，恐怕也是被他拉下去的。故現在我要請教您：第一，假使一個人絕對不能學習某一種學科，她應該不應該拒絕不學？第二，會考有什麼好處？假使一個人會考考取了，是不是那便是她的教育成功的象徵？第三，教育的根本意義到底在那裏？第四，您對於天津女師學生徐國鈿的因會考時體育不及格而自殺，以及其他因考試或會考不及格而自殺的人，有什麼感想？

我 關於第一點，我的淺見是，假使那一門學科的訓練，是能糾正一個人的偏傾的天性的，那麼，爲了訓練腦力的緣故，她是應該學習牠的，但除此之外，教師們便不應該毀傷兒童們在智識方面原有的胃口。因爲一個好教

師常常可以使學生們喜悅他們所不喜悅的學科，而一個劣等教師，則又常常能把學生原來的好奇心化爲雲烟，更說不到什麼對於他們薄弱興趣的引起了。關於你提出的其餘三點，我不是教育專家，那配胡說亂道！我對於教育只有一點經驗——自己在兒童及少年時代的一點經驗，以及教自己兒童時所得到的一點經驗——一點同情，和一點常識。這三位一體的結果，也就只是那一點你常常聽我說過的淺見。

她 您是會對我姊姊說過的，我却不曾聽見過。我十分願意聽一聽。

我 關於教育，至少是關於中小學的教育，我的淺見有這麼幾個：

第一，我以為智識是不限于紙上的。
第二，我以為教育是不限于智識的。
第三，我以為智識是根基于天才的，教育不過能做一點輔導的功作。但人格的培養，和身體的鍛鍊，却是全靠教育的，雖然在人格方面，天才也是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所謂智識是不限于紙上者，試想，即使一個人真能做到了「一肚皮詩書」的地位，而不知道怎樣的運用牠們，請問這與活動圖書館有何分別？何況現在中國的教

育，對於「裝書入肚」的一件工作，還不十分內行呢？我給你講一個小小的故事，從前在我教書時，有一個大學學生在年考的時候，把我所著一本書的一節，一字不遺的抄了下來，作為回答，雖然答語恰合到了本題，但我却只給了他一個僅僅及格的分數——七十分。我不願意教我的學生做一個鸚鵡！

她 這可讓我想起一件事來了。此次會考的時候，我有一位同學，她把所有教科書都背熟了，連數學的問題與答案也在內！

我 她考得很高？

她 旁的都不錯，只數學的題目全不是那教科書中所有的，她把牠們都做錯了。她直哭得一天不會吃飯！

我 你瞧，這與從前考八股有什麼分別？假使以後的中小學生都像你那位朋友一樣，那麼，中小學教育不就做了八股教育的繼承人嗎？

她 那您說，會考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了。

我 自然不能那樣說。會考也不失為一種好試驗，在大體上看來，牠是能指出中小學教育的傾向的，雖然不公平的地方也不能免。不過牠所試驗的，只是紙上教育的成績，對於中小學生們的如何自己運用思想，以及他們對

于天然事物觀察的能力，和他們的常識，判斷力等等的有無，都是很難知道的，而依我的淺見，則此等智識實在要比書本上的智識重要千百倍。

她 我和您一百分的同意，您間接的回答了我方才提出的第二個疑問。關於教育的根本意義呢，您有什麼意見？

我 對於這一層，說也慚愧。在五個月以前，我曾經把我對於小學教育的一點意見，寫了出來，登在一個週報上，希望能在北平的母親中間，得到幾位同志，好同她們去實行我的那個理想的「學園」。那篇文章發表之後，雖然頗有幾位教育家，用文字或口語對我表示贊同，但我的目的却不在得到一點「道德上的贊助」，乃在得到三五位志同道合的母親的合作。

她 哦，我記起來了。您在那篇文章上，不是說，「兒童教育的最低目標，應該是使每一個孩子都能有一副冰雪不能凍，飢餓不能傷的健全身體；有一份身心調勻，常識充足的做人工具；有一個「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堅貞人格；再有一番科學頭腦的訓練，俾他在將來能進一步的去求一點專門的智識，和那謀生的技能」嗎？由此看來，智識真不過是教育目標的一部份，而不是牠的唯一目標了。

謝謝您答覆了我的第三個疑問。您對於落第學生自殺的意見呢？

我 且慢，我還不會說完呢。你知道我的那個理想的「學園」爲什麼至今還不會實現？

她 我十分願意知道。

我 我在這五個月中間，曾把這個問題和我的幾位受過高

等教育的，並且有着孩子的女朋友們，談論過不少次數。所與接談的人數，也有十位左右。但她們的意見，都和我的意見有一個根本上相異的地方：她們都把讀書看爲教育的中心點。她們雖不明說，我却明白，她們都覺得我的主張把讀書看得太隨便了，太容易了。我對於她們的這個意見，自然也能同情。但是，你看，我就至今因此不曾得到一位能一百分的同情于我的母親。缺少了那個做母親者的合作，文字上和語言上的贊成有什麼用處呀，雖然我對於這些朋友們都十分的感謝。你知道，單單靠了自己的孩子，一個人是掛不起學校的招牌的呀！

她 那您爲什麼不遷就一點，仍把讀書作爲那「學園」的中心點呢？

我 我之不願如此做，理由不止一個，現在且舉一個作例

吧。我認得一位學者，在他所研究的專門學問上，不但可以說是有了一等智識，並且他的著作，還會得到了世界上他的同行學者們的注意與欽佩。但在常識方面，他不但一點也沒有，並且有時他的行爲簡直就是等于低能！

她 我現在明白您爲什麼要堅持您的主張了。

我 是的，尤其是在現在的社會中，像這位學者的人太多了。還有些人呢，在人格，學問，技能，各方面，樣樣都不錯；但却又是今天咳嗽，明天頭痛，弄得一事不成。所以我深切的相信，智識的教育，與人格和身體的教育，完全是兩件性質不同的事，故牠們需要的教育方法，也是絕對不同的。具體的說吧，每一個人在智識方面的天才，猶之紅綠黃藍各類不同的顏色。教育只能啓發那固有的天才，使牠能得到充分的發展；只能把一個但有數學天才的兒童，引導成爲一個埃恩斯坦，牠不能使他成爲一個考據家，律師，或是醫生。人格的陶冶與身體的鍛鍊却不然，牠們的成功却是完全要靠教育的。雖然也有天生的聖人，也有天生的盜跖，但這都不過是極少數的例外。我們的亞聖孟子，在兒童的時候，不也是免不了要受環境的影響的嗎？何況我們凡人！

她從您的這個觀點看來，會考的成敗真是一件不足輕重的事了。

我 我也不過是「坐井觀天」而已。現在且答你的第四個疑問。依我看來，假如一個青年女子經不起這麼一點小小的波折，而要自殺，我想，她本身便是教育家的一個大問題，除非我們把教育與人生分開。再進一步說吧，學校當局和教師們假如能把教育看成一個整個的人生問題，那麼，他們對於每個學生的缺點，不都應該隨時隨事予以糾正與訓練嗎？即以你所說的徐女士而論，她平日身體不好，體育不及格，學校當局對此，平時便應怎樣的 research，而給她以特別的訓練與指導的。但是，有幾個中小學校是把牠們的每一個學生，看為一個整個的與獨立的生命呵！

談到這裏，看看時間已經不早，她站起身來告辭。她說：「多謝您的這番談話。對於我個人，您還有什麼教訓

如此貴州 (上)

貴州素稱山窩之國，交通不很方便，消息不很靈通，裏面的情形，外面的人不容易知道。我是一個貴州人，去

呢？」

我說「教訓」不敢當，我贈你幾句說話吧：

考得高也不必喜，考得低也不必悲，考不及格更值不得死！

憑你自己的才能，自己的天性，自己的興趣，去創造你自己的生命。

良好的教師與學校，或能幫助你，為你找到一條河道；

但流行的力量與方程，却還在你這流水的自身。

她聽着笑了。她說，「您這不是想脫卸您們教育界老前輩的責任嗎？」

我也笑了。我說，「找一條河道不也是一件掀天動地的大事業？我只有慚愧，在這件大事業上，我不能有什麼貢獻，那敢想脫卸責任？要不然，我還說這一大堆廢話幹嗎？」

艾蓮

年七月回到貴州去，今年七月離開貴州出到外面來，我在貴州住了一年，對於裏面的情形知道得很多，我無妨寫些

出來，讓大家知道，看看貴州究竟成了一個什麼世界。

貴州自周西成死後，景况一年不如一年，到現在可以說一切皆非了。就政治說罷，有許多現象，簡直不是外面的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先講我們省主席王家烈先生，他是一個武人，沒有政治的知識，沒有政治的訓練，他的主席全是憑着他的鎗桿打出來的。他做了省主席，按理以他的地位及他的責任是不會讓他的生活得到安閒的。但是我們省主席的生活不但安閒，而且浪漫。他每天不是去找一兩個脾味相投的同僚談天，便是帶着馬弁往小街上去走走。據說，他所談的所走的都與女人有關係。各省派來的代表，以及各縣因事來省晉謁的代表，他是不大樂意接見的。有時接見了，若和他無拘無束地瞎談，他倒覺得有趣，若和他正正經經地談一件事，說不定他一轉身就會把你丟在旁邊不理會了。他進貴陽時，他曾經慷慨激昂地向民衆講演過：「他要竭力整頓貴州，要解除民衆痛苦，要澄清吏治。……」這些話到現在完全成爲不兌現的紙幣了。他高興時，到省政府去，不高興，就不去了。至於其他的廳長呀委員呀，大都同是這個樣，能夠想到自己的地位及職責的，簡直沒有人。各官廳的辦公時間多在十點以後開始，甚至有的官廳要到下午二三點鐘才有職員進去。

做官發財，在貴州，已經成爲風氣了。想去做官的人，沒有一個不抱着一種「發財」的心理，省政府任命某人做縣長或局長，是認爲某人跟隨主席多年或曾經替主席效過勞，現在他的生活不很優裕，應該「調劑」他一下，於是就任命他做某縣縣長或某縣徵收局長或餉捐局長。省政府以「調劑」的慈悲心任命官吏，所任命的人原來就抱着一種「發財」的心理。試問以這種官吏到民間去，那得不大括特括呢？所以現在貴州一般縣局長，可以說：沒有一個不貪污，沒有一個不發財。貪污發財，大家視爲尋常和當然。你做了一趟縣局長之後，你能夠剩下一萬八千三萬五萬，別人不罵你，反而佩服你；設如你做了一趟縣局長之後，你沒有剩下一文半文，別人不說你一聲好，反而說你沒有辦事才！如此環境，如此風氣，你想那裏會有高尚廉潔的官吏呢！

貴州的軍權與政權，完全爲桐梓人與遵義人所操縱，普通稱呼他們叫做「遵桐系」，這一系的勢力是由周西成一手培植起來的。周西成死後，這一系勢力沒有隨着他消滅，仍然存在的。其中尤以桐梓人的勢力比較大，而現在掌握政財兩權的人又是王家烈的兩位舅子。一個叫做萬稚新，他是省政府的秘書長。一個叫做萬載之，他是金庫主

任兼貴州銀行行長。秘書長掌握政治的中樞，金庫主任兼行長掌握財政金融的命脈。所以貴州有些人打麻雀，行出一種新花樣，凡有一色筒子，不論成套不成套，祇要再有兩張萬子，就可以算和滿貫。其含意便是象徵目前貴州的政治狀態。

貴州財政的生命，大部份是靠鴉片煙收入來維持。鴉片煙收入有三種：一為禁煙罰金，一為特貨稅，一為吸煙罰金。禁煙罰金，每年徵收一次，這項收入數目很大，每年約有四五百萬元之多。禁煙罰金，按縣之大小分別攤派。各縣攤派的數目，由各區攤派；各區攤派的數目，由各鄉鎮攤派；各鄉鎮攤派的數目，由各鄉鎮的人民來負擔。不論種煙不種煙，祇分股實與貧寒，三百五百，三元兩元，多多少少，每家都要負擔些。幸免的，簡直沒有。各家負擔的數目，由公家指派。公家指派了，非照數繳納不可。不然，便要捉到官裏去。所以有的人家出不起款，賣妻室兒女或向別人告貸，總要設法弄錢來繳納的。

特貨稅便是鴉片煙稅，凡鴉片煙出省須納稅，稅率普通每担（約千兩）納二百元或三百元不等。前幾年鴉片煙生意興旺，每年這項稅收約七八百萬元或一千萬元以上。近兩年來，鴉片煙銷路不佳，各特商販到各處——梧州南甯

洪江漢口等處——去的鴉片煙，因市價跌落，虧本的多，賺錢的少。甚至因買主無着，鴉片煙積囤一年半載，不能出售，因此倒號的商家，時有所聞。鴉片煙出省數量減少，稅收隨之減少，稅收減少，財政就發生問題了。兩個月前，貴州財政到了一文不名的境地。當局窮則變，變則通，

他們想出一種籌款的辦法叫做「特貨預徵券」。叫特貨商人購買預徵券，每担二百七十元，將來特貨出省，即以此種預徵券抵稅。當局命令貴陽特業工會，推銷一千担，計二十七萬元。如在前幾年鴉片煙暢銷的時候，不講政府出售一千担預徵券，再多售一倍兩倍，也不會生什麼問題的。但是，在這個鴉片煙生意異常蕭條的當兒，特商十有八九都想洗手不幹。所以貴陽特業工會主席楊某受命之後，毫無辦法，祇好向當局呈明不能推銷的苦衷。不想當局就認為他故意卸職脫賴，于是就把他拘禁起來。拘禁兩個星期，才把他釋放。釋放之後，仍然叫他在一星期內辦妥。政府算是體念商艱，把預徵券價格由每担二百七十元減低為二百五十元。楊某只好召集貴陽特商開會，大家硬着頭皮，按各家力量分攤購買，一星期內，一千担預徵券果然售出，政府果然籌得二十五元萬。

吸煙罰金又名「煙燈捐」，名義上是政府的禁煙政策

，事實上是政府的剝削手段。每罽煙燈，每月徵收罰金半元。貴州人口有七百萬，吸煙人口竟究有多少，雖然沒有確實的統計，但就我的觀察與推測吸煙人口恐怕要佔全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二百三十多萬吸煙人口計，至少要有二百萬罽煙燈。每罽每月罰金半元，政府一月可以徵收一百萬元。可惜吸煙罰金現在還不得普遍的徵收。

最奇怪的也是最沒有道理的是安順鎮甯等縣吸煙罰金的徵收辦法。省政府頒布的辦法是按煙燈徵收，有一罽煙燈，每月徵收半元，有二罽煙燈，每月徵收一元，如此類推。沒有煙燈的人家，當然不出煙燈捐。但是安順鎮甯等縣不遵照這種辦法徵收，另外實行一種辦法，按資產徵收。資產的多少，沒有一種正確的測量標準，全憑區鎮長的估計。估計你家能出多少，你家就得出多少。與他們有親戚故舊關係的人家，能出十罽八罽二十罽三十罽煙燈捐的資格，他們只派他出一罽兩罽甚至不派。與他們有仇有氣或平素奉承不十分周到的人家，那就活該遭殃，只能出一罽兩罽的能力，他們硬要派他出十罽八罽二十罽三十罽不等。他們指派的數目，不許你申辯，不許你不納。不納，他們便以『估抗公款』的罪名加在你的頭上，把你送到衙門裏去。送到衙門裏去，你就受不了。罰你一千八百或

三千伍千，那就要看縣長老爺估量你的肥瘦如何了。安順鎮甯等縣為徵收吸煙罰金，不知害苦了多少人。有的人家沒有人吸煙或者只有一二人吸煙，派他家出二三十罽煙燈捐的現象也有。有的人家吃飯都生問題，硬派他家出三五罽煙燈捐，他出不起，受區鎮的威逼，逼出人命的現象也有。

安順地方吸煙最講究。煙分酸，老，枯，康，幾種。煙槍越老越為人器重，煙斗越老價值越高。煙館一街總有十幾家，煙館門前的窗紙上常常寫着『真正枯煙』『聞香下馬』『一呼一吸精神爽，半吐半吞氣味長』等等的誘人標語。煙館設備異常的周全，煙客躺在煙床上，自己的手不用動，自然會有人蹲在他的榻前給他打煙燒。打煙人的手藝靈活巧妙，成了一種專門的技術。

吸鴉片的人，不分老少，不分性別，不分階級，各種各樣人都有。最可笑的是一般吸鴉片的兵士和軍官。身體衰弱，精神萎靡，他們穿着制服，戴着軍帽，走起路來，看他們似乎經不住風吹的樣子。不知道的人，一定以為他們是化裝滑稽表演。

甘肅通信半葉

旅人

西北爲我國民族文化發源之地，因交通之不便，故一切尙保有古昔之風味，風俗醇厚，性耐勞苦。近以連年天災人禍，其窮困之狀，殊非想像所能知。蓋輕年女子而赤身露體者，所在多有。每日食粗麪餈餈而延其生命者，即云幸運。至其居住方面，則堆沙而炙之以馬糞，以腿插其中以取暖者，比比皆是，固不知被褥爲何物也。其窮之奇，至爲可慘。至政治情形，自朱主席到任以來，已有良好進步。但每年連鴉片，稅收不過九百萬；而支出則超過一千一百餘萬。如此收支不符，以致諸多無從設施。且登山一望，罌花遍地；此皆甘肅之政治所賴以推動，甘肅之人

民所因以衰落也。今中央實施開發，如交通水利，以及衛生等設施，已逐漸有頭緒。能如此繼續努力，將來自不難有成績。且此地氣候甚佳，今雖盛暑，尙不覺熱。設交通便利，避暑一最佳地也。且瓜果出產亦多，有爲他省所未有，且所未知者。若梨蘋果棗胡桃等，到處皆有。設周年雨量充足，則出產當不亞東南各省。蘭州枕山面河，形勢甚佳，名勝可供遊覽者亦有。民衆迷信牢不可破。小兒有病，多不請醫。其他可供記載者尙多，因篇幅關係，不能一一備陳。

七月三十一日

編輯後記

適之

△傅孟真先生這一週有點小病，——我問他是不是傷風，他說，不是，是流行性感胃，——他許下的文章要攔一期才能做。

看去了。

△我們收到的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都送給孟真先生

△寫「苦旱的故鄉」的吳辰仲先生，是從浙江金華出來的一個青年。他現在交通大學研究所做書記，想積幾十塊錢明年進大學。他描寫的故鄉，和獨立一一五號王伏雄

先生的「鄉音」描寫的故鄉相去很近，讀者可以參看。

△艾蓮先生的「如此貴州」是從重慶寄來的。

△甘肅通信半葉，是從一位朋友收到的通信上剪下來的。

的。

△這一期有三篇描寫各地人民苦痛的文字，一篇寫西

南的貴州，一篇寫西北的甘肅，一篇寫向來富庶的浙江的

一縣。我們讀了這些文字，真有無限的感慨。我們盼望各

地的朋友給我們寫這樣的文字來。我們不能鼓吹休明，也

不配統制文化，只希望做個獻『流民圖』的鄭俠而已。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期及第五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每月二元三角(香港)每月二元九角(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民間

第八期出版

- 農村工作的合作.....瞿菊農
- 盛澤的手工業一綢.....姚志英
- 農地增加問題的檢討.....閻仲容
- 定縣農村紡線調查.....張世文
- 華北一個縣的縮影.....楊鳳和
- 激變(小說).....楊荃蕭

簡評

- 社會教育社年會
- 搶鹽與搶米
- 國防設計下之教育改進
- 閩科貢農村改進事業
- 救濟絲茶
- 「九如」之五(漫畫)
- 農運情報
- 記者

優待直接訂閱本年內預定全年按定價八折實收六角四分定價每期四分預定半年五角全年八角郵費在內，國外全年郵費另加八角本外埠各書店均有代售

民間社

馬大街二號

再論所謂國醫（下）

傅孟真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哀江南

邵德潤

蘇俄旅行記（八）

丁文江

如此貴州（下）

艾蓮

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

張民覺

寫在「替形態學說句話」之後

張錫鈞

編輯後記

適之

獨立評論

第一一八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十六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君中書社、嘉陵書社、育中書社、晨光書社、增華書社、平利書店、雲南書社、榮華書社、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景華書社、福華書社、侯記書社、王府井—民智書局、宣內—佩文齋、廠甸—現代書局、星雲堂、沙灘—北大—院、景山書社、海運倉—朝野書店、朝	上海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定處）亞東圖書館、光華書局、新中國書店、新中華書店、南新書社、花牌樓書店（代定）、鐘山書局、正中書局、中央書局、大中書局、天一書店	南京	鎮江	鎮江廣告社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熟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大衆書局、生活書店、新生圖書公司、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興派報處、新光書局、南昌書局、拔提書店、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費社	廣州	大東書局、新民國書店、黃勝和堂派	汕頭	新時代書局	梅縣	新時代書局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中華書局、春記報社	青島	吉昇昌書局	威海	荷澤書報代辦部	臨沂	文海書局	安慶	世界書局	蕪湖	匯海書局	蘇州	甘肅書報社	開封	華新報社、（代定）	西安	西安派報社、（代定）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寶書局	重慶	新川書店、朋友書店、東方書店、文化書店	雲南	現代書店	貴州	萬有圖書公司	福州	開明書店	廈門	金城圖書公司、大公報分館	長沙	衡州派報社	衡州	衡州派報社

再論所謂國醫（下）

傅孟真

所謂「國醫」者，每每自詡治愈某某要人，某某名士，然後「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其尤荒謬者，乃謂西醫束手，彼能治愈。問其治愈之法，則舊草帽一百頂也，女人的月經布也，大路上車轍下之土也……真能想入非非，無奇不有。我以為「治愈」一事，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實，如引「治愈」為自己作支持，必須先分析所謂「治愈」究是如何情態。人體是一個極複雜的機器，而且他的機能又時時刻刻在變化中，故雖一件萬分可靠的對症藥，其能治愈某一人的對症否，也並無百分之百的把握。近代醫學的「治愈」一概念是個統計學的名詞。所謂治愈者，第一要問

受治者在受此藥治療時已入於此病之第幾階段。第二要問自受此藥治療後治療的過程如何，用藥之繼續如何增減，效果之表現如何形態。第三要問全愈在何時，愈後是否過些時日又出現。如是治不愈的例子，更要分析此等治不愈人之身體情形。至於在易生枝節的大病，應統計的事實更複雜。以上還單就疾病治療之本身論，其實一個受治療人之一般的身體情形，及其家庭的社會的經濟的關係，尤與

一病之治愈與否有關係。有如此之複雜情形，「治愈」兩個字不是簡單容易說的，而醫院對於治療的效驗不是可以不分析作報告的。所以現在大規模的醫院或醫學組織，每有統計專家在內，至於中央及地方的衛生衙署之必作精密統計，更是一個不待說的事實。「治愈」兩個字，在科學的分解之下，說來甚難，在妄人，說來却極容易。

退一步論，縱使所謂國醫曾經治愈這病那病，我們也還要問那些沒有治愈的在那裏呢？記得開仿斯的科學原理上引一段笑話，大致如下。一個教士引一個懷疑論者到教堂中看題名錄，指着一部的題名錄說，「這都是在大海中遇大風因祈禱而得救的。」懷疑論者反問道，「那些固會祈禱而不會得救的又在那裏呢？」國醫若再自詡他曾治愈這個那個，則當問之曰，不會治愈的又有多少？而中國死亡率之大在一切開化的人類之上，又是誰之責任呢？

更有一種妄人，以為中國人口之號稱四萬萬，佔地上人口四分之一，是「國醫」的成績！這尤其是「目不識丁」的胡說了。人口蕃殖律，在現在已經大致清楚，自馬爾

查斯時已經提明他是以幾何級數排進的。假如「國醫」能減少中國人的死亡率，在漢朝中國人已經可以蕃殖滿亞歐非洲了。誠然，中國人之不能無限蕃衍，更有其他原因，內亂，外患，經濟的限制，等等，然而國醫何曾減少了中國人的死亡律。試一比較日本人在用漢醫時代之死亡律和現在之死亡率，此中消息可自己明現了。

談到「治愈」問題，又有一個自然事實，易爲庸醫所竊用——此却不分中醫西醫——就是自身治愈之力量。人的身體自己治病的本領是很大的，越年少這力量越大，所以許多疾病關於自身之機體者一旦有了毛病，每每不是靠手術醫藥治愈，而是靠營養調護得宜，自己的身體把他治愈。不特機體病每每自愈，即傳染病（即有病菌者）也每每靠護持不靠醫藥。例如腸室夫斯，肺炎，等等，至今未曾有簡單有效的治療藥，得此病者總是靠護持得宜，待其自愈。近代醫術之顯真本事者，第一是手術，第二是殺菌，第三是對付傳染病。一般內科症候之關於機體失常者，現在雖幾全有明瞭的診斷，却並不會全有有效的治療。近代醫學是不欺人的，他不自詡天下的病他都能治。不若傷寒論證外臺秘要等等誕妄書，說得像是無病無藥者然。此雖可適應愚夫愚婦之心理，却不成其爲實在的知識。

以上論中醫之所謂把病治好，以下論中醫之所謂改良。

凡是改良，必須可將良者改得上。蒿子可以接菊花，粗桃可以接美桃，因爲在植物種別上他本是同科同目的。我們並不能砍下一個人頭來接在木頭的頭上啊！西醫之進步，到了現在，是系統的知識，不是零碎不相干的東西。他的病理診斷與治療是一貫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隨便剽竊幾件事，事情更糟。記得蔣夢麟先生告我一段他在中學時的故事。清末，他在南洋公學當學生時，有位中醫的校醫用改良新法，即用寒暑表試驗溫度。但是此公不知殺菌——本來中醫字典中沒有病菌這個反國粹的名詞——故由這個人口中取出，便直送在那個人口中。適逢白喉盛行時，他這學堂死的完全在一般市民死亡律之上，於是一陣大紊亂，校醫開除，學校放假！這固然是極端的例，然一個人剽竊自己所不了解的東西，正如請不知電流爲何事的人來家安置牆上電網一般，其危險是不可形容的。即如趙寒松先生的洋化五行六氣論，略解物理化學生理者，不知笑他要如何田地。作洋化八股尙可，真正拿來病牀實驗，可就萬分危險了。

敢問主張中醫改良論者，對於中醫的傳統觀念，如

支離怪誕的脈氣論，及陰陽六氣之論，是不是準備放棄？對於近代醫學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學問，是不是準備接受？這兩個系統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棄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學，病理學，微菌學，只是口袋中懷着幾個金雞納，阿斯匹靈藥餅，算什麼改良的中醫？若接受了這些科學，則國粹的脈論六氣論又將如何安插？中醫之爲中醫又在那裏？

其實改良中醫的口號還不是那些替中醫擔憂的人所發？行醫的中醫在那裏改良過？近代醫學的訓練每每要八九年的工夫（醫預科四年，醫本科四年，或五年），讀上幾部內經本草陳修園書便開方子的中醫，那有閑工夫受近代醫學的訓練？近代醫學並不會學到一些，他更那能取以改良中醫？「改良中醫」四個字簡直沒有邏輯的意義。

還有待申明的一義。有人常說，漢醫的經驗方劑中，也許不少可取以增加近代醫學知識者。這是當然，不過這又不是中醫所能辦。即如提淨的麻黃，這在「西醫」中算是時髦的藥了。但麻黃之提淨不是中醫能辦的，是陳克恢先生做到的；其病牀應用，是各醫院試驗經驗得來的，遠不如中國醫書上所說之普遍而含糊。又如以海藻治癩癧，在中國醫書上發見甚早，在西洋甚後（汪敬熙先生告我），

但治療癩者是海藻中之碘，今用純碘，海藻無須用了。這樣進步又是不解化學的中醫所能辦的。研究中藥，第一，要由胡先驥先生一流的分類學家鑑定準了某個藥草的種類；第二，要由趙石銘先生一流生物化學家分解清楚了某個藥草的成分；第三，再由實驗藥物學家取出一種藥草之特有成分——即提淨之精——試之於動物，試之於病牀。傳統中醫之經驗方劑中，若可增益近代醫學知識者，所由手續當是如此的，這是全不與活着賺錢的「國醫家」相干的。

以上但說中醫消極的無用，還未曾說到他的積極的害事。其實責備中醫——或西醫——把人治死，都是過分看重醫生的話。一個人是不容易治死的，無論根據西洋醫方或遵古炮製。若說中醫把人治死，除非此公是個好用砒霜巴豆或大份量的方子的人。不過聰明的中醫決不走此太負責任的下策！請看歷代醫書中一味藥的成分，真是每况愈小由兩而錢，由錢而分，醫生的世故一天比一天深了，說不會動刀不會注射的中醫常治死人，真正大恭維他們了，他的大罪過只是白白耽誤人的病，使可治之症成不可治，如最近到半農先生的例。因此我在前登大公報的一文中，才提出政府的責任，即是逐步廢止中醫論。我所要談的

是政府的責任問題。現在全世界上已開化的國家中，沒有一個用錢在國民醫藥衛生上比中國在人口比列上更少的。這樣不推廣近代醫藥學及公共衛生的中國政府，真不成其

為文明國的政府。然而此一要點不會引人注意，反引起些中醫西醫優劣論！這本是同治光緒間便應解決的問題，到現在還成問題，中國人太不長進了！

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

吳景超

農村破產，在中國已經成為有目共觀的事實。社會上已有許多熱心的人士，在那兒作救濟農村的工作，有的從政治入手，有的從教育入手，有的從自衛入手，還有許多走別的途徑，去幫助農民的。可是在這種救濟農村的潮流之下，很少有人從發展都市着眼去救濟農村的。不但如此，社會上還有許多人誤認都市為農村的仇敵。他們以為都市對於農村，不但沒有貢獻，反可使農村的破產加深。這種誤解，是應當矯正的。

我們應當首先明瞭發展都市的意義。中國的都市，人口在十萬以上的，據專家的估計，雖然有一二個，但是我們如仔細分析這些都市的組織，就可知道他們是不完備的，決不能充分行使都市應盡的職務。比較發展完備一點的都市，如天津，上海，漢口，廣州等等，雖然在國內已經可以稱雄，但如與外國的都市，如倫敦，紐約等比較一

下，就可知道中國的都市，還是幼稚，離「成年」還遠得很呢。我們應當努力去發展他，使他對於附近的農村，有更大的貢獻。

發展都市的第一種事業，便是興辦工業。美國在一九二七年，全國的工業，共有三三五種，其中在紐約可以找到三零五種，在芝加哥可以找到二七五種。中國的新式工業，據實業部的調查，共有九十八種，其中在天津只可找到三十九種，在漢口只可找到二十種。我們只把這些數目字比較一下，就可知道中國的都市中，可以發展的工業還多。假如天津能多添二十九種工業，河北省農村的農民，便可添許多出路。中國農村中人口太多，嗷嗷待哺者衆，是農村中最難解決的一個問題。農業中已經無路可走了，我們只有希望全國的都市，從發展工業上努力；那麼一部份的農民，遷入都市，固然可以有立足之地，就是那些留

在鄉下的農民，因爭食者減少，生活也可略爲舒適一點了。

發展都市的第二種事業，便是發展交通。每一個都市裏面的領袖，都要設法認清，那一部份的內地，是他的勢力範圍，是他的基本市場。在這個廣大的市場裏，應開設鐵路、公路、航路，以及空路，使這些散佈各處的鄉村，與都市有交通上的聯絡。我們都知道從支加哥出發的鐵路，共有三十三條，這三十三條鐵路，把支加哥與附近數百英里的農村與市鎮，造成一種「如膠似漆」的關係。鄉村中農民的貨物，望都市中流去，比較的可以得到善價，這些農民的購買力加增，都市中的製造品便多一條銷路。

所以交通的發達，是對於都市與鄉村兩便的事。我們再舉一個例來證明此點。天津的商人，現在到山西的黃河東岸一帶收集鷄蛋，是一種費精神而且吃苦的工作，同時黃河東岸的鷄蛋，也只值七八文一枚，因爲運輸不便，蛋價如果提高，津商便不肯要。假如有了一日天津與山西的黃河東岸，有直通的鐵路，天津的商人，與黃河東岸的農民，便都互受其利了。都市與他的內地，交通固然要便利，都市與都市間的交通，也應當發展，如此，在本市銷不完的貨物，才可很方便的運到別的都市中去。各地的農民，

假如都有這種便利，他的農產品，便不致受當地市價的限制，奸商對於他們剝削的能力，便要漸漸消滅了。

發展都市的第三種事業，便是擴充金融機關。中國的都市中，新式的金融機關，如銀行信託公司之類，未嘗沒有，可惜他的事業，只限於都市中，以致不能充分盡職。合理的組織，應當把總行設於都市裏面，而把支行或代理處分佈於內地各處。這樣，一方面可以吸收內地的現金，來做生產的事業；一方面又可放款於內地，使農民減輕利息上的負擔。現在中國的銀行，在內地有支行的頗少，所以有些地方的農民，略爲有點積蓄，因爲無處存放，只好埋在地下，或鎖在箱裏，這些擱置起來的資本，合起來一定很有可觀。假如銀行在這種地方有支行，那麼現在埋藏起來的資本，都可以流動起來了。另外一些地方，農民需款很急，可是無處可借，即使借得到，每月的利息，也常在二三分以上。假如都市若擴充金融機關，設立支行於這種地方，那麼高利貸者便無所施其技，豈非農民的一種福音麼？

發展一個都市，應當努力的方向還多，以上提出的三點，不過舉例以見一斑，假如都做到了，對於農民的貢獻，是很顯然的。都市與鄉村的關係，不是敵對的，而是互

助的，于此可見。

最後，我還願意提出一點意見，以供都市中領袖的採擇。中國的領袖，與別國的領袖一樣，無疑的都集中在都市裏面。但中國的領袖，似乎缺少了一種「都市意識」。譬如天津工商業的領袖，有幾個人知道天津的勢力範圍，包括一些什麼地方？他們有幾個人知道東南到什麼地方，便侵入濟南，南京，或上海的勢力範圍，西南到什麼地方，

哀江南

「江浙是好地方。我每一讀到白居易的憶江南，我就想一脚離開這黃沙撲地的北方，跳到你們這「雜花生樹，羣鶯亂飛」的江南來。」北方的友人，每回來信都是這樣地羨慕着。

江浙的地方真好嗎？不，我這位北方的朋友想左了。江浙是跟別的省分同樣的窮，旱災，失業，饑，盜……亦是惡疫似的流佈到各處。江南已不是國中的錦繡地，遍地饑民，滿田焦禾，莫干山的瀑也晒斷了流，江南的風景已是只可如白居易的「舊曾譜」了。

暑假回家時，在京滬車中，沿途在無錫一帶可以望見

便侵入鄭州，或漢口的勢力範圍，曉得那些地方，是他的都市的勢力範圍，因而出全力去經營這些地方，使這些地方與他的都市，共存共榮，便是我所謂的都市意識，假如每個都市中的領袖，都有這種都市意識，然後根據此種意識去努力，那麼中國現在雖然經濟蕭條，農村破產，將來總有繁榮的一日。

（轉載大公報九月九日星期論文）

邵德潤

許多繭廠，牆上粉着斗大的字「停收」。車上也有幾位商人在閑談着今年的絲行情，「年年耐呢無錫人總看見許多上海廠家拿着整千洋錢來收，今年去請也勿來哉。」絲，我們知道是江南的錦繡綢羅的來源；江南的農家，也是以養蠶爲一最大的副業，上半年青黃不接時的「養命之根」。這一來，不是斷了命根嗎？我於是就問他們爲什麼上海商人不來收呢，那商人就「人造絲來啦，銀根緊啦，行家倒啦，」告訴了我一大套。我心中點點地想，在這提倡國貨的年頭，我又眼見了件最大的國貨工業的沒落——江南人的命根又斷了一條。

車在毛刷似的死稻田邊，飛似地穿過。從窗間望着那一方方向後掠過的稻田，有幾坵竟還是長着雜草，那大概都是離河港遠，沒屌到水，田還沒有種下呢！在大路上看見許多挑着鋪蓋包袱的年青農人，大汗淋漓地往前走，走到那裏去呢！往都市謀生嗎！我不由的眼前一黑，心中浮起層悲哀。

車到了上海，四等車中許多年青人措着白包袱湧下車來，也有不少年青婦女夾在中間，大家都往站外湧。往那裏走？可憐的人們，上海正鬧着失業的恐慌呢。

忽忽地換車到杭州南星橋，已是將近夜了。在薄暮中過江，看見許多菜色的婦人，肩着筐子也要過江；她們都是在杭州賣菜的，黎明去，薄暮歸，赤着雙天足，操着鄉談，滿船只聽見她們的噪話，大家臉上都深刻着愁紋。

僥倖總算趕上杭江路車了。這是條新造的路，總算是後起之秀，辦得挺認真，路局人員也較謙虛有禮。賣票人告訴我，三等也有臥車，我於是也買了張臥車票。車是新的，管理得很整潔。鋪位也有二等臥車的舒服，不過只是木座罷了。三等也有臥車，我認爲這是杭江路平民化的地方，這一塊錢化的頂值。

取出鋪蓋睡下，車在黑夜中行着。杭江路工程很大，

有時須從浙東羣山中蜿蜒穿過；在車中也常看見兩邊的窗口都被黑越越的高山遮過，車很慢的駛着，軋軋的輪聲，在山谷中傳得很響。車走過那杭江路最長的東蹟港橋時，輪聲隆隆作響，映着溪水的澎湃聲，胆小的真會心驚。我默念着科學的偉大。又聽說，這條路的錢化的最少，工程進行的又最快，我慶幸在這裏竟找到個促進辦事效率的表率。

車到故鄉時，天已發白。這是浙東的一個小城市，在從前只是在軍事上才有地位的，現在杭江路通了，在這裏也設了個頭等站。站夫提着行李出站時，站外就擠着許多挑夫，黃包車夫，旅館接客的。但是下車的只有寥寥的我們這幾個，所以他們不得不競爭了。「先生，你到那裏？我給你挑去。」「先生，我拉你去？」「先生，路遠還是住客棧吧，我們是衢江旅館，頂清潔。」我一看，他們全是鄉間來的青年人，有的簡直仍是一口土腔，普通話也沒說上。在包圍中，一一謝絕是不可能的，只好胡亂叫一個挑了。一個闊肩膀的小夥計，腰帶束得緊緊的，但挑着不免有點踟躕。敢情早飯也沒吃哩。於是叫住問他。「不瞞先生說，我昨晚也沒下肚呢。」因爲路是遠着，只好給錢他吃了再挑。一路上默默的，也不好再跟他攀話，走到住處

，有父親接着。久別相逢，彼此胸中都有些心酸。父親病後，似乎瘦了許多，家務的操勞，應酬，都是最傷神的。

晤談時，說及經濟的困難，父親只是吁氣。土產的花尖紙，往常要賣七八塊，現在三塊錢一件也脫不出；米只六塊錢一擔。家中兩件最大的收入已是如此，其餘又有何話說。

在城中踟躕了整半天，在小菜場中打個翻身。挺紅的番椒，頂壯的白菜，只賣到四十文六十文一斤。十多斤的大西瓜現賣十五文或二十文一斤。來往的尚無人敢顧問，大家臉上都攏着愁雲，眼珠只往最賤的東西上找。大街上，也是冷清得可怕，店夥們都在櫃台外站着，用着搜索的眼光，向寥寥的行人中尋覓顧客；但是行人們都低着頭急急的走過。

因為母親的懸念，父親促着我下鄉了。這是我一條走得極熟的路，一路過的盡是田野山崗，中間還過一最有名的浮石潭。太陽火似地照着，戴了帽子，仍是一點不濟事的。道旁的野花都晒得枯癟了，田禾已大半焦黃，有氣沒力地折垂着。在道旁有一口塘，差不多全龜裂了，只塘底還留下一窪水，一個農夫在用桶担着，去傾在田裏，那是坵比較好的田，還有一絲綠意。我不覺脫口問道：「爲什麼

不用水車戽呢？」「那來的水戽，四十五六天沒見雨了，這點水夠戽嗎？」他似乎有點憤憤，我也深悔自己失言。

等到家時，已是淋頭大汗。家中接着，自是也有一團高興。在下屋裏，見着祖父。他在收拾着東西，見了我就談了幾句。問我在城見着父親沒有，接着歎氣地說，「今年真是少見的末絕年，我們家明年說不定要喝粥呢！」我不禁黯然退出。

在家裏，沒住上三天，就聽了不少新聞。搶水出人命啦，搶米啦，××村××全家服毒啦，××吊死田頭啦；當我看見村長老先生時，他說這是「乃皇清所未見，實民國之奇災。」他又告訴我，據他計算，全村在八月中就要沒的吃的有三分之一，還有幾家是「鐮刀一息，就沒得吃」的。我聽了毫無話說。

成日看見他們愁眉苦臉，自己也就開心不起。看見熟人或是童年伴侶，末了總是「靠靠你，將來做官，提拔提拔我們當個聽差。」望望他們，看看自己，滿肚辛酸，真不知如何是好。

一九三四，九，一。

蘇俄旅行記 (八)

丁文江

新舊的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勒

列寧格勒得的科學機關

我于九月一日夜間的十二點半離開莫斯科，第二天早上十點就到了列寧格勒得。這一次的夜車叫做「紅箭」，是蘇俄最快的火車——六百公里九個半鐘頭就走到了。南京到上海不過三百多公里，我們的最快的京滬車要走七個半鐘頭，速度比「紅箭」要差三分之一。車輛的清潔在蘇俄也是第一。蘇俄的火車大致可分為三種：俄國式的「硬」車，是沒有坐墊的，等于別國的三等；俄國式的「軟」車，是有坐墊的，但是普通四個人一個房，舖蓋不一定有，等于別國的二等；國際臥車與別國的國際臥車一樣，是真正的頭等。「紅箭」是俄國式的車，但是「軟車」是兩個人一房，一切設備都是新的。

地質研究所與旅行社都派人到車站來接。同到阿斯多利亞 Astoria 旅館看定房間以後，就到地質研究所去。這本來是舊俄的地質調查委員會，成立于一八八二年。革命以後改為地質局，繼續工作，沒有間斷。一九三一年大加

擴充的時候，把地質探鑛聯合局的行政總機關設在莫斯科。原有的地質調查局改為地質研究所，隸屬於地質探鑛聯合局。所長原是蘇俄著名的地質學者莫虛克讀夫。本年七月纔換了一位青年學者亞基開夫 (Angelkai)。副所長德提亞也夫 (Teiaev) 是與翁詠霓先生同時在比國的留學生，在西伯利亞工作多年。他們兩位很誠懇的歡迎我，介紹研究古生代地層學的愛德爾斯坦 (Edelstein)，傅萊德利克司 (G. Fredericks) 同李哈列夫 (B. Lichareff) 和我討論，派人領導我參觀地質鑛產陳列館，贈送我許多出版物，晚上兩次到阿斯多利亞旅館來同我一塊吃晚飯，臨行又在所長辦公室同照一個像。我在列寧格勒得五天，一天半是消耗于地質研究所的。上面所說的這幾位學者，對於中國的地質工作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留心。德提亞也夫說，「翁先生所說的「燕山期」造山運動與西伯利亞也有關係的。」愛德爾斯坦說，「你講「豐寧系」地層的文章我拜讀過了。詳細的報告幾時出版？」李哈列夫說，「葛利普本事真大！何以能一年寫這們多的書。他很利用俄國材料，可惜

他不懂得俄文。「傅萊得利克司說，「李四光先生對於「太原系」有新的研究嗎？我很想把這系歸入中石炭記，可惜李先生的紡錘虫不同意！」李哈列夫笑道，「哈哈！豈但中國的紡錘虫不同意，我們也不同意。」德提亞也夫說法國話，愛德爾斯坦和傅萊德利克司說英國話，李哈列夫說德國話。使得我感覺科學是超國界的。

地質鑛產陳列館也有紀錄的價值。這是前地質調查委員會會長邱尼采夫 Tschernyschew 所發起的。建築於一九一四年完成。包括現在的地質研究所辦公室在內——比莫斯科的地質探礦聯合局寬大的多。建築完成以後，接着就是歐洲大戰，大革命，所以一切的設備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後纔逐漸的佈置起來，一九三〇年方始正式開幕。蘇俄政府不忘發起人的功勞，命名為邱尼采夫博物館，同時又名為中央地質鑛產陳列館。館的面積為二千九百多方公尺。內容分爲三大部：區域地質部，實用地質部，古生物部。區域地質部有三個陳列室：中間一間是代表蘇俄屬北歐，左面一間是蘇俄屬南歐，再左一間是西伯利亞。各地的岩石，化石，鑛產都有標本陳列。此外有地質圖，剖面，照相，模型等等說明如區域的地文，地層及構造。最足以引起人家注意的是西伯利亞部所陳列的鉅大的滿洲恐龍（

Mandschurosaurus amurensis），是從黑龍江左岸發掘來的。實用地質部有兩間陳列室，都在區域地質部中間一間的右面。第一間是非金屬鑛；再左一間是金屬鑛。陳列的方法是先有一部分標本說明鑛產學的大意；表示鑛物的種類，鑛床的成因，經濟的利用。然後將各種重要的鑛產分別陳列。標本之外也有地質平面剖面圖，照相，經濟地圖等等。非金屬部最足以使人注意的是梭理甘司克（Solikamsk）鉀鑛打鑽所得的石柱。這是在烏拉爾山北部的一個鹽田。最近打鑽的結果方知道一百四十五公尺至三百公尺之間含有鉀鹽兩層，鑛量極其豐富。鉀是農業必需品，在歐戰以前完全為德國人專利。阿爾沙司交還法國以後，德法兩國聯合壟斷。所以蘇俄的新發見是極其重要的。金屬部可注意的是白金。這是蘇俄所特產。鑛物標本陳列的有兩大玻璃櫃子。此外還有莫斯科南古爾司克（Kursk）的磁鐵鑛，是最近用磁力測量的方法打鑽探鑛所發見的。古爾司克地方磁力反常是久已知道的。從前也曾打過鑽，但是因為不夠深，所以沒有探着鐵鑛。於是古爾司克的磁力反常變爲大地物理上的疑問——連一九二八出版的教科書裏還認爲是不可解的問題。其實最近研究已經知道磁力的變更仍然是因爲地下有磁鐵鑛的原故。這種磁鐵鑛與

我們的「鞍山式」鑽相同。離地面如此之深，開採的價值目前還有問題，不過不失為最近蘇俄探鑽重要成績之一罷了。古生物部一共也是兩間：一間是古生代，一間是中生代；因為標本是照地質時代分的。凡所陳列的標本都是已經研究過而且在專刊裏面製圖出版過的，所以這一部的俄文名字原為專刊部 Monographic section。陳列的目的一來用以表示各時代的生物種類，二來把標準的標本一齊保存在一處預備後人容易比較。這是很值得效法的。

地質研究所之外我又去參觀蘇俄科學院的地質部。科學院是已經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現任院長是地質學者嘉賓斯基 Karpinsky。他是蘇俄科學界的泰斗，很得政府信用。革命以後科學院繼續存在，不甚被政治的干涉，他很有功。可惜暑假期中他不在列寧格得，沒有見着他。我却約好了蘇俄地質界的前輩奧布儒却夫 Vladimir Obrutcho 在科學院見面。他四十年前到中國來旅行，研究外蒙古、甘肅的祁連山，新疆的伊犁盆地，和秦嶺大巴山的地質。著作了兩大本報告。當日與德國的李希和芬齊名。他的書是用俄文出版的。一九一七年我請他用德文或是法文把他自己和其他俄國學者對於中國地質的研究做一個簡明的結論，在中國出版。他當日很高興，立刻着手編纂起來。

大革命以後，他先避到南俄。不久我就失却他的踪跡。直等到一九二三年纔知道他做了莫斯科大學的地質教授。三年前以年老告休，不過他仍然是科學院的研究員，得有相當的俸給。我到列寧格得得次日，他特別從鄉下坐火車到科學院來會面。凡是科學院的研究員每人各有一間屋子。我見他就是在他的屋子裏。談話的時候只有我們兩個，所以很是自由。他已經七十三四歲了，鬚髮眉毛都是雪白，身長不過五尺四五，精神却是很好，絲毫沒有龍鍾的狀態。他很記得十幾年前我們的通信。「我們俄國人研究中國的地質根本沒有多大的供獻。你叫我做的文章沒有做也未必是損失。我現在正寫着我的新疆旅行記。這也是舊工作，而且大部分是關於地理的。一部分已經出版，現在送你一本。阿！這是你們貴所最近的出版物，送給我？謝謝你。你們的印刷真致究，紙也比我們近來的出版品好得多了。」「不錯，不過你們的紙是自己造的，我們用的紙是向瑞典買來的。」「阿！也許你的話是有理由的……」。

（此節未完）

如此貴州 (下)

艾 蓮

貴州的農村我也得說一說。我回到貴州，整整住了一年，大部份時間是住在貴陽省城裏面。因為鄉間匪風甚重，我不會到鄉間去做一個農村的調查。所幸我有一個機會，得到我的故鄉去，知道我故鄉破落的情形。由我故鄉破落的情形，推想到其他的鄉村，想來情形也是一個樣的，因為我在省城裏面常與各縣各鄉來的朋友談話，他們無一個不說他們的縣城或鄉村不是破落的。我的故鄉是一個四五百戶的村莊。六年前，我回到故鄉去，故鄉的人家，十有七八，每年收入還夠他們每年食用。這一次我回到故鄉去，問起來，四五百戶中僅有三五家勉強够食用了。其餘的人家都是不够食用，都是要現找現吃，都是今天不知明天的糧食在那裏的。我走到他們的家裏去，看見他們家裏破落淒涼，除了幾件破罈破鍋破蓆破被外沒有其他的東西。看他們身上穿的衣服破爛不堪，看他們的孩子赤身裸露，面有菜色，想見營養的不足。我看見這些情景，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來的難受。他們為什麼會變成這個境地呢，是他們懶惰不及從前勤苦嗎？不是的。他們的勤苦同從前

一樣甚或過之。他們之所以到這個境地，完全是因捐款繁重的緣故。故鄉的人們告訴我，他們天天爲着捐款忙。我問他們是些什麼捐款。他們說：捐款名目太多，簡直記不清楚。今天是這樣捐款，明天是那樣捐款，前次捐款未完，後次捐款又來了。有時不知道是什麼捐款，催款員來了，問他催什麼款，催款員也說不曉得，只說反正你家欠有捐款，你家要趕緊設法拿去繳。不然，要把你家送到區公所去。說到區公所，權力真是大！可以隨便拘捕人，可以隨便勒索人。區公所是一道衙門，常常有許多人往來。有的是縣政府派來的衙役，有的是駐軍派來的軍隊，有的是拘來繳款的農民，有的是來請求區長老爺斷理判道的愚夫愚婦。區公所的組織人員也算得複雜了。有區長，有副區長，有團兵，有催款員，有參議，有委員，將來也許有顧問。區長多是用錢到縣長那裏去買來的，聽說區長的價格由六百元起碼至二三千元不等。縣長賣區長，區長賣鎮長，鎮長賣甲長，甲長不用說便到人民的身上來取價。區鎮甲長的買賣，是貴州縣政上一種公開的秘密買賣。這一種

買賣很發達，原因便是當職的人，一方面可以免掉一切捐款的負擔，另一方面替公家收交捐款可以從中舞弊，還可以以魚肉小民。用出去的錢不但可以希望收回，而且有時還可以賺得三百五百一千八百不等。因為有這種種好處，一般土豪劣紳，個個都願意拿錢去弄一個區鎮甲長當，所以這一種買賣就發達了。人民的資財有限，官家的捐款無窮，加以區鎮甲長的剝削，以及駐軍的蹂躪，人民安得不窮，農村安得不破產？人民走頭無路，忠厚者呻吟待斃，狡黠者挺而走險，流為匪盜，現在四井騷然，十室九空了。

農村情形已經說過了，現在要一說城市的情形。我因大部份時間住在貴陽，現在就一說貴陽的情形。貴陽是貴州的省會，省會自然要比外縣好些。但是景况也就夠糟的了。省政府財政困難，主要原因有二：一為鴉片煙稅收減少，一為大多數縣份的稅款，完全為駐軍所截切。財政困難，省政府天天過『三十夜』。財政人員不懂得『開源節流』的道理，沒錢而要錢用的時候，唯一的辦法，便是直接的或變相的，善意的或脅迫的，向貴陽幾家稍為可以支撐的商號借款。那幾家商號因年來生意的不景氣，已在風雨飄搖之中。政府還在那裏把它們看為金山銀礦，幾天幾天向它們借一次款，幾天幾天又向它們借一次款，把那

家商號弄得焦頭爛額，不知道怎樣對付是好，大家呻吟叫苦，大有不能支撐之勢了。再說貴州銀行去歲發行紙幣一百萬元，名曰存款券。因其不能兌現，價格逐漸跌落，金融紊亂，市民所受痛苦不小。存款券價格有跌無漲，貴州銀行不能穩定。窮想死想，想出了一個巧妙的辦法：叫貴陽商會收入存款券二十萬，加蓋商會圖章，一般叫它做『蓋幣』，這二十萬蓋幣，便由商會負責保證兌現。其餘未加蓋商會圖章的存款券一般叫它做『素幣』，這素幣聽聽其自生自滅了。七月素幣價格跌落至每元作一角使用，在這個時節，貴州銀行便照市價把它收回，素幣發行之時，一元作一元行使，收回時，一元給以一角的代價，這算是貴州銀行的絕頂聰明了。

財政枯竭，紙幣跌價，最吃虧的是一般公務人員。公務人員的薪金，原來是按六折發，發的是紙幣，在紙幣價格跌至每元作六角時，一般叫公務人員的薪金曰吃『六〇六』，即是六折之後六折之謂。後來紙幣價格不斷的跌，這吃『六〇六』的局面不能維持，於是發薪改發一半大洋一半紙幣。可是，紙幣價格仍是不斷的跌落。最後幾乎等於廢紙，那一半紙幣的薪金無異等於消滅，所得的不過是那一半大洋的薪金而已。那一半大洋的薪金，能夠按月領

得，還算好，可憐有時還領不着！譬如在廳裏面當一位科長，科長的地位算是優越了，除了廳長之外就是他。科長薪金每月一百元。按六折發，得六十元。領的是紙幣，在紙幣價格每元值六角時，紙幣六十元合大洋三十六元，這便是吃『六〇六』所得的實數。後來紙幣跌價，吃『六〇六』的局面不能維持，薪金改發一半大洋一半紙幣，計得大洋五十元，紙幣三十元。紙幣價格跌落最後幾乎等于廢紙，那一半紙幣的薪金無異等于消滅，每月所領得的不過是那一半大洋三十元的薪金而已。你不要說這一點薪金微薄，果能按月領得，科長老爺還引以為喜樂呢！科長遭遇如此，其他科員書記等職員的痛苦可想而知了。

行政人員窮苦，軍事人員也不算得闊綽。聽說團長營長每月只領十元火食費。記得前些日子，賀龍的部隊由川境竄入貴州，省政府驚惶萬狀，大有禍在眉睫之概，一方面召集民衆開『剿匪後援會』，一方面遣派軍隊三團出去防禦共產黨。軍部命令下了幾天，不見軍隊開出。後來省主席追問，纔知道開拔費無着。省主席一怒，把財政廳長叫去罵了一頓，問他是幹什麼的？財政廳長情急，只得親自走到兩家商號去商量借得一萬元，把這一萬元拿去發給軍隊，聽說每個兵得一元。這一元無以名之，名之曰『剿

匪獎勵金』。

現在要一說教育界了。教育界的貧窮，全國皆然，不過我想任何地方的教育界不會像貴州教育界那樣窮！我在貴州教育界混過幾天，所以很明白貴州教育界的情形。在教員休息室裏面常時聽着這些話：

「一中發薪了嗎？張先生。」

「發什麼薪？連火食都不能維持！」

「師範學校的薪水發到上月份了，這一次我得四元八角，有一半紙幣。」

「那末，你還不及我好，我在毅成，這一個月領得十二元。」

「這樣看來，省立中學不及私立學校好！」

「請你不要那樣說，毅成下個月也要發生恐慌了。」

「李先生，你一個星期有幾多課？」

「一共四十二點鐘，女師還給我在星期日配了三點鐘。」

「一個月得多少錢呢？」

「好的時候，各個學校湊合起來有四五十元，不過紙幣太吃虧了。」

「你有這許多課，你不覺得累嗎？」

「誰說不累？夜間睡在床上，翻身便覺得四肢酸痛

！」

「唉！……………」

「沒有辦法呵！」

「最好，你我趕緊脫離教育界。」

「脫離教育界有什麼好？那一界不是一樣！」

由這些談話，可以想見貴陽教育界的貧窮，以及教員生活

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

張民覺

現代的戰爭不是僅有六七十萬兵士，拿上鎗礮，憑着

軍事常識，挖下幾條戰壕，便可打勝仗，更不是僅憑着「

血氣」，「感情」，「愛國心」就可操必勝之券的。現代

的戰爭是要將全國的財富，全國的人才，用到最有效率的

地步，借着軍隊的力量去和別一國家博最後的勝利的，到

了這個關頭，一元錢用的不經濟，一個人用的不相宜，都

會使國家直接間接的受着禍害。換句話說，戰爭的時候是

個最要講究效率的時期。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應用，不

單是要在物質的利用上講求效率，而且要在人事的管理上

的苦痛。但是，說來奇怪！教育界那樣苦，教育界中還有

一部人在那裏把教育界的門關得緊緊的，不讓別人插足進

去。前些日子省政府任命一位省黨部委員做一中校長，還

引起那一般人聯盟反對呢！

窮，窮，窮！一切都窮！人人都窮！祇有我們省主席

還在貴陽灣弓街建造大洋房，設立一個「王公鎔監工辦事

處」，有許多監工人員在那裏緊張地工作着！

講求效率：是要幫助軍隊如何選擇人，如何教育人，如何

安置人，才能使每個人盡他最大的力量，每個人做他最善

於做的工作。

用一個耳朵不靈眼睛不好的人當步哨，不只會送了他

一人的性命，也許會送了一營一團人的性命；用一個手急

眼快的人終日裏抬子彈送糧草，不僅是前線上少一個能幹

的兵士，也許後防裏多一個搗亂份子。一個反應時間太大

的人，不當在觀望處司理號令或在炮台上放礮；兩隻耳朵

能力相差太遠的人，不能讓他在陸地上或戰艦上作司聽員

，容易氣絕眼花的人，不能讓他去學航空，因為他們不只

會白白耗費國家的物質，且會耽誤大事。可是要檢查一個

人的才智，感官準確度，和一個人的性格，不用心理技術

，又常用什麼方法呢？所以心理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最

主要的，最初的工作便是各種各樣的檢驗。對於入伍的

人，除了檢查他們的身體而外，必須檢查他們的智力。才

智和六七歲兒童相似的蠢子，和十二三歲兒童相似的笨子

，最早就不應當要他們入伍；因為他們的才智不夠去作戰

，訓練他們是白耗費國家的金錢和設備，還不如讓他們回

去作他們的簡單工作來的有效率。按入伍兵士的智力大小

，當下便可決定某個人的聰明是屬於上或中下，那麼就可

根據他們的才智施行個別的訓練，分派他們作個別的工作

。這種普通智力的測量是最基本的，最緊要的，是必須對

軍隊中每個士卒施行的。此外如「動作測驗」，「性格測

驗」，和「神經病傾向測驗」等等，都應當施行於軍隊中各

級人員。要受特別訓練的人，對於他們的才能和感官能力

，更當從早檢查。譬如學航空的人，必須檢查他們反應的

快慢，手眼合作的能力，短時間的記憶力，注意力，耐久

力和養氣缺乏時的活動能力等等。學司聽的人，學觀望的

人，和要在炮台或戰艦服務的人，也必須在很早就按照他

們將要作的事，來測驗他們的才能和感官能力。

歐戰時心理學家 Dotse 所發明的描準練習器，曾得

着陸海軍當局的熱烈讚揚。用這個儀器可以記錄射擊一個

動的目標時所有的一切動作：可將描準時的反應時間，鎗

口追隨目標的準確度，射擊者對目標驟動時的反應時間，

開機時的準確度和放射時的準確度，都記錄到一塊紙上。

根據一人的記錄，不只可以決定他的射擊能力，還可以校

正他在某種動作時有錯，某種動作時差了多少尺寸。See-

shore 的「聽力計」也可以說是為檢測軍人聽覺能力而發明的

。此外有許多儀器和測驗，可從心理實驗室裏搬出來，又

準確又便利的去檢查各種軍隊中的各級人員。

根據各種檢驗所得的結果，可以把各級人員，依據其

智力，技能，品格的高下來分類，再將每個人的特長和缺

陷都寫到每張卡片上，然後將這些卡片存放在他們服務的

機關或參謀本部。這樣便遇着某處需要某種人時，立刻就

調換有某種能力的人前去辦理。至於人員的任用，人員的

升級或降級，都可按照這些結果和軍事長官的評判去決定

。這樣才可以說用科學的方法作到了知人善用，也不至於

大才小用，小才大用去貽誤軍機。

此外，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最大的應用便是教育和訓

練。一個智力不高的人，宜如何訓練他，才能使他少用眼耳，多用腦筋去適應一個迫急的環境；一個情感不安定的人，宜如何使他減少衝動的動作，而增加理智的行爲；一個長官如何待遇他的兵士，才能使他們情願效命疆場；各級長官如何才能使他們互相合作，而減少意氣用事。這種方面，心理技術家稍有比較科學的心理方法去啟示別人。至於將來要在特種事務上服務的人，心理技術家更能够把他們將要作的事，用新的方法去訓練他們。譬如在駕駛飛機的人，Bartley 所用的方法，可以使一個人經過學習之後，飛機轉動時減少眼睛的顫動 (Nystagmus)。Dodge 所用的方法，對於測驗和訓練軍艦上司聽員也有很大的效果。再如打仗下來的受傷兵士，應如何「重教育」他們，使他們再去作戰或再去作別的工商業。還有些因情緒的激動而害神經病的人，更當由變態心理學家前去預防與治療。再如合作精神的提倡，責任心的訓練，適當娛樂的推廣，道義心的鼓勵，和種種廣播或宣傳的事業，心理技術家都可以憑着他們的知識爲國家效勞的。

以上所敘，不過是心理技術在軍事方面的主要應用，只是一個很簡略的敘述。這些心理技術家可作的事，我並不是在這裏猜想的說，在歐戰的時候，已經盡量的用過，

曾經收了很大的效果，獲得了政府與軍事當局的信任與獎勵。這些講求效率的方法，不但在緊要關頭的戰爭時期是迫急需要，其實在平常時節，軍事上又何嘗用不着呢。我想我國不求復興則已，若求復興，軍事的改進絕不能遲延，軍人的檢查也當迅速辦理。那些被敵人罵作乞丐的兵士，必須趕快檢查，選擇，淘汰；而各種心理技術也須立刻應用。

目前我們的政府想盡量的提倡應用科學。不過科學的應用，絕不是抄上幾個科學論文的結論就可以辦到的，何況軍事上的知識，人家還保守秘密呢？所以要得着切合實際的應用，政府和社會人士除去培植科學家作實地的研究而外，還要督促各人事機關歡迎學者去作研究，讓學實驗應用心理學的人能有機會，把各種心理技術盡量的應用於社會，而去研究各種人事機關的效率增進法。

寫在「替形態學說句話」之後 (通信)

張錫鈞

適之先生：

前在「讀『讀科學雜誌隨筆』」(獨立評論一〇七號)

內，說了下列幾句話：「事實上告訴我們，現代的生理學的發展，趨重於化學，物理，及算術的方向。形態學的過時，是不容人不承認的」。我的朋友張景鉞先生，斷章取句，單單指摘最末兩句，以維護形態學的本身，表明他未曾了解我所說的是形態學與現代的生理發展的關係。他的一篇通信(獨立評論一一三號一六頁)，出於誤會，沒有辯駁的必要。現在無妨借着這個機會，舉出幾件關於現代生理學的新發展的事實及趨向，以備參考。

在 1923 年，Lovatt Evans 寫出一本書，名為 "Recent Advances in Physiology"。在那本書內所舉的新發展中，完全利用形態學方法得到結果的，可以說是沒有。

那本書已經「過時」了！現在我可從 1926 年起，簡單的再舉出幾件重要的進步，跟發展的途徑。

關於肌肉與神經的生理上，最近有狠多驚人的成績。

獨立評論 第二一八號 寫在「替形態學說句話」之後

神經動作時生出的熱量，是以前不能測定的，現在可以計測出來。神經動作時所生的電流，可以用幾種精緻的感電器畫出，也可用擴音器以聲浪表出。肌肉於動作時所生化學的變化，又經嚴格的審定，并發現主要的原素 Phosphoglycogen。現在各國對於本科有興趣的學者，不外繼續的研究肌肉與神經的電氣，化學及能力上的變化。在這種問題上，形態學不能為力，是無可諱言的。

關於中樞及脊椎神經生理上，如大腦及脊椎各部的動作電流，反射性抑制作用，調節的反射，交感神經及副交感神經系統傳達的媒介物等等的問題，代表各處積極研究的方針，內中沒有一個問題，能用形態學解決的。

關於內分泌學的進步，現正在化學極盛的時期。許多內分泌素的提取，製純，分析，人造結晶等等的工作，離開化學是寸步難行。形態學在本科的貢獻已經早過去了。

關於營養學上的前途，種種維生素的發見，全待化學的分析。有些維生素，已得到結晶品，有些的成分已測驗

出來，有些還正在研究中。形態學在本科的發展上，又是愛莫能助。

關於器官生理學上，當今的問題，如高血壓與低血壓的抗衡，頸動脈竇反射作用，看不見的發汗與新陳代謝的關係等等的問題，也不是形態學可以輔助解決的。

編輯後記

△傅孟真先生的「所謂國醫」和「再論所謂國醫」的前半，都登在第一一五號上。

△邵德潤先生的「哀江南」，寫得也是浙東的一縣。

他是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他來信說：他看了獨立第一一五號王伏雄先生的「鄉音」，才寫這一篇。王伏雄先生的家鄉是邵先生的隣縣。

△許多少年人每苦於作文沒有好材料。其實材料是遍地遍人間都有的，真所謂「俯拾即是」了。少年人不肯「俯拾」，偏要高攀；不肯寫眼前的生活，偏要搬弄口頭的

以上就表面上所舉的例子，很普泛的表出一點現代生理學發展的趨向。在這種環境之下，我以為預備造就研究現代生理學的學生，祇靠形態學的根底，是不够用的。對於物理，化學跟算術，非得有堅實的基礎不可。

張錫鈞。八，十七。

適之

名詞來變戲法，所以寫不出好文章來。如王伏雄先生的「鄉音」，如邵先生的「哀江南」，便是用眼前現成材料，老老實實寫出來的好文字。

△我們登載了許多描寫農村痛苦的文字，也看了無數談農村救濟的文字。昨天在大公報上讀了吳景超先生的一篇「發展都市以救濟農村」，我們覺得這是第一次有人抓住了一個重要的觀點，所以把全文轉載在這裏。我們還希望吳先生將來要更多的發揮這一個扼要的論點。
△張民覺先生是清華大學心理學系的助教。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
東安市場北
口外人文書
店
北京大學出
版處
北京飯店內
法文圖書館

天津 法界東方圖
書館
南京 國府路拔提
書店
上海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定價 三元

整整三年了！

強暴下的罪惡

剿匪中的四川問題

我們的邊疆問題

過去，現在，將來

蘇俄旅行記（九）

編輯後記

胡適

小招

叔永

吳其玉

壽生

丁文江

適之

獨立評論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北平 | 四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晨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宣內—佩文齋 廠甸
—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灘—北大—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 平西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文元書局
雲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代
定處—亞東圖書館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南京 |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
三友書店（代定）
振華書局
常熱
漢口 | 上海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武昌 | 大眾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胡正
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圖書消
費社 | 廣州 | 大東書局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汕頭 | 報社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青島 | 荷澤書報代辦部
文衛書局
世界書局
匯海書局
甘肅書報社
西安派報社
甘肅書報社
現代文化社 | 濟南 | 中華書局
統一派報所 | 煙台 | 文化書店 | 濰縣 | 萬有圖書公司
開明書店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派報社 | 衡州 | 衡州派報社 |
|----|---|----|---|----|---|----|-------------|----|---|----|----------------------------------|----|---|----|---|----|---------------|----|------|----|---|----|-------|

第一一九號
國民三十三年九月廿三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整整三年了！

胡適

前幾天，政府訓令各直轄機關，頒行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定的「九一八」第三週年的紀念辦法。那個紀念辦法包括全國停止娛樂，各機關集會紀念，此外還要

全體黨務公務人員，各學校，各商店，各住戶，於是日上午十一點鐘停止工作五分鐘，起立默念，誓雪國恥，並對抗日死亡將士及殉難同胞致沉痛之哀悼。

明天是「九一八」的三週年了，我們不知道全國國民中有多少人能夠實行這五分鐘的紀念。這樣簡單的紀念是最莊嚴，同時又是最不容易實行的。我現在說一件我生平最受感動的一個紀念日的故事。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到英國康橋大學去講演。那天是歐洲大戰的「停戰紀念」(Armistice day)，學校並不停課。向來的紀念方式是上午十一點鐘，一切工作全停止一分鐘。在最熱鬧的街上，鐘敲十一點時，教堂敲鐘，一切汽車行人全停住，男人都脫下帽子，一切人都低下頭來，靜默一分鐘。這是每年在參戰各國處處看得見的

莊嚴的紀念。

我在那一天看見了一件平常不容易看見的更莊嚴的停戰紀念禮。我到了康橋，住在克賴斯特學院裏，院長薛勃萊先生 (Sir Arthur Shipley) 把他的書房讓給我預備我的講稿，他說：「我不來驚擾你。不幸這天花板上的油漆正在修理，有個匠人要上去油漆，他不會打擾你的工作。」

我謝了他，他走出去了；我打開我的手提包，就在那個歷史悠久的書房裏修改我的稿子。那個工人在梯子上做他的工作。房子裏一點聲音都沒有。到了十一點鐘，我聽得外面鐘樓上打鐘，抬起頭來，只見那個老工人提了一桶油漆，正走上梯子去。他聽見了鐘聲，一隻手扶住梯子，一隻手提着漆桶，停在梯子中間，低下頭來默禱。過了一分鐘，鐘樓上二次打鐘，他才抬起頭來，提着油漆桶上去，繼續他的工作。

我看見那個穿着油污罩衣的老工人停住在梯子半中間低頭默禱，我的鼻子一酸，眼睛裏掉下兩滴眼淚來。那個老工人也許是在紀念他的戰死的兒子，也許是在哀悼他的

戰死的弟兄。但是他那「不欺暗室」的獨自低頭默禱，是那全歐洲同一天同一時間的悲哀的象徵，是一個教育普及的文明民族哀悼死者的最莊嚴的象徵。五十萬陸軍的大檢閱，歐洲最偉大的政治家的紀念演說，都比不上那個梯子半中間的那個白髮工人的低頭一刹那間的虔敬的莊嚴！

我每次在中國報紙上讀到各種紀念日的儀式和演說，總想到薛勃萊院長書房裏那個老工人。今天，在九一八的三週紀念的前夕，我更想到他。我想到我們國內的一切紀念典禮的虛偽，一切紀念演說的空虛爛熟；我想到每年許多紀念假期的無意義與浪費；我更想到全國真能誠懇紀念國家的恥辱與危難的人數之少的可怕！

我用十分誠意敬告全國的同胞：這種淺薄空虛無意義的紀念是絲毫無用處的。我們在這一個絕大慘痛的紀念日，只有一個態度是正當的：那就是深刻的反省。

我們應該反省：為什麼我們這樣不中用？為什麼我們事事不如人？為什麼我們倒覆到這樣地步？

我們應該反省：鴉片之戰到如今九十四年了；安南之戰到如今整整五十年了；中日之戰到如今整整四十年了；日俄之戰到如今整整二十年了。我們受的恥辱不算不大，

刺激不算不深了。這幾十年的長久時間，究竟我們糟蹋在什麼上面去了？

我們應該反省：九一八之事到如今三個整年了，這一千多日之中，究竟我們可曾作什麼懺悔的努力？可曾做什麼補救的努力？可曾作什麼有實效的改革？

我們應該反省：從今天起，我們應該從什麼方向去準備我們自己，訓練我們自己？我們應該怎樣加速我們個人和國家民族的進步，才可以挽救眼前的危亡，才可以洗刷過去的恥辱？

古人說的最明白：「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反省的第一義是自恥事事不如人。反省的第二義是自恥我們既不如人又還不知恥，白白把八九十年的光陰費在白晝做夢裏。反省的第三義是要認清我們必須補救的缺陷，認清我們必須趕做的工作，努力做去，拼命做去。

我們必須澈底的覺悟：一個民族的興盛，一個國家的強力，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長期努力的必然結果。我們必須下種，方有收穫；必須努力，才有長進。

我們今日必須澈底的覺悟：九一八的國難，還不算最大的國難；東北四省的淪亡，還不够滿足我們的敵人的大慾，還不够購買暫時的苟安！我們如果不能努力趕做我們

必須做的工作，更大的「九一八」就要來到；全國淪亡的危機就在不遠的將來！（你若不信，請看本期小招先生的「強暴下的罪惡」！）

但是我們也不必自餒。工作是不負人的，努力是不會白費的。努力一分，就有一分的效果；努力十分，就有十分的效果。只有努力做工是我們唯一可靠的生路。

強暴下的罪惡

現在中國有許多地方的情形正合於過去的東三省，未來的「滿洲國」。那地方的住民，每天晚上去睡覺，按照「九一八」的例，不敢說在天亮醒時，自己的街上會不會改掛別國的國旗。這樣地方目前很多，華北如此，靠近租界的地方如此，我說我們的福建省也是如此的。

掛誰的國旗誠然是一個大問題；然而一個地方的住民吃外國的食物，用外國的貨物，外國的貨幣，要安心存款的，就要存到外國銀行，要子弟稍念好書而不儘講戀愛交異性朋友染得壞校風的惡習的就要送到外國人設立的學堂，看報紙只有外國報敢說話，敢報告真的消息和假的謠言，病了只有外國設的醫院為最完備……加上我們自己的是

從今以後，我們如果真要紀念「九一八」的國難，我們也應該學那個康橋工人，在一聲不響的本分工作中間，想起了國家過去的奇恥和當前的危機，可以低下頭來，靜默一分鐘，然後抬起頭來，繼續我們的工作；——用更大的興奮，繼續我們的工作。

廿三，九，一七夜。

小招

共匪，土匪，盜賊，苛捐，雜稅，政治和經濟的恐慌。這樣的情形之下，我們縱然對着鮮麗的國旗，怎能不痛哭流涕！

這些情形我們暫且不說，只說在這樣的時候，強暴者還儘在給我們播種罪惡，積深我們的病態，使我們永不能翻身，使我們罪惡滿貫，使我們自絕人世，然後由他們來奪取我們祖宗的遺產。我們看得清清楚楚的，敵人給我們播種罪惡，但是我們沒有辦法，我們的政府，因為更大的關係，目前不敢強烈的反抗（雖然有許多苦衷，我們還是希望政府據理力爭），而我們的國民又如此的劣下，竟至去幫助敵人，自殺自己。

強暴者在我們國土之內，栽植他的勢力，預備侵略，預備奪取我們的地方做殖民地。他們是強暴，用的方法是強暴的手段，在我們沒有更強的能力打倒他們以前，我們是沒有法子的，而他們更在我們這樣無可奈何的境遇，給我們製造罪惡，使我們至終不能自救。在強暴之下，我們接受罪惡，這真叫我們痛恨飲泣！仰天椎心！像這樣的地方各處都是，福建一省真是夠看的了。

第一，他們輸入毒物，鴉片等等。開烟館的全是他們籍民的買賣。福州廈門街上各處都有。大街的人力車夫幾乎全是烟鬼。人力車夫的生活已是慘不忍聞，我在去年問過他們的車租，知道每輛車半天的租金是大洋四毛，租車時間分做兩班，從早起到的下午一點的時候算為一班，再到夜晚又算一班。租金每班大約四毛，以車輛的新舊還略有增減，我計算一輛車每月的租金（二十四元）不覺驚駭起來。心想貧民謀生工具的租賃竟至如此的高價。出租的車主，豈不像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狀態嗎？我們沒有法子補救嗎？這樣想了一年，到現在社會境况更壞了，柴米以及一般的物價低落得不堪，市况險惡！從前要二毛大洋車錢的，現在只值得四五分錢。大家都在愁苦這境况的慘痛。有一天，我又和一個車夫談話，根據我們的常識，我問：

「近來一切落價，你們車租也減價嗎？」

「不然，反而加價！」

我一聽很奇怪，就問他車租的價錢，他說現在要五六毛錢，我說：

「那車館不是太很心了嗎？」

「沒有法子能叫他不狠心，租車的人多，鄉下人因為鬧共產鬧土匪都來拉車，車租增價以後，車還不夠出租呢？」

「那末你們能拉夠車租嗎？」

「常常不夠，只有欠車租，下次租不到車，還有就是挨揍！」

我心裏像針一刺，臉上發出苦笑，他說：「沒有法子，我們不能餓着！」

吃飯要緊，鴉片烟更要緊。有一次我看見有人對車夫商量出城，車夫公然的說：「我只拉你到城邊，隨便你給我一個銅片，二個銅片，三個銅片……六個銅片都可以。我要去城邊烟館抽大烟，癮上了就是要命！」

一批批的鄉下人到城裏來，又批批的到烟館裏去，我們看着怎樣好呢？

這些烟館全是某國人和入他們國籍的人所開設的。各

等級都有，吸取金錢，消滅國民的精力，毀壞人種，增進民族整個的崩潰，我們的損失又能去那裏計算！

政府當局知道得清楚，但是沒有法子的。去年人民政府的時候，想開烟禁，設立特稅處，公開賣烟，然而籍民浪人因為影響他們的生意合起來就暴動，打進特稅處，抬走了局長，後來某國兵上岸，清勢汹汹，我們還是無可奈何。

第二，他們開賭場，現在我們政府禁賭，但是禁不到他們的。所以我們越禁得利害，他們生意越好。花會算是歷來政府最痛禁的賭博；而且歷來開這賭的人幾乎像是土匪，只敢在鄉下山上開賭，拿着的花會頭就是槍斃。現在全都設在福州城內和南台各處，全由某國人和他們屬民或籍民公開設立，設了許多場所，每所每天開了許多場，每次聚集了幾百人——什麼人都有，上上下下，男男女女，老少少。在我每天走過的街上，就有一所，是一所很大的房子，門口站着許多籍民，就有不斷的同胞出來進去，那一街人家幾乎全有站在門口等着去猜壓的人回來報告消息。將近開賭的時候，能看到許多的人來到這裏，有店舖的夥計，有做苦力的，絡繹於路；全街行人的嘴裏無非談這賭經。走近賭場的附近，人數更多得非常，確是一門庭若

市」的盛況。經過好遠好遠的地方，我還看到前面有個中年女人，笑着臉追趕回一個中年的男人。她滿身的歡喜，我幾乎疑心到那個人是她的情人。但是他走回來，只見她交給他許多錢，低聲告他壓的是什麼字。我們這裏每天都聽到各地方賭花會的瘋狂新聞；求神祈夢極其普遍，當當賣東西來壓的也毫無希奇了。

賭的形式很多，但是花會是最使人瘋癲的。許多人說，我們的現狀必是全天下所沒有的，台灣沒有，滿洲國也沒有，於是大家才澈底的，親切的領悟了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次殖民地的話。

第三，他們包庇一切罪惡，凡是罪惡的，殘害人家，殘害國家的行爲，違警犯法的舉動，破壞建設，破壞各種善意的運動，一切的一切他們都做，使得我們的政府和人民只覺得件件束手，絲毫沒有辦法。人民政府倒後，中央軍入城之先福州城裏各機關的汽車全都被他們奪了（自然形式方面是汽車夫偷去賣他們）。籍民坐公共汽車不買票還要打買票的現象也習以爲常了。小偷的偷到東西也只有他們鴉片館能夠收容。福州公安局要擊一個籍民要先通知領事指定的一個機關，那機關立刻叫人騎自行車趕去通知，結果當然是沒有影子。廈門警察擊人一定先有一個外國

人跟在後面。如此他們還有什麼不敢做呢？

我寫這篇是警告別的省分，他們病症還沒有到這樣深的程度，該自己澈底的覺悟，抓着難得的機會，努力建設，促進政治上軌道，栽植根底，培養元氣，認定國家民族的希望都在他們的身上。請他們萬不可自萎，自棄！我聽說四川一省，還比許多歐洲的獨立國大呢！他還是天府之國呢！我們絕不是沒有希望。但是四川目前在大大小小的軍閥手裏弄得不成樣子，像國中許多出版物所報告的，那些罪惡是誰播種的呢！能怪別國人嗎！我們不想法子補救嗎？

對於目前稍有希望的省分，我們真是異常的興奮，希望他們更加努力前進，尤其希望各方面的專家對於他們的作法，加以精密的考察，研究，而後給以有力的指導和幫助！那些省是我們復興國家的基礎。（讀到大公報黃炎培先生「之東」的結尾說：「有一點，很使吾興奮的，寧波全市沒有××人，是吾平時知道的。溫州商埠原有××商店，九一八以後地方一概和他們絕交。不買他們東西，也不賣東西給他們。他們站不住，捲旗息鼓而去。所以溫州沒有一家××商店，也沒有一個××人。」我讀了也很興奮。）

各地方約國民呀！你們努力吧！吃苦吧！隨時記着東北義勇軍活躍在地下臨死的時節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話!!!

對於和我們情形相近的省份，我們還是希望當局能夠就可能的範圍努力自強！反抗束縛和壓迫！世界上的事總是有辦法的，問題到了什麼程度，辦法也跟到什麼程度的。不怕難，任何情形之下總是有救的。

我敢正告全國的人士，關於救國的事業，我們要有信心，我們相信中華必定得救，不因為別的，因為我的和你心裏相信自己能救中華，中華等着我們去救！我們從各方面，各科別，各地方下手，但大家終極的目的是一樣！救我們自己的祖國！

我們有絕大的希望，因為我們的同志已經逐漸增加和將無限的加入，而且我們的努力是無止境的。即使我國真亡了國，我們還是要復興中華的，即使中國或者有部分的亡國（像東三省）或暫時的亡國，我們還是要復興中華的！中國絕不至亡！我們要復興中華！

最後容我大膽的寫一句格言；「如果現在再黑暗一點，將來不是更顯着光明麼？」

廿三，八，二十福州

☆

☆

☆

剿匪中的四川問題

叔 永

在三星期以前，我因開會之便，曾到古稱名山，今爲

勝地的匡廬山上去住了幾天。因爲此山與江西共匪區域接

近的原故，又因爲此山上住着許多軍事要人的原故，我們

成日家聽見的談話，大半是剿匪軍事的勝利與收復區內復

興工作的努力，使我們感覺到剿匪問題的前途非常光明。

不幸正當這個時候，我們也聽見四川傳來劉湘剿匪軍事失

敗的消息。雖然後來漸漸地證明，劉湘軍事失敗的程度，

還不到初次傳出那樣的驚人，但已經够使我們對於剿匪前

途的希望，加上一層濃厚的雲霧了。這個情景，使我聯想

到在上山陰晴不定的時候，有時從雲隙中可以看見遠在幾

十里外的風景，忽然雲氣一合，這些風景又看不見了。但

是天氣若是由陰而晴，這些雲氣不久便會吹開，美麗的風

景仍舊在我們的眼前。若是天氣正在愈變愈壞，那嗎，雲

氣便可以越來越厚，終必至於眼邊黑漆一團，甚麼瞻望都

化爲烏有。

四川軍事的失敗，對於剿匪的整個問題，是一時過眼的雲霧呢？還是天氣惡化的豫兆呢？這是我們要討論的問

題。

剿匪的工作，近兩年來的確有大進步，是可以拿共匪

佔據區域的大小表明的。據『今日之中國』叢書第一冊『

中國的剿共工作』（英文本）所發表，當共匪最盛時代，

全國在共匪勢力下的區域，有一百八十餘縣。目下除流竄

在各省邊界的散匪不算外，在江西，四川，及鄂西邊境的

共匪區域，通共不過十餘縣。這比起共匪最盛的時期，不

過十分之一了。說到剿匪事業的成功，大家都歸功於（一）

碉堡的軍路，（二）公路的興築，（三）地方政治的整理

，（四）匪區教育的改革等等。這些，固然是剿匪成功的

大原素。但大家不要忘記，在這些重要原素之外，江西的

剿匪，還有一個最高的軍事統率機關和全國的經濟力量。

有了最高的軍事機關，然後號令纔能統一，各省軍隊的合

作纔能實現。有了他省經濟力量的幫助，然後安集流亡的

地方行政，除舊布新的革心教育，得以實施。

四川的剿匪，始終不曾脫離人自爲戰和輕進浪戰的階段，各方軍隊的合作固做不到，至於政治與軍事的相輔而

行（即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式），更說不上了。所

能成功的緣由。

以共匪勢力較小的時候，拿四川較小的軍閥（田頌堯）去對付，固然不見成功，及至共匪勢力較大，拿四川較大的軍閥（劉湘）去對付，也還是歸於失敗。失敗的原因，除了此次劉湘因聽信妖道劉從雲，調度無方，爲人人所知道而指責的外，尚有較上深遠的原因在，是不消說的。這個深遠的原因，有人以爲川中軍閥過信本身實力，以共匪爲不足平，故終以輕敵致敗。有人以爲川中軍閥，人懷保存實力的觀念，不肯拚命向前，故終爲共匪所乘。實則所謂過於自信，或不肯犧牲實力，還不是致敗的最大原因。因川中軍閥，如田頌堯劉存厚輩，但聞其見共匪而倉皇失措，不見其自信確有把握。至於保存實力，雖是川中軍閥心中普通的觀念。但如前年之田軍，本年之劉軍，亦未嘗不與共匪實力接觸。所以我們推求川軍致敗的原因，與其說是自信太過，不肯犧牲，不如說是各軍缺乏統一指揮，而且互相猜忌，甚至於互看笑話，幸災樂禍。某君常說共產黨的敵人只有一個，他們只向這一個敵人用全力進攻。川中軍閥的敵人有無數個，他們既要防備自己手下將領的分化，又要防備友軍的陰謀，那裏還有心思和餘力來對付共匪。這實在是洞明川中情勢的說話，也是川中剿共所以不

明瞭了重慶原因，我們以爲川中剿匪的政策，僅僅改

換一個軍略，如在江西所行，是不夠的。四川的大局，也如全國的大局一樣，除非軍事有了統一，川事絕無辦法。不過自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中央對於四川的統一，似乎始終未加注意。中央對川的政策，可以說是聽其自尋出路——也可以說是自尋死路，因爲讓這些軍閥自相殘殺，總有一個完結的日期。不過這個結果，照現在的情景看來，是不能期待的了，而且照現在的情形，也不容我們作這樣的期待。因爲現在如仍舊聽其自然下去，四川剿匪工作必定不能有甚麼進步，共匪在四川便有漸漸坐大的可能。設如四川真做了共匪的根據地，那末，對於大局的結果是怎樣？我們可以拿以下的幾方面來看看。

（一）四川地勢險阻，幅員遼闊，設如被共匪佔據，要像江西的取包圍形勢，絕乎不能。

（二）四川物產豐富，可以自給，要用封鎖政策使共匪坐困，也難辦到。

（三）四川居建瓴之勢，易出難進。在共匪手裏，不但可以自守，並且可以出來擾亂長江及中原。

（四）四川天府之區，應該利用來做抵禦外患，復興

中國的根據，所以整理四川，應該比開發西北尤為重要急切。若讓共匪在四川得勢，這層便無從着手。

照以上的各方面看來，可以說四川問題便是剿匪問題。就剿匪問題的輕重大小看來，也可以說四川問題大於江西問題。我不曉得中央軍事當局對於四川的新局面，已經決定了新辦法沒有。如其中中央當局放棄了舊來的敷衍政策，而要經營四川以收剿匪的全功，我們以為有兩件事非先辦到不可：

(一)軍隊的指揮要有實力的統一。聽說此次劉湘的失敗，是由於自己孤軍深入，而其他的軍隊只作壁上觀，結果是獨當共匪的衝，以致失敗。那末，劉湘復職以後，他的命令，能不能使各軍奉行唯謹，還是問題，何況所謂「擁神」，「倒神」兩派之爭，正在無法解決呢？我們以為川中將領既無指揮全局的人才，其唯一的辦法，唯有將指揮權收歸中央，由中央速派知兵大員前往四川，召集全川將領，討論剿匪計劃，指示機宜，而隨以實力監視命令的施行。我們相信四川當匪患正熾，領導乏人的時候，對於中央的指導，不但不敢反抗，而且必表歡迎。中央也可以趁這個時候促成四川的統一，進而促成全國的統一，豈非一舉而數善備嗎？

(二)民間的疾苦應設法為之解除，特別的曾經陷匪的區域，應格外注意。我們會聽見說，川人稱共匪為殺人軍，稱官軍為共產軍，因為共匪所到，殺人如麻，而官軍所到，則糧食統被徵取的原故。這個話，我們看了本刊第一一三號古舞君的四川通信，覺的實是信而有徵。設如我們不設法把這些情形改善，那末，共匪的剷除終不可能，即使能了也是無意義的。我們以為關於這一方面，江西收復匪區內的設施，很可以取法。不過我們不要忘記了，江西軍隊的給養和許多政治的設施，都是有特別經費的。共匪是全中國的仇敵，剿共的費用，自然也不能責川人來獨負，何況現在的川人已經油乾髓竭，再加敲榨，便有為共匪驅箠的危險呢？所以我們以為中央在他處籌一點特別經費來解救川人的痛苦，也是剿匪工作中不可少的要着。

總而言之，四川歷年的亂事，是中央放任的結果，目下若再放任下去，便有鬧到不可收拾的危險。但中央若要整理四川，除非軍事與政治雙方并進，最要的是移注一部分實力來從事不易為功。我們以為在江西剿匪將要結束，或尚未結束之前，這是政府統籌全局的最要工作。

在太平天國的末年，牠的健將翼王石達開看到他們的大勢已去，便帶了手下的一枝人馬，奔到四川，想要在那

裏打出一個世界。不想那時的四川，有湘軍名將駱秉璋在做總督，調度得法，不上幾年，石達開被擒，洪楊的羽翼才算完全剪除。目下共匪的窮蹙，頗與金陵被圍時洪楊相

我們的邊疆問題

九一八以後，連續地發生了新疆的內戰，南疆的獨立，和內蒙古的獨立運動，西南又有班洪事件發生，中國的邊疆真算多事極了。在這邊疆多事的時候，差可自慰的，自然是近來中央已經漸漸的注意邊事起來了。這種的注意，如同派大員入新疆安撫宣慰，內蒙古自治方案的實行，最近的派員入藏，送班禪回藏；又如各邊疆問題研究之鼓勵，邊疆機關的增加，表面上看來總可以算是民國廿餘年來，對於邊事態度的改變。就是：由消極的不過問，而漸漸地變為積極的注意。這種態度是適合於現代的需要的，若使能够繼續下去，自然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但是我個人對這問題也有一兩點愚見。現在把他寫在下面，給有心邊事的人看看，或者也可以有一些些補助。

我第一點的意見是：我們政府近來對邊事的熱心雖然狠可以佩服，但他已否找到解邊疆問題的正常政策，似乎

與剿匪的全功能否告成，還要看四川對付徐匪的成功與否為斷。這是全國人所不可不注意的一件事。

廿三，九，十六。

吳其玉

還不無疑問。要明白這一點，我以為我們應該將蘇聯對付邊疆的方法，與我們中國應付邊疆的方法比較一下。就表面上，和實際上講，蘇聯邊境民族的複雜，是絕不亞於吾國的。他們的內部包有下列各個單位：（一）俄羅斯社會聯邦蘇維埃共和國，（二）烏克蘭社會蘇維埃共和國（以下通稱共和國），（三）脫蘭斯高加索共和國，（四）白俄羅斯共和國，（五）月即別克斯坦共和國，（六）土爾高曼尼斯坦共和國，（七）泰即克斯坦共和國，此外俄羅斯社會聯邦蘇維埃共和國又包有下列八個自治共和國（Autonomous Republics），即：巴什克爾，韃靼，吉爾吉斯，達齋斯坦，革洛斯基，土耳其斯坦，及克里米爾。這些國家蘇聯在名義上，不特不阻止他們的自治，而對於前七個單位還特別的承認他們的獨立。他們彼此間的關係在名義上是由條約規定的，各個單位並且都有脫聯的權利。即俄

羅斯共和國內的各自治共和國的自治，在名義上也都有保障。然而在實際上講，誰也知道蘇聯的政權是極端集中於莫斯科的。莫斯科的共產政府，是能狠如意的利用黨的勢力，來控制和指揮全蘇聯的政策，而不感障礙的。但是反觀我們中國，他對於邊疆自治這個名辭可是怕之如蛇蝎的。例如民初的外蒙獨立，政府就想盡法子來取銷他，最近內蒙有了高度的自治運動，他們就要想法把他弄成低度的自治。在名義總是爭得狠利害。而實際上，民國以還我們對於蒙古，西藏這些地方的政策除了民七八徐樹錚曾用過高壓手段，及其餘時間幾毫無政策外，即國民政府成立以來，也僅僅拉攏班禪額爾德尼，和一般喇嘛及蒙古王公作為一種羈縻的辦法，對於實際的指揮這些地方的政治，那簡直就鞭長莫及毫無辦法了。換句話講就是：我們以往的邊疆政策，是徒務虛名不謀實際的。而蘇聯的則專務實際，不謀虛名的。所以結果弄得外蒙西藏，名義上都是我們的領土，實際上都不是我們的領土，成爲一種非常矛盾的現象。最近的內蒙自治方案，對於此點似乎有所補救，但根本上這問題是還存在的，所以我要特別把他提出來。

第二我以為我們的政府，和一部份民衆，對於邊疆似

乎有一種很大的忽略，就是：忽略邊境青年的勢力，或新起的勢力。這在已往是狠明顯的，近來因爲內蒙青年持倡自治，表面上似好一點。但實際上我覺這種態度是還沒有改變的。就如前次內蒙持倡自治時候，一般的人還是說：這是少數人的運動，大多數的蒙人都能深明大義。更利害的并且說蒙古根本就沒有知識的青年，縱使有也是極少數的。這是何等過份的自慰？因爲我們若使稍稍的觀察我們的邊境，和英俄侵略我們邊疆的方法，就能明白這是狠不然的。就挪俄國來論，他經營我們外蒙的方法，就是利用一般赤化的青年黨，來操縱外蒙的政治。這青年黨是由下列三種份子組成的。就是：（一）留學派，即蒙古人在俄京留學歸國者；（二）實習派，即在庫倫俄人所辦之政治實習所畢業者；（三）訓練派即受共產主義訓練者。他們的分佈如下：（一）留學派分佈於蒙古中央政府各院部；（二）實習派分佈於各縣區；（三）訓練派分佈於鄉間。換句話就是：蘇俄在外蒙的勢力，係完全建築在受過他們教育和訓練的青年身上。至於王公喇嘛，俄國不但不聯絡，而在外蒙憲法且毫無政權。此外，英人在西藏的行巡，和俄國人在外蒙的行巡也差不多。他們在已往雖然狠扶植達賴的勢力，但是近幾年來却一心一意的，扶植了曾在英國留

學，和極端親英的一派青年。前三年這一派，且有迫達賴下野，另組政府的秘密計畫，雖然沒有成功，而他們所代表的勢力，自不可侮。最近達賴逝世，新派聽說又活躍了，並且有已經得勢的消息。他們的進展，和英人政策的成功自可不言而喻。但反觀我們中國，無論他羈縻政策的有無效與否，然而羈縻的對象，却還都是些暮氣已深的王公喇嘛。或所謂蒙籍要人，即最近內蒙古自治方案根本上對於此點也沒有什麼改良。對於蒙古青年的教育和安置，雖有持倡，終未見有何很好的辦法。至如何造成及培養蒙古政治之新勢力，或如何利用已產生之青年派勢力，則更未聞有絲毫的辦法。這樣的忽略，結果自然祇會使邊境的青年取親英，親俄的態度，和作些高度自治運動，變成一種離心的力量。並且與英俄一比他們在我們蒙藏的勢力真是朝氣蓬勃，前途遠大。我們的勢力却是暮氣沉沉，苟延殘喘的樣子。這樣的情形一般人似乎還不覺得危險，真是奇怪極了。並且我近來聽說共產黨在內蒙已經狠活動，而日人也不斷着的努力。至於人數我以為那更不成問題，內蒙的人口祇三十萬，根本就用不着多人來控制。青年黨在外蒙也是佔少數，然而外蒙的六十萬都赤化了。

第三我以為我們政府對關於邊疆的外交太不活動了。

這是比較明顯的。譬如外蒙的問題，自從一九二四中俄協定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完全中華民國之一部，及尊重其在該領土內之主權……」後，我國對於俄國即未進行接洽，以求俄人干涉外蒙內政。於是俄人在蒙遂得暢所欲言，把外蒙一切的交通，經濟，金融等等事業都壟斷了。又如在新疆俄國的勢力也是日日的加大，而我國也沒有適當的辦法。至於西藏問題自民國四年辛姆拉會議後，也在停頓之中，近年該問題因尼泊爾之入寇，和康藏糾紛且有擴大之勢。此外如班洪問題，法佔九島問題也在停頓中，造成了許多的懸案。這其中一方面固然而且因為內亂不止，政府無暇過問，而列強也不願談判。一方或且也因為自日本佔東四省後，對日外交頓形緊張，政府的注意都集於應付我們的東鄰。但無論如何政府的忽略與怠惰還是最大的理由，而這種的態度是我們不能原諒的。

有了上述的三個缺點，我們的政府自然要想法子補救。關於補救第一第二兩點的計畫，我在此不能有所建議。因為我的目的僅在指出這二個缺憾就完了。但我也有一點意見可以在此簡單的說說。就是：（一）我以為我們如果能夠補救第二個缺點，那第一個缺點似中就可以附帶的解決了。因為我們若使能夠對於邊境的青年，施以一種有目

的的訓練和有組織的指揮，自然羈縻政策的毛病就可以免掉。自然我要聲明我這種主張，並不是反對我們中央政府拉攏和推崇蒙藏的喇嘛王公。這在眼前我是狠贊成的。理由是：（1）這些王公喇嘛在他們同種人向外時，而他們能夠向內。在人類的關係上講，我們是絕不能棄他們的。

（2）我們在蒙藏的主權和利益，眼前還是靠他們維持。若使失了他們的心，使他們迫不得已分投英俄日，那吃虧的還是我們自己。不過在此以外，我以為我們還須切實的在邊境造成并扶植一種新勢力，即須切實的訓練和組織我們的青年。使他們最少在眼前不至成爲一種離心的力量。而在將來可以居政治領袖的地位。（二）更重要的，我以為我們不僅應使中央的力量達到邊地，還要使邊地的力量達到中央，這就是說蒙藏人民在中央須佔有切實的地位，并切實的勢力。使他們切實的參加黨國大計，然後再由這個中央使用他的勢力到邊地去。這樣我們纔能免去帝國主義的嫌疑，所以解決邊境的問題似乎還在中央政權的分配。這是民治政治的問題，關於這一點我以後將再有所論列。

第二關於第三點邊疆的外交問題，我以為我們的政府應立即與英俄開談判，收回我們的主權，絕沒有什麼可等

待的。理由是：（一）外交是多邊的，我們絕不能讓一個問題，如東北問題來耽擱其他問題的解決，那我們真要守株待兔了。（二）就眼前講自日本佔東北，與外蒙迫處，及達賴死後，蒙藏的外交問題倘任其延長下去，皆有擴大之勢。即使不至驟然的擴大，而人家日就月將的經營，我們一點不抵制，也就夠危險的了。至於新疆的外交雖然稍好一點，但長此以往前途也是不堪設想的。所以我以為我們最好能趕着現在的情勢，與英俄把這些外交問題談談，而對方因利害的關係，或且也不至完全推却。談判次序或可先俄後英。理由是：（1）俄人在西北方面所感受的威脅，與我們相同，交涉或許容易些；（2）英國侵略西藏，每以抗俄爲理由，我們若使能夠把中俄邊疆問題圓滿的解決，並得俄人允諾互不侵犯，對英的交涉或且可以容易些。此外我還有兩點意見爲歷來外交家所未及注意者，就是：（一）我以為我們的政府應與印度政府，交換駐彼此國內的常川使節，由我們的印度公使就近與印度政府交涉一切關於西南的邊疆問題，及保護僑民商務等。這是因爲我們西南的邊疆，自新疆的帕米爾，至雲南的西南邊上，皆與英國屬地接壤，而英國對於我們西南邊疆的政策，自華倫哈斯丁（Warren Hastings）經營西藏起，至眼前止，最

少一半或三之二係由印度政府主動。這是一件十分確切的事實。并且印度政府這種權柄，最近有更大之勢。反之，吾國在西南方面雖然前清時代曾有過駐藏大臣，有時可以就地制止英人的野心。但自民國以後，在這一方面就從無坐鎮之大員，任英人爲所欲爲。這在外交上是很大的缺點，印度現在已經狠具國格了，在國聯內他也是會員國，而大英帝國內的各單位，與別國交換使臣的已不少其例。所以我以爲我們宜援例要求，這於西南邊境或不無小補。

最後關於新疆的外交問題，歷來的注意似乎都在俄國身上，這或是對的。但我的愚見以爲在這裏對俄外交問題以外，還須注意與中亞及西亞諸回教國家，加阿富汗，土耳其等聯絡。這是因爲英俄在新的勢力雖然可怕，而中亞

及西亞諸國的不諒解也是極端可怕的。前清新疆最大的問題是浩罕的入寇。最近南疆獨立，就受了阿富汗的煽惑。兩者都是回教國家，所以爲保全國土計，除與英俄二大國敦睦鄰誼外，還須與回教諸國成立外交上之諒解。使他們不要陰謀破壞我國的領土和主權。千萬不宜只顧大國，而忽略小國，這也是外交上值得注意的一事。

由上所述，可知我們的政府雖然近來對邊疆問題已漸漸的加以注意，但他的政策似乎還有可批評的地方。而邊疆的情形還是十分的危急。所以政府還須努力的改良政策，圖謀，補救。至於本文寫得非常拉雜，作者當在此向讀者道歉。

二三，九，八日，於北平。

過去，現在，將來

壽 生

一座四列三間的茅草房，單癩癩的屯在山腰里。說臭，真是臭！毛房，牛欄，豬槽，就在屋當頭，堂屋香火下又堆一堆三尺來高五尺來寬預備點鴉片烟用的「尿措灰」（註1），晚上有人要小解也不上毛房，就撒在灰堆上，每逢自願進城趕場，還要帶一挑「勁勁半半」（註2）裏面

的蛆起陀陀（註3）的小便來潑在上面，他常說，街上人癩的尿要比鄉下人癩的好，因爲街上人吃的油水要多一點。自願是一個很能幹的鄉人，他一天忙到晚不算，在十幾邊月亮大時還要上山去做晚工。他常說，他這種精神，是現在他那無用的爹傳給他的。

自願的父親是一個六十幾歲弓腰駝背的老翁，平均每分鐘要咳兩三次，一天有一二碗濃痰要從他口裏像舊式小姐般伸頭縮頸的出來。一天除了放牛引小孩，山上田裏的事什麼也不能做了。自願是快四十歲的人了，結婚了十幾年好容易才生了一個孩子。這孩子，現在雖已有十二歲了，離「打親家」（註4）也只有三兩年了，但不特不能如旁的兒童做些放牛，割草，揀狗屎的工作，還一天要他的祖父引着玩。自願常說，他們是兩輩人的單傳了，這囡囡是「金線吊葫蘆」（註5）的，所以要讓他日子過好點。

鄉下有句俗話，「老來還小」。那意思是說，人一到老年了，一切德性都帶小孩氣了。自願的父親已到老來還小的境地了，像自願趕場給小孩帶點吃的東西來，有時小孩高興分點給他，他總是很快樂的伸手去接的，雖然每每要得自願一瞪眼。有一次自願實在忍不住了，曾說：「那東西是我買了一升小米，少稱了三兩鹽粒，帮他買來的。像老狗一蜷，餓不死得嘍，還不知足！」儘管如此，老頭的剛強性已被五十幾年的鋤把磨完了，再也振作不起了，只有眼淚暗洒的力量了。其實，自願從前還不是他爹如他愛他的兒子般盤大的！但老頭從不有出過怨言，因為他自己明白，他現在實在是太不行了。

「三天不近泥，就近鑽泥日」。這也是鄉下人常說的話。意思是說，鄉下無論怎樣大的年紀，也要上山工作的，到不能上山工作時，就距死不遠了。不有坐在屋裏吃現成飯的事的。自願的父親，有一天正在和小孩玩，一口痰吐不出，就「發累」；也無人理他，就自無活氣了。自願輪睛鼓眼的看了兩眼。自願嫂也乾嘔了兩聲。倒是牛兒在欄裏慘叫，牠半天沒得草吃了。於是自願用個背籃子把他爹背上，往對面巖底下走去。巖底下有一個不知多深的大消坑。放牛囡們常揀了石頭來丟坑玩，一個石塊打下去，要如打鑼般嘖嘖的響一兩分鐘，那石子才似乎到了底。「金線吊葫蘆」別的不知道，這去處的好玩是曉得的，也就跟了他爹來。在路上就一路揀着石子走。這時夕陽剛剛啣山，把那匹飛白巖照得通紅。自願走到坑邊，放下背籃，連籃就要往下去。冷不防，「金線吊葫蘆」跑來一把把背籃拉着說：

「光丟公下去，把背籃留着，二天我好背爹爹來丟。」

自願一怔，眉頭上的汗珠兩顆似的往下掉，釘了蜷在背籃裏的死尸一眼，轉眼就死釘着「金線吊葫蘆」。小孩說完話，又自己丟石子去了。他正在尖耳聽坑裏的響聲時，一

個玉蜻蜓往他身邊擾過，他一看見高興得跳起來，急叫：

「爹！快幫我拉點虹（註6）來。」

點點貓貓，——住住；

幫你找個好人，——戶戶。」

（完）

☆ ☆ ☆

附註

（1）「尿指灰」指音告。尿指灰，是用尿拌上

「柴」灰而成的。煤灰亦可，但成分不如柴灰

，鄉人多不用。

（2）「勁勁半半」在此處是說，純是尿，沒有加過

一滴水的意思。至於有幾陀大糞在裏面，那是

錦上添花，於「勁半」的要求無碍。街上人用的

尿桶裏多半是有幾陀屎的。

（3）「蛆起陀陀」蛆多，絞成團團也。

（4）「打親家」在此，為結婚。

（5）「金線吊葫蘆」是鄉下婦女用以繡花的一種

金色小絲線。用一根小線吊上一個大葫蘆很容易

易斷的。比喻獨子的責任重而地位險。

（6）我們鄉下呼蜻蜓為點點貓。若把貓字取消，

就說「點虹」。兒童唱誘點虹的歌時，則多加

一個貓字，使與下面的住住，戶戶，合拍。

「玉點虹」為蜻蜓中之一種，頭大，身粗，尾長

，綠黃色，周身光滑可愛，故名「玉」。白天不

常見，多見于黃昏時候，有水的地方更多。

☆ ☆ ☆

蘇俄旅行記（九）

丁文江

新舊的首都——莫斯科與列寧格拉得

列寧格拉得的科學機關（續）

科學院的地質陳列室却使我很失望。不但材料不豐富

，而且陳列的方法極其簡單，似乎是為毫無根底的人參觀

用的。在一種通俗博物館裏這種辦法當然是可以的。在一國最高的科學機關裏則未免有點不倫。這也許是因為我看了地質研究所的陳列館，有「曾經滄海」的感想。

地質部之外我又去參觀科學院的人種民族部。自從安

特生在河南仰韶村發見了彩色陶器，許多人都注意到先史時歐亞文化的交通。這種彩色陶器于本世紀初年美國地質學者彭勃來 Fumpelly 在蘇俄土耳其斯坦的亞腦 Anau 地方首先發見。其後在波斯，小亞細亞，蘇俄國南部都找到了同樣的陶器——蘇俄南部最著名的地點叫做特利波里 Tripolje。我趁這個機會，在科學院人種民族部，參觀亞腦，特利波里兩處的陶器標本。特利波里的原物是陳列在玻璃櫃子裏，參觀很容易。亞腦的標本都在儲藏庫裏，管理的人特地取了出來給我賞鑒。我很過意不去，向他道歉。他指着一隻櫃子說道，「那不是你們地質調查所送我們的「北京人猿」的模型嗎？我從庫裏取點東西給你，看還不是應該的。」

還有一個問題也是因安特生的工作而引起人注意的。他在北平的時候買到許多帶頭，馬啣口之類的小件銅器。其中最普通的花樣是動物式的 (Animal style)。大多數的動物是鹿，都是頭角仰着，連在背後；前腳向後，後腳向前，屈曲在腹下。以後知道這些銅器是從河套來的，所以他叫他為綏遠銅器。除去動物式的物件以外，還有一種短劍，長不到一尺，柄與劍連合的地方有一個扁心式的護手。這種短劍與動物式的銅器都是西伯利亞愛尼色流域銅器

的特色。最有名的是米奴新司克城 (Minusinsk) 所發見的古物。這種銅器波斯北部歐俄南部也有，而最震動一時的，是南俄黑海北面古代昔西昂人 (Scythian) 墳墓裏所發見的東西，因為這些古物大部分是黃金的！昔西昂人在紀元前七世紀征服住在黑海以北的工人西曼利昂族 (Cimmerians)，以後與希臘波斯都有接觸。許多學者以為昔西昂人是遠東去的。昔西昂的金器全藏在赫爾米他居 (Hermitage) 宮裏，保存得異常的嚴密。我由旅行社的人帶我去參觀的時候，等了一點鐘方始領到陳列室門的鑰匙。一個鐵門開了進去，兩間小屋，排滿着玻璃櫃子，裏面全是金器！冠殼，衣飾，用具等等都是用黃金做的。花樣的精緻均稱，種類繁複，決想不到是先史以前游牧民族的產品。可惜我去得太晚，等得太久，沒有能逐一的觀察記錄。只知道：用金器殉葬是在昔西昂人未到南俄以前，土人本來有的風俗——或者土人原與昔西昂同族；時代愈近，希臘人的影響愈大，到了紀元前二世紀，花樣幾乎喪失了本來的面目；純粹昔西昂人式的金器幾乎完全與西伯利亞和綏遠的銅器一樣。足見得先史前歐亞交通的密切，文化的接觸交換是很明顯的事實。

米奴新司克的銅器大部分不在科學院而在俄羅斯博物館

館。我到那裏見到了主管的人狄蒲羅烏哈夫教授 (Teplov-Kheft)，他很親切的帶我參觀。我方始知道所謂米奴新司克的銅器可以分做好幾個時代，不是如我想像那樣單簡的。同時我又看見了愛尼色上流的舊石器——很像美國人在蒙古所發見的東西。聽見狄蒲羅烏哈夫說方知道哥子羅夫 (Kozlov) 在外蒙古所發見的古物一部分在他博物館陳列着。我還記得十年前哥子羅夫從外蒙古到北平，北大歡迎他，請他吃晚飯。他穿着他的破舊衣服，長桶皮靴，一星期沒有刮過的毛臉，坐在首座，終席不發一言，使得許多人大大的失望。他的古物發見却異常的重要。所陳列的是幾

編輯後記

△「九一八」的紀念文字，獨立裏有過這些：

「九一八」一年了！ (孟真，十八期)

慘痛的回憶與反省 (胡適，十八期)

九一八的責任問題 (蔣廷黻，十八期)

九一八——兩年以後 (蔣廷黻，六十八期)

△但我們在「九一八」三週紀念日最不可不讀的，是

本期裏「小招」先生的「強暴下的罪惡」一篇。我們十分

個漢朝匈奴貴族的墓裏的東西。因為葬過沒有許久，有人盜墓，放進了水去，把全部凍在冰裏，所以殉葬的馬，毛肉未腐，蓋棺的絹，經過二千年，完整如新——絹的保存比斯坦因在新疆所得的漢繅完好的多。絹色是淡黃的，上面織得有字——我匆匆的只看見有「宜子孫」幾個字樣。據說這是蓋在棺材上面的。馬的骨骼頗大。據說不是現在的蒙古小馬，是伊犁的大馬。馬鞍子很單簡，前後並不高，如現代的蒙古鞍子。人骨也在研究中。據說也不像蒙古人種。這都可以證明匈奴人不是黃種，與現在的蒙古人沒有關係。這與我們的歷史很有關係，希望國內學者注意。

適之

誠懇的請求全國的人細讀這一篇哀喊的文字。

△吳其玉先生是燕京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近年很留心研究中國邊疆的問題。

△「壽生」先生的小說用了不少的貴州土話；但我們希望讀者們不會讓這幾句土話埋沒了這一篇很有意思的小說。

獨立評論合訂本出售

本刊第七六至一百期合訂本，現已裝好。而第一至二五期和第二六至五十五期及第五十一期至七十五期，亦補印齊全，分別裝訂成冊，極適於圖書館及私人收藏之用。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體育界」、「學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平中惟一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途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報目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
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三角(香)
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
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新美)每月四元一角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
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
北京大學出版處
法京文庫內

天津 上海界東方圖書公司
南京 國書路拔提
上海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學文 第四期 目錄

一篇新體的墓碑	胡適
早(詩)	盧壽
秋風(詩)	盧壽
楊柳結(詩)	盧壽
秋葉(詩)	余坤
假使(詩)	劉振
白雷客詩一章	陳夢家
牆(小說)	殷炎
湘行散記(散文)	沈從文
父親的誓言(劇本)	陳銓
老子時代新考(論文)	唐健
布法與白居射(論文)	李健
波特萊爾與女人(論文)	開家
詩的名稱與性質(論文)	羅蕤
高我德(論文)	余上

李又忠公百十週年紀念感言

中國藝文學常識引言

中國婦女在民法上地位之檢討

介紹吳謹心兒童圖書分類法

金氏花近樓書目解題(十七)

城南草堂曝書記(八)

吳景賢 薛學陶 喻友信 舒紀維 王金濤

發行處：安慶安徽省立圖書館

總發行所：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上海及廣州總代售處：現代書局

定價：零售三角，全年三元，半年一元六角

定價：每期零售一角全年十期預定一元

第四卷 學風 第七期 目錄

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胡適

從四川匪區回來

宋益清

發展西北農業的可能性

張心一

近兩年來滿洲的外國貿易

叔永

孫末楠的治學方法

吳景超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一）

志雲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 | | |
|----|---|
| 北平 |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營業所 君中書社 嘉陵書社 育中書社 長光書社 增華書社 平和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局 宜內—佩文齋 廠甸—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大消費社 |
| 平西 |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
| 天津 | 天津書局(代定) 南開大學 大生書局 文元書局 雲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 (總代售及代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 鍾山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
| 南京 | 鎮江書店 鎮江廣告社 徐州書店(代定) 三友書店 振華書局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鎮江 | 鎮江書店 |
| 徐州 | 徐州廣告社 |
| 南通 | 三友書店 |
| 常熟 | 振華書局 |
| 漢口 |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
| 武昌 |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新生命書局(代定) 胡正興派報處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費社 |
| 廣州 | 大東書局 新民國書局 新民書店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汕頭 | 興寧書店 新民國書局 |
| 興寧 | 興寧書店 新民國書局 |
| 梅縣 |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
| 瓊州 | 海南書局 永昌公司 |
| 桂林 | 東方書社(代定)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
| 濟南 | 中華書局 |
| 青島 | 吉昇昌書局 |
| 威海 | 荷澤書報代辦部 |
| 臨清 | 文南書局 |
| 安慶 | 世界書局 |
| 蕪湖 | 匯海書局 |
| 蘇州 | 甘一學社 中華書局 |
| 宣化 | 小書報社 |
| 太原 | 覺民書報社(代定)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
| 開封 | 西安派報社 |
| 蘭州 | 甘肅文化社 |
| 成都 | 現代文化社 |
| 萬縣 | 文寶書局 |
| 合川 | 新川書店 |
| 重慶 | 朋友書店 文化書店 |
| 雲南 | 朋友書店 |
| 貴陽 | 新友書店 |
| 杭州 | 東方書社 文化書店 |
| 福州 | 新友書店 |
| 廈門 | 現代書店 萬有圖書公司 |
| 長沙 | 開明書店 |
| 衡州 |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派報社 |

獨立評論

第一二〇號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三十日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論國聯大會的兩件事

胡適

九月十七日國際聯盟的大會，決議請蘇俄加入國聯，贊成者三十九國，反對者三國，棄權者七國；又決議選蘇俄爲國聯行政院常任理事，贊成者四十國。同日大會改選行政院非常任理事，中國要求連任，贊成者只有二十一國，不足三分二的法定票數，就失敗了；本年當選非常任理事的三國，土耳其得四十八票，智利得五十二票，西班牙（連任）得五十一票。

蘇俄加入國聯，是世界國際關係史上的一件最大事。其意義的重大，約有兩點：第一，蘇俄的參加國聯可以滅除世人對於國聯的許多誤解。即如近年中國刊物上詆毀國聯爲「世界資本主義國家用來壓迫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工具」，大都是從共產黨的口頭禪裏學來的，從今以後，因蘇俄的參加，也不能不拋棄了。此類誤解的滅除，不僅消極的可以塞反對國聯者之口，積極的還可以抬高國聯的聲望。從前有人說，一九一七年俄國的二月革命把帝制推倒了，威爾遜總統方才坦然無愧的決心參加歐戰，因爲他知道美國有許多人是「不願和專制的俄國在同一邊作戰的。這

話雖然不一定有歷史的根據，這個傳說也可以表示挑選一個伙伴不是一件小事。國聯添個蘇俄作會員國，這在世界許多向前看的人們的心裏，是一件最可喜的事。

第二，蘇俄的參加可以使國聯增加一點新的勇氣，打開一個新的生命。在這三年之中，爲了遠東的風雲，爲了德國的退盟，國聯的地位大動搖了，所以黑索里尼一流人就有改組國聯的議論。其實這三年來國聯的失敗，不是國聯的和平主義的失敗，乃是它的和平主義太澈底的失敗；不是它主持國際正誼而失敗，乃是它不敢澈底主持國際正誼而失敗。這失敗是由於主持國聯的幾個大國當時太怕強權了，所以顯出一種畏首畏尾的顧忌；他們把國聯的保存看的比國聯所代表的和平與正誼的維持還更重要，結果是被強暴的國家賣了，喪失了它自身的立場，幾乎陷入一跌不起的危險狀態。如今國聯失掉了兩個迷信強權的會員國，新添了一個最大胆向前看的理想主義的會員國，這是國聯的生命再造的絕好機會。蘇俄入盟之日，李維諾夫演說：「蘇俄要使人覺得它是國家團體中追求和平的一個有

力分子。和平與安全不是建築在口頭許諾和宣言的散沙之上的。」這是一種新的調子。李維諾夫說，蘇俄的入盟，不是放棄它的個性來的，是帶了它的個性來加入的。蘇俄的個性是敢於衝開一切阻力來實現一個理想。我們希望這種新精神可以做國聯的新的生命素，可以使那個徘徊歧路的國家大組合漸漸的恢復它初結胎時那種威爾遜式的理想主義的精神，使它做成世界上維持和平與正誼的真實力量。

☆ ☆ ☆

一九二六年國聯決議邀請德國加入國聯，同時決議為德國特設一個行政院常任理事缺。八年之後，蘇俄入盟，國聯也為它特設一個常任理事缺。在蘇俄入盟之日，我國連任非常任理事的要求竟被否決了。這兩大隣國的榮辱的相形之下，我們當然更感覺我們的國家的羞愧。

但平心而論，中國此次在日內瓦受的羞辱，大部分是自取的。我們只應該責己，不應該一味責人。

第一，我們的政府不應該容許駐歐各大國的大使公使逍遙國內，奔走於青島上海南京廬山之間，而不去折衝於巴黎莫斯科日內瓦的外交壇坫之上。政府明知道今年日內瓦的大會有蘇俄入盟和我國自身競選理事的重大事件，而

不命令顏大使與顧公使早日回任，只派了幾位在國外說話不夠斤兩的公使去敷衍國聯大會，這是政府很大的失職。

第二，我們也不能不責備我國代表團的處置失宜。他們不能在事先努力布置妥帖，已是很大的失職了。他們眼見局勢不利於我國的競選，就應該早早放棄，預先聲明贊同輪值的原則，贊助土耳其的候選，如此還不失為一個大國的風度。他們在事前似乎全不了解日內瓦的形勢，直到國家的臉面已丟了，又還不能學一點西洋人所謂「競職員的風度」(Sportsmanship)，甚至於悻悻的發表宣言，說「許多國家曾允投票贊成中國連任，卒食其言，尤以南美諸國家為然」！這是最失體統的外交態度，既無補于過去的失敗，又為國家結怨樹敵，更足以證明政府此次選派代表團的大錯了。(外間傳聞我國代表團在落選後即有要求減輕中國歲費的話，我們十分誠懇的希望這個消息是絕對不確的！)

第三，我們應該想想：為什麼戰敗後的德國加入國聯時，國聯自動的為它特設一個常任理事缺？為什麼我們這一個四萬萬人口的大國要求一個非常任的理事而不可得呢？這不夠我們深刻的反省嗎？

二十三，九，二十四夜。

從四川匪區回來

宋益清

很久想「到前方」，直到三月八日早晨才同剿匪一路軍兵站總監謝德堪先生出發，當天就到達綿陽，這將近三百里的長途是在汽車上飛跑過的，而留下的印像也就模糊了。

綿州北行，仍回到川省普通旅行的方式「傍晚投宿，雞鳴看天」滑桿騾馬，蠕蠕的緩進；記驛站，數郵亭，這樣十七八世紀的交通，使得我們花了三天的工夫纔走二百八十里路，——從綿州到劍關。

「大北路」是江運通行前出入四川的大道，因此在這條古道上處處都看得出歷史的積層；關山，古柏，寺宇，碑亭，告述你這是一條歷史的路線；雖然有的只是斷痕殘跡了。

我們在劍州住了一天，十三日又不變方式的繼續北進。劍州北行六十里是劍門驛，站在驛站的北頭，可望雄立的關山。步行二里許，就逼近關前，從外面看去，劍門左右是對稱八字形的山勢，在兩邊的山上，同樣的突出壁立的山城，蜿蜒各數十里。這時日已西斜，前面我們還留下

有四十里的路途，我便騎上騾子，追趕遺誤了的里程。

從劍門到昭化，峰轉巒迴，很是難走，四上四下的陡坡，是向來入川的老陝深以為苦的。（四川省有「老陝到四川，只怕昭化走劍關」的說法）昭化以北直到廣元，却又是平路了。

要是你曾經到過北地，要是你對於北國的風土慕戀的話，你愈向川北走，你的心情愈漸是對北國縈迴的。棗叢，土屋，濯濯童山，颯颯風寒，都是北地的特徵，水碧山青的蜀地沒有展佈到這裏來的。

我們並不只是一路風情，我們還是看到古道旁的山家，看到歷史幕裏的人民。拿北路來說，自來風土文化是自北而南，政治的勢力是自南而北的；但是人民不會感受著前者的好處，却深遭後者的痛苦。黃沙瘦土已反映出人民的饑色，比虎還猛的苛政再吸去了他們的膏血，結果，他們的生活，不是我們所能想見，也不是我們所能忍見的。我們走了五天，沒有看着好兩家完整的壁牆，也沒有看着好兩個土人不穿濡縷的衣袴。這一路本來也出米，但是人

是賴以續命的是雜糧和菜葉，因為米是僅有價值的產品，要留來賣送給催款人的。路上有很多担抬的力夫，初過的行人，一定照一般的推測，以為他們得錢來供家口的，不，還有急於此的。在這瘠土殘山中，伴着這等蟻民度這淒苦生活的，家有一頭老牛，或是一隻瘦馬。可是這幾縣人很懶，我們過路的时间已是陽春煙景了，他們還在家裏燒煙，圍火；同時不整潔，沒骨氣，也是別縣人所沒有的。

我們在廣元前後留十餘天。這算是四川最繁榮的邊城，據嘉陵江通航的上游，又是入川出陝的孔道。城西對岸有皇澤寺，武則天的故里就在距寺五里的地方。城北十里許有千佛岩，從唐朝起始，歷代都有石刻造像，雖是代遠年湮，從沒有彫刻藝術眼光的人看來覺得有些神美。

去年六月底，匪警頻傳的時候，北軍王志遠來駐廣元，他在附城一帶，依據險隘，建築防禦工事，現在事過境遷，我們去登臨憑望，這堅實，週備的堡壘中，深蘊着他「城亡與亡」的心情。事實的証驗，一月之間，共匪西進，廣元十四區廣懋的區域，淪亡了十三有半，而縣城所在半區，在八月十五日夜就要決定存亡的；是夜共匪猛攻城東十里的柳林，王志遠據工防守，經兩晝夜的血戰，百餘士兵和周營長的犧牲，換得嘉陵西岸這一座孤城的安

全。

四月三日我和謝德堪先生決定深入匪區，到最前線去走一遭。他派一連人同行，因為此去數百里，那裏黑就那裏住，化整為零的餘匪是要防備的。出廣元城東行不上十里，就是淪陷過的區域。從此東去，岩石，橋柱，墓碑和石坊上刻了許多的標語。油印的佈告，捷報和宣傳品隨處都有，而且是貼得緊緊的。此外把牆塗上石灰，再畫上花邊，中間就寫十大政綱工農條例之類。

匪區裏面第二個特徵是土城土壘，共匪的槍彈缺乏，他們愛槍彈甚於愛性命，他們不把槍彈拿來換得安全，每一個地方就趕築工事，無論難易，一個對時也就完成。而且工事的精整堅實，不是剿匪軍所能做到的。

從廣元東行三十里為大石板，再二十里為圓壩子，共匪到後改成嘉陵縣。再東行四十里為尖場子，六十里為廟二灣。在這幾個場頭，都有白骨叢塚，在剿匪軍未收集以前，是橫陳在亂山四野的。

我們五號到望蒼壩，算是從真廣元縣到偽廣元縣了——共匪改此地附區為廣元縣，縣蘇維埃政府設在這裏——這是廣元縣的精華，也是一路軍攻佔主要目的地之一。因為是縣蘇維埃所在地，所以殺人特別集中，萬人坑有七十

之多，算來兩萬人有多沒少。

我們到望蒼壩的時候，恰恰前敵指揮部已進駐在這裏。在這個作戰的首腦部中，會見陳書農陳靜珊指揮和李明遠參謀長。他們在攻擊南江的當兒，下令攻擊，處理情報，運動部隊，非常忙迫。他們給我們克服南江的把握，因此我們就在這兒等着，克服了就趕上前去，乘熱的看看這鏟刀斧頭宰制下一年的赤城，在牠紅色未消滅以前。在南江克服的前夕，情報傳來，在險要上已經獲得了縣城。果然七號早晨部隊進城，我們也就在八號，動身前去。

望蒼壩到南江是二百二十里路，打緊些走，預算兩天可到。殊不知這山路真是難走，所謂大道——行軍商旅的大道——竟至有好兩處地方不是不攀藤附木所能前進的。

第三天上，我們走下馮家山麓，逼近巴水，從力夫的告述，巴水是繞城東而來，溯水上去，距城不過十里的光景，一時的興感頓覺東去的流水已是殷紅，腥風吹到灘頭，送來了一陣號泣和嗚咽。上行數里一過板磴壩，就看着巴河西岸米蒼南麓這一座赤城。

我們十一日午前進城，地點住定就出來遊看；深知道赤城的顏色，會隨時間而消退，巴河的嗚咽漸漸的會低微的，我們要取得真實，雖然我們所能取得的，只是紅旗拔

走後三日的真實，過去的只好推証了。我對於這赤城的瀟寫，只好這樣說：一個過期三天的紀念會，主持和參加的人們倦息了，散走了，冷落的會場，處所，雜以紙旗，燈彩，和宣傳印物，這種殘破和淒寂，祇讓後到的我們來享受和追感。

南江縣城，共匪來後，仍在這裏設有南江縣蘇維埃政府。盤據較久，留下的痕跡自多。縣城本來很小，兩條正街便以馬克司，列甯名之。縣蘇維埃政府仍然設在原來縣署內。城外河街上有招待處，經濟公社，列甯公廠，及紅四十九軍政治部。招待處不是如普通意義所指示的，其最大的效用，在部隊運動時供給餐飯，他們行軍神速，這是一大原因。經濟公社算是政府和人民的消費機關，直屬於省蘇維埃經濟委員會。列甯公廠裏面做些甚麼事情，沒法知道，好在除開這掉面大的四個字的門匾外，兩邊寫上「加緊學習列甯主義」，「培養工農幹部人材」。這是我們僅有的材料，據此去追尋「公廠」的意義。我看這是公學的意思，「廠」字是故意用來表現工農意識的。城的對岸有原來縣立小學所在的文廟，他們改作醫院；原來的建設局，他們改作保衛局，這是他們裁判殺人的機關，因此附近的萬人坑很多。

我們到這些地方去參觀，也只覺得是過期三天的紀念會場。中堂每每用紅紙將馬克思，列甯寫來並列，沒有「之位」二字。「斧頭劈開新世界，鐮刀割斷舊乾坤」，就是對聯，「工農執政」當作匾額。刀斧星旗，剪貼的，彩畫的，到處都是。其他彩燈，紙繒，五花八門的宣傳物很多。

我深知道我不能在南江多住。同時紅軍所留下的痕跡和件據會隨着時光消磨淨盡的；所以我得盡半日的奔忙，去調查和收集。南江縣府在紅軍退後的三天，文件器具固然一無所有，就是門戶窗壁，天棚地板都是毀壞完了的。只是縣府裏面右邊一小院子，比較的完整。看來不兩天，纔在裏面開過婦女代表大會的。後來的縣長，也就暫時在這裏面辦公。我却收起傷感的心情，直衝到裏面去，往來甚至匍伏在亂紙，灰泥，糞便中，尋找我認爲值得珍貴的材料。文告，信函，條例，一担桐油的收條，鄉蘇維埃，解來了一個反革命的呈報，我都視若珍寶，收集起來。

在收集的文件中，重要的有全國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勞動法令草案，有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還有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言，都是從赤都瑞金寄來印發的。此外還有反革命自首條例

和優待紅軍家屬條例是由川陝省蘇維埃政府公佈的。可惜一份川陝省革命法庭條例草案已是殘破不全了。

文件裏面我們可以知道四川紅軍的組織概況和一部份主持的人物是這樣：在軍事方面有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區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是張國燾，政治部主任是陳昌浩。張國燾是直屬於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同時張是以臨時中央政府的副主席來兼任（張與項英同爲副主席，毛澤東爲主席）這種要職的，因此我們知道張的重要和江西方面對於這邊的重視了。軍委會下面指揮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就是徐向前，副指揮是王樹聲，陳昌浩就兼任總政治委員。政治方面設立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是熊國炳，副主席是楊孝全羅海青。此外有財政委員會，主席鄭義齋，經濟委員會，政治保衛總局和革命法庭。都是屬於省府方面的組織。省府以下纔是各級蘇維埃（縣，區，鄉，村）。

我早知道紅軍裏面鑄有銅元，印有郵花紙幣和布幣，這都是我在離開南江之前必須找着的。這可艱難了，紅軍退時銅幣都已帶走，散在民間的很少。紙幣布幣呢，人民素來就沒有這種信心和使用習慣，左手收入右手支出，少有存留的；同時他們自己認爲附敵証據的東西，那肯輕易

拿出來。我上街跑下街，結果在一個老嫗那裏出五倍的價值，換了一個當二百的刀斧星幟的銅元。恰恰在這個時間，旁邊站一個村女，她確實證明我的好意過後，走上前來，問我要不要票子，她家還有幾張，共值七串錢的。得着我的允諾，她竟肯在日已西斜中，往返四十里山路的途程，帶來了九張票子，值一串的紙幣，兩串和三串的布幣都有，一共要值十七串錢，自然一部份是替山前山後的鄰家消納的。郵票終沒有找着，却是恨事。

共匪運動民衆，教育民衆，真是說得上。他們十天一大會，五大一小會，宣傳演講的結果，把素無知識，一字不曉的民衆，對他們的實事和情理都弄得清楚。一個街童，一個村婦，你問起關於共匪的事體來，都可以給你說得一篇，道得一段。我在南江曾經和一個村婦作這樣的談話：

「霧老二來（剿匪以來，土人稱紅軍爲霧棒老二，卽倒運的土匪，含有咀咒的意味）你逃走沒有？」

「沒有，你們把他們消滅了嗎？」

「快了，前方火線離城已有六七十里了。」

「霧老二在這裏叫你們做些甚麼？」

「我們做莊稼，他們要叫我們開會。村蘇維埃，鄉蘇

維埃，區蘇維埃，會很多！往來有百多里的地方，也要自帶糧食去開會。」

「不去呢？」

「那個敢不去，要殺人咧！」

「開會說些甚麼？」

「說他們的好處，說他們是爲窮人，說紅軍是窮人的軍隊。」

「霧老二殺些甚麼人？」

「『成分』不好的。」

「這話怎樣說？」

「貪官污吏，紳士，讀書人，做過官的，跟過衙門的，當過團甲的就是前輩人做過這些事，『成分』都不好。」

「地主呢？」

「沒有穀子的叫貧農，上十幾背（每背約六斗）穀子就叫中農，四五十背就是富農。中農，富農都是要殺的。」

「霧老二退走的情形怎樣？」

「他們是黑夜退走的。臨走的時候，一路打門，要大家同他們走。便打便喊：同志們走了！同我們一路走！幾天就轉來的！白軍來要殺你們的！」

「共黨把民衆組織起來，供他們的使用，年幼的編入童

子團，任務是站崗，放哨，查路票。其次是少年先鋒隊，和游擊隊，就帶有作戰性了。年老的編入運輸隊。婦女也是一樣，有鮮花隊，慰勞隊。年老的編成炊爨，縫紉，漿洗各隊。

共黨對於公文和宣傳品，在形式和文字內容都不講究，尤其是上行和對民衆方面的。土語和俗字盡量的採用，而且還造了許多字。自然，原則是要求簡便，例如「夕」，「虫」，「囡」就是「鄉」，「擊」，「團」，的減寫。「讓」字寫成「讓」字。鬪爭的「鬪」字可以寫作「鬥」，「聞」，「斗」三個形式。

發展西北農業的可能性

張心一著
鍾崇敏譯

(完)

四月十二號，我們離開殘破荒漠的南江孤城，原路回到廣元。沿途我們考察耳山，煤礦，鐵礦，深覺不肖的人們真有負於自然的賜與。

回到廣元過後，因為同行的友人在作戰運輸上各有特殊的任務我也就先說轉回成都的話。四月二十日動身，沿途留戀風景，過訪故人，五月初纔抵省門。中間的經過，無可告者，只是登臨劍門重關，正俯仰間，煙雲四起，山雨即來，所謂「劍門煙雨正迷離」，真是另外一種景趣。

(原文會登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第七卷第三十五期。譯文曾經著者校閱改正。)

發展農業的可能；移民西北，更可以解決人口問題。探討牠的可能性，是本文的目的。

我國的西北，是沒有一定界限的。本文討論，只限於甘肅，青海，寧夏三省。這三省的面積，總計四十八萬英方里，大於江蘇省十倍，但是牠們的人口不滿九百萬，尚不及江蘇省的三分之一。以這樣廣的面積，散佈着這樣少的人口，因此，引起一般人的熱望，以為這塊地方，很有

有優良的天然環境，才可以盡量的發展農業，最重要的，如土壤，地勢，雨量，氣溫等。四者之中，西北只有土壤一種，其餘的概付闕如。(西北土壤易於耕種，並含有多量的礦質營養料。)

第一個不利於發展農業的環境，由於雨量太少。這三

省的大部份土地，每年平均雨量僅十五英寸。最需要雨水的時候，是春季和夏季，但是大量的雨水，是下自初秋。

距海岸愈遠的地方，常陳乾燥的氣候，蒸發力強，小量着

地的雨水，不難立時蒸發。以乾燥的氣候，再加上極鬆的

土壤，飲料缺乏，不但人與動物不能生活，即植物亦不能

生長。農作物的收穫，完全依靠着水利。現在的西北，雨

水既屬稀少，可資灌溉的河流又不多，有水可以灌溉的田

地，不到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的只好「聽天由命」了。這

層障礙，不採取有效的辦法將牠除去，發展農業是極受限

制的。

第二個不利於發展農業的障礙是氣候。這三省的土地

，大都位於極高的高原之上，氣溫低下：一月份的平均溫

度，在攝氏寒暑表零點五度以下（ -5°C .）；七月份的平

均熱度，很少超過華氏寒暑表九十度（ 90°F .）。除去深

谷低地（此地甚少）以外，各地因為地勢的高度不等，給

與植物生長的時期也就不同，長的地方，有一百二十天，

短的地方，只有八十天。溫度低，生長時期短，繁盛於北

方的棉花，菸草，高糧，玉米等，都不能在這裏廣植。青

海的山地，甚至於小麥都不能種，只能代之以大麥和燕麥

。還有許多高的地方，任何作物都不能生長。

因為氣候的不良，與高山峻嶺和沙漠占去大部份土地

的緣故，實際上的農耕地，只占總面積的百分之四，雖然

經過很長期的墾殖。

上面所說的，是西北農業的現狀，將來的可能性怎樣

呢？要解答這個問題，茲按照農業的可能性，把這三省的

總面積分為下面四大類的估計：

類別

一，不毛之地

二，森林地

三，畜牧地

四，農耕地

對總面積百分比

三十

三十

三十四

六

西北農業的方式有兩種：一是耕種，一是畜牧。

第一，講耕種。耕種的意思，是在可耕的土地上種植

農作物。現況之下的三省，用作耕種的土地，約占總面積

百分之四，可維持七百萬左右人民的必需生活。這百分之

四的農耕地，種植食糧的占百分之九十三，其餘百分之七

，種植菸葉，子仁（製油用），及鴉片。他們運出去的農

產品，只有菸葉和鴉片。這兩件東西的收入，適足與他們

所消費的布疋和茶葉相抵。本地出產的糧食，僅足自給。

即使有餘糧可以運出，但是因為交通不便，高價的運費也

不允許牠運出來。

發展西北農業，是一般人的希望，不過，須得認識牠的癥結。

擴張西北的農耕地，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開墾可以耕種的荒田，另一是開墾畜牧地。

開墾荒廢的農田，最要緊的在能夠除去荒廢農田的病因。這些病因，有的地方可以除去，有些地方勢不可能。假使易於除去的，也不會讓牠荒棄了。

講到開墾畜牧地，我們不但要顧及到農業的優良環境，同時，還要顧及到游牧民族的幸福。游牧民族以生活攸關，一定是反對墾殖的。假使要想得到他們的信任，那末，我們就不得不審慎從事。

想到這些困難情形，開發西北的農業，除已有百分之四的耕地外，最大限度，只能再增加百分之二。

第二，講畜牧。畜牧的意義，是以莠草養牲畜，取其產品，皮肉，牛乳及羊毛等。游牧民族佔據地方很廣，人口有二百萬，驅逐牛羊，逐水草而居。這三省的牲畜，年有增減；或增或減，並非實行計劃經濟，而是因為水草的豐歉與氣候影響於牲畜疾病的關係。本地運出去的獸產品，只有羊毛，皮張，毛皮等。這樣的利用土地，顯然的

不甚經濟，不過，改為墾殖，是否較為有利，我却不敢斷言。

根據上面的討論，可耕地與畜牧地，僅占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其餘百分之六十，現在尙未利用。這些未利用的土地，或者以植樹為最適宜，不過，植樹也得要有相當的土質和雨水。能够合乎這兩個條件的，恐怕尙不到未利用土地的一半（百分之三十）。

由上述的情形看起來，將來發展西北的農業，只能夠加強現有人民的生產力，而不可以移民屯墾——增加人口。要完成這個目的——加強現有人民的生產力，須組織機關，在農區裏面，辦理選種，水利等事宜；在畜牧的地方，做到防止牲畜的疫病，尤其是牛疫，與改良牲畜的品種，將內地的加以選擇，並介紹外洋的優種。

運輸便利，雖然不是農業的一部份，可是對於剩餘農產品出售的利益，頗關重要。目下一担羊毛，由青海運到天津，運費十六元二角，加上各種捐稅十四元九角，共計三十一元一角。在天津出售四十元，除去三十一元一角的運費及捐稅，只餘八元九角。這八元九角，要分配給三種人：生產者，中介人（行家）與客商。青海每年平均運出羊毛，照天津市價，約值洋七百萬元；但是青海的人民，只

得着二百萬元，其餘五百萬元，概入於運費，捐稅及中介人之手。汽車路現在極積建築中，不過，牠只能縮短時間，而不能減少運費。

最後，良好的財政也是發展農業重要的因子之一。現在三省的收入，每年共計一千六百萬元，應付軍政費用尚

嫌不足。一旦鴉片果真禁絕，上列收入將減少一半。三省政府將更無財力，促成農業的新發展了。銀行界和實業界所以不能資助他們，是因為西北距離中心市場太遠。這種責任，只有加到政府身上了。我希望賢明當局，負起這種責任來。

近兩年來滿洲的外國貿易

叔 永

自英國工業協會派遣調查團至滿洲偽國調查商務的新聞發表以來，頗引起世界一般人的注意。特別的，英國為國聯有力會員之一，對於國聯所通過的不承認滿洲偽國議決案，一向是忠實地奉行。近來她的工業協會忽有此舉，神經過敏的人，幾乎要疑惑牠的後面含有其他的政治背景。這一層，已經英國外交當局加以否認的說明了。不過就商務的立場言，英國工業協會這樣熱心的進行，在目下情形之下，是否為有意義，也還有討論的餘地。在九月十二日上海發行的金融商業週報上，有幾個英國與滿洲近年的貿易統計，我們現在摘譯如下：

一九三三年滿洲的外國貿易

國名	金額(百萬圓單位)	百分數
日本	484,767	52
高麗	56,267	6
中國	135,022	14
德國	76,812	8
美國	36,410	4
在亞洲的蘇俄	20,487	2
英國	15,934	2
英領印度	15,783	2
香港	14,217	2
荷屬印度	7,369	1
荷蘭	6,335	1
其他各國	68,463	6
	937,866	100

從上表看，去年英國與滿洲的貿易，不過居於第七位。要是其他的國家對於滿洲的貿易還不會着急，那末，英國的着急情形，就够使人費解。不但如此，本年的上半年，比起上年的同樣期間，英國在滿洲的貿易，已有相當的

進步，而其他各國，如中國，德國，俄國，荷蘭，減少的不在少數。我們再抄一個比較表於下：

一九三四年一月至六月	
國名	金額 (百萬圓單位)
日本	269,669
高麗	42,021
中國	61,693
德國	27,008
美國	25,779
在亞洲的蘇俄	9,764
英國	8,026
英領印度	10,609
香港	4,260
荷屬印度	3,987
荷蘭	4,455
其他各國	28,190
	<u>495,461</u>

一九三三年一月至六月	
國名	金額 (百萬圓單位)
日本	236,185
高麗	29,567
中國	62,567
德國	40,644
美國	19,731
在亞洲的蘇俄	14,614
英國	6,214
英領印度	7,301
香港	6,917
荷屬印度	3,530
荷蘭	2,466
其他各國	28,951
	<u>468,687</u>

不過英國對滿洲的貿易，自一九二九年以來，年有退減，而以一九三三年以後為尤甚。現就一九二九年以後英國在滿洲貿易中所占的百分數列表如下：

年	百分數
一九二九	五、六
一九三〇	四、二
一九三一	四、四
一九三二	四、八
一九三三	一、七
一九三四	一、六

反過來說，日本與高麗近兩年來在滿洲貿易的突飛猛進，遠非其他各國所能望其肩背。單就棉織物一項而論，一九三一年日本對於滿洲的輸入為三百五十萬圓，次年即增至二千一百六十萬圓。至本年的上半年，已增至一千五百萬圓，為日本棉織物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十六。若把日本高麗綜合計算，一九三三年輸入滿洲的棉織物，為全輸入額百分之五十八，而本年上半年輸入，則為百分之六十三。其他各國對於滿洲棉織物的輸入，在一九三三年為百分之四十二，至本年則減至百分之三十七。這可見在日本的控制下，無論何國要在滿洲發展商業是不容易的。

棉織業如是，其他各種工業，自亦不免同樣的運命，不過時間問題而已。據同週報所載，滿洲新興的工業，除向為南滿鐵道會社所經營者外，去年有多數以日本資本組織的工業宣告成立。茲列舉其名如下：

滿洲化學工業有限公司

滿日製鍊公司

滿洲水門汀公司

正在組織中的，有

滿州油公司

滿日棉織公司

滿洲鍊金公司

滿洲製酒公司

及製麻，釀造，畜牧，木材，精鹽，製葯及公共汽車公司等。

我不曉得英國調查團看了這些作何感想，我更不曉得我國人看了這些作何感想。

孫末楠的治學方法

吳景超

孫末楠 (William G. Sumner) 是美國第一位教社會學的教授，一九一〇年才逝世的。當他在耶魯大學教書的時候，學生非常的愛敬他，在耶魯畢業而沒有念過孫末楠的功課的人，別人都覺得他够不上耶魯學士的資格。關於他的生平，我曾有兩篇文章介紹，一篇是「幾個社會學者所用的方法」，載于社會學界第三卷；一篇是「孫末楠傳」，載于社會學刊第一卷第一期。最近讀到繼承孫末楠衣鉢的愷萊教授所著的孫末楠回憶錄，其中有好幾段提到孫末楠的治學方法，有些是別的書中從未提到，有些是別的中言之不詳的，所以我願意再來介紹一下。

孫末楠對於一切人所做的文章，或所說的話，總要從

三方面去批評他。第一，他要問說的是什麼；第二，他要問說話的人有無證據；第三他要問所說的話有何意義。關於第一點，他說有一次去聽一位名人的演講，聽時似乎很受感動，聽完之後，在歸途中，他回想今天這位名人到底說了一些什麼，才發現他一點東西都沒有說，不過把一些名詞，翻來覆去玩了一套而已。這種言之無物的文章，不管你說得如何天花亂墜，在孫末楠的眼光中，是毫不值錢的。他又主張話不說則已，說則便要人聽得懂；文章不做則已，做則便要人看得懂。他提到一位很負盛名的德國學者，其盛名的由來，便是做出來的東西，人家看不懂。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用德文的地方，他偏不用，却用些希臘

文或希伯來文；而且常用典故，都是從僻書上找來的。別人看不懂他的文章，以為這位先生，一定有點貨色，其實他的意思，如用平常的話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驚人之處。像這種做文章故意要別人看不懂的學究，是孫末楠所最恨的。

關於第二點，凡是學科學的人，不問他學的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都應當注意的。我們都知道說一句話得有證據，但是能遵守這條規律的人，實不多覩。孫末楠在這一點上如何努力，我們下面再說。

孫末楠提出的第三點，是要看所說的話，是否值得一說。有一位先生，花了不少功夫，研究中國人頭髮的根，以測定其堅實性，做了一篇文章。這種東西，孫末楠以為是不值一顧的。有一次，孫末楠的一個學生，決定要做一篇論文，討論上帝與宇宙的關係。他有幾個問題解決不了，便去請教孫末楠。孫末楠聽了他那一套玄學的問題，非常生氣，教他以後不要再來問這種問題，只去念他指定的書籍。因為在這些書籍裏，這位學生也許可以找到他的答案，也許可以發現他自己所問的問題，是怎樣的無意識。後來這位學生的論文題目，便改為某個市鎮中的工業。

我上面說到孫末楠主張說話要有證據，這一點，真是

言易行難。孫末楠本人是能實踐這一點的。我們讀過他那本民俗論的人，看到事實之後，還是事實，最後才來一兩句結論，便沒有不相信他所說的。他所以能駕御這許多事實，便是因為他平日做劄記之勤。他是用卡片做劄記的，每張卡片，長八寸半，寬四寸半。卡片的顏色，有好幾種；從書上抄下來的文章，用白卡片；書目用紅卡片；他自己的觀察與論斷，用綠卡片；文章的綱目，用黃卡片。在他死的時候，留下來的卡片，共有五十二箱，每箱約有三千張。這是他最珍重的寶貝，有一次他的鄰居失火，他怕延燒到他的房子，于是把這一箱一箱的卡片，從三層樓上的書房裏，搬到樓下的後院中。這次把他累壞了，火熄之後，只得僱人來搬回原處。

白卡片上所抄的東西，不完全是他自己動手的。一年中有九個月，他要僱一個書記，月薪二十元，專門替他抄書。孫末楠自己在書上看見有好的材料，便用鉛筆鈎出，每晚交給他的書記，帶回家中去抄。

這種用卡片做劄記的方法，在外國是很通行的。英國有名的學者韋勃夫婦，在他們合著的社會研究法中，也特別提到此種方法。我還記得到芝加哥大學上課的第一天，法理斯教授帶了許多顏色的卡片，講了一點鐘做劄記的方

法，當時我們以為這是支加哥大學的教授們所發明的，現在才知道是從孫末楠那兒抄去的。

孫末楠在他自己的著作中，講方法的很少，有時他還聽不起那些專講方法的人。他曾說一個這樣的故事。當他在大學念書的時候，有一位同學不好好的去念書，却在那兒研究念書的方法。他做了許多試驗，看看是坐下來念好，還是睡下去念好；是站住念好，還是蹲住念好。大考到了，這位同學是不及格，被學校開除了。照孫末楠看來，研究一樣東西，只要有常識，能下苦功夫便行，方法論可以不必學。他自己是精通十餘國的語言的，學生如去問他如何可以學會一樣外國文，他說學外國文沒有別的方法，只有坐下來念。學生再問他還有什麼別的工具，他說有的：一本文法和一本字典，

也許學習好幾種外國語言，便是孫末楠研究社會的方法。他以為社會學是一種綜合的學問，所以決不能根據一個地方或一個時間的情形，便下結論。但是我們如想知道許多地方以及各個時期中的社會情形，便非精通好幾國的語言不可，因為這許多記載，決不是用一國的文字寫的。所以研究院裏的學生，第一年如去問孫末楠應該做些什麼事，他常要他們去學意大利文。第二年去問，他會教你去

學荷蘭文及丹麥文。等你把這些文字都學會了，他還要你去學西班牙文及葡萄牙文。孫末楠自己學這些文字，是很花了一些工夫的。文法中的題目，他從來不遺漏一個。除了希伯來文，希臘文，拉丁文，法文與德文之外，他所知道的的外國語言，都是在四十五歲以後學的。

孫末楠要他的學生學那樣多的外國語言，是否合理，據愷萊教授說，也還是一個疑問。不過孫末楠寫出來的東西，內容與衆不同，不得不歸功于他在語言上所受的訓練。現在美國的社會學界中，只有哈佛大學的社會學系主任索羅金教授，可以與他比擬。索羅金教授是俄國人，也是精通好幾國語言的，所以他如講到一個問題，不但可以引用英美法德的材料，還可引用俄意西班牙等國的材料，這是別的學者所做不到的。現在有許多學社會科學的學生，對於一種外國語言，都不肯好好去學，以致畢業之後，還不能直接去看原文，只能讀一些譯本或中文的小冊子。像這種學生，我願意他看了孫末楠的榜樣之後，自己格外努力一點。

孫末楠的社會學系統，是建築在歷史及民族學的材料之上的。運用這些材料，只要懂得一點史學方法便行。孫末楠對於史學方法，在他的學生時代，是受過訓練的。有

了史學方法，再加上他的所謂常識，加上十幾國語言，加上苦幹的精神，便造成他在社會學界優越的地位。現在我們雖然于史學方法之外，還要學統計方法，個案方法，不

過學會了方法，而不肯下死功夫去幹，還是沒有用處的。孫未楠的偉大，就在他那種肯幹的精神。

二三，九，十一。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一) 談談所謂國醫 志 雲

(上略) 國醫的理論誠然玄虛，但我們研究國醫不是

中醫的理論虛渺，這證明他仍被「一三三四五，金木水土」的咒語蒙住。

因為愛好他的玄虛，而是因為他有治療的實效。理論與實效不合，我們可以根據實效改造理論。傅先生您沒看過變

國醫學的基礎書籍要算內經與傷寒論。傷寒論全按證

戲法的嗎？變戲法的把氈子往胳膊上一搭，口中念道：「

候立方，極觀察形能之能事。內經本為一部雜湊的書，其中摻入不少道家的言論。其餘論醫的部份亦只能看作「大

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教戲法靈，還得加點土。」

膽的假設」。假設能否成為定律，則又必賴乎後人的「細

於是咒語念罷，冰盤大碗變了一地。但誰亦知道冰盤大碗決不是咒語變出來的。他當然自有他的方法。你若必根據

心尋證」。陳君澤東之流，本是食古不化的盲從者，那裏有辨別是非的頭腦。好像學變戲法的小徒弟剛會念咒，甚至連咒還沒有背通順，便跑出來和我們傅先生辯論。無怪

「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去追求他能變出冰盤大碗的

乎傅先生喜氣洋洋的，一字不差把他的文章轉錄於獨立評

所以然來，那你真成「阿木林」了。我會和天津的名西醫

論上，再加上幾句挖苦話以顯顯自己的威風。好似貓兒捉

馮英鎮先生談論過中西醫的問題，馮先生說：「中醫於臨床上亦能認症，治療上亦有實效，譬如醫林改錯的逐瘀血湯，如果診斷出病人確有瘀血時，服了真有效驗，所以我治病亦常用中藥。不過中醫的理論太虛渺了。」馮先生說

殘忍的情形，我們看了惟有厭惡。須知一個陳澤東代表不了國醫的全體；國醫自有他的真價值在，不過非陳澤東之

流所能了解的罷了。傅先生聽了他的咒語就以爲是真正國

國醫們亦自知罪有應得，決無怨言，豈不好？

醫的正宗，亦是被「一三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給蒙住了。您何不看看王清任徐靈胎等的書，和日本和田啓十郎丹波元簡等的議論？（恕我不鈔他們的文章，免得傅先生亦說我「出下策引人自重」。）但傅先生是「忙的」怪「頭昏」的，當然沒功夫去看那些「無知妄作，閉眼胡說」。

西醫憑科學作基礎，而國醫只憑「經驗良方」怎未治病亦有效？是不是和算學的得數一樣，用數學能求得，而用代數亦能求得？若說只有一種能求得得數；或說兩種求出來的得數不同，豈不是不通之論？傅先生您想一想，西醫的醫術就是唯一的方法嗎？

傅先生批評——其實是罵——國醫比較有理性的一句

臨了，我要，聲明我並不是要想「護法」「國醫」，實

話是「經驗良方」。好！就算是「經驗良方」吧！那末我要問既是「良方」當然能治病；不能治病決不該稱之爲「良方」；不獨是「良方」而且還有相當的「經驗」。這麼一說國醫學是不是有被研究的價值呢？應當丟到茅廁坑裏的線裝書，我們的學者們還不惜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一番，爲的是「化神奇爲腐朽」免教別人再費力氣，何況於民生有實益的「經驗良方？」我們的學者們就不肯亦費一點

功夫去研究他一下？等到經過一番澈底研究之後，如果真發現他不「良」的時候，再用傅先生滅絕亡國奴的辦法「逐步廢止」；或用禁止鴉片的辦法「寓禁於征」。不過後者是不大妥當的，我看鴉片到現在仍是禁止不住，而前者亦嫌其迂緩。乾脆仿韓復榘治抽白面的辦法「槍斃」。那時

一九三四，八，三一。

志雲先生的文章，可分作三點去回答。

一，假如我的印象不錯，志雲先生似乎也是一位

大不滿意中醫的理論的人。其意似乎覺得中醫所恃

只是若干經驗藥方，中醫靠此收治病之效。至于中

醫之「理論誠然玄虛」，好比變戲法的口中念道「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要教戲法靈，還得加點土」，換句「大衆語」，「胡說八道」是也。志雲先生既如此菲薄中醫理論，我欲無言！不過志雲先生雖如此菲薄中醫理論，卻又佩服牠的治病能力，大有殺其母取其子之勢。中醫之能不能治病，是個事實問題，我在再論所謂「國醫」下篇中已經把一切冒充治愈的格式說過了，並且說明治愈之證明要有醫學統計的。志雲先生若硬釘着說中醫善于治愈，這正合于國粹格言之「無徵不信」了。此義及科學的利用中國藥物之不能出于中醫之手，均詳前文，不再敷說。

二，志雲先生大責備我抄了陳澤東先生的文章，而用貓咬老鼠的手段對付他老先生。這裏志雲先生是錯怪了。邏輯上有一原則，凡是一切前提假定都不同的，無從辨論。陳先生全是說的神秘論，而抹殺近代科學，這是不能用近代科學的立點去和他辯論的。他的文章又如彼高妙，故我歎觀止矣。豈敢「貓兒捉耗子？」大不敬的是志雲先生，不是我呀！況且陳公是天津中醫公會的代表發言人，豈可等閑

視之？志雲先生想也是天津的行中醫者（因為他的住址在天津，而他責備我這非業醫的人來發這些問題的議論），為何這樣看不起這位堂堂憂國憂民的同業陳公？在前進國家中，醫士取得要有手續的，近年中國也有醫士證書之發給。一個醫士之學業，在前進國家更有其他判別法，例如重要大學之講座，著名醫學會員之資格，發明之多寡，等等，試問中醫的資格是誰來品定，由何路徑而成立，還不是自命自封的呢？在如此情形之下，作內經辨偽的國醫志雲先生，似乎沒有取消天津中醫公會代表發言人陳澤東先生的國醫資格之理。

三，志雲先生說「中西醫不妨自己起來從容商討。」老實不客氣說罷，沒有真了解近代醫學而又未發精神病的西醫，有閑工夫肯去和中醫「從容商討」這「純技術問題。」這層道理很簡單。近代醫學是實驗科學，他的命題是全世界的同行學者所能共同試驗討論的，他們如何肯，如何能，和「玄虛」家討論？至於志雲先生懷疑我的發言權，殊不知「國醫」並非「純技術的問題。」近代醫學是科學，凡受過一番不虛假的科學訓練的人，都有維護，支持

發揮近代醫學的立場之資格，中醫是不曾有過的，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故沒有討論近代科學或這樣「純技術問題」的資格。民國八年尾，我到英國去，本是學心理學。學上些時，覺得此學如不走實驗生理學一條路，簡直是玄學，故我專心弄生理學，而在 W. M. Bayliss 先生的實驗室中學了一年多

。後來到德國，雖然與致變了，仍未放棄我的生理學。我不敢說我學的好，然而這一番不騙人的訓練，使我知道近代科學是什麼，她的聰明勇敢，不說謊的道德是如何可佩，並且使我覺得「玄虛」與胡說是如何可恨了！

(孟真)

編輯後記

適之

△宋益清先生從成都寄來的「從四川匪區回來」，是一篇很有史料價值的文字。他自己說他「匍伏在亂紙，灰泥，糞便中，尋找我認為值得珍貴的材料」。他有了這種史學家的精神，他的記載自然可以當作史料讀了。

地利用」。

△討論「國醫」問題的文字，本期先發表一篇。「志雲」先生是天津一個紗廠的會計。孟真先生答語裏猜想他是一個「行中醫者」，不知有錯否？因篇幅關係，我大胆刪去了此文的一部分，要請「志雲」先生原諒。

△張心一先生是一位農業統計專家，又是甘肅人，他論「開發西北農業」的文章是值得大家注意的。讀者可以參看獨立第三第四期裏翁文灝先生的「中國人口分布與土

已經復原了，前天他還答應我不久要給獨立寫文章了。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藤園」、「外埠通訊」、「分類經濟界」、「教育界」、「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專電及特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其餘種種，不可殫述。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
 (國內)每月二元三角
 (香港)每月二元九角
 (新加坡)每月二元九角
 (南洋)每月四元一角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為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
 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並加以精
 確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改
 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為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法文圖書館
 北京 大學出版
 天津 法界東方圖書館
 上海 南京路 拔提
 南京 國書局
 天津 法界東方圖書館

上海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定價 三元

學文月刊 第四期目錄

- 一篇新體的墓碑.....
- 早(詩).....
- 秋風(詩).....
- 楊柳結(詩).....
- 秋葉(詩).....
- 假使(詩).....
- 白雷客詩一章.....
- 牆(小說).....
- 湘行散記(散文).....
- 父親的誓言(劇本).....
- 胡適(詩).....
- 盧壽(詩).....
- 盧壽(詩).....
- 余振坤(詩).....
- 劉振坤(詩).....
- 陳夢家(詩).....
- 沈從文(詩).....
- 陳銓(詩).....

老子的時代新考(論文).....唐
 布法與白居謝(論文).....李
 波特萊爾與女人(論文).....聞
 詩的名稱與性質(論文).....羅
 高我德(論文).....余
 定價：零售三角，全年三元。半
 年一元六角
 總發行所：北平嵩祝寺後身一號
 上海及廣州：總代售處：現代書局

民間

第九期出版

- 定縣七年新法測驗考試之實
 施及結果 周先庚
- 秀山堂一夕談 季鸞
- 農村運動與心理學 曹日昌
- 小昨漁業 王役斤
- 旱災聲中之崑山農民生活 陳養才

簡評

- 平教十年 全國鄉村工作討論會
- 國歷與國醫 鴉片烟豈可公賣？
- 祭孔與尊師 希望速修黃河鐵橋
- 縣府舞弊案

優待直接訂閱本年內預
 定全年按定價八折實收
 六角四分 每季四角
 定半年五角 全年八角
 費在內，國外全年郵費
 另加八角 本埠各書店
 均有代售
 北平石駱馬大街二
 十一號
民間社

外交月報

第五卷第二期出版

- 荒木辭職林銑繼任內幕和日本政局前途的觀測(上篇)
- 最近德俄在波羅的海之外交政策
- 菲律濱獨立對中日美之影響
- 蘇聯入盟與日德聯盟之可能
- 蘇聯失蹤事件之國際公法
- 國際和平與國際公法
- 蘇聯外交之轉變
- 遠東糾紛中之蒙古
- 中英俄三角關係中之西藏
- 中國與國聯技術合作之現況及將來(日內瓦通訊)

- 宋孟徐東張陸關東董凡
- 選英仲帆鳳東數希
- 銓庚航譯歧野質帆白生

目價

零售每册大洋四角外國八角

元肆	國	元貳	國	期六	年半	預
元柒	外	元叁	內	期二十	年全	定

社址 北平府右街運料門裏外交月報社

商務印書館輯印

四部叢刊續編

第一期書

再版書繼續零售

羣經音辨	影宋鈔本	宋賈昌朝撰	二册	一元
汗簡	馮已著	宋郭忠恕撰	一册	七角
作邑自箴	影宋鈔本	宋李元弼撰	一册	四角
張子語錄	宋刊本	宋張載撰	一册	四角
龜山先生語錄	宋刊本	宋楊時撰	二册	九角
飲膳正要	明景泰本	元忽思慧撰	三册	一元二角
夢溪筆談	宋刊本	宋沈括撰	四册	一元七角
愧鄉錄	宋刊本	宋岳珂撰	四册	二元
雲谿友議	明刊本	唐范攄撰	一册	六角五分
雲仙雜記	明刊本	唐馮贇撰	一册	七角
揮塵錄	汲古閣影宋鈔本	宋王明清撰	六册	三元
程子史	元刊本	宋岳珂撰	三册	一元四角
東臯子集	明鈔本	唐王績撰	一册	四角
宋之問集	明刊本	唐宋之問撰	一册	四角
朱慶餘詩集	宋刊本	唐朱慶餘撰	一册	四角

敬告定戶諸君

本叢刊續編於本年每星期日出書一次，預定全年出齊第一期書五百册，除合售外，同時零售。本年四月十五日以前所出二十九種，因各界踴躍購，早已售罄。曾聲明分兩批再版，合購者於八月十月補發。現除嘉慶重修一統志一種外，已出後列第一批再版書二十八種九十八册。凡合購第一期書全部而未取得各該書者，請即憑定單向原定書處取書。其訂明郵寄者，已由敝館分別寄奉。諸希 台察。

周賀詩集	宋刊本	唐周賀撰	一册	四角
李丞相詩集	宋刊本	唐李建勳撰	合	一元
山谷外集詩注	元刊本	宋史容撰	八册	四元五角
韋齋集	附玉明刊本	宋朱松撰	三册	一元五角
東萊先生詩集	宋刊本	宋呂本中撰	四册	一元八角
石屏詩集	明弘治本	宋戴復古撰	五册	二元五角
平齋文集	影宋鈔本	宋洪咨夔撰	十册	五元五角
梅亭四六標準	宋刊本	宋李劉撰	八册	四元
疊山集	明嘉靖本	宋謝枋撰	二册	一元
許白雲文集	明正統本	元許謙撰	一册	七角五分
存復齋文集	明刊本	元朱德潤撰	二册	一元二角
張光弼詩集	明鈔本	元張昱撰	二册	一元二角
雍熙樂府	明嘉靖本	不著撰人	廿册	十二元

第一期書五百册在現合售國幣二元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徐敦璋

四川危急了！

魯學瀛

「滿洲國」視察記

田伯烈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二)

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

劉學濬

附答

孟真

編輯後記

適之

寄售及代定處

北平 西單商場—大學出版社
 業所 若中書社 嘉陵書社
 增華書社 長光書社
 霖甫書社 榮華書社 東
 安市場—佩文齋(代定)
 景華書社 福華書社 侯
 記書社 王府井—民智書
 局 宣內—佩文齋 威甸
 一現代書局 星雲堂 沙
 灘—北大一院 景山書社
 海運倉—朝野書店 朝
 大消費社
 清華消費社成府競進分社
 天津書局(代定)南開大學
 天津書局 文元書局
 紫房子書報部 博古書局
 現代書局(總代售及代
 定處) 亞東圖書館 光
 華書局 新中國書店
 新中華書店 南新書社
 花牌樓書店(代定)鍾山
 書局 正中書局 中央書
 局 大中書局 天一書店
 鎮江 鎮江書店
 徐州 徐州廣告社
 南通 三友書店(代定)
 常州 振華書局
 漢口 開明書店 現代書局代定

武昌 大衆書局 生活書店
 新生圖書公司
 與派報處(代定)胡正
 南昌 南昌書局 新光書局
 南昌書店 拔提書店
 廣州 現代書局(代定) 圖書消
 費社
 汕頭 大東書局
 興寧 興寧書店 新民書店
 梅縣 新時代書局 黃勝和堂派
 潮州 潮社
 瓊州 海南書局
 桂林 永昌公司
 濟南 東方書社(代定)
 青島 中華書局 春記報社
 威海 吉昇昌書局
 臨清 荷澤書報代辦部
 安慶 文衛書局
 蕪湖 世界書局
 蘇州 匯海書局
 宣化 廿一學社 中華書局
 太原 小書報社
 開封 覺民書報社(代定)
 西安 華新報社 統一派報所
 蘭州 甘肅書報社
 成都 現代文化社
 萬縣 文寶書局
 合川 新川書店
 重慶 新友書店
 雲南 東方書店 文化書店
 貴陽 新友書店
 杭州 現代書店
 福州 萬有圖書公司
 廈門 開明書店
 長沙 金城圖書公司 大公報分館
 衡州 衡州派報社

獨立評論

第一一號

日七月十年三廿國民

定價：每期實售洋四分。預
 定全年五十期，連郵費一元
 六角；半年九角。國外全年
 加郵費一元六角；香港澳門
 加八角。郵票(一角七分以
 下爲限)代洋，不打折扣。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徐敦璋

我國於一九三一年當選爲國聯非常任理事。三年任滿，照章非有國聯大會三分之二會員國之選舉，不能連任。

因此，本屆大會我國代表事前在日內瓦與各國代表團聯絡，希望中國能得三分之二會員國之贊助，獲得非常任理事席之連任權。乃事實上我國代表團之運動竟告失敗。從此中國當選爲理事國之機會，只好再等三年。那時能否如願以償，尙待中國本國國內之努力和世界形勢之變化。

據日來報紙所載，或私人談話所表示者，我國人民對於此次失敗之意見，約有下列諸種：

一、有人認爲國聯已快到總崩潰時期，我國之當選理事一席否，根本無所謂失敗，亦無所謂失望。我們不必責人，爭那些閒氣。我們好自爲之罷！

二、有些人認爲國聯尙是一個國際政治中心，很可以利用他以達到我國外交的目的。如今理事連任運動失敗了，無異宣告我國日內瓦外交路線之「此路不通」。

三、有些人總以爲我國依靠國聯外交之結果，丟掉東北四省。如今日本退出國聯，遠東的中國連一個非常任理

事尙不能得到，國聯真是「豈有此理」。太使我國難堪了。我國不能連任理事，是國聯的損失，也是中國的損失。

其實，我們如果明瞭國際聯盟的內容，則我們此次的失敗，根本不能責備國聯。以目前我國的國際地位，來競爭此項選舉，是必定失敗的。所以我們的失敗，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的。我國何必因此一事即苛責國聯。我們更何必因此意中事，而存「僥倖之想」，或自甘暴棄呢！

國聯是國際政治的穿衣鏡。你是個穿甚麼衣服的國家，國聯那一架鏡子，即能把你反照出來，給全世界看。國聯是一個真實的大照像機，一個國家的真實容貌，他總能把他照出來，而且不用也不能加以修底板的工夫。國聯又是一個國際外交交易所，一個國家有甚麼貨色，到那市場上，總能給你一個公道的價錢。不到市場，國聯把你沒法。退出了那交易所，只好在外面去做交易。國聯也把你沒法。如果你加入了那個世界政治的大市場，一切的估價，是有一定的原則和公平的等分的。中國是國聯的會員國，總算加入了那國際外交的交易所了。總算是走到穿衣鏡成

照像機前面了。過去的容貌，像片，早已照出來了。過去的價值，早已估定了。他們說：「中國不是第一等強國，所以不能常常任理事。」他們說：「中國不是第二等強國，所以不能連任非常任理事。」他們說：「中國是第三流國家，所以只能輪流的當非常任理事。」而且中國應根據國際聯盟理事選舉的習慣——地理分配原則，(Principle of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及輪流原則，(Principle of rotation) 只能與亞洲各國聯第三等會員國輪流担任理事一席。此次中國運動聯任理事一席，在國聯的各國認為中國是越等僭分，所以不能贊同。在亞洲各弱小會員國們看來，認為中國霸佔了他們當選為理事之機會，和他們以後當選作非常任理事之權利。這種種的話，自然傷了我國的自尊心，及虛榮心，而且損失了我們的國際地位。但是事實是事實，理論是理論。外交是外交，情感是情感。我們如不能或不願退出國聯，我們如還想利用國聯的話，則他們不選舉中國為理事，我們有何辦法？因為人類具有勢利眼，中國既不能自己一時變為強國，對他們有所威嚇或誘利，又不能強迫他們投我國的票，——理事會選舉用秘密不記名投票法——所以此次的失敗，是當然的。以上的話，頗費解釋。非把理事會十餘年來組織方面的變遷，略加敘

述，則國人必定不能明白此次失敗之根本原因，及其意義。徒自痛罵，或抱怨失敗，都是不知己與不知人的錯誤。國際聯合會理事會成立之初，共有常任理事五席。為英、美、日、法、意五強所霸佔。(美始終未加入。)又有非常任理事四席，由全體大會選舉。(未選舉前暫由巴黎和會指定西班牙、希臘、巴西及比利時担任。)在巴黎和會當中，各弱小國家即反對常任理事之設立。但因為五大強國的把持，弱小國家終無辦法。一九二〇年理事會正式成立。是年全體大會中選舉非常任理事時，各國競爭，非常激烈。并有創議改組者。然以更改困難，大家只好暫時維持原狀。一九三二年，因非常任理事席不敷分配，於是臨時增加此項理事二名。一九二六年德國入盟為常任理事，波蘭、西班牙及巴西要求常任理事不遂。國聯為應付該三國之要求，於是增加非常任理事三名。共計十四席。常任理事五席，及非常任理事九席。但非常任理事，任期三年。三年任滿後，如能得全體大會三分之二的同意。(秘密投票)可以連任。但此項連任席，同時不得超過三席。此種辦法，乃一種折衷的辦法。希望波蘭、西班牙及巴西三國，每次選舉能得三分之二之同意，可以永久連任下去。理論上該三國自然每次須得三分之二之同意，纔可以連任。但事實

上，波蘭同西班牙兩國無形中連任至今，已是常任理事。所以自從一九二六年後，非常任理事九席之中，事實上分為兩種：即非常任理事及半非常任理事 (Semi-Nor-Permanent Seats)。

中國在巴黎和會國際聯盟的起草委員會中，雖曾經原則上反對常任理事席之設立。但顧維鈞出席該會時，并未堅持此項主張。而且顧氏在該會議席上，始中并未作要求常任理事之想。一九二〇年，大會中，因顧氏之努力，幸

而中國當選為非常任理事。隨後經顧維鈞，唐在復，朱兆莘諸氏之努力，屢次運動此席，并未能完全達到目的。一九二六年，德國入盟的時期，波蘭西班牙巴西三國乘機要

挾。中國代表朱兆莘氏，也會在大會中，要求中國應當為常任理事。但當時朱氏既未堅持此項意見，而且國聯會員國亦未十分注意此事。後因理事席增加，中國當選一次非常任理事。以後雖中國屢次要求連任，因為各國只以第三流國家看待中國，所以始終未能得三分之二之同意票，不能連任。至一九三一年，經伍朝樞氏之努力，始得一席。如今三年期滿，要求連任。在我們自然理直氣壯，以東亞大國自居，應與波蘭西班牙等國，升為第二流國家，以期

得到連任權。然世界各國，始終以第三等國家看中國，他

們那能隨便給與中國以連任之權。所以他們口頭雖然答應投票，暗中仍然反對。以為中國尚不能夠與西班牙波蘭等第二流國家居同等地位。

中國既不能在他們眼中以二等國家相待，中國如欲當選為理事，中國只能步三等國家之後塵，依國聯一向之習慣，以地理區域及文化分佈之狀況，輪流的當選為非常任理事。

按地理分配之原則，在第一屆國聯大會中，以中國顧維鈞氏之提倡，已獲得全體會員國之贊成。根據此次諒解，中國始能於一九二〇年取希臘之非常任理事席而代之。以後大會，每屆理事選舉時，對此原則，事實上，均加以默認。已成一種國聯的不成文法。十餘年來，大會之內，無形之中，分成數派，各佔理事數席。計有：

一，大英帝國及其殖民地一派；

常任一席——英

佔二席

非常任一席——殖民地

二，法國及其同盟國為一派；

非常任一席——小協約國

佔三席

常任一席——法
非常任一席——波蘭

三，南美洲拉丁國家及西班牙自成一派；

佔四席

非常任三席——南美各國

常任一席——西班牙

四，北歐斯堪的那維亞各國為一派；佔一席——非常任席

五，亞洲各國為一派；

佔二席

常任一席——日本

非常任一席——亞洲各國

六，其他各國佔二席——常任二席：意大利，德意志十餘年來，各派之中，往往一致對外，把持本派每屆之理事會席數。而且每派之中，各自輪流担任。其所獲得之非常任理事席，不許外來勢力侵入，也不許自己一派中之任何國家所把持，或獨佔。因此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凡沒有派別之弱小國家，在國聯大會之中，從無機會能獲得非常任理事一席者。一九三三年，因為此等不分派別之會員團結成派，要求分潤，國聯大會不得已始暫時增加非常任理事一席，以應此等會員國家之要求。於是理事選舉又多一派國家競爭。

中國十餘年來屬亞洲派一系。已經數次當選為理事國

獨立評論 第一二二號 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

。日本乃常任理事，無所謂問題。波斯國已輪流作過理事。惟土耳其為新近加入之會員國，既與東歐國際政局發生密切之關係，又係代表回教民族之國家，而且從未當過一次理事。依輪流制及地理分配之原則，當然於本屆大會之中，大家選舉土耳其為亞洲國家的代表。中國既是第三流國家，當然得讓新來之土耳其，然後合于地理分配之原則，與輪流制度之辦法。否則只好請其餘各派，讓出理事席以給中國。此事在現在的世界，那能辦得到？

又中國若得到連任權利，則無形之中，事實之上即升為第二流國家。得到連任資格，則與西班牙及波蘭等國，是同等地位。巴西之連任地位，即被中國奪取。此事南美諸國及西班牙波蘭等國，那能答應？所以中國此次要求連任，在亞洲各會員國看來，是爭奪他們的輪流機會。在其他各國看來，——特別是南美諸國看來，是排擠他們的非常任理事一席。在國聯諸會員國看來，中國是僭分爭權。

由上面的情形看來，中國此次運動連任理事席之失敗，是「勢所必至，理所固然」的。但是此次失敗之意義為何？於國聯有甚麼影響？於中國有甚麼影響？以我個人之觀察，則下列諸點頗值得注意：

一，國聯之日趨歐洲化 蘇俄既已加入國聯。歐陸各

國，只剩一個德意志了。德國處四面包圍之中，雖暫時退出國聯，然大勢所迫，恐非再度入盟不可。日本既已退出，中國又不得連任，土耳其雖是亞洲國家，到底還是一個東歐的，回教的近東的利害接近國家。與東亞大局，不生關係。現在理事會之會員，除南美各代表外，均是歐洲國家或與歐洲生直接關係之會員國。所謂亞洲，有色人種之世界，無人得在國聯理事會中列席矣。

二，中國國際地位之日趨低落 國聯成立之初，要包括全世界各國。所謂世界的組織，并非一區域或一部分之組織。所以蘇俄北美合衆國及德意志等國，於一九二〇年，不能入盟，是國聯一件恨事。於是千方百計，於一九二六年誘德國之加入。歷年以來，設法讓北美合衆國與國聯發生關係。一九三一年滿洲問題發生之後，國聯更不惜委屈求全，讓美國代表出席理事會。今更以三分之二會員國之同意，邀請蘇俄入盟。對於日德之退盟，尙時存萬一之想，虛位以待該兩國之重返日內瓦。但是日本已退出於前，似乎一時無反盟之可能性。所謂亞洲東亞地帶，所謂有色人種之世界，在理事會中，無一席之代表。中國的地位，如能稍加增漲，則必可以因日本之退盟以取得代表日本及東亞代表之資格，加入理事會，爲連任或半常任理事。

今者運動失敗，吾人不能不承認我國國際地位之日趨低落。得此良好機會，而無法取得此國際地位也。

三，連任之失敗，只能影響到中國在國際上之空名，并不能影響中國本身之實際利益，而我們不能因此即認定日內瓦外交線之不能通行。各國競爭理事之意義及動機，不外三種：一爲本國代表個人之勝利，虛榮心之滿足。二爲在理事席上可以參與許多世界政治之事。三爲增加本國國際地位之光榮。實際上，一個國家因爲無人在理事會中，并無多大損失。因爲按國聯盟約第四條第五節之規定：「凡未列席於理事會之聯合會會員，如遇該會討論一件事與之有特別關係時，得請其派一代表，以理事會會員名義列席。」所以中國雖平日無人在理事會席上，爲國爭光。一旦大事發生，與中國發生關係時，中國代表仍可出席理事會，說明一切。而且理事會之處理事件，多在會外，事先接洽交涉，以圖圓滿解決。所謂理事會議只具形勢而已，原不足重視。

又盟約第十五條第六節規定，凡是國際紛爭報告書之決議，當事國家代表，在理事會席上，均無投票權。所以中國一時雖無代表在理事會議席上出席，但凡與中國有關係之大事件發生，我國代表自然無權投票，然對方國家之

代表，亦無投票權。因此中國雖然一時失了理事資格，損失了許多光榮，國家的國際名譽，然於我國在日內瓦之外交，如能善自爲之，仍可利用國聯以達到種種目的。所以此次的事件并非完全失敗，對於今後外交並非不能再有所策劃或運用也。

總之：中國此次運動連任理事之失敗，大半因爲自己本國情形之紊亂，未能努力發展國威，使世界各國承認中

四川危急了！

魯學瀛

四川局勢到了今日，真是臨到生死關頭。基幹軍隊——

——二十一軍——在過去一年以獨當一面之故，筋疲力倦，

顯然難再支持。而徐向前匪現正傾其全力，企圖突破宜漢開江，南下萬縣。長江咽喉，因而切斷，固意中事。然尤其可慮的，即目前飄忽湘黔邊境之賀龍和最近逃竄湘南之蕭克皆有與之謀取聯絡的可能。此種報紙所傳來的消息和各種悲慘現象的回憶，使我對於目前四川，真不勝其杞憂。假使此時政府與人民再不爲川省思慮一點拯救辦法，則此七千餘萬（？）同胞必將永遠沉淪了。

使我們最擔憂的，即四川剿匪目前已甚困難，而萬一

國的國際地位。運動失敗是「理所必至」的。他們看來，我本是三等弱國，在國聯之交易所中，要求善價，在國聯的大照像機及穿衣鏡前，想照出美麗的像來，那是不可能的事。中國人不必罵國聯對不起我們，我們還是自己努力吧！諺云：「責人不如責己」。善哉斯言。

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

共患形成，則更將無法收拾。爲共黨着想，亦只有四川一省可以盤根錯節，作千秋百世的打算。第一，四川富饒，百物具備。物質供給，永遠無匱。第二，地勢險要，百倍贛南。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現在各方交責劉湘剿匪不力，但亦非盡情之語。緣徐向前所佔巴中一帶崇山峻嶺，形勢險絕。縱橫數百里內，森林叢集，不見天日。官軍進剿，多恃仰攻。損失大而收效少。而且在此種環境內，飛機大炮，往往不能發揮威能。何況除此而外，各軍復同床異夢，後方交通之聯絡糧餉之供應，又無精密的籌劃呢！作者語此，絕非爲川軍人張目，乃欲說明匪勢坐大之後，

縱然各方同心協剿，地理形勢亦不允許樂觀。

今年初夏成都會議席上曾決定組織前方軍事委員會，而以劉從雲爲其長。當時一般的觀察以爲此次總攻再無進展，則局勢必將急轉直下，形成不可收拾地步。蓋過去一年，匪方寔力，損失極微；而官軍主要份子之二十一軍以獨當一面之故，精銳反喪失不少。據最近報載，劉湘已命潘文華部開赴前方。是則充分證明官軍已到最後掙扎關頭，不勝卽有傾覆之虞。至目前剿匪情勢，本文開章，曾扼要說明。姑無論田頌堯鄧錫侯李家鈺羅澤洲之能否防堵徐匪西進成都（昨日報載，三四路亦吃緊），即或萬縣有警，重慶已足動搖。而同時退守西境之川軍與外界聯絡一旦切斷，軍火供給將成絕望。即便各軍那時能澈底覺悟，協力反攻，但軍事形勢一旦失措至此，則大局寧堪設想。

就目前形勢言，第一，中央應立派大軍入川。目前駐防宜昌之徐源泉部及東北軍部與靠近川東北之楊虎臣部皆可就近分道入川，而無牽動江西軍事之虞。第二，中央軍入川，民衆對之，早如大旱之望雲霓。此觀於近來士紳籲請中央協剿之電，可以相信。不過軍人對之，態度必不一致：一部份想現有優勢之不保，將有所不滿；一部份想利

用中央以推翻防區最大之軍隊，而造成一種利於自己的局勢。我以爲這種「以毒攻毒」的策略，中央絕對不能運用。蓋萬一中央厚於甲而薄於乙，表示一種親疏的態度，則共匪未滅，內鬩反先造成，豈非下策。以目前贛方閩方軍事之吃緊，中央實無武力統一四川之力，而且共匪目前是那樣的猖獗，不先剿匪，則整個四川且將不保，又何能先計及其他呢！我以爲目前中央能做到的應做到的：是卽以三四萬精銳之師開赴萬渝；在極誠懇和公正態度之下，督率各軍進剿。對各軍糧餉，應充分接濟而無分軒輊。劉湘部下雖有可議，但其本人在四川軍人中，尙不失爲具有政治頭腦者。其實力亦最大。中央宜從旁督促其負責全局。我想中央態度，如能表現出懇切而公正，則決不致以軍隊入川之故，而引起少數軍人的誤會。

第三，目前救川，只在剿匪。剿匪告有段落之後，纔能談到其他善後和整理問題。不過在剿匪期中，有兩件事情能同時併進而不致影響軍事的；第一件就是烟患須分期禁絕。我們目睹那種家家戶戶吞雲吐霧情形和人種逐漸萎縮不振的現象，真覺萬分痛心。烟患不絕，則一切問題談來俱落空。政府必以極大決心剷除之。第二件是以中央經費補助地方教育。四川文風夙盛，一般學生刻苦好學和接

收新思想能力，遠非長江下游所及。我們看到每年暑假成千的學生東下留學，便可想到一班青年求知心是如何迫切。可是目前教育狀況，太令人灰心。中小學經費向例一年領不到半年。許多教員爲維持生活起見，不得不多兼鐘點。常有每週兼課至四五十鐘點者。即此一點，我們已不能期望其有良好結果。至於大學，目前僅有三座（國立四川大學和私立華西協合大學和重慶大學）。三校經費大致無甚問題，可是關於教育方針以及課程設備等，統有亟待改

「滿洲國」視察記

英國 Manchester Guardian 報的駐華記者田伯烈

先生 (H. J. Timperley) 最近由偽國回來，寫了

這一篇通信，我們感謝他把副本給我們翻譯發表

。經過了過去十二個月，「滿洲國」現狀並沒有多大變更。凡一年以前所能看見的建築與實業活動，現在還在繼續着，交通是進步了，幣制統一也差不多已經完成了。爲了這些事業，本地的人民似乎應當是很感謝的；不過顯明的事實却告訴我們，他們却並不感謝；而且據一般識者底

進充實的必要。我以為四川既幸而有這多有志氣青年，政府應加愛惜，使我們有良好教育環境。我以為政府對於四川中小學經費來源，有應切實整理。不足之數，再由國庫撥助。使教書者可以安心教書；讀書者可以靜心讀書。對於大學教育，應充分接濟人材。教育方針尤須改弦更張。有了可用的人材，四川將來自不患無人支持。

九月十日。南京。

田伯烈

推測，他們也許就永遠不會感謝。

在十二個月以前，事實上好像是：如果在一個相當期間以內，日本人真能確保他們生命財產底安全，那末滿洲的農民，也許能忍受這個侵略者底存在。可是在這一方面，的進展未免太小了。記者雖然總想要對應該信任的地方加以信任，但是本人在八月間經過了兩個星期的旅行視察以後，却不能不這麼斷定地說：「土匪」在「滿洲國」還依然是一個大問題，而有些地方，在這一點上情形就比一年前還更糟。沿着鐵路底各主要線，除中東路底東支線是一

個可注意的例外，情形顯然是比以前較好。可是，雖然是如此，報紙上却還是幾乎沒有一日不登載着「匪案」，報告着他們在內地各鄉村行劫，以至于殺害或綁去了許多不幸的居民的新聞。吉林省與「奉天省」東部，爲受害最烈的區域。依照了日本軍事當局底意見，這些地方的「土匪」原來已經開始帶有一種新的惡化的色采，而這種色采，乃是含有以朝鮮人爲主要成分的共產黨作用底面目的。

當本人在長春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將軍晤見的時候，他曾說：自本年四月以來，除吉林省以外，在「滿洲國」各處的日本軍分遣隊現在都已經歸返原防了，「剿匪」工作，都交給了「滿洲國」軍警。不過在吉林省，雖然因爲重山疊嶺，受着種種的阻隔，「剿匪」工作却還是由日本軍隊極積進行。據岡村將軍估計，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剛剛過去的時候，滿洲的「土匪」總計約有三十萬。他聲稱這個數目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已經減到了五萬與六萬之間，而目下呢，却只有三萬與四萬之譜，其中只有一萬左右是真正活動的。

如果岡村將軍所說的這個數目是正確的，則從他們能夠做出的結果判斷起來，這些剩下來的，必定是一些很了不得的「土匪」了。本年八月二十二日「滿洲國」官方新

聞機關，在某一次通信裏所引用的數字上，就曾洩漏了下面這些消息：中東路東段自本年開始以來，已經有十九次的列車遭過破壞，同時路軌被損害過有四十一次，各車站被襲擊過有九十二次。在這同一個期間，乘客與鐵路人員被綁者有一百十六人，死者四十六人，傷者一百零二人。總計從一月到八月這一個期間以內，因「匪患」而受的損失，約爲日金一百萬元左右。

在哈爾濱，那地方一年以前是認爲不宜于徒手去郊外走動的，現在情形是較好了一點。一部分是由于驅逐了那一些一群爲害的俄國匪徒出境的結果，據說這類俄匪，原先是與當地一些俄國籍的警務人員互相勾結着，而施行活動的。不過如今野外的高爾夫球場上却還是少不得要有武裝警士們底巡邏，而松花江上郊游者也仍然是常有被劫的危險。在瀋陽，八月底有兩個外國（其中有一個是入了美國籍的），就曾經在距城不遠的清陵，被綁去。

這裏有一件很少聽見說起的事，可以表示日本人所遭遇的困難。先是他們正在靠近朝鮮邊界，由圖們向北至松花江上的一個地點修一條鐵路，而爲了這個計劃，他們需要在鐵路北端徵收土地。于是由鄉村地方行政機關裏的日本顧問發出命令，說要中國農民把他們底土地的契據交出

來「登記」。當地的農民們有許多許多曾經在那兒世代耕種着他們底土地，就從來不曾發生過所謂契據的問題。有的呢，他們雖然有契據，却不願意交出來，因為恐怕那是日本人底一個詭計，是要藉此把他們底土地沒收了去的。

無論這件事辦得對與不對，但事實上却是大大的激起了公憤，以至于使農民們一個個都變成了暴寇了。他們掣着鐵鋤，斧頭，以及其它幼稚的武器，據說到處屠殺日本人，從那些日本顧問殺起，以後就攻擊當地的日本駐防軍隊了。不久，他們又把注意轉向了卜居在嘉木寺（譯音）

附近的一羣武裝的日本僑民，而當這個暴動正在進行着的時候，「土匪」又夾了進來，增加了紊亂。最後藉了飛機底協助，日本援軍總算把秩序恢復過來了，然而據一般可靠的外國人方面的目擊者底意見，則這個恢復，却已經是在日本方面已損失了將近四百條生命，而中國方面則更是已經損失了將近二千五百條生命的以後。對於這個數目，日本軍事當局是加以否認的，他們聲稱，日本人死的還不到五十，其中並沒有平民，而中國人底死亡數，也遠不及它方面報告的那麼多。在討論着關於日本移民的一般問題的當中，岡村將軍却說到原先由日本所派遣過來的一千名武裝僑民裏面，現在有二百名爲了需要將息，已經回國去

了。他說，日本當局正在計劃着還要派遣大派的僑民出來，可是這一回却並不武裝。

但是，要說到這些法律與秩序上的建立，或者是爲了事實底必然，進行得過慢，然而貨幣底改良却是進展得可驚地神速。當一九三二年三月間新局面剛成立的時候，曾有一萬四千二百萬左右的賤價鈔票在各處流通着，這些鈔票代表十五種不同的貨幣。到同年八月中旬，「滿洲國中

央銀行」把這些舊鈔票收回了百分之九十四，而發出了一種信用可靠的新鈔票去代替，這種鈔票，現在已成爲一種公認的匯兌媒介。在「滿洲國」大部分的各地流通着。雖然這個急需的幣制改良的功效尙未完全顯出，外國銀行家却早已覺得這種改革在將來一定可以改善農民與商人底地位的。「真不愧爲一件頭等的出色的工作」——這乃是一個外國領事對於幣制改良這回事所下的一個評語。

「滿洲國」內的中國人民，對於這個新統治所持的態度，彷彿真可以用一句中國老話來說：「沒有法子」。本年三月間溥儀「登極」也並不會引起什麼顯著的反應，好意的，或非好意的。既難于看出他們與「滿洲國」政府有什麼合作的事例，而在相反的方面，却也並不能找出什麼積極的反對的痕跡。大概在小商人當中的憤恨是比較最大

的，因為由于那些背包的日本小商販的大群侵入，中國小商人的命脈已經在大受威嚇了。據估計，過去十二個月當中，在哈爾濱的日本商人已增加了一倍，而同樣情形在其他大城市如齊齊哈爾與瀋陽各處，也都發現着。有人說日本軍事當局因為知道這種移民可以引起反感，曾經努力遏制這種移民的運動，但又感到自己無法去阻止。至于由中國本部移來的人口，也同樣地在增加，在本年上半年由大連入口的已有勞工二十五萬六千八百二十二；去年在相同期間內入口的只有十九萬一千零五十七人。這個大量的增加，據說是由于在日本人卵翼之下的普遍的實業發展，所以有低價的勞工的需要。

☆ ☆ ☆

用政治勢力來干涉商業，使有競爭的商業不能有常軌內的競爭，這種事最足以使「滿洲國」內的外國商家無往而不受其迫脅。前年三月十二日，偽國外長雖曾宣言：

「關於滿洲境內外國人民的經濟事業，我們要遵守門戶開放的原則，然而長春的官吏並不假裝要履行這種宣言。他們現在說的，大致是這樣的話：「全世界對於日本和『滿洲國』的貨物都有種種入口的限制了，為什麼我們還要單獨履行門戶開放的原則呢？」

眼前最受迫脅的是外國煤油公司；他們向來的營業很發達，可是他們也知道危險不久就要到了。上半年早就提起，「滿洲國」當局打算要設立一個油的專賣公司，由政府經營，其目的明明是要排斥一切外國油商，不許他們在滿洲銷油。這個專賣機關預備在一九三五年上季開始，因為在大連附近建造的煉油廠到那時可以開工了。這個滿洲油公司，資本為五百萬元日幣；「南滿鐵道公司投資二百萬元，「滿洲國」政府一百萬元，其餘為日本各油公司投資，「打算專運生油進口，提煉出汽油，火油及他種燃料油；預計最初期可以供給滿洲所需（現時每年估計約需三千萬加倫）之二成，將來可以供給到五成。

據說，現在長春當局正在考慮兩個實現這個油專賣的計畫：一個是「銷額成限制」(sales quota)，一個是「分區銷售制」(selling zone)。前者是要限制每個外國公司與日本公司每年零銷不得超過若干箱。後者是要把「滿洲國」分作若干銷油地帶，每一地帶歸一家油商銷售。在日本國內，現行「銷額成限制」之下，外國油商銷油不得過全國銷額百分之五十。滿洲日報 (Manchuria Daily News) 曾載東京電訊說：「本年商務省當局製定六月至十二月銷油額時，曾特別留意優待那些輸入生油來提煉的或銷售本國

油的商家，而壓抑那些輸入淨油的商家。」照此看來，「滿洲國」內大概也要施行同樣的政策，所以外國零售商人，即使在初期能分得銷油額的部分，到了日本油公司根基已固時，他們終要漸漸被排擠出去的。當此滿洲境內需用各種摩托車日多，汽油的銷量日增的時候，這種排斥的政策是最不幸的。但日本的辯護人要說：這個商場的發展是日本之功，日本實業得一點實惠，還不算公道嗎？

記者曾爲此事訪問「滿洲國」財政部的總務處長 Hino 君，問他現在滿洲境內營業的外國油商，在將來要受何種影響。他說：外國油商可以做三種事業：可以販運生油來賣給大連的提煉廠，可以賣淨油給政府的收買機關，可以做零售商，與日本商人分爭零售商場。他這種話是不能安慰外國油公司的，因爲賣油的大利益在於零售淨油，單運生油或整批運淨油是沒有大利可圖的。

現在滿洲全境零銷淨油的生意，百分之八十在英美商人手中，日本商人與蘇俄分得其餘的二成。去年入口的二千八百萬加倫的汽油，英商亞細亞公司就供給了一千零六十二萬多加倫。我們現在可以明白了，在東京的英美大使館儘管提出抗議，「滿洲國」的當局是決心要重新支配這個油商場來嘉惠日本油商的了。

究竟這個滿洲油公司的計畫，有幾成是因爲日本軍事當局爲了純粹軍事的理由要把油業收歸官辦，有幾成是因爲日本商人要多佔利潤呢？這一點是很難斷定的。但是最近有一件事可以明白證實關東軍是有大決心要實行他們統制「滿洲國」經濟政策的。最近成立了一個日美合資公司，（美國股東有百分之廿五的股份），想在大連做裝置美國汽車的營業；這公司是得了關東租借地政府的特許的。地已買了，建築合同也簽了，機器也向美國定購了。忽然關東軍出來干涉，關東政府也就不能不取消他的特許。發表的理由是：關東軍不願意有一個私家公司在大連裝置汽車，以免和一個在瀋陽專做裝置運貨汽車及公共汽車（用日本的摩托和零件）的半官立公司相競爭。這個取消的公可曾向軍部要求賠償中止的損失，但到八月中爲止，還沒有賠償的消息。

外國礦商和其他商人現在研究「滿洲國」投資問題的，都忘不了這件事的教訓。那個大連汽車公司的損失還不算大，要是一個開金鑛的計畫，或別種同樣需要大本錢的計畫，若是中途停止了，損害就更大。前車之覆，正是後車的警告，所以多數外國商家現在都採取一種靜觀的政策，他們要等候「滿洲國」的經濟政策比現在更明白確定

的時期。現在「滿洲國」的經濟政策必須顧到五種往往利害互相衝突的權勢：一是那權威最高的關東軍，二是那代表日本政府意見的日本大使館，三是南滿鐵道會社，四是關東租借地政府，五是那個若有若無的「滿洲國」政府。

在他們背後牽線的，是那些侵略主義的日本企業分子，到處搜求發跡的機會。我們可以明白，日本統制滿洲的最後方式至今還沒有決定；在那個問題決定之前，外國投資是冒險的。

關於「國醫」問題的討論

(二)我對於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

劉學濬

西醫的四根柱石（傅君所指的）的確是力敵萬夫顛撲不破。中醫無論如何攻擊也是自找倒霉，因為它每門都是風雨不漏的嚴密證據如山。建設在這四根柱石的西醫當然可靠性非常的大，因此凡受過了西洋教育的或受過它的影響的人，沒有不死心塌地的信仰它。

中醫又怎樣呢？中醫的柱石是甚麼呢？到底有柱石沒有？有證據沒有？我私人以為它未嘗沒有柱石，未嘗沒有證據！柱石就是那些玄妙的五行六氣陰陽等東西。這些東西都是科學上所不容許的。可是它們並不因科學不容許或不能解釋而失去它們的地位。因為如果有人細心研究還能使他們所真正代表的實質顯露出來的一天。

中醫的五行並不算出奇。爲什麼？它祇是一個循環而

已，金尅木，土生金；構成一個循環圈子。那金尅木不過是金有害於木的另一個說法——醫學上的費話——要是拿「金」當肺「木」當肝的話，這「金尅木」就是說「肺要是有了毛病了，則肝也受損」那「土生金」就是脾要是強了能夠使肺受益。這樣互相生尅是很淺易的，祇是互相益損。醫書中說肺屬金，脾屬土，腎屬水；等很清楚，並沒有說肺即是金，脾即是土；等話。這屬字有很大的關鍵。人身本是一個大機器，全部沒有病才是沒有病，一部分起了毛病則難免不影響到其他部分。科學家或者會問爲什麼中醫用五行代表五臟而忽略了腸子等重要器官呢？這不能不歸咎於解剖學的不高明了。

中醫診斷手續無疑的沒有微菌檢查，這也許將來可以

採用的——西醫採用微菌檢查也不久，並且，祇在懷疑時，或須証實時才施用之。其餘的診斷手續則並不次於西醫，或且過之。望·聞·問·切·四樣都是十分澈底的，祇要真辦到了。在切脈方面西醫並不否認脈搏現象的意義，反之西醫學者都很注重脈搏的現象。略知西醫的人都知道西醫也注重脈搏利用它來診斷。下面節譯 Haliburton, M.D. F.R.S. 所著醫學生理的一段：

「按脈時應當注意下列各點：

(1) Frequency (次數). 即每分鐘所跳的次數。由是可知心的動作。

(2) Length (脈長度) 即每次跳動所經過的時間長短。

(3) Strength (脈勢) 即脈的跳動是否有力無力。由是可知心力如何。

(4) Regularity 及 Irregularity (規則與不規則) 即心的跳動在力方面及在節拍方面有改變，則顯出不規則來。

(5) Tension (張度) 即須用多大力才可以按下脈搏去，這可以知道血管的情形及其抵抗力。

「在有病的時候脈搏有某種許多的變化在此祇略述其二種：(一) Intermittent Pulse (間斷搏) 這是因為心

偶爾少跳了一跳而起，(二) water Hammer (水錘搏)

因為心的輸血管回搏或因血管失了彈性而起。……」

由上譯的一段可以看出來西醫並不像盲崇西醫者所指謫中醫專靠脈象來診斷。西醫也是這一套把戲。可是有一點應該注意的，就是西醫按脈專以心為對象，因為血由心所發動，所以祇說關於心的方面居多，關於神經方面較少，而關於別的部分肺肝腎等也少。我們是不是應該囿於西醫所說的而漠視中醫的脈象診斷？西醫所標示的五類全與中醫的符合，中醫的擴而充之範圍較廣。西醫祇拿機械的東西 Sphygmograph (脈搏顯示器) 來表示脈搏的形式，所以祇知道五種。中醫拿人，拿人的神經，聰明智慧，有經驗的指尖等來測驗脈所以能知較多的脈象。機械雖靈巧，到底沒有思想。中醫除了心之外還能測知其他各臟腑的病態，這是不是合理呢，是不是可能呢？脈搏與聲音不同，較聲音尤為微妙，聲音震動可以用 Kymograph 來表示，可是脈搏用機械則嫌不足。西人鑑酒專家，不是可以用舌頭鑑別各色酒香嗎？西人鑑茶專家不是可以用舌頭鑑別各色茶香嗎？他們西人用人作這種事情，因在沒有再好的方法，他們用 Sphygmograph 來鑑脈搏是因為沒有專家而已，豈他們西醫所甘心！也是沒有再好的方法罷了。

中醫所謂「寸」「關」「尺」等名詞都是詞令上的事

情，與醫學無關。如果說三個指頭的距離間脈搏不會有如中醫所指的變化，那全是個人大意未加細察。人人在自己手上都可以試驗，的確有微妙的不同，一次試不出則再試，自然可以知道。這並不是幻術。脈搏有許多不同的變化為普通人所不辨的——正為非鑑酒專家不辨酒香一樣——祇有專門研究，專心細察的人然後方可以分別出來。還有，一根動脈管，經過三個指頭的按壓（等於三個閘門似的）之後其中的血浪會起不同的脈象也是自然的。如果祇硬說同一脈管絕沒有許多的分別恐怕是武斷而已。從前我也是這樣的武斷，後來自己試驗過多次漸漸才放棄這種主觀，再証以西醫用機械所得的結果更支持我國切脈並非玄虛。實在另有道理祇是浮躁的人不深察不追求罷了。

中醫的缺點及特點就是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問細胞起了變化才發生疾病，祇問所生的是甚麼病。知道了病就按病去治。所用的葯及葯方都是經驗良方。我很同意，傅先生所說的話，中醫是一部『經驗良方』。可是世界上的醫學不是經驗良方又是些甚麼呢？好的中國醫生，西洋醫生，不都是富於經驗嗎？西醫所得的是由機械式的（物理化學全是機械式的）研究而來，由於低級動物的解剖測驗而推到人身再解剖死人。因此人身的構造方面西醫比

中醫書所知道的較真確詳盡。在許多方面西醫都是可靠的，尤其是手術及皮膚病。中醫的經驗在那裏呢？這是一筆血淚債！中醫都是以人命試驗出來的！古來因中醫而死人不知有多少，然後由作錯了及作對了的事實上慢慢造成今日的中醫。中醫活人無算，但死人亦等之。這樣的代價真是太大了。由大代價而獲得較整個的經驗。拿直接由『人』而來的學識來治人的病，自然比由下級動物來的較為合宜。因為人到底是人，活人到底是活人。拿死人來証活人的病終有許多困難。因為死了的人，各器官動作停止，或者部分的分化，沒有生命了。由這種解剖來的智識怕不能是整個的，祇是些局部的而已。生命這個東西實在太微妙了，目下還未有解釋，科學離開用試驗管造生命的事實還遠呢。我並不輕視解剖，反之，我極重視它，不過我以為單憑解剖還不能了解生命。我想這也許是哲學問題，反正科學目下當無合理解答。中醫不用或不明白解剖學，祇用極細微精確的觀察來審病，舉凡病人一切起居動作飲食排泄喜惡及一切外相等都有極清楚詳盡的記錄，甚麼病呈甚麼徵都是很可靠的，也可稱很科學的。說到對証下葯，真是葯到回春。所以這部經驗良方倒也省事，全是用現成的事物。中醫書所用的名詞祇隨便翻開書本瞧一眼的人茫

無所曉，令文字不通順的看不明白，這真是一件憾事。中醫素稱儒醫亦非無因。五行，六氣，表裏，陰陽，已够玄妙的了，它還加上六氣相搏陰陽再分，真是沒有名師手指口授則無法了解了。

待我舉個實例來說明中醫不問細胞變化，不問微菌也可以治病。我的第二小孩今年三歲半，月前得了痢疾，剛得的一天，即找西醫看，他診斷說不要緊，吃多了。瀉瀉就好。第二天，病更重，隨即檢驗大便，看看是不是痢疾。後經證明是痢疾（不是 Amoebic 是 Bacillary 類的）西醫當然按這病去治，我們也覺得放心了，因為知道了病名，則必可對証發藥了。這時候病孩已不飲食了，每天瀉膿沫數十次。每天都請那西醫看，（我們恪守醫生的吩咐絕不係一班人每天中醫西醫的藥亂投）這樣五天過去了，病孩情形一天壞似一天，毫無起色，此時病孩已不能坐去來，軟弱到萬分了，大便不由自主的瀉出來，睡時露睛，呼吸短促，除了打強心針之外西醫無法去病。我們兩夜不睡靜候變化！第六天才改請中醫以作最後孤注。（這西醫是很有名的，醫術高明我們及親友的小孩大人，都請他看。這中醫也是如此，但必等到西醫無法之時才請他看）經過細心觀察及詳細報告病由之後，中醫切脈開方子，開完方子，

醫生說吃了這服藥之後管保胃口可開（喉口可開）大便次數必減少。病孩至今六天未食了。服藥之後二三小時，病孩居然要吃的！入夜大便也居然減少！後來一連七八天請他看，就完全好了。身體並未受痢疾的影響。西醫用內服藥及外洗藥洗腸，可謂上下夾攻，何以竟未殺菌？中醫一劑藥竟殺了若干菌。由此可見中醫不問微菌作祟祇以病治之反倒省事收效。中醫所用的藥其中自然有殺菌作用的藥品，不過以中醫的解釋却把菌字拋於九霄之外，祇說是脾弱氣虧必須「培土養氣！」他居然由培土養氣的路就走通了，微菌也都全消滅了。這豈不是中醫漠視微菌，等外國病理學而竟成功嗎？還有一個悲慘的反証！我那小孩病退不久，他的小朋友（住在附近的）因為吃杏子得了痢疾，他是個孤兒所以家長視他為寶貝一樣，立刻送到著名的西醫院留醫。經過七八天不見效又因為病情甚似我小孩子的，所以他們打聽我們所請的中醫。但是第八天那可憐的孤兒竟與其父母泉下相見了。

由上述事實可見中醫治病與西醫不同，所以它用的術語也不同，攻擊中醫的人大可以不必向他的術語用得幻想的比喻的方面着手。中醫根本上連人體內部地位都弄錯也不要緊。比方說中醫指鹿為馬亦無妨，唯一的條件就是總

是總指鹿爲馬就無問題，所怕者是無所定指而已。中醫所指的是完全固定的，故無妨於醫道。中醫不明人體構造，生理細胞，微菌等亦無損於其治病能率。它是「經驗良方」！」

根據上述的各點看起來，西醫的立場是十分科學的，柱石是穩固的，沒有可非難餘地的。中醫是經驗良方，參以人情與 Common-sense 所以治病要顧及四時的時令（西醫

也注意，不過程度及側重遠遜中醫）中醫的一束矛盾可以用上面指鹿爲馬來解釋。我們知道中醫書中難免沒有附會的事情，不必吹求過甚。西醫目下絕未達到不可再進步的地位，尤其是在脈搏方面，全身各部互相影響方面，中醫

的生剋問題。中醫護西醫爲頭痛治頭脚痛治脚，也有它一番大道理，最好由精通西醫的人竭其一生精力拿西醫科學的學識作基礎再進而研究中醫書內的真理，把一束矛盾分別清楚，整個明白。不必急於把數千年的古董立時消滅。

這樣對於學術對於人類都有所貢獻豈非善計。中醫方面亦應盡力設法減少術語上的玄虛，改用些可以捉摸的詞令來表示病理病態，利用西醫既有的學識參考科學的方法再求精進。

我的見解如是，醫學專家以爲當否？

二十三年八月二十七夜

附答

孟眞

劉學濬先生的這篇文章很長，而且有些簡筆字，我不認識。費力氣看了幾遍，仍有不甚了了之處，姑照我的印象分析出來作答。這文章似可分做兩部分。一，普遍支持中醫的說話；二，他的脈搏論。

劉君支持中醫的理論有下列幾點：

一，中醫的「柱石，是那些玄妙的五行六氣陰陽等東西；他們並不因科學不容許，或不能解釋，而失去他的地位。」這話和這一類的話，我都不須再去回答。

二，中醫「經驗良方」之價值。這裏我要責備自己一句，我在第一次作「所謂國醫」一文時，冒然不經意，用此一句。其實所謂「國醫」者，經則有之，驗則難說，方則有之，良則未必，我應該說，「經用方劑」，而率然用了「經驗良方」一句，這是國醫所不配的！這是我擇辭的忽略處。現在姑且退一步說，所謂國醫竟有些經驗良方，則試問不能分析病源，不能檢定病象的人，如何能用這些良方？俗語說，「對症下藥」，現在不會找對了症，如何下藥呢？周緄的村市生涯中有醫士一畫，其形容云：

到處懸壺，因施得售。方本龍臧，藥皆仙授。或訪

奇經，更傳神咒。百妄一真，適與病淩。

憑百妄中得一湊，這真危險極了。劉君在此點上當也和他溫和派的國醫論者一樣，以為中醫雖罔知病理，缺乏診斷的工具，而經驗是可貴的。這是下段的話。

三中醫與經驗。凡是經驗，一個人的不盡可靠的，要靠有資格的衆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遺留下來。不幸我們的國醫動輒曰祕方，此言若是謊話，更不必論；如假定他真有一個不示人的方劑，則試問方既祕矣，如何可以衆人之經驗而斷定其良否。記得幾年前，英國醫學會中一位醫士，發明了一種治療某病的方法，而祕不示人，遂被醫學會開除會員資格。這事不特表見近代醫學家的道德，並且也只有這個公開的法子才能把經驗陶鍊出來。而且中國文化中有一件最不幸的事實，醫學也不是例外者，即是中國文化中若干事缺少繼續性。以學問論，人存學舉，人亡學息，古往今來，每有絕學之歎，不像歐州，能以學院教會，或學會之建置繼續推衍的。以方技論，更不必說，百科雜樣，每經亂事而失傳。即以醫學論，中世紀的阿拉伯大學中，即設醫科，若干知識直承希臘及亞歷山大城時代；近代醫學更是慢慢靠學院之建置發達起來。這纔是一番大經驗，因為這是各時代各地方的切有科學紀律的

經驗之總匯。至於中醫中，非儒醫者尚有所謂祖傳祕方，如小兒科如骨科等等，其中自然有些妄人，然其中也有慎謹傳方的人。至於儒醫，轉多以看書自修為成業之路徑，其真正拜老師者已經不多。況且歷代儒醫是沒有醫院沒有學校的，雖前代時有御用醫士之設館，並有一種考試制度（唐宋皆有之，王安石曾設醫科于太學範圍中，而未通行），究竟不若近代醫學上之建置，能將經驗以文字或身授之方法傳之于人。所以不談經驗則已，如談經驗，則近代醫學全部是個大經驗，豈是自修之儒醫所能比擬者？中國許多業儒醫者每是泛泛讀書人的一種轉身，不是每人都有師承的。這些儒醫所師承的只是那些中國醫書自內經傷寒論以下者，而這些書之不能以科學的觀念了解之，又是顯而易見的。如此看來，近代醫學正是一個絕大的經驗，國醫轉是些你的我的，每每各不相干的經歷而已。經歷之未曾經過衆多有訓練的人士之體驗，未經一代一代因傳流而改進者，每是無多價值的。

四，劉君有些極幼稚的說話，如「中醫是直接由人而來的學識；自然比下級動物來得合宜，；因為人到底是活人，拿死人來證活人的病，到底有許多困難。」近代醫學所以每每用上等動物（注意，沒人用下等動物試驗）試驗

者，正是憑藉哺乳類生理大同的原則，又以人不可試驗，姑以其他哺乳動物爲試驗，然後證之于病牀。若在人類爲無效，立時放棄其病牀用處，絕無遽以其他動物試驗之結論，在人類爲有同等效力之近代醫學。至于死人之談，同樣幼稚。即如生理學，全部是活人的生理。解剖學因不能生切活人之故，自然材料是死人的，然近代解剖學，加上生理學的原則，既不會以死後現象爲生前現象，同時並以死後材料推求生前形態。劉君這些幻想，似乎辜負他之讀過Halliburton——我舉此一事，其他不暇多說了。

五，劉君以爲中醫許多事「都是詞令上的事情，與醫學無關，」而且「中醫指鹿爲馬也無妨。」這真是我們相信二五等於一十的頭腦所不能，解的。請以傷寒論一部書說，全部方劑都是根據陰陽六氣的病理脈氣的診斷而定的。若說中醫的學說沒關係似乎是不看中醫書的說話。說句國粹的孔夫子話，「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劉先生所承認的「國醫」之名不正，如何能使國醫成一種有紀律的學問呢？

六，劉君說了一段他的小兒爲何西醫治不好，中醫治好的話，似乎全篇的精義在此。殊不知這類事實，我們第一要知道，這位西醫是何種人。第二要知道，這個病究竟

是什麼病，病到什麼程度。第三要知道，這位國醫用的是什麼藥。劉君如感有興趣，大可把這藥。請有資格的醫師試驗——如果有人肯的話。若這些條件不具，只是一段感情的囫圇敘述，這在科學上無證據的價值。

劉君之新的脈搏論，有下列幾點，敢貢鄙見。

一、劉君以爲脈搏與心臟以外還有關係，不過西醫用機械測量不出來，而又沒有切脈的專家。我對這樣話只好長歎。誠然人身是一個整東西，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部分有關係，最淺的例，各處都是血液循環到的，各處都是神經聯絡起來的，然而此等泛泛的關係，不成科學考察的對象。脈搏只是與心臟有直接關係。脈搏只是心臟開合在四肢上之表顯，這是一件最淺顯的解剖學上事實。若並此而亦懷疑，自哈微氏以來的生理學都算白費了！劉先生若不信這話，請到任何一個解剖室裏看看去好了。誠然其他內臟是可以影響心的，因而這影響可以表現在四肢的脈搏上，例如腎臟之易於影響心臟，內臟獨立神經系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之長在影響心臟等，然由這些內臟決不是能直接與遍身的動脈聯絡起來的。且腕上動脈之搏動正是心的動作，這並不是有關係的兩件事，而是一件事哩。至於西醫用機械測量不出來，而中醫能用手指測出來

，更是奇談。機械測量是遠比人體爲精密而正確的。我們對於大氣的壓力及溫度，本有感覺，但決不够氣壓表寒暑表那樣精確。又如中國土法燒磁，每看火候。究竟肉眼看火候不準，不免一爐燒壞，西洋人用高度測熱表作測驗，免得大害本錢，這在燒磁人又是性命交關的事了。

二劉君似乎只看了 Halliburton 以爲西醫之測心臟，脈搏，只是那些器具。其實那些器具早已比中醫的手高萬倍了，然西醫也並不只此而已。Halliburton 一書本是英國最流行的書，大體是爲醫學生考前級考試而用（然在倫敦大學之此樣考試，此書已不夠用，而須以 Starling 書

編輯後記

△徐敦璋先生是南開大學的政治學教授，他是最熟悉國聯的組織和歷史的。他評論「中國運動國聯理事連任失敗之意義」的長文，剖析國聯的形勢最清楚，大可以補救我在上期寫的短評的許多缺陷。

△魯學瀛先生從南京寄來「四川」一文，題目是我改的，文字也因篇幅關係刪去了一部分。他今年春天曾在四川

爲本）並不是代表當代生理學方法之大成者。劉君是治實驗語音學者，故如此提出 Kymograph，不過劉君不要忘記 Kymograph 只是記錄器並非測驗器。即 Kymograph 自身，也有許多樣，實驗語音學者所用並不是最繁細的，更有用電流，用照像的記錄器。好在這些方法有專書可參考請劉君看 Abderhalden: Handbuch der biologischen Arbeitsmethoden. Abt. V, Teil 4. 又同書 Abt. II 記載各種物理的測量器，記錄器，豈僅 Kymograph 而已。卽爲若干醫院都有的「照心相」(Electro car diogram) 所記錄者，豈是中醫切脈專家所能弄得明白的。

孟真

適之

大學教課。

△「滿洲國」視察的記載，是 Manchester Guardian 的駐中國記者田伯烈先生的通信稿，前半是朱企霞先生譯的，後半是本社中人譯的。

△「國醫」問題的討論，我們先後發表了兩篇，這一次討論的作者劉學濬先生是一位研究實驗語音學的學者。

獨立評論合訂本

第一冊(第一至第二五號) 第二冊(第二六至五十號)
 第三冊(第五一至七五號) 第四冊(第七六至一百號)

每冊價目：

甲種(布裝)一元八角 郵費一角 乙種(布裝)一元六角 郵費一角 丙種(紙裝)一元二角 郵費八分(掛號照加)

北平晨報

本報每日共三大張，內容除每日「社論」及「中外新聞」外，並開「社會新聞」、「外埠通訊」、「經濟界」、「教育界」及「體育界」、「學園」、「藤園」各欄，分類刊載，以便閱者，計新聞及副刊，約佔全報百分之六十，而電報及通訊，則竟佔新聞欄百分之七十五，並佐以新穎編法，精美印刷，實為不可彈述之報紙。每週尚有各種週刊，都有價值，其餘種種，為平中彈述之。

定價

(本市)每月一元一角(國內朝鮮台灣日本及其租借地)每月二元二角(香港澳門)每月二元九角(新疆蒙古庫倫海參威南洋歐美)每月四元一角

第五卷

山東民衆

教育月刊

第六期

白述 鄒平漫憶 我對梁漱溟先生的印象 鄒平假期教師講習會拾零 馬克尼與梁漱溟先生印象記 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學生生活漫談 我所知道的無錫教育學院 無錫學院教育專業服務狀況研究 我與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 三年來之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生活 下鄉回味錄 我爲什麼下鄉與下鄉以後

梁漱溟 宋秉國 李蔚宇 馬子實 馮翼心 楊翼心 李百達 風容 趙質 樊廣 趙質 樊廣

十年來思想變遷的痕跡 評馬氏代社會教育 介紹馬氏代社會教育的師友 幾位致力於文字改革的師友 歐陽先生 歐陽先生 歐陽先生 歐陽先生

俞英君 梁容若 陳大白 蕭述忱 董渭川 董渭川 董渭川

發行處 山東省立民衆教育館出版部(全年十期) (定價壹元五角)

劉旬忱 博士著 **哈勃孫福利經濟學** (英文本)

A Study of Hobson's Welfare Economics, By Wm. T. C. Liu.

哈氏爲當代英國著名經濟學家，言論正確，思想精密。本書就其四十餘種經濟學著述，暨參考其他名著，作有系統之研究，加以精確之評論。讀此一書，不僅知經濟學之新趨勢，且可洞悉社會經濟之改革之方略，以及現代經濟學之謬誤，誠爲研究經濟學者必備之書。

代售處

北平 琉璃廠北京圖書公司
 東安市場北口外人文書店
 北京大學出版處
 北京飯店內法文圖書館

天津 法界東方圖書館
 南京 國府路拔提書店
 上海 Chinese-American Publishing Co. 黎明書局
 商務印書館

定價 三元